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四冊目次

繹史一百六十卷世系圖一卷年表一卷（三）　（清）馬驌撰　清康熙刻本　○○一

繹史一百六十卷世系圖一卷年表一卷（三）

（清）馬驌撰

清康熙刻本

越滅吳上

【越絕書】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

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并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王定之毋洩臣言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說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爲胥在無所關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非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

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眞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爲軍士所殺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荊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種曰無慚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〇今本無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史記】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穀梁傳】吳人敗于檇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李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曰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為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illegible]以王數諸侯死皆

稱卒不稱薨避僭之謚也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葬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吳地記】闔廬夫人冢中周迴八里別館祠務遂遍相屬漆壁丹楹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隻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敝

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緊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

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

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越語

句踐反國以後事不當在哀元年也如云無審戰則非戰敗而棲會稽矣知云口血未乾則指會稽之盟矣且會稽行成者種也諸稽郢也吳王曰將有大志於齊必是將伐齊時事宜在哀八九年注謂在元年者仍其誤以俟後之君子 越絕書 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中軍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為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畫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噬唇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為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曰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為臣隸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不聽遂許之○忽叔忽論其文奇古　昔者吳王夫差與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臥夢見井嬴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

能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與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鬬倒之則勝胥聞吳與越吉哉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　馬嘷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走馬嘷嘷

史記 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

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國語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

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
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
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
此逆於天而不龢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
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
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
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
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
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
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

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
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
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
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
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
而吳人遣之歸〔國語〕夫差師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衆至乎吃山草飲腐水易子而食於是屈身親盟號告哀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倦好亂勝而無禮豫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儔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推心嘽咏泣而言信創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丈夫為臣百世為質國閉官為孤身為闕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絕而與成〔越絕書〕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國以下為目魚池其利不租〔吳越春秋〕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今本無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
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
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
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
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
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
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
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
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
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
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
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
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

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
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
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員
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
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
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
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
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
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
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
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

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
差官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韓非子 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爲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越絕 語兒鄉者句踐入宦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於李鄉句踐服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

左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國語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者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史記 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此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史不言句踐自入臣吳〉

吳越春秋 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大夫文種前爲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爲德根憂爲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恥爲天下笑將孤之罪邪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己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異不及於民豈況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

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守
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敵人之手身為傭隷妻為僕妾
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知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
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
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人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
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
以為薄五帝德厚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三守暴困之
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冤行哭而為隷演易作卦天道祐
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狐輔臣結
髮拆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
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劒無削剟之利臽

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
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
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
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
硯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
悷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
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
大夫皐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
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大夫曳庸曰大夫文種者
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
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

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
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
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
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
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者臣之職也吾
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
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
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敎嗣糞除出亡之君勅臣
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
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聞諸君之
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

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
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若成曰發
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
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
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
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
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
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
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
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皐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
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

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感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淩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

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句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汙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句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

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入吾梐梱此乃廚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

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埽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埽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句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

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
奈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
哉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
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君敗而德存今大王誠
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
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
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
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
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
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眞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
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

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
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
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
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卽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
入曰下囚臣句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
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
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
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
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
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其後
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

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
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
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
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
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句踐從小臣范蠡奉
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幷心察慈仁者大王
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
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
賓服觴酒旣升永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
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爲外
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

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
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
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
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
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
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人臣不仁
不慈焉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
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爲虜妻親爲妾不慍寡人寡人有疾
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
忠信也三者旣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
不智也而爲相國快意邪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

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荊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

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視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大夫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國語 反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

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稑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

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

吳越春秋 越王句踐臣吳至歸越句踐七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西至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鄉

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囚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立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

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旣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起離宮於淮陽宿臺在於高平

駕臺在於成丘立苑於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齋臺在於襟山句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宰於冰廚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爲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蓋金之氣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日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

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潸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黃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句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平原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黨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

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說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曰葛不連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群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強眾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

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

越絕書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照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句踐之出入也齋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游於美人宮興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士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為犬亭　白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為馬箠獻之吳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步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為義田為肥饒謂之富中

[illegible] 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翔[illegible]

[illegible]之貨積於越都[illegible]謂之[illegible]古以來未之有也 吳越春秋 越王念吳欲復讎愁心苦志中夜抱冰而[illegible]之群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之急務也[illegible]

呂氏春秋 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

史記 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

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吳越春秋 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躄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眾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

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隕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得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熻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瀴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

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若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左傳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

為也

越絕書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彊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國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羣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闓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

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主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於門戶像設倚而相欺盡智士所恥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旣在何須言

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略責於絕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媿乃壞池塡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大功而霸諸侯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況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蛇龍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載拜獻之大王吳王大說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家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

吳越春秋 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慚朝臣外媿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凡此九術

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再拜獻之吳王大悅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

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
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
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
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邪何以備之范子曰
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儁之士練
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
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
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
革暴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
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
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

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柰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覩諸
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
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
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
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
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
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
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
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
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
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柰何范子曰夫八穀之

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
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
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
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
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
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
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
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
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
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
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

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
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
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
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
秋瀕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
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
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爲
惡歲人生失治即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
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
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
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

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則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知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

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為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越王曰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

稷為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讎為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惡人之謗己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己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讎願子更為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

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奈何為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為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

地平以此為天圖（漢書兵權謀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名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於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

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強弩不殺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顛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為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

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

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
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
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
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
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
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
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
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
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
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
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

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
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
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
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
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
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
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
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
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
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
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
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
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
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
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苦成嘗
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
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
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
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
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
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
也甲貨之戶曰粢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

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
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二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
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穬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果比
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吳越春秋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
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
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
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
其要柰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
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眞僞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眞僞
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春

生而不救稙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曆象四時以下著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筴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句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史記]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

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索隱]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內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沉沉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同利也范子問何用九宮計然曰陰陽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五穀者民之命國之重寶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

[illegible]足也從[illegible]數人吾見利取節於秋收

[左傳]哀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illegible]自民賈集在吳以通糧

[國語]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恆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今按四年當哀九年也

[吳越春秋]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沈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

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帚之用吳王大說曰越貢二女乃句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

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絕書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大道居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為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述異記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史記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注疏引今本無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吳越春秋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戰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末墮地女即捷末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當世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

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

李也牛爲中將主內裏也闕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其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

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拾遺記]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采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一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一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爲之倒轉一名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一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爲之深入一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一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一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越絕書]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　射南者句踐教習兵處也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稷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　杜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

也且陰因句守越之國役　典軍者句踐解宮也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　龍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買卒七十人度之會處　巫里句踐所徙巫爲一里　巫山者越𩓽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述異記]句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於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句踐種麻將以爲弓交州釐頭山句踐所采於其上多種桑爲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錯銅淮衛餘州往往有得石船鉄首古劍也[越絕書]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爲須慮憑勝者竟死也度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搜神記]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妝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亡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

[illegible]

越滅吳下 范蠡附

[左傳]哀公十一年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㔻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釁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司吾閒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徬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薦饑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

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呂氏春秋]艾陵之戰也夫差曰[illegible]

[越絕書]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

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郄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

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

吳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

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

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曰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班
臣幾乎今夫吳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
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
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
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
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
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爲魚鱉餌今孤之怨吳王
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
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
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脣乾嗌苦心勞力
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

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
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
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帚養牛
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
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
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
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彊以恣
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
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
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說子貢去而
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劒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

王曰敝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
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逃遁出走棲于會稽邦爲
空棘身爲魚鱉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
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
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
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逃遁出走
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鱉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
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
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
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敝邑雖小悉擇
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

王大說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
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
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
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
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柰何子
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
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
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
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
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
宮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

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 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願也若彊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illegible]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䥶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䥶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財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憙游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之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

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越公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䥶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傽傽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䥶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甬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俾無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史記〕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

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 [illegible] 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

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
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
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
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
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
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
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
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
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

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
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
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
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
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
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
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
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越[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立四年[illegible]立[illegible]之[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illegible]公而[illegible]【國語】[illegible]不用[illegible]
[illegible]吳命[illegible]君臣[illegible]而入[illegible]
生[illegible]子胥[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門[illegible]

【國語】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
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
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
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
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
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
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
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
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
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
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

之親爲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
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
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呂氏春秋】越國大飢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
飢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
財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于吳則食
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
食于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曰不可與也夫吳之於越接土
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
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故曰非
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

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困其斃也此昔吾
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飢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
不然吾聞之義不攻服仁者食飢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飢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
出三年而吳亦飢使人請食于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擒
越絶書 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
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
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
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
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
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糴於

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
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
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
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
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
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閒也胥聞之夫越王之
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
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
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爲臣爲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
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
吾君王急之不遂絶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
而諛諫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
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
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
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蒲伏約辭服爲臣下
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
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
拂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
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
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邪率
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
嚭曰親僇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

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
也辯其君何必翽翽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
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辯吾君王譬浴嬰兒雖
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
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
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
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疏
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
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
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
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戶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

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
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
果與粟申胥遂逆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
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
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
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
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
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
也而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
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
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

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
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
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
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則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
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頗欲有害我君王今申
胥進諫類悲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
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
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
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
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
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

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
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
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
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是人
不死必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袀不玄帶
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
善貧有道是人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慶
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腹有積聚不發則
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與師伐齊
大克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

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
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
爲通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
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
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
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爲先
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
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
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駟馬方馳驚
前者斷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　子胥賜
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

退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泄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淩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僊也

[吳越春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世必以我爲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伏劍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鱉食汝肉汝骨變形灰又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

故書與子胥論寡人之罪乃免於罪而爲之 [越絕書]吳王夫差殺伍子胥責之於是乃以鴟夷囊投之於江子胥之懷怨不肯以歸報人

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疏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荊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冤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吉凶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旨者不可示以文繡醜者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繫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說下愚而況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賢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況面在乎昔者管仲生伯業與子胥

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國語][illegible]

[illegible]

[國語]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

[韓詩外傳]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

左傳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

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illegible]

[illegible]

國語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 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

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左傳】哀十三年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

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國語】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

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𦜯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閒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

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皋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

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

[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國語〕吳王夫差既退於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於周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廬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侯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

憂邮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勠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辠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辠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辠也寡人之辠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讎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

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說苑〕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韓非子〕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

矣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
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
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敎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
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
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墨子】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敎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
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
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
【淮南子】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
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

【左傳】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
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
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國語】[illegible]
【史記】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
而留圍之
【國語】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
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
嘗卜於天今吳民旣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
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天占旣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
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
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

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
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
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
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
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
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
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
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
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
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
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
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
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
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
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
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吾問於

王孫包胥旣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擧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皐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屛而立夫人向屛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屛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

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塡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斬有辠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

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吳越春秋〕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躒躁摧長恧兮擢戟馭殳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貔貙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

〔左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國語〕至於玄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

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

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考左傳與吳語[illegible]

左傳 二十年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黄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

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國語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國語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龢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

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

爲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　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

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越語】越王戒吳王夫差擊而告服越王復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吾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illegible]【吳越春秋】吳王不忍其[illegible]兵相[illegible]至秦餘杭之山[illegible]

[illegible]以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illegible]吾何面目以見[illegible]子胥公孫聖[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斷絕吳之世[illegible]

【越絕書】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爲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柄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

早誅傳曰見淸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溼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韓非子]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

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說苑]越王句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

[越絕書]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聽蠡曰豈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即得平吳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祠垂之來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衽天人前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兵徐州致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踐之功并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行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報於會稽能因以霸堯舜雖聖不能任狼致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爲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越王既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于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得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肯爲王言者也越王㥞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夫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

聞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王制于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即歲善陽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國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

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

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

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吳越春秋】越王遊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遊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管絃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

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一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悋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三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說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句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說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句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

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

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慚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汙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

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越絕 [illegible]者句踐佼）（吳遺封范蠡子也其陵塚六十步臣爲民治田墻長千五百二十一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勸功篤故封其子於是）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以損聲色減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享哺以惡何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

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或入三峰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絕 [illegible]以者向[illegible]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葬之三蓬下[illegible]自葬後世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illegible]）

使三賢

【越絕書】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孔[illegible]孔子卒久矣 [附註][illegible]皆出公七

【吳越春秋】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徙葬琅邪三穿 [illegible]年於越徙都瑯琊 句踐之[illegible]句踐[illegible]中國徙都瑯琊 [附註]瑯琊山名[illegible]王

元常之墓墓中生熛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句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句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說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冬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秦桓公當作厲共公[illegible]文身無渡[illegible] [附註][illegible]

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

【韓詩外傳】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 [附註][illegible]

【左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

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吳越春秋】句踐寢疾將卒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誡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 [附註][illegible]

[illegible]

【越絕書】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駮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彊者為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眾道范蠡善偽以勝當明王天下

太平諸侯和親四夷賓德欽塞貢珍屈滕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久乃爲狂者何踐何當屬坐養馬遭逢變亂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德是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略焉賢者垂意深省厭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易爲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僞則歷中貨財

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莊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乎

史記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

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

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illegible]

[illegible]

【新序】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說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

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
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新書同
吳越之事見於左氏內外傳史記世家越絶書吳越春秋詳
哉其言之矣吳越同域世爲讎敵非吳有越越將有吳勢使
然也二國之兵端始於魯昭公三十二年吳自吳起越受其
伐旣而闔廬入郢允常乘虛以襲吳都越獲報矣檇李之役
句踐敗吳闔廬傷趾而死夫差嗣立臥薪嘗膽旣不與共戴
天戰勝夫椒遂以入越子報父讎何其壯也夫吳楚交惡累
年玩兵吳獲勝楚越議其後是越人嘗楚以撓吳也夫差積
謀深計而克勝焉師係會稽國存一綫若滅越則楚國可定
吳霸可成以之奪商國同姓也春秋進衛敗許齊晉寧獨外

吳不虞夫差驟勝而驕信其詐諛許以行成伍員强諫不聽
伯嚭貪佞取賂於是釋兵上國君師齊陳俾越人生聚教訓
陰謀沈慮朝夕欲圖其後而夫差不悟也哀公十三年越入
吳二十年圍吳二十二年滅吳越人兼有吳土號稱霸王驅
役中國誰實使然曰夫差爲之也然則夫椒之勝適以誤吳
而速其斃耳艾陵之戰吳獲齊卿黃池之會與先晉歃中國
之胥而爲吳不知吳之胥而爲越也吳入郢經所特書而入
吳隨之會于黃池經所特書而入吳又隨之雖哀公元年吳
實入越不見於經越人究竟滅吳經若曰吾見越之入吳不
見吳之入越也春秋喜闔廬之敗楚又懼夫差之先晉於赫
然兩霸之日忽[illegible]入吳之文曰夫差而欲闘中國而果忘越
乎越人一舉而殺闔廬再舉而沼吳國其君含垢蒙恥其臣
忠計善謀讀史至此孰不悲其志而感慨焉惟是晉以宗國
弗能自振崇吳以會復勸吳以兵使夫差師頓於遠外禍深
於國中者晉爲之也史記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
而霸越亦非無因也

繹史卷九十六

春秋第六十六

王朝交魯 定靈晉齊附

平王 名宜臼幽王之子始都洛邑在位五十一年其四十九年為魯隱公元年春秋之所託始

左傳 隱公元年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穀梁傳 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公羊傳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左傳 三年春王正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 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說苑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奢侈穿窆之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穀梁傳 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左傳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公羊傳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

穀梁傳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

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公羊傳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穀梁傳 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左傳作君氏隱公之母也

桓王 名林平王之孫太子洩父之子魯隱公四年即位在位二十三年

左傳 七年 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穀梁傳 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九年 天子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桓公四年 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 公羊傳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

五年 仍叔之子弱也 公羊傳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穀梁傳 任叔之子者録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十五年 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 家父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 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莊王 名佗桓王之子魯桓公十六年即位在位十五年

穀梁傳 莊公元年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公羊傳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左傳 三年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 公羊傳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穀梁傳 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

歸往也

僖王 名胡齊莊王之子魯莊公十三年即位在位五年

惠王 名閬僖王之子魯莊公十八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

[穀梁傳] 二十二年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内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襄王 名鄭惠王之子魯僖公九年即位在位三十一年

[左傳] 僖公十二年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穀梁傳] 天子之[illegible] 文公元年 王使毛伯衞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傳]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illegible]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illegible]

繹史　卷九十七　二

頃王 名壬臣襄王之子魯文公九年即位在位六年

[左傳] 九年 毛伯衞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

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傳]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illegible] 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illegible]

[左傳] 十四年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匡王 名班頃王之子魯文公十五年即位在位六年

定王 名瑜匡王之弟魯宣公三年即位在位二十一年

[左傳] 宣公六年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十年 劉康公來報聘 [illegible] 成公五年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illegible]

簡王 名夷定王之子魯成公六年即位在位十四年

繹史　卷九十七　四

[左傳] 八年 秋召桓公來錫公命 [公羊傳] [illegible]

靈王 名泄心簡王之子魯襄公二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

[左傳] 襄公十二年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十四年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十五年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公羊傳] [illegible]

書叢親也【別例】謂親故者之也 二十八年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崩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景王 名貴靈王之子魯襄公二十九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

敬王 名丐景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崩為子朝所殺晉人立敬王子猛之母弟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即位在位四十四年其三十九年為獲麟之歲而春秋終矣

【公羊傳】定公四年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公羊傳】十四年 ……

【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以周之不行禮為尚不尚之名

【左傳】哀公十九年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春秋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八稱天子者一傳無異說三者天子之通稱也天子至尊不可貶責故春秋無貶王之文而失禮亂紀之事或貶王臣以示譏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咺不應名而名是貶咺也貶咺所以責王也王臣下交必本王命故曰天王使某隱公元年祭伯來傳曰非王命也此私交也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傳曰王未葬也平王在殯新王未行爵命於家宰故稱父族又不言使也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雖踰年矣而未葬猶不稱使也若祭公之逆王后則昏禮不稱主人例不得稱使矣天子無求有求則譏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推是以論求賻求金皆非禮也天子錫命其詳不可得而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而加錫或已薨而追錫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此即位而見錫也蓋賜以命圭合瑞為信若傳稱賜晉侯命是其比矣晉侯受玉惰因是知錫命之有玉也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已薨而追錫也蓋追命之以褒稱其德若傳稱追命衛襄公是其比矣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此歷年而加錫也不知其何以故傳言賜齊侯命及策命晉侯皆命為侯伯成公又非其比意者仍是合瑞之禮何以得之為榮故不復譏其緩爾齊衛晉之錫命不書于經不告也王臣之稱左氏雖不發凡言例而尋繹經傳有可得而知者王之

公卿書爵祭伯凡伯是矣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矣元士中士書名劉夏石尚是矣下士稱人王人會洮是矣或舉官而言之祭公及宰是矣何以知其然邪宰咺之歸賵也緩而書名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傳曰父在故名周禮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此宰未識何宰但貶而書名則法當書字是大夫稱字之例矣然王之卿士有無爵者如王叔陳生伯與之爭未知書之於經其稱若何滕侯之先為周卜正齊侯呂伋為虎賁氏周制大夫固多有爵者將何以稱之然則卿士而無爵或亦書字但不可越字而稱名大夫而有爵或亦書爵復不可舍爵而書字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曰卿不行非禮也劉夏非卿而

名對言之則卿亦有書字之理王臣之見於春秋者衆矣祭伯也凡伯也毛伯也召伯也單伯也尹子也劉子也單子也其閒未必無大夫南季也榮叔也家父也王季子也其閒未必無卿第無由考徵姑依例以言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曰弱也譏使童子出聘本父以稱子然而書其父字其父大夫也莊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微官而授大事襃稱其字然而猶冠以王人王人下士也襃貶因事以生義而例必存於經有如此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王臣之來聘者七來者一來求者三錫命者三歸脤者一會葬者四魯君臣之朝聘于周者八會葬者四綜其事而論之其得失大略可見也平王四十九年爲魯隱公元年春秋於玆託始

而宰咺以失禮書名祭伯以私交不稱王使東遷之始于春秋之首事經兩譏焉下此尚何望乎平王崩而魯不奔喪隱公之無禮也桓王二十餘年五聘于魯求車求金瀆而不恥而入朝無聞焉桓公之不臣也甚且凡伯銜命以來境外之患魯人不備衛人不救委王臣於草莽諸侯寧知有天子哉莊王七年而葬桓王魯僅一會逮僖王惠王之世王使不出魯臣不往春秋絕而不書雖祭叔有交世子王人有會曾無一介之使至于京師綱紀久弛上替下陵君不君而臣不臣天下不知其非豈獨一魯哉襄王春秋之賢王也僖公春秋之賢侯也僖之事襄從齊桓于首止以定位從晉文于踐土以復辟兩朝王所恪愼無懈襄之於僖生則周公報朝死則叔服會葬與命其子則葬其親上下有禮春秋之所僅見意霸業隆而王室尊天下咸識天子之大抑王之於魯又何周詳篤厚也頃王初立有文巢之會歷匡王定王周魯使絕至宣公九年仲孫入聘季子下報甚王使來徵獻子始至非宣公志也公在位之年屢朝于齊而不朝于王奔齊喪而不奔王喪遣卿會齊侯葬而不會匡王葬與事大國而已寧知有王哉身爲篡弑九伐不加而王聘下荅無王之悲至此極也魯成公嗣位朝貢不修簡王忽有錫命越三年始以伐秦之役道過京師塞王室國二十有七年僅叔豹之一至何寥寥也景王崩猶使叔鞅會葬敬王即位王室大亂反無一使以相問政在季氏昭公出奔彼意如不知有國君安知有天子

然自召伯錫命以及石尚歸脤上下百年天使兩出王命其日偷矣古者列國有朝王有巡守歲時聘問吉凶告赴所以篤親親存紀綱也魯諸公之朝齊晉與楚者三十有三而朝周僅二諸大夫之聘於列國者五十有六而聘周僅五故隱桓之世猶王命之日瀆襄昭之世哀王命之日僭瀆與僭自上始未可盡責之天下也周之衰也何日之有

繹史卷九十七　春秋第六十七

小國交魯

杞 姒姓伯爵周武王克殷封夏禹之後東樓公於杞傳西樓公題公謀娶公武公二十二年入春秋

〔公羊傳〕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左傳〕桓公二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弗受也外成人之亂於是為賂故隱侯鄭伯以鄧不以歸之削是再朝之惡之甚故謹而月之也我入之也

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穀梁傳〕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穀梁傳〕僖公五年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左傳〕二十三年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公羊傳〕三十一年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文公十二年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成公四年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穀梁傳〕五年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襄公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已上據左氏 杞伯在位七十年矣列國之最長世者

滕 姬姓侯爵周封文王之子叔繡於滕

薛 任姓侯爵帝顓頊之裔奚仲仲虺之後

〔左傳〕隱公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穀梁傳〕[illegible]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犆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

〔左傳〕文公十二年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襄公六年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昭公三年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二十一年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穀梁傳 隱公八年 宿男卒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宿 風姓男爵周封伏羲後

州 姜姓公爵亦號淳于神農後

左傳 桓公五年 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公羊傳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穀梁傳 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公羊傳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 穀梁傳 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穀 嬴姓伯爵或曰嬴姓

鄧 曼姓侯爵殷時支封之國

左傳 桓公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公羊傳 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穀梁傳 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曹 姬姓伯爵周武王封文王之子叔振鐸於曹傳人伯仲君宮伯孝伯夷伯幽伯戴伯惠伯穆公桓公二十出年入春秋 曹羈子臧前附

左傳 桓公九年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公羊傳 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

穀梁傳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左傳 桓公十年春曹桓公卒 穀梁傳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公羊傳 莊公二十四年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 穀梁傳 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 ○曹羈不見於他書郭公之文非闕則誤耳 傳說殊無文義

二十六年 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 穀梁傳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

詩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詩序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困學紀聞 蜉蝣刺君臣危曹大夫之所作

左傳 文公十一年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成公七年 夏曹宣公來朝

十三年 曹宣公卒于師 穀梁傳 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禮記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 ○檀弓○ 桓宣之誤

左傳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穀梁傳 葬時正也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

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穀梁傳]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京師斷在晉侯也

十六年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傳] 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穀梁傳] 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 襄公十八年 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 二十一年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羊傳] 昭公二十年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

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立也遂逃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 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牟 國姓未詳 或云祝融後

葛 國嬴姓 附庸

[公羊傳] 桓公十五年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小邾 曹姓子爵邾之分 初號郳為附庸

[左傳] 莊公五年秋郳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公羊傳]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穀梁傳] 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左傳] 襄公七年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昭公三年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哀公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蕭 附庸 或云宋支庶蕭叔大心平宋萬有功封於蕭

[公羊傳] 莊公二十三年 蕭叔朝公 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穀梁傳]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鄫 姒姓子爵 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鄫

[左傳] 僖公十四年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 [公羊傳] 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 [穀梁傳] 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

郜 姬姓 文王之子封於郜

[公羊傳] 二十年 郜子來朝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介 東方國

[左傳]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公羊傳]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傳] 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郕（姬姓伯爵周文王之子封於郕）

左傳（文公十一年）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傳郕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郯（嬴姓子爵少昊之苗裔）

左傳（宣公十六年）秋郯伯姬來歸出也（襄公）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戎（戎居魯衛之間者）

左傳（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左傳（桓公二年）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白狄（狄姓子爵與赤狄種異）

左傳（襄公）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春秋十二公之世來朝於魯者一十有五國杞紀滕薛穀鄧曹邾牟葛小邾蕭郳郜郯是也州介白狄或來而不復或禮有未備故皆稱來也諸侯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例稱爵下此爲附庸附庸未有爵命不得爲諸侯其例稱名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爲公魯晉齊衛陳蔡邢紀鄧爲侯秦鄭曹杞薛穀滑北燕爲伯楚莒邾滕小邾吳越徐郯鄫郜虎頓胡爲子許宿爲男茲三十四國於經最著者云滕薛初稱侯自桓公二年滕始書子莊公三十一年薛始書伯或曰自降也或曰時王所黜也樂正子記曰滕薛二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微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此一證也二邾初爲附庸故儀父書字郳犂來書名其後皆書曰子蓋時王所進也二邾附庸可以王命進滕薛爲侯亦可以王命黜但未知杞初稱侯至莊公二十七年稱伯僖公二十三年稱子文公十二年復稱伯襄公二十九年又稱子條升條降又誰命之也春秋魯史

在本國不可稱爲爵侯故書曰公從臣子之辭五等皆稱公死則謚曰某公故傳於列國皆稱公經於葬皆舉謚稱公吳楚僭號稱王是以不葬若葬將書曰葬某王爲是絕而不葬也所以知附庸稱名者何莊公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曰名未王命也釋稱名之義無貶責之文是例之當名矣五等之爵不生名其或生名者貶也桓公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名賤之也僖公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貶而名是知例不當名也至於奔執歸入則或名或不名經不一法左氏無明例蓋從其國之告辭因以書之公羊氏曰失地之君名其說同於曲禮然於經多違異有不盡然者姑闕疑焉若夫嘉而書字則君與臣同例隱公元年公

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此附庸之君也桓公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此諸侯也是以知六等之君皆可襃而字之者許叔若紀季是其類矣公侯之稱子者何僖公九年宋子會於葵丘傳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在喪者未葬之稱既葬則稱爵文公十八年子卒傳曰諱之也諱其弑猶以未成君告故以子書僖公二十五年衛子盟于洮成公亡述父志降名稱子故嘉而從之二十八年衛子盟于踐土是時衛實無喪叔武攝位未有成命故亦以子書此二者因變而合於禮矣知公侯在喪稱子之爲禮則知宋共公衛惠公定公皆先君未葬而稱爵爲非禮知述父攝君者猶不

稱爵之爲禮則知晉太子州蒲代父而稱侯爲非禮觸類而通之則是與非昭然見矣杞伯之稱子貶也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傳曰書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襄公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傳曰書子賤之也卒也朝也盟也三者異事而同貶故重例以明之楚之初號爲荊後乃改號爲楚亦猶小邾之初號爲郳邾至戰國號爲鄒鮮虞之後號爲中山國有二名非貶也公羊氏曰荊州名也州不若國穀梁氏曰狄之也夫楚之爲狄久矣猶夏日甚何獨於初貶焉諸侯之貶或至沒而不書成公二年盟于蜀傳曰許蔡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故諸侯之貶有稱子有書名有削而不書甚矣未聞有稱人者唯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

葛人來朝公羊穀梁氏皆曰夷狄之杜氏以爲三人者皆附庸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焉據左氏原無貶君稱人之例杜是以推而臆斷之按經書人而傳言諸侯者十有一左氏皆不發例在當時告命記注之異稱固不可以逆揣乎在禮君行曰朝卿行曰聘故朝者諸侯朝於天子國君朝於國君聘者君使卿行執玉幣以相存問夫諸侯朝於天子可也諸侯而自相朝何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是諸侯亦有相朝之制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非若後世之以强服弱以衆制寡至使小國之君奔走弗寧也聘禮曰小聘曰問問不足記故春秋止書聘而不書問凡諸侯父死子立爲一世新君

既立彼或來朝此或往朝之皆為世相朝之法雖傳典泯闕
而春秋猶有行之者文公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
見也是彼新立而來朝也襄公元年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
剽來聘傳曰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
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邾之來朝是此新立而彼朝之
也此於周禮世相朝之法蓋有合焉文公十五年曹伯來朝
傳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既曰古制
矣而周禮無文者何蓋一世一朝疏闊太甚其間年必有相
朝之制且一新一舊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須往朝周禮特
舉其大者爾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始聘焉禮也凡君
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

信卑讓之道也此曰即位卿出並聘襄公元年曰即位大國
聘焉是新君初立有交聘之法一如相朝之禮亦非但一世
一聘而已閒年之聘又可類推也自霸王為政因時制宜非
復周法之舊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蓋以五年再相朝往來太數故更制從
簡霸主未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或否是以邾曹之君猶能
率舊章以合周禮文襄德衰朝聘無復常準悼公又從而更
命之襄公八年傳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是亦上同文
襄耳而周禮不行久矣魯之朝聘於列國皆書曰如如者書
其始事也未知其終事與否故朝有至河而復者聘有至黄
乃復不至而復奔莒者安得於其始遂書曰朝某聘某乎但

公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王不在京師朝而後書之故不言
如也列國之朝聘于魯皆書曰來朝來聘書其終事也彼國
已朝已聘矣若偕至而同行朝禮則兼書隱公十一年滕侯
薛侯來朝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其事矣若皆
至而各行朝禮則各書桓公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
朝是其事矣莊公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就於穀地以朝故不
言來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襄公十八年白狄來來而不
能行朝禮故不言朝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寔來傳
曰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言奔則以朝來言朝則
留而不反故變文言寔來焉若此之類皆據事直書公羊氏
曰兼言之何微國也夫穀鄧之不大於滕薛明矣是故弗取

也外相朝亦書曰如然必告而後書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
紀齊欲襲紀紀懼而告魯也州公如曹為明年寔來書也文
公十四年單伯如齊為魯如齊故書也襄公五年叔孫豹鄫
世子巫如晉傳曰言比諸魯大夫也魯親之於晉故變例書
之也外相如者多矣餘不具書則無關於魯事又不來告故
耳魯之朝聘於天子者八而朝聘於列國者九十魯之所朝
者晉齊與楚而朝魯者滕薛曹邾等小國而已杞七朝而止
於成曹五朝而止於襄小邾五朝而止於昭邾七朝而止於
定滕五朝而訖於哀列國之述職於王朝者春秋闕如而自
相朝見何僕僕也穀鄧僻陋牟葛旅見羣然而走於桓杞姬
之子鄫姬之夫望然而走於僖曹五年而兩朝於文小邾十

五年而兩朝於昭杞紀昏媾薛介比鄰郳邾莒杞雖或洛難而不存或不敬而致討或始終一至或忽禮忽兵春秋之諸侯何可長也總之東遷以後周禮之不絕如綫矣列國之君唯利是覩滕薛諸小國之朝魯猶魯之朝於晉齊楚諸大國也是以齊晉更霸之日曹遂恃霸而不朝晉悼昏杞之後杞遂恃昏而不至滕與二邾迄乎春秋之末猶栖栖兩觀之間蓋式微甚矣小國託重於魯故亟朝於魯至小邾子被執於宋不聞魯救是魯之不能庇小邾也然自僖公休須句而須句滅襄公屬鄫而鄫亡魯人之不能字小也久矣何況乎定哀之世哉

春秋雜記

郊祀

【左傳】桓公五年　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公羊傳】八年　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以書譏亟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左傳】十四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傳】僖公十一年　雩月雩之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左傳】三十一年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

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左傳】文公十三年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〻室實哭亦復見雅

【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左傳】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七年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illegible]也 【公羊傳】十年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穀梁傳】十七年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

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 見獻子郊聞郊用正月上辛試以爲然番郊

【左傳】襄公五年 秋大雩旱也 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八年 秋九月大雩旱也 【穀梁傳】十一年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二十八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昭公三年 八月大雩旱也 六年 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五年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大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 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禮記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雜記

左傳 十六年 九月大雩旱也 二十四年 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 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旱之也 穀梁傳 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穀梁傳 定公九年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

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公羊傳 十五年 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穀梁傳 不郊[illegible]大爲

穀梁傳 哀公元年 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

於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該郊[illegible]

朔閏

公羊傳 隱公六年 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穀梁傳 九年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桓公元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穀梁傳 十四年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公羊傳 夏五者何無聞焉爾

左傳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公羊傳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 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羊傳 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傳 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蒐狩

左傳（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 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 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說苑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其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以

牢其罰之曰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左傳（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公羊傳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 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傳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 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以上古宮風雅畧詳于卷[illegible]）

（曲禮參看）

左傳（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公羊傳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穀梁傳 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城築

左傳（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公羊傳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傳 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左傳（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穀梁傳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

中而出日中而入[illegible]

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其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左傳冬十一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穀梁傳[illegible]年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illegible]

[illegible]

左傳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illegible]文公七年[illegible]十二年城諸及鄆書時也[illegible]宣公八年城平陽書時也成公九年城中城書時也[illegible]十八年築鹿囿書不時也[公羊傳][illegible]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穀梁傳][illegible]定公六年城中城[illegible]十六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災異

左傳莊公十八年有蜮不為災亦不書

公羊傳[illegible]年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illegible]

[公羊傳][illegible]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公羊傳][illegible]

左傳[illegible]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公羊傳][illegible][穀梁傳][illegible]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公羊傳][illegible][穀梁傳][illegible]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傳][illegible][穀梁傳][illegible][公羊傳][illegible]之辭也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illegible]

左傳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illegible]莊公七年[illegible]夜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公羊傳恆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

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脩春秋曰雨
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隕如雨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
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
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
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
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
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illegible]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illegible]
下有水災曰大水 [illegible] 十七年多麋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十八年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

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
諸侯朝朔
左傳秋有蜚為災也 [illegible]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
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
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illegible]
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
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
言充其陽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已

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眾
春秋繁露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
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
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
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
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
為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
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為不敬
靈出天王而不為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為不承親絕母之屬
而不為不孝義矣
左傳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
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
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
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
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
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
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
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
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
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
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

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穀梁傳】大者有顆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公羊傳】[illegible]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國語】[illegible]臧孫辰告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疾也

【左傳】二十九年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公羊傳】三十一年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

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六月雨何以書記異也[illegible]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穀梁傳】[illegible]僖公[illegible]一年春夏不雨[illegible]是僖公[illegible]

[illegible]

大對【公羊傳】十年冬大雨雹何以書記異也【說苑】[illegible]晉襄公二年[illegible]年雨金于晉【竹書紀年】[illegible]周襄王不能事其母[illegible]入于[illegible]是

【左傳】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穀梁傳】[illegible]

[illegible]特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國語】[illegible]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公羊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二傳[illegible]書法[illegible]

【公羊傳】二十年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

【左傳】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旱時正也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爲災也【公羊傳】三十三年冬霣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彰也質之爲言猶實也【韓非子】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illegible]

【穀梁傳】文公二年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左傳】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illegible]】晉襄公六年[illegible]【公羊傳】九年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志之也

十年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

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公羊傳】宣公十年饑何以書以重書也

十五年冬蝝生饑幸之也【公羊傳】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illegible]

成公元年無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公羊傳】三年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以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禮記】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左傳】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國語】梁山崩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辟之曰辟傳對曰傳爲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乃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雖伯宗亦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

【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問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沂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十六年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襄公二十四年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

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
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
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左傳 二十七年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
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玆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
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
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昭公四年 大雨
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
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
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
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

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
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
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
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
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
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
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七年 夏四月
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
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
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
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
曰從時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
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
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
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
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國語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
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
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
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
君矣 二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
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
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二十四年 夏
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
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二十五年 有鸜鵒
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
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
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

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illegible] 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

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

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illegible]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

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槁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illegible]

亡國之社[illegible]

〔十四年〕[illegible]

〔哀公〕[illegible]十二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
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問春秋因魯史而作也於內事則或詳或略於外事則或存
或否其義可得聞與曰國有大事朝聘會盟侵伐滅取奔放
弑殺死喪災異諸侯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記之簡
牘簡牘所記詳錄本末雜采辭令約文著義乃登于策周公
之典禮存焉既已書之于策又以告赴鄰國鄰國有告赴史
乃承而書之告赴也者所以重大事辟怠慢恥告于同姓與
姓敬慎之至也隱公十一年傳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

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
于策文公十四年傳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
書懲不敬也然則於外事必告而後書不告則不書此所以
或存或否也於內事則小事不書舉大事與大衆然後書之
祭祀田狩國之常典例亦不書必失時違禮乃書之以示譏
土功必書重民力也而非公命者亦不書災異必書謹天變
也而不爲災者亦不書此所以或詳或略也國有祭典天神
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分言之則有三名統言之曰祀而
已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
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此言祀有常時也四者咸指
月之中氣自茲中氣以迄來月中氣之前三旬之內皆爲祀

限若踰斯限是謂過時故卯月猶可郊子月猶可烝也凡祀
蓋通指天地人鬼之事然文止舉郊雩嘗烝不言地祇與礿
祠者傳舉周之舊典裁約爲文經之所無從而略之三望者
祭國之分星名山大川望而祭之故曰望望因郊而舉者也
禘三年而一舉君薨三年喪畢致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
祧因大祭以審諦昭穆之序於是遂以三年爲節禘爲吉禮
故必三年之後於廟行之除喪卽吉卜日而行無復常月也
僖公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
烝嘗禘于廟此祭祀吉凶之節也吉禘之後率三年而復舉
仍計除喪之月卜日行之則是新君卽位法當三年一禘五
年再禘八年又禘僖公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非禮

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
也姜氏淫而與殺四禮有闕不得致主于廟僖公疑其禮歷
三禘而終致之譏之以顯其非常禘夫郊與禘皆天子之禮
魯何以有郊天子之所命也魯何以有禘天子之所命也皆
爲周公也魯以周公勲勞得用天子禮樂又得以天子之禮
廟祀先公故郊禘爲魯常祀諸侯雩其山川唯天子得雩上
帝曰大雩魯得郊天故大雩爲魯常祀望郊之細也烝嘗宗
廟之時享也故望與烝嘗亦魯之常祀常祀不書其書皆譏
也不書無譏也郊與不在三月雩與不在六月嘗以秋而烝
以春夏皆失時也郊有九而雖運者四牛傷者四望有三而
在不郊之餘烝有二而嘗再用之雩二十有一而時或兩用

月或兩舉此又失中之失亟書之以示譏矣曰禘曰吉禘曰
有事曰大事皆禘也或以速書或以致夫人書或以逆祀書
或以卿卒書皆譏矣經據事以立文傳互考以見義郊之僭
不譏而譏其過禘之僭不譏而譏其失災餘而嘗猶爲過中
之得去樂卒事猶爲僭中之禮微乎微乎非聖人其孰能修
乎天子頒曆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廟每月之朔以特羊
告廟受而施行之遂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以其告廟亦
謂之告朔此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其在歲首則謂
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夫聽
政必於朔者人君設官分職委任臣下使非躬親考驗則忠
惰不分亂言移聽朝政日偷國家之敗端必由此是故備其
飭儆其事告廟聽治顯衆以斷之用是上下交恭官治民安
也文公以閏非常月因闕其禮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
猶者可以已也自是其禮寖廢諸公多不能舉定哀之際餼
羊徒存子貢感而欲去怠政棄禮實自文公始矣十六年公
四不視朔傳曰疾也以疾廢朔可也無疾而廢之可乎視朔
國之常事常視不書而唯書其失失亦不勝書書其一二以
示法而已僖公五年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
也視朔者月朔之禮登臺者日至之禮公以朔至同日兩政
並舉傳是以美而記之登臺雖不見經然亦國之常典傳因
廣記而備言之搜田獵者國家所以教戰也周官大司馬之

職仲春振旅以蒐田仲夏茇舍以苗田仲秋治兵以獮田仲
冬大閱以狩田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事
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古者教戰用獵事本相
因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是以四時之隙咸用舉事其禮不同
其名亦異治兵振旅即周禮春秋教戰之名而傳稱三年者
然則四時之外復三年而大舉亦猶時祭之外復有禘祭乎
教戰近於習殺故繼之以田獵田獵患其盡物故約之以三
驅農隙而講非黷武也鳥獸之肉以登於俎皮角羽毛以登
於器非禽荒也既有常時復有常地擇山澤不毛近國隙地
而爲之春秋之蒐狩必多矣何以不盡書其苗獮蓋亦有矣
何以絕不書苟非失時違地則亦國之常事常事不書所書
者數事而已皆譏也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書時
禮也春秋之正月即夏時之仲冬故傳以得時爲禮然而猶
書者郎非地矣何以知書地之爲譏乎隱公五年春公矢魚
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觀魚故言非禮于棠故言遠
地是知書地者皆譏矣春秋蒐閱治兵皆不書公非公之不
臨之也國之大事曰祀與戎非一人之私事故例不書公若
乃怠慢之主比於禽荒其田獵非因教戰而行則特稱公以
顯之郎禚之類是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曰狩于大
野蓋得狩地故不言地虞人修其掌職故不言狩者春而狩
亦非失時然而狩書者則以獲麟故爾麟者仁獸聖王之嘉
瑞也聖王不作麟出遇獲孔子傷之故因魯史以作春秋所

感而起因以爲終焉此其義也國家之大城築修作所不能廢然而謹防民務勿奪其時故爲祭天行以制常節莊公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傳曰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土功之總例也土功力役之大國家重愛民力故每事必書隱公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然則何出公命其得時與否皆在所書矣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傳曰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別城築之名也大者爲都雖無廟主亦謂之城城漆是矣漆者邾庶其以之來奔寧得有先君之廟乎小者爲邑若有宗廟亦得稱都以宗廟而大之也郿本邑

也而又無廟所以書築傳因是而發例言凡邑則非他祭之例若臺囿與館咸謂之築無大小之殊矣臺囿館之言築創始之名也門廄南觀之言新修舊之名也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春秋分爲日中馬以春分出牧秋分入廄此其宜也春而作廄既失民務又違馬節故傳稱不時而發馬出之例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傳曰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土功既有定例惟開閉之急務須隨其壞時而修之不得俟土功之候今傳公無啟塞作南門故譏其不時因別起從時之例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諸凡不急之務游觀之處自有土功之限而亟興勞民胡爲者城二十有三而違時者十二築有八而違時者六新作三而違時者一春秋之事不勤民者鮮矣役而失時書之所以爲戒節役不失時然而民力殫矣三時耕不獲一時之息是皆不可以已乎人君代天理物依民制治皇極建而休祥應五事乖而咎徵至若形聲影響是以先王愼之其在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又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詩人閔之而發爲咏歎聖人錄之而著爲監戒俾見災知懼修德弭禍爲春秋之世人事不修而陰陽沴戾在天則爲薄蝕隕孛在地則爲震動崩陁在物則爲麋蜮螽螟或雨雪霜雹乖時令之宜或李梅草木逆寒暑之節或頻年水旱或四國同災在內則爲災必書在外則來告

必書至於日食星變尤昭昭在上故事事謹而志之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日月之會恆在於朔月行掩日則日爲之食歷家所推復有盈縮之異故有應食不食者有浹月而食者術存於星臺之官非經所急經雖備見諸天者曰日有食之而已日食應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前止失日後並失朔推此爲例諸朔日不具者皆官失之過矣日食陰乘陽也至於正陽月朔陰慝未作陰尤不宜侵陽是以君子惡之正陽建巳之月則周之六月也莊公二十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經雖書六月以長歷推之實爲七月置閏失所以致月錯不當鼓而鼓失其時矣鼓當于朝而于社失其地矣社當用幣而用牲失其用矣一舉三失故傳譏非常既以明禮因以正時也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雖不失常月然禮不可僭越天子既膳修省鼓社以責羣陰社爲上公之神諸侯位卑但宜用幣以祈退而伐鼓用以自責今則鼓社用牲猶有二失故以非禮書也星孛爲妖亦謂之彗傳云除舊布新亦云除穢經雖不言占驗而以妖變非

常則是書之昭公二十六年傳稱齊有彗星而經不書蓋舉不見爾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傳曰夜明也夜中星隕如雨傳曰與雨偕也變異非常故書于策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午朔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傳曰風也宋人以異來告是以並書星之隕也至地爲石星隕不言石者見星之隕於上不見在地之驗也隕石不言星者見在地之爲石不見其隕於上也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傳曰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八日之內震電雨雪陰陽錯行故以時失而書因發霖雪之例然經不言霖蓋經據雨雪寒燠各有定時反則爲災故大雪無冰隕霜殺菽溫災木冰李

梅冬實皆以時失書矣桓公元年秋大水傳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廣平之原猶出水則爲災可知故經之於水悉以大書之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傳稱公使弔焉往弔所以書也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傳曰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是年日食失禮而大水又失禮因發天災之例天災無牲而魯皆用牲大水不鼓而魯復用鼓二者皆非常傳故舉例以明之也大旱即不雨經何以或書不雨或書旱乎春秋之法雩而得雨書大雩雩而不得雨書旱旱而不爲災書不雨僖公三年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是其例矣隱公元年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莊公十八年秋有蜮傳曰爲災也二十九年秋有

蜚傳曰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言凡物則諸物皆然螽食五稼蜮食苗心多麋害稼皆以爲災書也蜮含沙射影蜚惡臭傷人雖非害稼之物故於此發傳焉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傳曰隊而死也自上而下爲雨故雪曰雨雪雹曰雨雹螽曰雨螽螽死則不爲災宋人以爲天祐是以來告宣公十五年冬蝝生饑傳曰幸之也是年秋螽矣至冬而子復生遇寒而死不能爲災故雖饑猶以幸書非幸饑也幸蝝生爾下穀孰則書有年五穀大熟則書大有年五穀不升則書饑五穀盡無則書大饑若但言所無而不書饑則以未至困民也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曰不害嘉穀也嘉穀尚可更種是以不饑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曰禮也

得羅於齊以甦民困故以告羅爲霜終亦弗饑春秋水旱螽螟之災甚多其書饑者三而已其餘非盡諱饑也天災物害所指在物無麥無禾所指在穀饑與大饑所指在民民有菜色野有殍殣經之所以書饑也天災物害敗禾傷稼經之所以書水旱螽螟也傳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傳曰饑而不害此其徵與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春秋書災十有一而書火止一其餘皆天火也聖人重天戒故特異其名曰災外災之書皆從告也春秋之災異以百數計矣而不爲災與不告者弗與焉當是時天子微弱諸侯僭亂大夫專恣天下皆務爲強陵衆暴戰勝攻取以至弒君三十二亡國五十四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

者不可勝數或人事先見而災變應或妖孽先兆而禍亂隨之國君惛然不悟而災與之交史不絕書仲尼所由發慮而作春秋與夫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是以宋景三言熒惑退舍子產治鄭火不再作若乃悖亂之主罔知悔禍天心怒而不懼人事違而弗察雖禍至如丘山無由識之矣小則臣離民散大則身弒國亡可哀也夫闕者曰春秋雖魯史兼記天下之事於列國之舉大事興大衆勸善懲惡宜無不書必待其來告何也曰春秋之法固詳內而略外徵信而闕疑會盟征伐魯君親與其事則告廟書策不須鄰國之告若列國之師出臧否勝負禍福非告則無由知即或知之亦皆不書楚人滅蓼臧孫聞而興歎魯非不知也而

不敢躐登于策若此者所以防謬誤辟不審著其慎也凶事曰赴他事曰告對言之則異名散言之則可通故他事不可言赴而凶事亦可言告禍莫大於享國承家反福則爲禍矣成公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傳曰王人來告敗是師敗有告也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王人來告難是君出有告也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且告以族不以名是臣違有告也十四年衛殺其大夫孔達傳曰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是殺大夫有告也文公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曰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是弒君有告也僖公八年天王崩傳曰王人來告喪是死喪有告也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曰數日皆來告火是災異有告也敗滅告

則勝克亦告奔亡告則歸復亦告弒殺喪災有禍無辭無不告也無不書也乃春秋之世則有違棄典章怠慢不敬者告赴之禮多闕經無由書傳爲旁搜博采以補經所未備上稽周典則有不書以懲不敬之旨知皆仲尼因之以示法戒故往往發明其義爲隱公元年傳曰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僖公九年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令不及魯故不書二十四年傳曰秦伯納重耳不書不告入也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襄公十年傳曰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哀公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諸傳反覆申明以見經之所無皆不告也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不書卒者三秦穆之卒鄭昭之弒許莊之奔皆有傳

無繹邾莒薛宿朋書其卒鄧息申隨庸夔之滅經不載者於
傳多有莊公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釋經
而別記他事是皆簡牘所存左氏采集爲傳仲尼修經不取
簡牘以補之者以爲合於不告不書之法因舊例以成新意
也例言滅不告敗勝不告克此互言其告也狄之伐邢非狄
能告克楚之滅庸非庸能告敗但有一告則遂書之矣周之
王也八百之國來同赴告書策之與諸侯必盟歃之矣魯秉
周禮故舊策猶合於典制晉襄楚莊杞不勝其刑止也春秋
所以因魯史而作說例者曰外事不書以爲不告矣春秋之
法固詳內而略外徵信而闕疑則於本國之衆大事與大衆
勸善懲惡宜無不書然亦有不書何也曰內事之不書有二
一者不告廟不書二者非君舉不書三者隱諱不書桓公二
年公至自唐傳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
地來稱會成事也故公行一百七十六而書至者僅七十九
夫人行十二而書至者僅一其餘皆不告廟也隱公元年傳
曰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
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此皆非君舉者也
至若隱諱之義坊記曰善則歸君過則歸己隱惡揚善義存
君親是以聖人作法遂有諱例僖公元年傳曰公出復入不
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諱無定體或諱大書小或諱小書大

皆當將臣子率己意而爲之隱在禮固有掩惡之法聖人有
時而聽之也不奪所諱亦不爲之定制者若每事皆諱則爲
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但有一惡即書復非愛敬
之義有傷臣子之心故諱惡爲禮無隱爲直兩不相違聖人
立法以爲世教焉諱之法亦不一端有隱約其辭者有辟諱
其名者有全隱其事令不見經者大都有例無凡唯盟扈二
傳復發凡以申之聖人采舊章以爲新意是知掩惡隱恥莫
非周之典禮云爾文公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
國辟不敏也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盟于扈無
能爲故也凡會諸侯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據此而言諸不與及後至皆在所諱矣若大追戎不言其來
止公而以會于濟淵不書啓大夫孟子卒不書其姓皆隱約
其辭也諱奔曰孫諱殺曰刺諱弒君曰薨諱殺未成君曰卒
皆辟諱其名也公出復入不書適晉不書葬晉景公不書晉
人止公不書皆全隱其事絕不見經也其辭不同總歸諱國
惡之義而已凡諱惡之法列國亦有然者鄭伯髡頑楚子麇
齊侯陽生三者皆弒而以卒赴在彼有所隱諱聖人不必盡
革況其在本國也董狐書法不隱南史執簡累進彼志在疾
惡此爲因名懲聖賢有兩通之意並存之而可矣春秋書法
有典策之舊禮全經之通例傳所稱發凡五十是也有一事
之變例特起之新義傳所謂書不書稱不稱言不言先書追

書故書書曰之類二百八十有五是也母弟二凡其義不與發凡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經有例而傳無凡者多矣又不止五十也傳雖取典策以備凡例然而裁約爲文不必用其全辭故有因一事而兼及諸例者莊公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傳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二十九年鄭人侵許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文公三年沈潰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曰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宣公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曰凡

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成公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入曰復入襄公十三年取邿傳曰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定公九年得寶玉大弓傳曰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此兼舉之例也有就一事而特立一例者隱公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謂之禮經桓公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傳曰凡公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九年紀季姜歸于京

師傳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宣公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傳曰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傳曰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成公八年衛人來媵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十二年周公出奔

晉傳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傳曰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昭公四年取鄫傳曰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此特立之例也有舊文實繫例但言經之所有者桓公五年傳言郊雩烝不言地祇禴祠之祀略經之所無也有傳文本闕因遂言經之所無者莊公三年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僖公九年傳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合信小童經雖無文傳遂連言之也有經文不具而例並及之者僖公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曰凡諸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四年許男新臣卒傳曰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

納幣傳曰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襄公十二年吳子乘卒傳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此皆經文所不具也有經文所無而傳備舉其例者僖公五年傳言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此經文所全無也乃復有傳不稱凡實則一經之大例若諸侯五年再朝天子七月而葬同卿不會公侯天子不私求財常祀卜其牲日兵交使在其閒傳因事備舉而內外之體例盡矣然復有變例者何十有二世之史官未必一法七十餘國之告赴未必同文故魯史雖善而不能盡善魚石惡入子家從亂若此之流遷謬實多仲尼悉依周典以正之乃善惡顯義周典可盡而褒貶微文周典復不可據聖人爲得不有獨出之義乎侵伐有例而齊衞來戰滅取有例而衆伯自亡齊告以族崔杼因而書氏董狐載筆趙盾遂爲首惡可馬可官而不可名天王可狩而不可召是以知聖人之作春秋也有依凡之例有違凡之例有魯史之例有參酌衆國之例有二百餘年之例有一時一事特起之例有人所共見之例有大義遲疑聖心獨斷之例傳所以有雜稱二百八十有五與凡例五十如經緯之不相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讀春秋者明於內外詳略之宜考於告赴隱諱之旨約於周公典策之法參於變例新出之義屬辭比事觸類而長庶幾筆削之微意抑亦可窺其萬一乎

繹史卷九十九

春秋第六十九

繹史卷一百

春秋遺事　　春秋第七十

新書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鐩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宋有兩昭公此事不見於史

禮記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

踰月而后舉爵○檀弓

呂氏春秋　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

說苑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石餼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呂氏春秋　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

說苑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

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illegible]

處君問孟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驅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禮記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使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

則于易子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吾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檀弓

說苑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論衡 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繞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

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劒而死○新序作晉太子

列子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為以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 [illegible]

韓詩外傳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illegible]

[illegible]

新序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

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予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固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遂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彼也不知而出之愚也彼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為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

矣士矣猶貲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呂氏春秋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袀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矣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

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

列士傳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遠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能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宜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荊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爲世規[illegible]

[illegible]

韓詩外傳 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列女傳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莫能備禮求焉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王命者亦勿從

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久之公遊於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今立車無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絕然後乘以歸君子謂孟姬好禮　衛宣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

城門而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
容二庖請願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
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
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
之意也○北宮舟之駐宮　臧文仲將爲魯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
好盡人力窮人以爲威魯國不容子矣凡奸之作必於變動害
子者其於斯發事乎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能通於齊高子國
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
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
拘之而與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

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
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與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
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臧孫
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
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
戰鬭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
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者其文錯錯者所
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
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
以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遣兵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
不伐魯　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居五年從車

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
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
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
名傳於後世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
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須
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
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果以盜誅婦乃與少子
歸養姑終奉天年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衛三年而
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賂遺外妻甚厚姒謂曰夫人
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枲
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漠酒醴羞饋食以事

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宋公
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莊子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
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
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
好紡績織紝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今本無收載其事據意林補
禮記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
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檀弓　古者貴賤皆杖
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
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雜記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

以為活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illegible]

闕子　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公曰為之亦遲矣對曰臣不得見公矣且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面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

於石梁

論衡　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　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 [illegible]

尸子　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不欲中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王大喜

淮南子　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

莊子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韓非子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廄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前而任後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相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論衡　魯般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

風俗通　公輸般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故周密矣 [illegible]

世本　公輸般作石磑

述異記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　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舟

列子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

而與之名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諸子稱宋元爲或曰元王春秋有宋元公非子也未詳所指

【史記】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

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

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
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
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
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
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
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
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
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
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
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
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

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
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
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
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
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
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
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
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
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遍九州未嘗愧
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
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

而揚埃螟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
祟在龜後雖悔之尚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
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
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
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
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
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閒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
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
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
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
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

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
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
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悤悤疾疾通而
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
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
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
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
穀耕之耰之鉏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
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
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
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

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王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為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曰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

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為左彊誇而目巧教為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

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閒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昆侖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

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說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

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知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以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木長而守

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疏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莊子或寓言所稱作以補史傳可備遺說及觀所至二千八百餘言多用韻語亦文之奇偉者

列仙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墨子 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袾子杖楫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女為之與意鮑為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為之袾子舉楫而槁之殪於壇上　昔者齊莊君之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由謙釋之恐失其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於是泏洫㧑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

起而觸之折其脚社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　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於車上○論衡作趙簡公

說苑 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純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史記注引

事之與同備載本卷其不可強附者錄於此傳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跖也采傳記錄遺事俾食跖者取焉

繹史卷一百

春秋第七十

繹史　卷一百　九

繹史戰國
第四部

史014-082

戰國第一

三卿分晉

魏文侯之賢　趙敗知伯　韓滅鄭附

史記　晉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幷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illegible]生忌忌生懿公驕○索隱世家懿公是為哀公[illegible]　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幷其地[illegible]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

沃餘皆入三晉[illegible]　趙襄子逐成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氏彊於韓魏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　韓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

晉幽公十五年魏文侯初立[illegible]　趙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　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illegible]

說苑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illegible]

史記　魏文侯六年城少梁　秦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七年與魏戰少梁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　魏文侯八年復城少梁　秦靈公十年補龐城城籍姑[illegible]　趙獻侯十年

中山武公初立[illegible]

戰國策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不知何年

史記　秦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　魏文侯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illegible]　韓武子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　趙獻侯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　魏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

之趙倉唐傳之
[戰國策]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韓非子趙利作趙刻其謂趙襄侯非也趙襄在文侯之世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韓非子]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

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哉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韓非子忍得失樂辭罷對

[呂氏春秋]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說苑同

[史記]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

[呂氏春秋]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曰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

其唯翟黃乎新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翟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卿○事同而臣名異

[說苑]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爲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說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

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筐視

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韓詩外傳[illegible]）

【史記】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綱目】[illegible]

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

【新序】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

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莊子】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

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子方名無擇僅見於此

韓非子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 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

說苑 田子顏曰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韓詩外傳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此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說苑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內

戰國策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戰國策 貴金石之和

禮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

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記

史記 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

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世家原在二十五年表在十八年今從表

【高士傳】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新序少異【淮南子】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吾日悠悠慙於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事史不具見

【韓詩外傳】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

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無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illegible]】[illegible]家魏文侯六年李克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說苑】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弗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魏文

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illegible]

【新序】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呂覽作武侯　韓詩作里克

【漢書】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

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韓非子】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illegible]【漢志】法家李子十二篇名悝

【史記】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李克當作李悝【鄒陽書】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illegible]【韓非子】[illegible]

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韓非子】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

【戰國策】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

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善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說苑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史記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河漳水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

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旁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

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亦作備呂氏春秋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爲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漢書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此說不同決漳水者豹邪起邪

韓非子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

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淮南子】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附註】西門豹爲鄴令使其地鄰令求之不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宋人屋頭 西門豹不顧而死人手

【說苑】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罔子方曰子歟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輿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

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附註】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名韓兵令之攻魏因而得魏王獎之以自重也 用子方欲求之魏望翟黃欲斬而爲出方以爲文侯也楊事無聲而避之翟璜也方問曰子爲東發事也曰君未欲伐中山臣爲翟角而得與伐之臣尊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簽叔治之臣爲爭先而中山受以書乃書方一篋之權功得

【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

不祭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門】魏文侯將曰季成及翟璜其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未嘗見焉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璜進之李离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相季成翟璜皆近臣親戚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呂覽略同

威烈王二十二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門】晉烈公十七年王命晉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　趙烈侯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　韓景侯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　魏文侯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　晉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史記兩存之然已命曰賜封二書自之○通鑑目王曰初命不可以干命者此太史公誤會也

【戰國策】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己也皆朝魏○韓非子同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强【門】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會天大風屬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雨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犯風而罷虞人○韓子有此而語不同也

【說苑】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

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與韓非晉平公事相類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沖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說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褚少孫補史記云淳于髠爲齊使獻鵠於楚又韓詩外傳云齊使獻鵠於楚事俱相似略相亦區也

【韓詩外傳】魏文侯問狐卷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罪也

言於王謂其讎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死可謂勇矣荀子曰之何謂○此事諸書互見解相附會耳[說苑]簡主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祖收邑粟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吾羅木有命在呼吸可爲痛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荊魏之君矣決江淮之水灌女口魚曰爲命作淺見及須江淮之水亞矣王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寡人衛寡之魚故遣臣請君貸粟及噴起賑業王曰大王必求臣也人之墓○此文引承莊子監河之說

[淮南子]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新序]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非所以賀我也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杜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杜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韓詩外傳]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說苑]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說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韓詩者作公孫司[尸子]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右貴乎曰王見世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者之曰吾羊少一十九今君少一　故殘百則數數足矣鄰人與之從此觀爲富者非富貴非有也

[史記]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
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
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
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謝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
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内史賜相國衣二襲　魏文侯二十四年
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　韓景侯九年鄭圍我
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趙烈侯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
楚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我至乘丘三年歸榆關于鄭　魏文侯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　鄭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
淮南子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
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史記　韓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
戰國策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
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
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
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
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
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
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
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
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
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

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
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
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
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
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
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
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
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
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
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

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
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
韓與衛相去中閒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
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
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劒至韓
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
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政刺之兼中烈侯左
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
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
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
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

既死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衞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史記世家列侯三年盜殺韓相俠累○年表韓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也世家俠累卽俠也刺客傳作俠累世者誤以殺俠累爲殺哀侯事遂與嚴遂名相亂矣併 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琴操]聶政刺韓王曲琴操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韓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對之而笑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吾夫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妻而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胡爲泣乎卽別去復入山中仰天歎曰嗟乎變容易聲欲報父讎而爲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報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習琴持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而見之使之彈琴政卽援琴而歌內刀在琴中政於是左手持衣右手持刀以刺韓王殺之知當及母卽自犂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形體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讎邪顧謂市人曰此所謂聶政也爲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犂剝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尸而哭冤結陷塞遂絕行脈而死○太平寰宇記引琴操合論史筆處高漸離等事爲一附錄於此矣

[史記]鄭繻公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爲君是爲康公　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　楚悼王九年伐韓取負黍　魏文侯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于注　晉烈公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紀年以孝公爲桓公○紀年孝公傾敗○紀年以孝公爲桓公　韓列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　楚悼王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　魏文侯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國策]魏文侯卒大梁其後在位五十年　趙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爲敬侯是歲魏文侯卒　韓列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　晉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　趙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　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朝朔必有一誤　二年城安邑王垣　韓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　趙敬侯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兔臺築剛平以侵衞五年齊魏爲衞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　晉孝公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韓文侯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

國　魏武侯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　韓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　趙敬侯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　韓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紀年魏武侯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是年魏武侯卒十一年魏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已後更無晉事○竹書紀年之說以晉孝公爲桓公而靜公爲桓公之後爲韓若山卽共侯而非懿侯也○晉君奉立之年皆與史異又史記韓嚴侯十年韓嚴弑其君哀侯公不知悼公何君也皆不可考[韓非子]韓嚴弑其君哀侯以爲不慈者之語而出之令 趙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出於鹿門大戊午叩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田氏篡齊

[史記]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韓非子]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面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

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說苑作齊景公事 [列子]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史記]平公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年表名就匝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索隱]系本襄子名盤莊子名伯[紀年]晉烈公田年紀氏鉄不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圍年邑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毁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紀年]晉烈公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逋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十一年田悼子卒　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宣公四十七年田悼子卒次立田和○據此則莊子之後有悼子世本及史記不錄

[禮記]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檀弓○愚按繆公立當齊宣公四十七年莊子卒當是田悼子也

[史記]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毌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紀年]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

[呂氏春秋]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沙隨賁服卻舍延尸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

何謂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

史記 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 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墨子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容貌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史記 明年魯伐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 ○徐廣曰康公十六年[illegible]

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 ○[illegible] 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 [illegible] 六年桓公卒 [illegible] 十九年卒 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

楊朱墨翟之言上 墨者並附

列子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illegible]

莊子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illegible]

列子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閒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楊朱曰人肖

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

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腃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猒之性無猒之性陰陽之

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說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

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

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閼顫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諸閼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爲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愼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

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愼爲善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愼所出

[說苑]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

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晏是也
列子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
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
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
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
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
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
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
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

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
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
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
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
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
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
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
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
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
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誰能礙之
墨尿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

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
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𦄿㑩情露謇極凌誶四
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
娗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讁發
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
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
於道命所歸也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
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
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
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
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

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
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
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
度與不度奚以異唯無所量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
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
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
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
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
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
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
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
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
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
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
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
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
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
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　楊朱曰伯成
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
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
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

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
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
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
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
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
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
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
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
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
嘻亡一羊何追之者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
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

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
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
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
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
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
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
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
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
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
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
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

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
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
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
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
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
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
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
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
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
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

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朱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莊子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韓非

史記 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漢書墨家墨子七十一篇今墨子無 吾友其可鎸正謂意會之可矣

墨子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

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

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尚賢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臣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臣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口

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
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
王之為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
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
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
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
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
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
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
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
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辟之與者有高牆深宮

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
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
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
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
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
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
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
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
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

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
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
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
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今王公大
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
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
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
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
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
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
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

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
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
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
不明於大也此譬猶喑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
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之親無
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　尚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
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
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
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
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
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

明虖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
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
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旣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
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
侯國君旣以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
以爲正長正長旣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
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
則規諫之下有善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
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
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
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

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
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
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
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以治者何也鄉長惟能壹同鄉之
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
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
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
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惟能壹
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
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
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

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惟
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
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溱而至
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同上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
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
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
未知爲宮時就陵阜以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爲宮
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
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
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
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

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
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
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象法之是以其財不
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
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
茭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
誨婦人治役修絲麻梱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
之中足以爲輕且凊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
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
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
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

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煗夏則輕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

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

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衺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閒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泆也儉節則昌淫泆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

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

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
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
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
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
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
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
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
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無猶有
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
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亂國者亡有若使
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

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
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
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
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
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
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
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
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
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
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
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

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
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
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
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已也爲人之都若爲
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由爲已也爲人之
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由爲己也
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
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
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
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
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

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
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
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
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
畢强相爲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
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
惟毋以兼爲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
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
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
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
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

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則不食寒則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卽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

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言而非兼擇卽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埋葬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卽食之寒卽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埋葬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卽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

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卽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旣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卽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兼卽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太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

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於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政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兄弟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

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者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

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

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兼愛爲墨氏本學上已之詳兩書析故意煩亢爲不取〕

〈三辯〉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瓴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

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道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矣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非樂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乎卽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度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

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竝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鐘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矣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旣已具矣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何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以爲絝屨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惟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

異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
強聽治卽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卽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
子以吾言不然然卽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
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
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
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
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此其分事也
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
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
之卽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
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

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
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
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
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
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於宮是謂巫風
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
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懷
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
野於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
聞於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
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

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節葬　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
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
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
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
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
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
鼓几梴壺濫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
殉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
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縗絰垂涕處倚廬寢苫枕
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饑不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
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

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
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
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
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細計厚葬
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扶而
埋之後得生者久而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
之說無可得焉是故以富求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
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君死喪之
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
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
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

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
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饑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
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為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
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也是故求以
衆人民而既已不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
今惟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
法若言行若道使為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為下者行此則
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
苟不足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為人
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為人臣者求之君
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

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吾並為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
衆而治者寡夫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之衆而
毋負己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
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
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
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并兼為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
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
攻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攻之今惟毋
以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
無以為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
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以厚葬久
喪者為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
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
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為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
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
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則豈不亦
乃其所哉故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
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
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
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　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
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

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
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
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
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
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
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
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
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
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
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
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

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天子墨 志）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愼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

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

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者也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

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神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將奈何哉

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行反此猶倖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

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欲取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記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繹史卷一百三

楊朱墨翟之言下

戰國策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

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呂氏春秋 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墨子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

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類同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攻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

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内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同前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見得之時我欲得宋我自見得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見得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不爲是我與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埶亟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埶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

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

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
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
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
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
義攻國則弗之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
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
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辨
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
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
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
與不義之亂也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

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
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
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
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
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往
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
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
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
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節
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
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後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

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
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
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
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
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入廣
衍數於萬不勝而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
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
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南則荊吳之
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有至數百
里也人徒之眾未有至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
有數千里人徒之眾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已也子

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
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藥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
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
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
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
故譽之寧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
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也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王之
法也今天下之諸侯猶將多皆免攻伐幷兼則是有譽義之名
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
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

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
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
之說一天下之利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
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
必差論其分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
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
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
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鬭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
爲下又況先列北橈乎哉罪死無殺以譂其衆夫無兼國覆軍

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
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
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主廢
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此則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
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
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此以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
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
率不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
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
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
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足以師而動

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
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足而百姓易務也
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
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
糧食不繼傺食飲之時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
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
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

非儒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
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
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
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

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
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贛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
取妻身迎祗褍爲僕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
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
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
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
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
累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
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
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智力不能爲焉羣吏信之則怠於
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

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敎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
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
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饑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
氣鼸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
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
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
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
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
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
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
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

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
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則其取舍
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
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
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
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儒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
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羣殘父母而
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
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
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漠待問而後對
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弗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

將發也他人不知己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
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
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
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遺行遠矣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
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
君子之道也

大取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
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
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為其親也而愛之非
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為利其子
而為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為利其子而為其子求之非利

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非非為非
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
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
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
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
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
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為暴人語天
之為是也而性為暴人歌天之為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為而我
為之陳執執之所為因吾所為也若陳執未有所為而我為之
陳執陳執因吾所為也暴人為我為天之以人非為是也而性
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

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
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
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
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
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
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
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惡
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聖人不爲其室臧
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
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有厚薄而無倫列之興利爲己
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

非也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
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辯有有於秦
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
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
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俔日之言也乃客之言
也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
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
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
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
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非其
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

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
利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
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
也不盡是二人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
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是實也白敗是石也盡與
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
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
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
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名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廟者
皆是也智與意異中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
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

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　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
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
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
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無
利愛利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
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
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
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也相若非彼行益也非加也
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倍吾
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

也與首之人也與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劒與挺劒異劒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為天下也其類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與利除

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為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為舉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蛇（小取）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

同而不率遂同辭而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

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也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也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

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為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為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右大取小取二篇文皆奇但錯簡爲甚不可盡述）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吾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何用言

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耕柱）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意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

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
下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
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
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　貴義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
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
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與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
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
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
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
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
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

者也何故止我　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
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讎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
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
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
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
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
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
而民聽不均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
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　公孟公孟子
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

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
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
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
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
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
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
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
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
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鐘然扣則鳴不扣
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
非君子邪

說苑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
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
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
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
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
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於天下故化隆
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
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
夫奢安可窮哉紂為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
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
竭故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也今當凶年

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寶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莊子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淮南子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 [illegible]

呂氏春秋 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

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法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

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淮南子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灃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

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隱也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東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矣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人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室爭鼓之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也[illegible]

【韓非子】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illegible]

【論衡】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illegible]

中判民從老報鄭之辭誼不爲墨子所修悉倂乘愛子並之　冒無心曰雖貴之目禁我害之
未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董子曰信鬼神何與以緣解結猶無益也鄰子不能應
家附依子三篇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一篇　我子
一篇　雷家董子一篇　名無心難墨子

繹史卷一百四　　戰國第四

魯穆公用賢 鄒穆公附

孔叢子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貴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

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毁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知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韓非子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𣑱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𣑱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

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毁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孔叢子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閻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名姦非忍行也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潛或作[illegible]

禮記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檀弓

孔叢子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illegible]

史記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illegible]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禮記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禮記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禮記　歲

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衞也縿幕魯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禮記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

列女傳 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人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始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鬭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衞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衞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蹀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衞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 [illegible]

說苑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

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
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
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大
固也辛操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孔叢子】子寬見老萊子公曰陛邢今首投知吾兒君則公之不若土公以對之如也者吾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昌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殘吾嘗聞於孔子伯人見公曰今者賢也非周公其賢者也南宮括對曰賢也若者滅也君儀不肖成子之安成周之城其勝曰析余一人豈若成周殷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人之賢之不善者其誠之道也夫賢者之欲其子孫之固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也小人哉賢也

【韓非子】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
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
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强而齊近魯
患其不救乎

【說苑】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
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illegible]
【新書】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
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為無費也今
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
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
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
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
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粃
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
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

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
弗當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
之事無驕熙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
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
以鄒子之細魯衞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
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
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
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
者愛入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繹史卷一百五

吳起仕魏相楚　　戰國第五

韓非子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史記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吳子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史記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

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說苑〕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漢藝文志〕兵權謀吳起四十八篇

〔吳子〕吳起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

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强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强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强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尉繚子〕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史記〕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

〔戰國策〕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

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呂氏〕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

徐衍曰正之直之徐衍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職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存愚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擅勢矣此皆盡於己之衍而兆乎之術也

【韓非子】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

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呂氏春秋】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莊子】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

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

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
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荀子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
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
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
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
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
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
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
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亦新序大同呂覽有今本）

吳子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
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
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
戰已勝矣 ○ 武侯嘗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
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
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
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鬭楚陳整而不
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
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
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
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鬭心故散而自戰
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
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
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
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
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
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
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
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
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
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

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
曰善 ○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
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旣食未設備可擊奔走
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
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
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
之急擊勿疑 ○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
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
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鐦有餘則車輕人鋒銳
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
主也 ○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尸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

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
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
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
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
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
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廄夏則涼
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
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
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
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
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
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
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
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
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
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
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
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
不前死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
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
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
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
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
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武侯問曰
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
將輕鋭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
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
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
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武侯問曰
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

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
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
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
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
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
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
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
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
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
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
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

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故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illegible]

【史記】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史記】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

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illegible]

淮南子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韓非子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

呂氏春秋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荊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荊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

子思孟子言行

孔叢子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

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史記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

以爲典雅也曰昔齊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

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人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引老氏五千之言爲證非子思也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　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乎

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節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本傳逕爲附會之

〔說苑〕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孔叢子〕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

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

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

以死祿矣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樂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賢聖舜身

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

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聞斐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

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
天下知仁商紂斮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
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
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
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
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
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
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
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

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君
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
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
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邪以實取士邪君曰必以
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
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
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
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
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
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
以實也今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
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
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
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
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
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
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
衛君曰善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
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
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
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
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
豈規儉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
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

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
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之優意氣
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辭交兒今
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
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
受教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
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辭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
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
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
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
於坐席相人嚚瞷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

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已不擢不發如大鐘然
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
同邑而不知賢也○衞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
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
稱禮也○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
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
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
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
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孔叢所記
甚孫雜說未子而其言之爲作
【說苑】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

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
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
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叢子】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
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
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
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
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衞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
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
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
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
之賓也
【禮記】子思之母死於衞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
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
他室　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
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子上
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
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

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
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
子思始也
【孔叢子】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
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
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
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
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
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
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
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

士則已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

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子思子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說人不能使人必說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徇息是也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　繫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心作欲　意林）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文　選注）

中論　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已者　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illegible]子思二十三篇 [illegible]）

史記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illegible]）

（[illegible]）

列女傳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為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

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韓詩外傳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韓詩外傳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

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說遂去不入婦辭孟
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
夫子見妾勃然不說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
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
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
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韓詩外傳曰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illegible]

孔叢子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子上侍
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
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

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
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
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
所及也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
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
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
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
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
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子思子 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
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
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
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以上文與子思子同但孔叢小異以文為子思子與孟軻字也

史記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
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
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
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
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
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風俗通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illegible]所言皆以為迂遠而闊於事然終不屈道趣合苟容[illegible]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干去秦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
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

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
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
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
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
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illegible]先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illegible]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亦何去梁乎惠王不說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
去邠此非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
乎[illegible]

新序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
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曰古
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

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按孟子以爲對齊宣王語○文選注云■■在東中■不見任用亦爲周威王師其學則未闕也

荀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韓詩外傳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

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郎文史事一從載不同

列女傳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與日閒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說苑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胃率獸食人日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諺管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若久塗炭則易政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其夫出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共飲食耳夫由何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妾相與

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視之得富貴而驕人也○此增補舊錄其文多與孟子敘與諸子遺別 孟子曰由意求貴於有所學俗之情也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漢書注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文選注 孟子云千年一聖猶旦之速步○論衡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生失之若死○梁書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世說注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

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文選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灓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坊記注

[法言]曰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韓詩外傳]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得謂賢夫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鹽鐵論]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說苑]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楚江乙昭奚恤之怨

戰國策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荊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此謂慮賢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

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郢人有獄三

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新序

奚恤之用郢也有辨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姓陰乎患不聞之累將也

列女傳 楚江乙之母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昔叔孫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

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者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恐令尹之治也遂去不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

齊威王霸國

史記 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

說苑 秦魏會於翟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寡國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因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諸侯聚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

羣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說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此一事而異詞者二 並存之以備異聞

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對曰臣無長於中七尺之劍欲以與狀士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謂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定能爲報之乎對曰來見道旁郢民持一豆而上田

祝曰上得萬木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願多際純而
望重王今與其幣非之樂而委以與王非其計也王默然〇此與御覽同

[illegible]

史記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
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
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
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
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
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
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
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

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
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
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䠞侍酒於前
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
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
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
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
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
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
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
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

室置酒髡嘗在側〇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
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
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
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
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〇威
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
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
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

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
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
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
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年表威王二十年伐田 [illegible]

列女傳 齊威虞姬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政
大臣諸侯並伐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
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
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
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

使有司驗問破胡賂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幸得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著[illegible]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語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妾之冤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莫為毫釐既有汙名義固不可以生願大王察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illegible]

史記 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司馬法 仁本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

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右仁本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

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

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

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定爵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眾求厥技方慮極物辨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眾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眾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眾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權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

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
天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
勉及任是謂樂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
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
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
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
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
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柔參
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
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
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

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
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厭權治物
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
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
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
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
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唯仁有
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凡戰之道既作其
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
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

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
宜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
六曰變七曰專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
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
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
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
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戰國策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
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
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
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

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欲伐魏魏使人
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
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
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
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
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
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者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不
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
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
寶於王何傷乎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
之與秦交合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

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史記 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戸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

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亂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請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黄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新序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

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說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内而員釭何如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内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致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

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宣王當作威王
【戰國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
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
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
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
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
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
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
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
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
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

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
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
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
時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
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說苑】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
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
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
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
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
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

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
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
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
耳何患國之貧哉
【史記】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
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
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
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
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
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
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

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
惠王慙不懌而去○國策作宣王

魏惠王治國致兵 惠施相魏附

【史記】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

其國可破也　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爲秦所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illegible]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亂八年伐邯鄲取列人伐肥取肥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

【戰國策】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揀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史記】十年伐趙取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竹書紀年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十一年竹書紀年十四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鄭釐侯即韓昭侯也

【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

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呂氏春秋】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

後犨氏爲晉公拘于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慨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是臣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義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

【韓非子】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對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此鄭亦謂韓也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

【國策】魏惠王爲臼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國策臼作九彭喜作房喜鄭君作韓王

【史記】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尉繚子】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絕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談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

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兵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

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荅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蝨必爲吾所效用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

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擧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制而命之君子不赦囚于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

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于囹圄上不能一臣以爲危也

治本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纏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于南畝秋冬女練于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墝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

機而奈何寒饑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
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
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
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于一夫
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
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
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
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
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
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敘四曰無敵此
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

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于無度邪生
于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
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兵令）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
民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
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
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
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歲獨
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
相連及戰鬬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
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
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次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

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
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
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尉繚子兵令下）

韓非子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
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
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
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與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
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汚穢而有
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吏陰情

說苑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

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櫂之
閒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閒
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
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
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
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
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
塼隋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
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
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
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

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
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之 ○事既相似故著[illegible] 國上惠子家貧[illegible] 梁文乃見梁王王曰[illegible]子可乎惠子曰雖方乘[illegible]川之水長有一人[illegible] 上中毫毛之見者[illegible]吾不如[illegible]方將渡于世[illegible]之王[illegible] 兵得 對之司則吾兵子方告[illegible]於東越之王[illegible] 兵是不如我於[illegible]淵之下[illegible]之[illegible]矣○[illegible]子而江之[illegible]

呂氏春秋 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
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
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
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
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illegible]

戰國策 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于齊王欲見之朱倉謂
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

繹史　卷一百九　九

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
而行不義也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郊
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
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illegible]
人孫爲詐[illegible]子[illegible]入[illegible]曰可必則越人不[illegible]不可必則[illegible]子[illegible]一篇

說苑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
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
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
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
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
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呂氏春秋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
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
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斂陷新婦曰
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
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
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
悌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
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爲爲
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illegible]

繹史　卷一百九　十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
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
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甑則莫宜之
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
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
言無所可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　匡章謂
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爲其害稼也今
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
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
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
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

女化而爲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爲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爲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爲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擧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不與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以賊天下爲實以治之爲名匡章非之不亦可乎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

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爲不爲　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爲舜也夫辭而

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於鄄齊威王幾弗受惠王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爲必誠

○惠施事兩史不入今附此以備闕遺

[戰國策]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史無太子質事今姑附大梁惠王

[莊子]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

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韓詩外傳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

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史記 三十一年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紀年 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二十九年取元城一年○史注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今本在六年紀年惟惠成王改元稱一年史記以爲襄王之元年一說不同）

戰國策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楚子發用兵

[淮南子]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　若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列女傳]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

也與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淮南子]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

[荀子]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

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臣舍不宜以眾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爲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按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說苑]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

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與陳使較俗雖屬事最相類）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蔡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

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淮南子]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地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人間訓）

申不害相韓

[戰國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爲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韓非子]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史記]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

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淮南子]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閒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要略 法家 申子六篇）

[申子]大道無私是謂恒正天道恒正是以清明　地道不作是以常靜常以是正方舉事爲之乃有恒常之道符信受令必行也　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

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
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
安樂　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
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　四海之內六合之間誰貴曰貴土
土食之本也　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
皆亂一臣專君衆臣皆蔽　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勝鼓不預
五音而爲五音主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
○申子書已亡此諸書所引者
韓非子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
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
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

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
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
以規之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
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
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
戰國策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
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
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
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成午從趙來謂
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
韓而我有兩趙也

呂氏春秋 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
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
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
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
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
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
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
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
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
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顓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
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

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
勝凡應之理淸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
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
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
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
韓非子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
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
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
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
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
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

蔓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

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韓昭侯搔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或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臣不誠　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呂氏春秋　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

韓非子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莊子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說苑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

不出此門
論衡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
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幷於秦

列莊之學上

劉向別錄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
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〇宜爲繻公　案列子八篇名劉定
列子天瑞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
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衞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
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
子何言哉壺子名林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
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
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
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
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
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
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
智力消息者非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
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
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
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
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
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
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
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

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

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于機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

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

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

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
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
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
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
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
孰爲不盜邪 黃帝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
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
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
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
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
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

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
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
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
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
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
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汝居先
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
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
敢復言 述異記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列禦寇爲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
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
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
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
矣夫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
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
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
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
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誫不
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
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
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
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是殆
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
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

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狶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瑑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

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

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于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周穆王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

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

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

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
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
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
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
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
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
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
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
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
紀之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
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

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
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
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之城社眞見先人之廬冢悲心
更微　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
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
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于道目若不相見者門
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
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
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
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
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

末行者與言衎衎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
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
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
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
哉　初子列子好遊壺丘子曰禦寇好遊遊何所好列子曰遊
之樂所玩無故人之遊也觀其所見我之遊也觀其所變遊乎
遊乎未有能辨其遊者壺丘子曰禦寇之遊固與人同歟而曰
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
故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
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遊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
自以爲不知遊壺丘子曰遊其至乎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

不知所眡物物皆遊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遊是我之所
謂觀也故曰遊其至矣乎遊其至矣乎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
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
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
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
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
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
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
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
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

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

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常隨潮波

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

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閒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

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大禹曰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

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鉤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
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
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
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
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
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
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
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
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
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
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太山
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
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
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甘蠅
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
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
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
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
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
閒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
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

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
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
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
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
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
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
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
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摧
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
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
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

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
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惟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
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有觸也泯然無
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
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竊然有聲
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
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
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
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閒
跪而受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
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

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劒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

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行

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余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

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說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

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閒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諭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戒之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㩉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慬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

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汝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說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

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昔齊人有欲金者淸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戰國策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柰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史記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靑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靑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
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
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
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
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
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
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
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
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
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
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
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
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
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
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
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
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

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至樂　天下有至
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
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
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
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
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
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
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
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
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

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
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
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
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
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
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
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
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
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
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

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

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

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擫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

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

非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其重閬心有天遊室
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
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
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𥈊可以休
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
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
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以官
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
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

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
言哉 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
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
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
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
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
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
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
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

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
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
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
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
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
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
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
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

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
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
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
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
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
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
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齊物論 南郭子
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
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

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
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
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
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
為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
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

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
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
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
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
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
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
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
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
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

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
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
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
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
有眞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
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
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
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
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

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
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
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
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
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
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
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
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
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
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說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

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淸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

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

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以上齊物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已若

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

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

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

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

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

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

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

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列子〕惠子[illegible]莊子相見而問莊子曰今日自以爲鳳凰子從書說[illegible]兩宋者俱笑〔說苑〕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

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

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

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繹史卷一百十二

列莊之學下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養生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

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

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
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
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
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
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
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
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

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
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
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
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
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人間世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
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
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
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
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
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
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
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
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
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
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
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
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
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
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
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
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
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其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

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山木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

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

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淸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

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
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
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
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
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
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
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
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
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
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
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

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
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
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
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
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
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
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
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
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
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
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
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
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己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靑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
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
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
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

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
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
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
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庚桑楚　宇泰定者發乎天
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
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
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
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
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
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
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

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
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
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
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
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
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
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
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
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

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
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
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
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
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
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
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
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

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
與學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
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
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
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
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
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
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
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
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

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
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
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
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
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
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
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德充符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
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

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知北遊　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

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列禦寇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

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宋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
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
寤子爲韲粉夫大宗師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
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
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
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
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
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
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

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
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
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若然
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
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
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
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
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
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
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
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

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
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
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
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
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
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死
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
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
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
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
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
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
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
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
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
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
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狶韋氏得
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
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

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

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

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
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
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
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
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
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
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
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
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
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
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
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
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
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為哉使天下
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
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
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

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
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
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
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
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
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
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
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
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
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
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
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
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徐無鬼篇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
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
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
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

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

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口鼻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

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
羶也舜有羶行百姓說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
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
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
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
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
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
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
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
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

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
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
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
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
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
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
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
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
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
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
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

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
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
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則陽 則陽遊於
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
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
冬則擉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
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
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
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
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
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

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
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
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
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
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
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
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
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

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
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
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
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
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
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
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
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
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

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
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
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
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
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
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
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
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
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
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

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
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
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
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
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
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
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
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
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
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

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
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
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
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
睹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
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
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
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應帝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
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

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

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毁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

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胠篋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

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

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

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

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說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說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

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

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

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

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

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

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〇[illegible]

劍石九千八十餘歲[illegible]魏之亡也大夫奉[illegible]一有[illegible]說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
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
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
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
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
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
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
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

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
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
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
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
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
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
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
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

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
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
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
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
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
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
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
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
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
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
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
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
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壽按國策非莊生本書也
【史記】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
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
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
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
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子】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秋水）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列禦寇）

[illegible]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山木）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外物）[illegible]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列禦寇）[illegible]

扁鵲文摯醫術

【史記】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

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

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說苑】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

狗北面而覗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衆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
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
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
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
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
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
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
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
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
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
則先犬馬塡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

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
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
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
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汝欽吾國不知故夫熇詩亦作藥世子）
【史記】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
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說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說後五日扁鵲
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

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
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
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
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
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
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幷藏氣不
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illegible]】扁鵲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
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
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

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
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
也
【列子】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
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
已今之皆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
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强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
志弱而氣强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
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
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
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

永嘗於扁鵲扁鵲辭其所由診乃已

鶡冠子 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

戰國策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史記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

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案扁鵲盧人也而醫多[illegible]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列子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呂氏春秋 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臣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

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爲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鬼谷縱橫之術

淮南子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 [illegible]

鬼谷子 捭闔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

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知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卽欲捭之貴周卽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

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內爲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

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己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

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
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
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
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
反默欲張反歛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
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
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
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
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螣蛇之所
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人知也其相知也如比

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
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
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
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
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揵　君臣上下
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
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
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
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
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
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
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
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
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
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由夫
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
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
計立功建德治民入產業曰揵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揵
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己迎而御之若
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抵巇　物有自
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
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

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
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
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
施外兆萌芽櫱之謀皆由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
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
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
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
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
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
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離始終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

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
能循爲天地守神（飛箝）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
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
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
可用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
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
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白璧采色以
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㵎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
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阻
險之難易人民財貨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
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

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
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
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
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
復不失其度（忤合）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
反覆相求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敎揚
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
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
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
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
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

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
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
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
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
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
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
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
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
橫（揣篇）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
不審不知强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
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

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
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
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
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
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
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
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其所親知其所安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
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
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
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

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先事而至此最難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摩篇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也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

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說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眾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言者諂而干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縱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曰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

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眾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

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敎之而甚難爲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謀篇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財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

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

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敎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

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說苑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

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曰

二子何勤苦也鬼谷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
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干世出俗之
辯即探胸內得一卷說書言輔時之事

【論衡】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
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illegible]
一曾也然其術尾局用合吐從横撰下鄭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〇今本無

【風俗通】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穎川陽翟鬼谷山因以為
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
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上無徑尺之陰下被數
十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
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

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〇[illegible]

[illegible]

衛鞅變秦法 尸佼附

【史記】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
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
秦河西地[illegible]
獻公元年止從死　二年城櫟陽〇徙都之　四年正月
庚寅孝公生　十六年桃冬花〇[illegible]　十八年雨金櫟陽〇[illegible]
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　二十四
年獻公卒〇[illegible]　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河山

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閒
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
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
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
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
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
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
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
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
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
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

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戰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史記]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

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爲左庶長

[商子]更法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敎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敎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敎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

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夏商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

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墾令）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為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為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為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

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為荒飽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

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
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
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
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
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
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
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
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
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
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
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

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廝輿徒重者必
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賫送之禮
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
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
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
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饟食之則
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
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史記]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
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爲私闘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
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
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
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
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
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
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
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
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闘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

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
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韓非子]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　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告私姦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　[新書]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
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
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
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

所於孝公諸侯畢賀 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十二年作為咸陽
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
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
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商子]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
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
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為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
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
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
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
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

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
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眾不淫於
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
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
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
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
為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為之者以末貨也然
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
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貍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
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
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眾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

疾農先貨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
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
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為教
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為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
慮上作壹故民不榮則國力摶國力摶者彊國好言談者削故
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
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
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
失常也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
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
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

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
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
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
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
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
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為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
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
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
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
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
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

為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猶無益於治也
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
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
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
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
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
可以守戰一則少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
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
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
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
居輕其居則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

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彊作一十歲者百歲彊
修一百歲者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
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
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
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
服彊國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
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
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
危而兵之弱也而彊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主
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群民見其可以
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

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
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
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
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
以彊兵辟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

去彊

以彊去彊者弱以弱去彊者彊國為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
富重富者彊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
彊事興敵所羞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彊
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彊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
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曰
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

以治法者彊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
彊之重削弱之重彊夫以彊攻彊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彊而
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
蝨官必彊舉榮任功曰彊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
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
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
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
必治至彊國□□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
不至必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
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曰以難攻好□言曰以易
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

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興國行罰民
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
生重者不來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
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
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貧者富則國多力多
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國作一
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作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威
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
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
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強以日
治者王 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者著死者削民衆

民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行刑重
輕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
強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粟生而
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
亡金一兩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
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
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
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國不知
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
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
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

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險
衆而以別險為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
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
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為務而賢者
以相出為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
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
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
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
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
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
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夫王

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
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智不足世智則
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
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
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
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
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
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
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
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
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以效

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
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
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
二者名貿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
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
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
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
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
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
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
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

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
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
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
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
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藂生而羣處□故求有
上也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
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
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
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
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兵守 四戰
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興兵以距四鄰
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
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
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
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
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
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已
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故曰客治簿檄三
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
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
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
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

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
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
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
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
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來民 地方
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
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
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
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
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
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

其宅參居而并處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
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
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
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
戚而民苦也臣切以王吏之明為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
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
爵輕也今秦之所以強者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
復是釋秦之所以強而為三晉之所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
說也而臣切以為不然夫所以為苦民而強兵者將以攻敵而
成所欲也兵稱曰敵弱而兵強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
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以來野戰不勝守城

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
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
□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隰不
起十年征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
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若此而民不
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
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
謂也不然夫實壙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
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興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
農則敵息此王所以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能令
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境內不失須臾之

時此富強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興盡起也論境
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
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
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
為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
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為大功為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來三
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
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
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切以為不可數矣
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強秦若三戰之勝
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

其弱晉強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不能
已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
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於愛也故不如□□與
之有也今晉有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
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
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為聖王也
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
非王賢立今時而使後世為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
難也○篇內多言戰以後此非商子本書也

賞刑

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
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
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俗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

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摶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愚智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故兵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陵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陵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賓而致之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爲列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

人得一勝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戟戈搢笏作爲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訐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

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千宮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反及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荊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刑於顛頡之脊曰而致國治昔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天下知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一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

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者挫雖曰聖智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强梗焉有常刑而不赦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爲暴賞人不爲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

晉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一而
已矣 畫策 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
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時
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
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
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
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
也以力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
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
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

民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
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
勝□　一民於戰者民勇不能一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勇
至之於兵也故舉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因
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
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
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
之行閒□無所逃遷徙無所入行閒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
之以令窮天所處以此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
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
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

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
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
衆也故善治刑者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得
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國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
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
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
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明
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
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
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強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
重強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

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
祿之富貴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
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
民至億萬之數縣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
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
多塗亡國之所以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
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
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
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
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
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

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強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慮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已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畫策〕黃鵠之飛一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騄駬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畫策〕（漢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權謀公孫鞅二十七篇　商子刊覆周之役貴服匪力羨義而難利可成以刑而不可使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勝以吉故能而徒可以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利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衞鞅之法生焉）

〔史記〕二十二年衞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

衞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衞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衞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衞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衞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秦封衞鞅）

〔呂氏春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卬當爲卬）

〔韓非子〕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

〔戰國策〕衞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

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涖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史記】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

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
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
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
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
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
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
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
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
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
也夫

[新序]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幷河西北收上郡

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爲戰國霸君秦遂以
彊六世而幷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
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
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
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
厲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幷諸侯也故孫卿
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
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
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
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不
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

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
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美政
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
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
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
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
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
車裂滅族無姓之人矣衛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
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
之佐哉○史記注引新序曰是[illegible]

[尸子]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春爲忠東方爲春

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寧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夏爲樂
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
至也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禮肅敬之至也冬爲
信北方爲冬冬終也陰陽之交接萬物之始信之至也　使星
司夜月司時猶使雞司晨也　聖人身猶日也夫日圓盈尺光
滿天下聖人居室彌綸六合猶聖人之身小所燭遠矣　自井
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私心井中也
公心丘上也　目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能以視君之
行國猶天之有日君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燭於玉燭
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
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

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時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〇爾雅疏引名作符瑞 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 泰山之中有湍房阿閣 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 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故何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 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秀騏逸驥 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數羽

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 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譬之比衆商賈比財烈士比義卑褊求諮榮辱由中出敬侮由中生樹處非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唯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能自全〇此段文意不相屬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〇爾雅疏引名廣雅補 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 堯瘦舜黑皆爲民也 娶同姓以妾爲妻變太子

專罪大夫擅立闕絕鄰好則幽改衣服易禮刑則放 夫瑟賢者以其義而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爲之立變 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反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 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鴻鵠在上扞弩以待若發若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屠者割肉以知牛長少弓人剺筋以知牛長少雕人裁骨以知牛長少各有辨焉 中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獶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將有力者則又願爲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恐乎試之日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吾日試之

矣 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 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之治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乎而不自悲也〇[illegible]雜錄尸子二十篇在

[illegible]

齊田忌孫臏破魏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illegible]

[史記]魏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　齊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幷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乘魏之敝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戰國策]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令兵以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

以梁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
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
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
間 梁王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曰夫梁
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
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
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
以告子而可乎使者曰臣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
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
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
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 魏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
水上 [illegible] 齊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二十五年公孫
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
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
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
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illegible] 三十
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
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illegible]

[illegible]

戰國策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
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
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
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
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
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
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
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
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
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

死卒不得魏[illegible]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
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
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
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
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
魏之敝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
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
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漢志兵權謀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戰國策】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史忌走在桂陵戰後宣王召之復位與此異）　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弊於先弱守於主主者循軼之途也鎋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弊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泰山左濟右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

【說苑】田忌亡齊而之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

禽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戰國策】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杜赫曰臣請爲留楚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

齊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戰國策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鬬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

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史記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戰國策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丐曰臣請令魯中立乃為齊見魯君魯君曰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何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何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其餘兵足以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

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illegible]

楚威王破越 威王事並附

[越絕書]越王夫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彊時霸伐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彊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世次與史異

[史記]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 [紀年]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爲菼執次鹿郢立　十六年於粵子鹿郢卒子不壽立　敬公二年於粵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句立　幽公五年於

粵滅滕　六年於粵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鴣歸　八年於粵子朱句卒子翳立　桓公十二年於粵遷于吳　十六年於粵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枝爲君　十七年於粵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是爲莽安　魏惠成王十六年於粵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顓立　十年於粵子無顓薨是爲菼蠋卯　紀年無顓後十年楚伐徐州楚殺無彊之語是無彊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

[說苑]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呂氏春秋]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鴞子鴞子曰已死矣以爲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

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 高注王子搜越王翳也又云越王授句踐五世孫則搜授本一人

[韓非子]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越事史無載略今采取二書事以附滅越之前

[史記]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

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鬭晉楚也晉楚不鬭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illegible]

戰國策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章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

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

卑于蒙穀薦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取與吳人戰於濁水
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
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
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
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
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
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
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
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
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
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illegible]

[illegible]

蘇秦合從

〔戰國策〕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
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
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
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
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君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
兩國之權歸於君矣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
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
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〇[illegible]
〔史記〕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
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
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
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
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
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
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
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
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illegible]

[illegible]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
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
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
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
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幷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
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
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
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
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
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
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
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
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
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
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
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
服於下今欲幷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
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

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
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
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
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
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
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
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
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
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
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
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

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
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
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
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
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庭說諸
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
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
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
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
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史遷洛陽在合從成北報趙之時
史記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

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

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

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

奠矣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幷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屛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

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皋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

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

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

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

從親專心幷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得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

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

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

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

嘗貸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illegible]

〔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眾故先使蘇秦以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

敬受命

〔史記〕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　趙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 [illegible]

秦惠文君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illegible]

〔戰國策〕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

雖弱小强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

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

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

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新序書云蘇秦相燕燕人惡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史記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

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閒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戰國策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閒北有代帶甲百萬常抑强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求恩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齊宣王好士 稷下諸子並附

戰國策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太伯今

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能無斷上見斶以勢其所對
故王乃舍己與斶平見意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斶來斶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簴天下之士皆為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斶對曰不

然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

再拜而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新序]齊有閭丘卬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卬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卬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卬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闕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淚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卬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

有善吾何見寡人之晚也卬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韓詩外傳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說苑同

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

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列女傳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以遺其母其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盡力竭能務在效忠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田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

說苑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

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韓詩外傳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

上有一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illegible]

[史記]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illegible]

[新序]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群臣王召臣臣改制鞶飾問於妾妾若妾愛臣諛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己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illegible]

[史記]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 [illegible]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illegible]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illegible]

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
于髡曰古者有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眾王
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
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說苑尊賢篇 [史記]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
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
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
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
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滑稽列傳 [偽託]
德曰我使使者　按齊魏使者道飲鴻鵠皆貴失使者遂之楚則齊使臣獻鴻鵠道飲鴻鵠
皆貴失臣狀　凡失使君之信不通欲徙而死人將以我君賤士貴鳥也獨無在此願以持
前楚之以此言辭其詞因面而賜之敕身以為上客故受者以於文
賄皆以信明義志辯中肥於使可使也詩曰戴之傳及此之義矣

[史記]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
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
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
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
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

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
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
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
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
百鎰終身不仕

[呂氏春秋] 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
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
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
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非
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

聞存君

[淮南子] 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
辭而行又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
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困也夫言
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
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
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 [許注] 淳于髡齊人也見其…之道 而補新者學所以見道有大道為術
文而後齊諸…不傾…以為…不肖
呼引智十歲之…上客…也

[史記]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
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

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
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漢書藝文志法家慎子四十二篇　道家捷子二篇　道家環淵上下篇　捷子二篇
田子二十五篇　陰陽家騶奭子十二篇　騶奭人號曰彫龍奭

[慎子] 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闇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
憂人之危天雖不憂人闇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
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
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
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
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
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
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

可也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明君動事分職由慧定功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民雜 民雜處而各

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故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容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也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則下不贍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

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德立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嬖妾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疑則動兩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 已上三篇今五篇非全書也其篇今用其文附于左方 善為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

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與天下於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為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為污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 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

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見者走易以玄錫則行者皆止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懈其御　措鈞石

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識矣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疏族合家貧則兄弟離　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藏甲之家必有兵道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　堯爲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

大道也　弩弱而增高者乘折風也　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　蓍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illegible]藝文 御覽[illegible]引

呂氏春秋　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 [illegible]

戰國策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呂氏春秋　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斂士所術施也士所弇斂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與國雖大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

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渾淳乎愼詩畏
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說而心甚素樸
說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
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
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
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尹文子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
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
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群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
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
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

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
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
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
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
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
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
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
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
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
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
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

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
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
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
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
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
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
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
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
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
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疏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
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

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
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
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
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
五味凡四類自然有焉天地之閒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
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
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
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
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
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
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

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陳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為故所為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

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害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

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

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為貴愚醜何為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說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

歷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

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之非然則是非隨眾賈而為正非己所獨了則犯眾者為非順眾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

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

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

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於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於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觀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

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尹文子】名家尹文子嘗說齊宣王○按呂氏春秋尹文說齊湣王

【列子】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漢志道家老成子十八篇

【呂氏春秋】宣王為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不能成羣臣莫敢諫王者春居問於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敢問荊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荊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今王為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有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

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大室春子止寡人○新序作春居

【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

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

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illegible]

[illegible]

高士傳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illegible]

韓非子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

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戰國策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illegible]

孝倚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張儀相秦連衡 公孫衍相魏　陳軫田需莊附

史記 秦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

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

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illegible]）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 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因焦降之（[illegible]）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戰國策]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用華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大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

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史記]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

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待時與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

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

戰國策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已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衍來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　十二年初臘○表云會龍門

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

魏　十四年更為元年　楚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是當惠王後元年

戰國策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

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史記 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　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　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國策張儀欲不相秦事也

戰國策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而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

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韓非子】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曰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又亦見篇
【戰國策】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為知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史記】畱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紀年據惠王卒哀王立在無哀王之世　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　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

齊獨後○按是時楚未在齊
【戰國策】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我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輸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主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入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畱於成皋魏順謂沛丘君曰五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

則王之言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也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史記]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此事當秦惠王後八年）　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

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走　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

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韓宣惠王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戰國策]秦韓戰于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

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
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
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
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
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
爲不能聽我韓之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
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絶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
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
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
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
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

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絶強秦之敵必爲
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
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
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
矣韓王弗聽遂絶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
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愚蒙也兵爲秦禽
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
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
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
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
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絶上交而固

私府也竊爲王不取也

史記 魏哀王八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 戰國策 [illegible] 魏公子政

魏太子[illegible]爲太子[illegible]而秦王將自納焉[illegible]
[illegible]

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
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辟陋
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
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
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

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
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
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
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絶
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
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
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
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絶約於
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
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

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
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
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
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
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
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
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
割兩城以與秦平
【戰國策】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
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
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

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
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
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
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
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
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
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
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
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
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
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

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
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
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
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
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
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
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
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
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
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
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

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
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
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失於張儀
【詛楚文】又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于不
顯大神巫咸吕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
是繆力同心兩邦若壹絆吕婚姻袗吕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
為不利親卬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
失甚亂宣侈競從變輸盟制內之則虣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
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
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
盟率者侯之兵吕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灋

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以圭玉犧牲述取吾邊城新
郢及鄔長敘吾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眾張矜意怒飾甲底兵
奮士盛師以偪我邊境將欲復其兇迹惟是秦邦之羸眾敝賦
鞈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
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以制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
相之倍盟犯詛著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 十二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
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 [illegible] 楚

圍雍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
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
謂韓馮張儀曰煑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
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
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
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
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
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
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
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令楚
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

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
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
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
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嚮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
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
馮張儀 [illegible] 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

[illegible]

[illegible]

秦使庶長疾助韓而
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　十四年伐楚取召陵　秦要楚欲得
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
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
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
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

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戰國策]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袖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勢必為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袖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袖遽說楚王出張子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褎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

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韓非子]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戰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以己為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微要靳尚而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史記]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

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
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
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
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
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
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
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
弱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
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
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

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
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
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
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
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
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
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
而三勝陳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
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
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
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王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
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
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
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
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
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
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
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
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
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
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
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

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
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
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
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
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
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
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
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
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
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
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

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
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
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
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
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
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
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
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
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
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

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
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
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
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
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
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
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
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
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
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
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

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
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
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
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
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
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
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
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
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
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
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

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
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
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
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
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
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
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
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
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
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
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

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

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

[戰國策]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卽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史記]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策][illegible]之走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請秦王曰秦楚使人攻上郡之東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長色衰重家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內張儀○此云不內儀恐非此時事　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

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

〔戰國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爲國者不同耳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儀謀吾國矣遂不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

不可且王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鮑非可〕陳需曾于十七年臣也遂攻魏秦攻其國令臣請爲魏王行解之國

剿勢非謬

〔史記〕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

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王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自相

【戰國策】為蘇謂犀首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說魏王薛公公叔也曰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夫楚王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此臣之所甚患也今公東而因言於楚是令張儀之言為禹而務敗公之事也公不如反公國德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

【史記】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靖郭君相齊

【史記】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九年田嬰相齊宣王卒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索隱引此與史不同

【戰國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韓非子】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　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戰國策】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五而厭之今與靖郭君

【韓非子】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　夕聽之則羣臣有

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操刀削其押務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驩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戰國策　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輟志公孫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閈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閈謂楚王曰魯宋

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韓非子同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

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

辨此為二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鮑彪　為何王宣王威閔之間史記之誤也今依鮑本校正呂覽齊貌辨作劇貌辨　作靜郭君過頤家視作過頤豕視信反作倍反用字多與此亦稱威宣　附鮑說之　宣戊矣

繹史卷一百二十二　　戰國第二十二

周分東西　兩周之爭附

【史記】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索隱】考王封弟揭於河南續周公之官是爲西周桓公【正義】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

【呂氏春秋】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illegible]】[illegible]

【說苑】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失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莊子】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illegible]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illegible]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爲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道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道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殯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 ○說苑作屠餘

史記 趙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 [illegible]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illegible]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為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

戰國策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左成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今楚王資之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廧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此策原在東周而史云西周未知所據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齊也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於最也使天下見之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

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乃使人操金與書閒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歸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

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呂氏春秋】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　公子咎相周

申向說之而戰公子咎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爲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咎無以應

【戰國策】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爲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illegible]

秦幷巴蜀

【史記】惠文王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　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

【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

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

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華陽國志 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

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爲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後王悲悼作臾邪歌龍歸之曲周顯王二十二年蜀王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蜀王痛傷作思妻臺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讎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羣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眞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錢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惠王曰善周愼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遯走至武陽爲秦軍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焉國策張儀伐蜀紀一舉而史記秦紀惠王更元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武王元年誅蜀相壯伐義渠丹犁昭襄王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爲蜀侯以陳壯爲相置巴郡以張若爲蜀國守戎伯尙彊乃移秦民萬家實之三年分巴蜀置漢中郡六年陳壯反殺蜀侯通國秦遣庶長甘茂張儀司馬錯復伐蜀誅陳壯七年封子惲爲蜀侯司馬錯率巴蜀衆十萬大船舶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爲黔中郡十四年蜀侯惲

祭山川獻饋於秦王惲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近臣卽斃王大怒遣司馬錯賜惲劍使自裁惲懼夫婦自殺蜀人葬惲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五年聞惲無罪冤枉死使使迎喪入葬之郭內三十年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焉

後漢書 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

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爲天彭門乃至湔及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髣髴若見神遂從上立祠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乃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自涉郵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時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脇溷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鬭至今蒙福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風俗通〕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鬭於江岸旁有間輒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大極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燕噲讓國之禍

〔戰國策〕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耆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爲行具〔之與左師公說趙太后同而彼尤婉切〕

〔史記〕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

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

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韓非子〕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　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史記〕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

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戰國策作燕立平是史記誤也六國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索隱〕齊人殺子之醢其身　趙武靈王十二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事不見於趙世家蓋史諱也　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戰國策〕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

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

功歸宋衛魏王弗聽也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葉下伐齊之事遂敗　客他爲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荷可聽雖盡寶地猶爲之也王何爲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爲齊獻書趙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

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强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此戰時不可考

衛嗣君之治

史記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戰國策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
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
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
將何以用之

韓非子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
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
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君曰非子之所知也
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

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
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
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爲關吏曰某時有客過
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衛
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
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
君爲神也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
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
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
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
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
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
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
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
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
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
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
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
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
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
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
長爲臣矣

呂氏春秋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
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
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
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
難亡今虞夏殷周無有者皆不知反諸己也　薄疑說衛嗣君
以王衛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千鈞又況一斤

韓非子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
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
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
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偪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雍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

[illegible]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illegible]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

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 國策注魏襄王八年翟章伐衛

戰國策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紲錯挐薄也群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紲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紲錯挐薄之族皆逐之也

樗里疾甘茂相秦

史記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

戰國策張儀之殘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為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

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史記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　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 國策秦丞相樗里子作一[illegible] [illegible]

戰國策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托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

乃逐之[韓非子]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韓非子][illegible]子使人之秦秦王[illegible]曰敢[illegible]今則王之使者[illegible]秦王之賢人乎何不早知之而[illegible]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以秦之強首之者珉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

者以為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輳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攻魏是且構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救之也群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待於王而無自左右

也

[史記]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樗里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

[戰國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為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

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

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史記 赧王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爲秦故將伐之蘇代爲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爲秦之禍也言周之爲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爲秦取周之精者也爲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

戰國策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秦攻宜陽周君謂周冣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

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羇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煑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秦攻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以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以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illegible]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於秦 魏太子來朝

[illegible]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

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也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逼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

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爲句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

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史記]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　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爲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

[戰國策]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

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

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楚圍雍氏屢見於史記戰國策徐廣曰前圍雍氏在赧王三年後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正義謂韓襄王十二年已下文皆以後圍雍氏以此說之非也愚按愍王一十六年並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是兩圍也其說與徐廣同劉氏曰前圍雍氏當赧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並不同凡此難說皆係總雜殊不相蒙周策凡有一圍之文史文則兩而紀凡則於並王後十二年敢楚屈匄楚圍雍氏齊世家蘇代謂田軫是其事也在周赧子年其二圍楚武王入取韓之初宣楚懷王使屈匄將兵救楚於廿二月與齊秦取韓楚在赧王八年其二月韓襄王十年公子咎與幾瑟事同在今楚圍雍氏在赧王十五年

史記 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 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

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戰國策 秦楚攻魏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魏太子在楚謂樓子於鄢陵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之所惡於國者無公矣其人皆欲合齊秦外楚以輕公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欲伐楚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有秦韓之重齊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今以齊秦之重外楚以輕公臣為公患之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豈若由楚乎秦疾攻楚楚還兵魏王必懼公

因寄汾北以予秦而為和合親以孤齊秦楚重公公必為相矣臣意秦王與樗里疾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之首事也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無所用之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公無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何故而弗有也樗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用者樓廙翟強也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王兵之辭也是弗救也楚王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和也怨顏已絕之矣魏王之懼也見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廙樓廙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公不如按魏之和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

我乎請和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樓子與楚王必疾矣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必爲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强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齊楚以爲用内得樓廙翟强以爲佐何故不能有地於河東乎　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强猶晉人之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强之入無蔡於秦者則子無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時說伐我國民以魯華陽師伐皮氏西溪西以卜　十城皮氏

〔史記〕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爲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

復事秦自以爲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爲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强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戰國策〕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

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爲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爲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爲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之爲秦王臣也公臣請爲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强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强合則秦弱臣卽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爲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爲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王言救魏以劲之齊魏不能相聽

必離兵交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爲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
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郝齊此
武王之願也臣以爲令韓以中立以攻齊故秦之大急也公孫
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
王之熟計之也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
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
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
故常先至埽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
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
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埽室布席幸無我
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

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
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
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
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僞
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
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
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
處之
【史記】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
秦合婚而讙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
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

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
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
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
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
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
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
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
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
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
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illegible]
[illegible]戰國策作公孫郝【戰國策】楚王問于范環曰寡人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也王問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illegible]

[illegible]

○共五一
[illegible]

【戰國策】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
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
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
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
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楚王
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
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
郡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

也㭊䊵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史記］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趙武靈王胡服攻中山 李兌之亂附

［史記］敬侯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伐中山又戰於中人

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　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戰國策］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

並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爲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爲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爲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

相與王也貧海不與焉此是欲皆在爲王而憂在負海今名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難信以爲利固與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並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强萬乘之國

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强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是以隘之王苟舉玉趾以見寡人

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己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避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有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史記〕十六年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

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 [illegible]

〔戰國策〕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

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
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獨
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
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
之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
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為取
使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
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得民不成則恐無
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
者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
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

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
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
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
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
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
頞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
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
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
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
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
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
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
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
請言也 [illegible]

[illegible]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
[illegible]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
上

[illegible]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
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
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

教動有明古先世之功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
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
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
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
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
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
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
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
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
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
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

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
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
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
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從政有
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
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
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
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
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
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
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

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
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
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
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
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
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
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
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
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
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
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

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
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
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
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
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
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
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
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
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
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
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

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
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
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
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
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
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聞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
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
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
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
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

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

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國策〕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貉服〔[illegible]〕

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illegible]衍舞不胡服也趙[illegible]服之

〔史記〕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

趙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

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也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

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侍令敢上之意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

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史記　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

陰經上　武靈王問[illegible]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illegible]曰工者貴無

與爭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哆奢驕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而自慎少人而自至繁無用嗜鑿古□□高義下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弊爲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何路用此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三家用此而智氏亡韓用此而東分今世之言兵也皆强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强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

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討之毋已不若見故聖人將然獨思循然
獨見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
兵刃之柄而希戰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武靈
慨然歎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禍之所生矣人聞此日月行以自
視背兌後者不說命得數者其言不衆〔附註〕趙王父令[illegible]人非其土廣一尺[illegible]五尺土
[illegible]之以主父爲遊於此〔水經注〕[illegible]縣城內北側有[illegible]
[illegible]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
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
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
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
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

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
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
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國策〕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illegible]
〔附註〕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爲趙武靈王所滅
〔史記〕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
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
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
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
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
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
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

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
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
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
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
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
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
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
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
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
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

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
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
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
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
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
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
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
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
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
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
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

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胡氏曰[illegible]

韓非子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聽之說

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蚤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商客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言也[illegible]

戰國策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里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幐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

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

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爲用西入於秦。○策言說主父之事非秦明矣

鶡冠子之言

[真隱傳]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龐煖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之絕[漢書藝文志鶡]冠子一篇

[鶡冠子]博選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厮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營惑道有稽德有據人主不聞要故無與運擁而無以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端倚有位名號弗去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

而不爲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
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
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智爲造意以中險爲道以
利爲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說者
言仁則以爲誣發於義則以爲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故
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賢人
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
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欲事業雖弗善不敢不
力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其慎勿以爲
定情也 著希 有一而有氣有氣而有意有意而有圖有圖而有
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

物生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
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
氣通於道約於事正於時離於名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
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遠而反故謂之明明
者在此其光照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
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生成在己謂之
聖人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
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
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
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一爲之法以成其業
故莫不道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法貴如言言者萬物之宗

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
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
命也命者自然者也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也挈
己之文者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
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無所不
及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
成命日調引其聲今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日乖時命者
非聖人而後能決之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其失之謂
者也故所謂道者無已者也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道德之法
萬物取業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故東西南北之道踹然其爲分
等也陰陽不同氣然其爲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爲

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爲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
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
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
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賢者萬舉而一失
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爲者不可一也
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空之謂一無不備之謂道立之謂氣
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不
刺則不成霧氣故相利相害也類故相成相敗也積往生跂工
以爲師積毒成藥工以爲醫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
曰環流 近迭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
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

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
廣大深厚多利而鮮威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
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
曰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
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嬴兵者百歲不一
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
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
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行枉
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
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
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所不見蓋

殆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鶡
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
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百姓不敢言命曰
勝今者所問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
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不賢則不
能無爲而不可與致焉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
爲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
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首之責於敵國
敵國乃責則却却則說者羞其弱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國被伸創其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謝也
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危覆社稷世主

惕懼衆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郢過
謀徒計易濫首不足蓋以累重滅門殘疾族公謝天下以讓敵
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大乎哉夫弗知之害悲乎哉其
禍之所極此倚貸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師未發軔而兵
可迭也今大國之君不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之大
數而有滑正之神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
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
度無以噫意爲摸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
者不能爲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檢
而斷於己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己之身乎主知不明以
貴爲道以意爲法牽時誑世遁下蔽上使事兩乖養非長失以

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
后知命亡龐子曰以人事百法奈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書從
甲子成史李官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縱法之載於圖
者其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纔居髮之十分一耳故知
百法者桀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無萬人之智
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敎受業有閒矣退師謀
言弟子愈恐　王鈇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
萬八千歲有天下兵强世不可奪與天地存久絕無倫齊殊異
之物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
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故莫能增其高尊其
靈龐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鶡冠子曰天者

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亡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爲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龐子曰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克嗇萬物而不可厭者也周泊徧照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明於蚤識逢臼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上不可以載累其足也其最高而不植尙者未之有也辯於人情究物之理稱於天地廢置

不殆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生物無害爲之父母無所躐踰仁於取予備於教道要於言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喜怒不增其兵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其屬縣嗇夫退修其鄉鄉師退修其扁扁長退修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薌以此慈孝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故不辝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而不趣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扁長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郡大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

上情不下究謂之綠政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時合地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中央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四時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扁十日報鄉鄉十五日報縣縣三十日報郡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天子七十二日遣使勉有功罰不如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職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溢綰大而不芒天子守

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使利逆下蔽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
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
民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進天
而維張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予昌屬各以一時典最上
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三則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
不誤公市爲平生者不喜死者不怨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
有功德及三世父伏其辜不得創論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
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
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
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長則同友遊敖
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弔賀

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僞謀足以相止安平相馴軍旅
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無道
是以其軍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
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
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本滅德之則故爲之不
朽之國定位牢祭使鬼神壹曰增規不圓益矩不方夫以效求
傳之子孫唯此可持唯此可將將者養吉釋者不祥墨以全猶
正以齋明四時享之祀以家王以爲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
以璽正諸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
物而遷捐私去毒鉤於內哲固於所守更始逾新上元爲紀共
承嘉惠相高不改宜昭穆具招士此先結之後入弗解此知極

之至也龐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
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
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成子孫一靈羽
理符日循功弗敢敗奉業究制執正守內拙弗敢廢樓制與旱
以新續故四時執效應鋼不駮后得入廟惑爽不嗣謂之焚祖
命曰世絕嗣弗引奉常弗內靈不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
皇神不享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民心不
徙與天合則爲年一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
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爲一家而夷貉萬國
皆以時朝服致績而莫敢効增免聞者傳譯來歸其義莫能易
其俗移其教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內帝之法

成鳩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
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正之術也不待士史蒼頡作書故後
世莫能云其咎未聞不與道德究而能以爲善者也龐子曰如
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
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忘道惡則禍及其身尙
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
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
相李百父母子且未易領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丘第
之業域不出著居不連蘇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爲一家夷貉
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乎鶡冠子曰虎狼殺人烏蒼從上蛹蟻
從下聚之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

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列地分民亦尚一也耳百父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四海又奚足閣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其故天地蹈蹈又以疑聖人爲大兩斷深淺遲速之理使鬼神一失不復息矣與天地相敝至今尚在竊問遲行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得此道者何辯聖則所用之同而天下利耳天備望天地而能遊者謂之逍名立者謂之八入明照光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獨化終始隨能序故稱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浮懸人地之明浚命相爲謂之明通而爲謂之道連萬物領天地合膊同根命曰宇宙知

宇故無不容也知宙故無不足也知德故無不安也知道故無不聽也知物故無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裹也者行不知所知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辭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螘有不旅至且半猿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幔隱於帷箔哉周乎弗見之謂蔽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爲故費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塞故四發上統而不續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得無來詳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之惑也惑故疾視愈亂悖而易方兵有符而道有驗備必豫具慮必蚤定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無事不舉招搖在上繕者作下取法於天四時求象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

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衆而四政並起而獨成烏乘隨陷駒驁垂楸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將以明數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悲乎夫蔽象冥塞之人未嘗而崩木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也十盍武人不盍文一者寡愛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刺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適計險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跋衆人求絕絕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要領天下而無疏則遠乎敵國之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

守萬而不總類類生之耀名之所在究賢能之變極齎備之元
謂之無方之傳著乎無封之字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
不能充其功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兵極人人極地地極天天
有勝地有維人有成故善用兵者慎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
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非以日勢之長
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
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其權音也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
故所肄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倚宮角右挾商
羽徵若爲隨以聲無素之衆陸溺溺人故能往來實決獨金而
不連絕道之紀亂天之文于音之謂若物之情天之不綱其咎
燥四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各六三軍無實大不英而實執

有其物當聖博古今復一曰者天地之所待而國耳故天權神
曲五音術兵遁古曰章以爲爲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應成於
務失於驚天能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散無方而求監焉
軼玄耿而后無抗澄幽而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觀乎孰莫聽
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窮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
清往無與俱來無與偕希備寡觸孤而不伴所以無兆休然獨
與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舉措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可稱數
至傳未有之將然領無首之即次度十五而用事畢往來而廢
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
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
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

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
能存也彼安危勢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一者
德之賢也聖者賢之愛也道者聖之所吏也至之所得也以至
闇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
之象門戶是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
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
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
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
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
不若衆美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不若
神明照而能爲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

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
者四時大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鬱堙穢蘗木
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
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
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己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
物乎物芬芬份份孰不從一出至一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
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究曉揚其所謂或過其實
故行與者樹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禁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
淫辭者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
所飾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正辭者惠物者也聖人
知其所立立者能效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明諭外內

後能定人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専切譬于淵其深不測淩淩乎泳爲波而不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

鶡冠子學問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

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者大小愚智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爲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捆不知所之彼心爲主則内將使外内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絡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制心體表術巢原離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其材乃健非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非器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皆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係壽幾則自況

韓咎幾瑟爭立

【戰國策】宣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韓非子】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或曰昔者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韓非子】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

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以先告客以爲德

【戰國策】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此方其爲尾生之時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今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爲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爲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爲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易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爲之者盡包二周

多於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臨趙卽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韓非子】公叔相韓而有功於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

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轍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惟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

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遺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

之無疑也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幸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伐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爲楚

史記　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幾瑟爭爲太子時幾瑟質

於楚蘇代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

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芈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爲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爲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爲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爲太子

[戰國策]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爲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爲亂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陰保於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爲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爲亂矣此便於公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列國難周

[戰國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瓿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漓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爲祟趙乃還之　韓

氏逐向晉於周周使成恢爲之謂魏王曰周必寬而反之王何
不爲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
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
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楚兵在山南
伍得將爲楚王屬怨於周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
伍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楚
曰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王必求之而伍得無效
也王必罪之
[史記]秦借道兩周之間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
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
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

韓不伐也又謂秦曰韓彊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
受秦必無辭而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
[戰國策]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謂周君
曰除道屬之於河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必救韓
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
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石行秦謂大梁造曰欲決
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
士爲君爭於秦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或爲周君謂魏王曰秦
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將
以爲辭於秦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爲之謂周君

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
也主君令棄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
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爲周謂楚王曰以
王之强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
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史記]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
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
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
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
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

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
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
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
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兩周以厚三
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
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
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
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
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
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
也必萬之於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

[illegible]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爲世主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秦破華陽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戰國策】周君之秦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爲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爲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帝王世紀】赧王多負債於民上臺以避之名曰逃債臺洛陽南宮簃臺是也

【史記】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𢠸狐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illegible]】周之顯王以成周而西周桓公之孫文惠公以河南而[illegible]

楚懷王客死于秦

[史記]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雎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眜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

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illegible]

秦昭王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楚懷王二十八年秦昭王六年也史本紀作八年誤

[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戰國策]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

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
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
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秦可以
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史記]秦昭王九年與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按年表昭王七年取楚襄城殺景快八年取
定入城楚王來因留之與楚世家合此記作九年誤楚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
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
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
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
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
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

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
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
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
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
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
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
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
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
秦秦因留之
[戰國策]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
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

矣士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與三
國攻之義也[[illegible]]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二十年王與齊王會于鄄○薛侯蓋孟嘗君也於此時合從伐秦矣孟嘗君為
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
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
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
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
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
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
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
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

說義聽行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
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之曰
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論寡
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
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呂覽同謂趙王曰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
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
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
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
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
禽知虎之即己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士不知秦之即己也而

尙相鬭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强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攘中趙矣以强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患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

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爲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爲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爲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爲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强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强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也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

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王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面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强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

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淩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

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按蘇厲首皆同必一事之言也策云陳軫合三晉以謀燕昭時是也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于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不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絶齊絶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講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絶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史記]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

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而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

[戰國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

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韓非子同

【史記】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

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

【戰國策】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

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地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

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賈子〕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昔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

兔尹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戰國策〕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

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

又蘇子也割地固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讎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按此謂懷王死楚在質齊太子者不得立而用襄王非太子也史不載按紀當是策士虛設之辭不足采錄

史記 頃襄王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

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

屈原流放 宋玉附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

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

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新序】屈原者楚之同姓大夫[illegible]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illegible]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illegible]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illegible]屈原[illegible]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國語】屈原賦二十五篇

【楚辭】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
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
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
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既
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
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
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
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
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
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

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
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
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
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
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
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
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
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
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
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
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

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
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
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
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
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
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嬃之嬋媛兮申申
其詈余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
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
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
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
而敶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
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
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
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
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
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
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
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
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
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

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
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前
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
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
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
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
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
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
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
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

保厥美以驕敖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
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
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
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旣受詒兮
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
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旣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
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
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
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
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

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
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
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
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
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
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
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
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
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
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
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
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旣干進而務入
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
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
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
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
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
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
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
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

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與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illegible]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己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

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文心雕龍】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

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〇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〇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

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〇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

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
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
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鎭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
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竝迎靈之來
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
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
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
桑兮從女紛緫緫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
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被被玉佩兮
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
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

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
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大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
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
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
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
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
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
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
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少司命　暾將出兮東
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
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色娛兮娛

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
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
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
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東君　與女遊
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
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
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
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
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
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
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
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
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
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
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
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
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
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
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
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盛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
無絕兮終古 禮魂一○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託之以風諫

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

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虯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𥷚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墬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修盈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

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

烏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
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
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
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
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
安施反成乃亡其辠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
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挴夫何
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
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
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
順而賜封之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
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
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
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志鼓
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
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
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
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
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
何祐比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
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
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
彰王逸云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

遠遊篇

悲時俗之迫阸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
兮魂煢煢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
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
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
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
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
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

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
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
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
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
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
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
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
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
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
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
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

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

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攬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眾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樂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

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為鄰○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思託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是以文采秀發見其志而譚其辭也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

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著龜卜己

屈原自明宜于篤言無業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王逸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歎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

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眾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而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越兮又眾兆之所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

日以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王逸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

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
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
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
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〇涉江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
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
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
荒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
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
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凌

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
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
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
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
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
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
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
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
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
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
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曰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〇哀郢心鬱鬱之憂思兮獨
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夫秋風之動
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搖赴
而横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
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
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
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
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
兮衆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毒
藥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

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
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
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
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
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
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
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
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
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
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
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

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抽思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斵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

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懷沙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馮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而爲理兮憚舉趾

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龎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

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
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
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
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
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
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
戒諒不聰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
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
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
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

汜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
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
之不識○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
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
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嗟
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
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秉德無私參
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
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
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
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

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
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
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
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
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
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
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
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
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
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
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

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
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
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
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
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
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
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
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
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露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
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
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

滴滴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烟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悲回風　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宗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

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安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歰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櫱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

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婳只靨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志

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群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家室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徠歸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

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君憫國忿命將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己之志也 [洪補註]洞庭山今在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王之游樂事才識非於水澗故云

[史記]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新序]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韓詩外傳同 [宋玉集]宋玉事楚襄王言友人於王以為小臣友人謝王玉讓友人曰言于王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按此與上互異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世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劉向新序

[楚辭]九辯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

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

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

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惶惶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安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埜草同死願自往而徑遊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　竊美申包胥之氣盛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

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耀兮何毀譽之昧昧今

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

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王逸曰九辯者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謂陳道德以變說君也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

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

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緜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眾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

翠翹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
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
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
兮歸來何遠為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
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
鱉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
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
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
羅些陳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
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艷
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

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
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
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
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
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
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
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
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
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
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以淹皋蘭被徑兮
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魂兮歸來哀

江南○王逸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宋玉賦 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
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
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
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
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
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
對曰其始出也䁌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
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
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

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
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
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
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
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
而四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
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
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磕磕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
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潏奔揚踊而相
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
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

蟲蠱暴來消之勝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為勇卒愕

異物不知所出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琁室醮諸神禮太乙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

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里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江淹弘麗遂闊上林弱織一派後人踵事增華不能出其範圍

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而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瑰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横生曄兮如花溫乎如

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侻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玉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

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沉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

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蹣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恍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

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諷賦　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詞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身體容冶受之二親口多微詞聞之聖人臣嘗出行僕饑馬疲正值主人門開主人翁出嫗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於蘭房之室止臣其中中有鳴琴焉臣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曰上客日高無乃饑乎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勸臣食以其翡翠之釵掛臣冠纓臣

不忍仰視爲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而鼓之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之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横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泉玉曰吾寧殺人之父孤人之子誠不忍愛主人之女王曰止止寡人於此時亦何能已也（竊夢佳麗辭而不甚明意而怡然自異）

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

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帷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蔑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笛賦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磄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徹春陽榮焉其西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良名高師曠將爲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途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見其異形曰命陪乘馭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較敗手遂以爲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淸商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

積鬱其爲幽也甚乎懷永抱絕喪夫天亡稚子纖悲微痛毒離肌腸腠理激叫入青雲慷慨切窮士度曲羊腸坂揆殃振奔逸遊泆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阿鬱揚旣太一聲淫淫以黯黮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漸漸兮鳥聲革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於晉域夫奇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暴也繁則泰過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寶兮博人通明好道兮般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閒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爲世保兮絕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舞賦

楚襄王既遊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

之王曰臣聞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進乎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爾乃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冶紅顏曄其陽華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灼爍而照耀兮華褂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而抗音高歌為樂之方其始與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綷約閑靡機迅體輕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迴身還入迫於急節紆形赴遠漼以摧折纖縠蛾飛繽猋若絕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還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說

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

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奈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蝱鉤如細鍼以出三赤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釣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沉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蛆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鉤祿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可察

餌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拘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絕餌墜鉤決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乎橫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illegible]費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見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江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為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大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

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罘罳鋸牙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得仰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道也能麤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雲縱身

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蠅蚋皆以顧盼附蠛蠓而遨遊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濛濛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閟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illegible]

[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

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矣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於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翺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鷃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illegible]

孟嘗君相齊

[史記]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

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

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呂氏春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
屬出亡犇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
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
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
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嘗君
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冬日
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不
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戰上不應孟嘗君同符此疑靖郭君之事
【戰國策】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
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

公矣勿言董之繁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
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
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
待言也
【說苑】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
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
不虛則是富也爲之柰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
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
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
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
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
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
內之不贍者先生得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
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陪耳何暇衣新而不舊
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
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
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閒謀固不遇臣
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
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
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
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
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

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
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孟嘗君寄客於齊
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
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
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
尙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
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
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
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
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於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
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

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韓詩外傳]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敎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新序同

[新序]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

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呂氏春秋略同

[說苑]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詘折擯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戚盈胸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

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感之以生死動之以危殷未根從衡而淵鳳闘兒象開矣宜文子之潸然隕涕也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敎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敎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戰國策]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

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田瞀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廏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戰國策下 猴孫人姓名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

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聞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

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期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衞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衞君遊舍人遊於衞甚重齊衞之交惡衞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衞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衞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衞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謂善爲事矣轉禍爲功○事既可笑策 當辯之要可策

史記 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illegible]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

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

〔韓非子〕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illegible]〕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illegible]

〔史記〕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

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

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

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

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說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

還車而去矣

〔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

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
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
之謝曰文倦於事憒於憂而性懧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
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
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
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
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
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
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
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
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

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
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朞年齊
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
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
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
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
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
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强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
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誡孟嘗
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
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

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
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
統萬人乎馮煖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
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
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史記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
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
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
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
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
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

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
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
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
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
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
敢不奉教焉

戰國策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
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
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
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
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

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
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爲言
【史記】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
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
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
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
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
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
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
【戰國策】孟嘗君在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
孟嘗君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

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
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
而爲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
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
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
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呂覽）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
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
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
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
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
木毋發屋室訾然使王悟而知文謂使可全而歸之

【史記】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
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
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
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
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
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
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
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
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
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敝於齊而
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

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
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
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
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
【韓非子】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
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
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
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
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願其人陰未聞耳乃
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
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廄獻

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倉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魏子
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
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
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翎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
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
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
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
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
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戰國策]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
主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爲茂行明羣

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
請爲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爲救之無變王遂伐
之且秦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爲臣賜厚矣臣
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史記]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
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
共滅薛孟嘗君絕嗣無後也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
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
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繹史卷一百三十四

齊閔王滅宋　　戰國第三十四

[戰國策]宋與楚爲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
講於齊齊不聽蘇秦爲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以明宋之賣楚
重於齊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　齊攻
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
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
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
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呂覽并子同）
[史記]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
爲宋君

[韓非子]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
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
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
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
稽二寸
[呂氏春秋]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
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
故爲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
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
[列子]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
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

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對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呂覽順說　附　[illegible]

其兩[illegible]射大夫[illegible]日因當心既而王[illegible]書以示左右左右[illegible]其臣[illegible]對曰其[illegible]言恐且思也河大木不得其來也日出當心有[illegible]志也[illegible]自[illegible]乃[illegible]其表王[illegible]之登臺自投臺左右[illegible]之表不中手而死[illegible]曰王者其生安利其[illegible]以[illegible]築王[illegible]使里人[illegible]之[illegible]相望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大[illegible]生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日而[illegible]于下[illegible]于上又有[illegible]各一[illegible]下[illegible]宋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其木曰相[illegible]

呂覽過理 宋王築為櫱臺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胄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

史記 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

戰國策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齊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薜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

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如王若用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甚不益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故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三國事

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謂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大

秦人貪韓魏危燕楚僻中山之地薄莫若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入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妒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恭珉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踦重者矣復合與踦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

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彊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寒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銷鑠矣國燥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詘而兵東分於齊

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案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宋趙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

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啗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已醜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已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與國無相離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秦權重魏魏再明孰是故有爲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爲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爲上交以自重也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

而行其上上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唯已之曾安無今天下鬻之以合於秦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㝡韓餘爲徒從而下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扮之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臣也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蘇修朱嬰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而

以齊爲上交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臣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史記]齊湣王二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

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北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案策此章齊與作韓史不合宜從史文

呂氏春秋 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彊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詘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王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史記 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繹史卷一百三十五　　戰國第三十五

樂毅為燕破齊 田單復齊

戰國策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傅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

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

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財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祖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

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

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供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

於敎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
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
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
者中山悉起而應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
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
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
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
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
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
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

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
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
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
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
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
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
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
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
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
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仞之城拔之尊俎之
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

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
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
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
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
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强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
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
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
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
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

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
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
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
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
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
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
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
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拱手而受西
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
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
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

於尊俎之閒折衝席上者也
【列女傳】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初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
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
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
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
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說使使者以金百
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懼欲沐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
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
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
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曰
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千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

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足千百也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昔者堯
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安於節儉茅茨不翦采椽
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
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羅弄珠玉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
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千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
王大感宿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塡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
重采朞月之閒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立帝號
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弑死於外
【呂氏春秋】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
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
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眞所
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
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
否大夫見侮而不鬭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
雖見侮而不鬭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
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
而王不以爲臣則嚮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
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
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
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
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

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鬭
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鬭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
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
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如衛齊湣王周室
之孟侯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
也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
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
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
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者乎萬乘之主人之
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
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說苑〕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illegible]

[illegible]

狐援說

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存人之游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

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斮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

〔戰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

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〇史記世家[illegible]〔國策〕[illegible]

人屬學而無陶鑄也曰子欲效此道將為天下之士無舉於是此王常賞賜因上笑而出居
二年蘇子聞之從胡歸燕為齊間之從齊歸燕燕王使之世世補衛之質使蘇代門下
舉於朝以爲燕之將燕大熱齊非約燕燕之國也因以燕書四予之力也蘇子之燕昭王
爲東觀燕燕今在國將將十人故城中十人時燕質於齊又謝之後隨侍
未利於燕地於燕數不予蘇子居
之以得知燕於乃發生今各樂爲

史記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

戰國策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

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伯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

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

必能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彊而彊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illegible]

[illegible]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魏韓則魏韓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

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外敵不可拒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此策言[illegible]欲報齊[illegible]王噲時語也宜爲[illegible]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何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

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
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
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函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
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
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邪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
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
别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
彊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
不揆其兵之彊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
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登丘東
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大爲彼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

扶持故齊雖彊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
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
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
父負牀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
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
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
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
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
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
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
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

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
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
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
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
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
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
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
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
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
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蘇代自齊獻書
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

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
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
貿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
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
汝無不爲也以汝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
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
一合一離燕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
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
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
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醳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
見則盈願

史記 齊湣王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 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索隱一作于莒[illegible]餘列[illegible]北并[illegible]宋[illegible]十二[illegible]秦七國[illegible]從[illegible]之君[illegible]上諸侯皆人臣於功不休百姓不堪諸侯[illegible]不[illegible]各分散[illegible]將[illegible]于已去[illegible]因[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通於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 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 秦昭王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

晉燕伐齊破之濟西 楚頃襄王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

戰國策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爲寡人爲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爲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爲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illegible]昌國君樂毅爲燕之兵以攻齊[illegible]蘇子將以定天下之兵故齊上齊王[illegible]國使人進蘇子取而[illegible]之也不敢[illegible]若觀[illegible]望[illegible]子莒之說者軍之敗於是以天下[illegible]今[illegible]子知之秦北天下兵乘之罪子因以[illegible]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遂千又[illegible]其[illegible]以深於秦[illegible]以宮使人請命於[illegible]主[illegible]王怨已若[illegible]子之[illegible]若金[illegible]人[illegible]大敗[illegible]王走莒[illegible]人[illegible]以入[illegible]事[illegible]於[illegible]多成合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史記 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之不下者 齊湣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呂氏春秋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玉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玉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又呂氏春秋湣王亡居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知之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

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專積東帝實有天下去[illegible]者[illegible]爲國之患士曰甚於齊舟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二國矣遂以自悟轉禍不止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宗廟隕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猶不知所以亡者可謂也宰自以爲賢世不哀戚公王丹能被之中而進之辭發其矣閔王不覺悟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死於淖齒郭君殺賊其民然實傷其身民國人將背叛其違之兆御制之諫議貴食及賓作諸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餓其以出自說食進之孰非君曰何以知之而賓食對曰君之無患其臣下之謀久矣請誅之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無患其御者曰臣言謝也君有賢世群臣不得其告賢然後請罪孰說然後食歲辛閔王淖郭君勢至亡亡終身不悟者也悲夫○淖郭君出亡未聞 [戰國策] [illegible] 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 [國策注] 淖齒殺齊王之也乃拔爲秦[illegible]以[illegible]之

[戰國策]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溉園

[史記]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illegible]

[戰國策]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女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史記] 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敫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　趙惠文王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强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

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
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
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
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
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
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
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
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
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
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
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崑山

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
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
以謀王也燕秦之謀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
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
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今乃抵罪臣
恐天下後之事王者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
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
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
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
之［國策］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怨非曾深陵於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illegible]

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齊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横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illegible]

［國策］燕欲攻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
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
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

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
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
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彊秦將以兵乘王之西是使弱趙
居彊吳之處而使彊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
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
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
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彊秦
之爲漁父也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史記］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

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
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
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
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
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
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
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
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
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
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

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
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
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
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
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
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
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
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
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
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

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
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
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
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
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
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
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
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國策

[illegible]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
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
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
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
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
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
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
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
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
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
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

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

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閒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

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獘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illegible]樂毅報書略同新

存敘不錄

［新序］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

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卽墨未下盡復
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卽
墨時田單爲卽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
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
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爲將軍田單大詐
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
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
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
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
陳愚志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
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

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
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
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
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者非君惡所
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
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
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
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
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
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
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

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
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
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
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
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
絀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
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謗曰仁不輕絶知不簡功棄大
者仇也輕絶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
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和怒追慎先王以
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
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

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肖不
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
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
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
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
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
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
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
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
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

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以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志以臣不頓命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

令觀庶孼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沈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史記國策皆以[illegible]子[illegible]與樂間書[illegible]辭旨相合當以田氏為是

【戰國策】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微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

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

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王

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illegible]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而莫之據也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以誅於燕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

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史記 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弗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

戰國策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輕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新序以此為燕惠王謝樂毅樂毅報書云云見上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

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戰國策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

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寡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

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沬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亡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圖〕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案列國表[illegible]元年燕田單已於趙孝成王[illegible]

魏冉相秦 白起攻取附

〔史記〕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羋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 [illegible] 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 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羋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

羋八子及昭王即位羋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羋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 ○按本紀云 [illegible] 三年王冠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 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戰國策〕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

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矣秦欲待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

盡在趙。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返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毋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有辭於父兄百姓而私溫囿以爲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魏王使孟卯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戍

【史記】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　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　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　韓釐王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魏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

【戰國策】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史記芒卯以詐重 [illegible] 此 [illegible] 卯 [illegible] 魏用五子焉而芒卯魏寧其應解其患 [illegible]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 [illegible] 山之下而天下困之 [illegible] 今臣能因 [illegible] 之六而王乃與臣五 [illegible] 然不在齊趙王之世蓋韓子誤引

【史記】魏昭王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　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事在秦昭王十八年起傳亦 [illegible] 紀年訛

【戰國策】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强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爲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强國也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爲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爲之奈何昭忌乃爲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爲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爲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爲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荊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

則弱矣秦王乃止〇一貫時難考

史記 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補註曰穰侯利秦而齊曰穰侯欲以秦爲帝而身不聽因請立身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齊湣王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

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戰國策蘇秦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戰國策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不能與齊縣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縣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縣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史記 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

戰國策 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不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

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澹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illegible]）

史記 涇陽君封宛 二十二年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

二十三年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韓魏世家皆不會下兩國　二十
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
去
【戰國策】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
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行也王曰寡人
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願借兵
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
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强於魏之兵魏之兵非
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
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
是趙與强秦爲界也地且亦歲危民且亦歲死矣此文之所以

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
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
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
夫行數千里而以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
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尙未許也田文曰臣効
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
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
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
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
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
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

八萬車二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
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史記】魏冉免相　二十五年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
○韓世家云與秦王會新明閒　二十六年穰侯冉復相　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
免二歲復相秦○案乃王十九年冉復相十四年免相至二十六年復相與韓世家此一非矣
【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
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
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
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
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
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

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
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
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史記有文
在赧王三十四年當秦昭王二十六年也　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
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腰也有蛇於此
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
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
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尙强臣見
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
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
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

策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史記頃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

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𦐊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

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illegible]

[illegible]

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

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者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

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新序]襄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新序][illegible][國策][illegible]

[史記]二十七年錯攻楚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取楚黔中拔之　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　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爲武安君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說苑]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史記]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　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　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邑十五邑以爲郡距秦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　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

八縣此非兵力之精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

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戰國策]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國策][illegible]三十三年客卿胡陽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

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戰國策]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矣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今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

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㝛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

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策有應侯須賈之秦將魏陽之役在昭王十三年范雎入秦在昭王三十六年其封應侯在四十一年此時何得有應侯及應侯子須抑與時刺有抵牾之事邪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史記魏世家〔[illegible]〕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

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趙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

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倘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〇時不可考

史記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前已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

縣黄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説秦昭王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黄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〇頃襄王二十七年爲秦昭王三十五年

戰國策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黄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説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説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王之國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虚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攻齊旣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

相隨於路鬼神孤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
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
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
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
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
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
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
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
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齊魏得地葆

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
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
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
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
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
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
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
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〇昭襄王初[illegible]若生不[illegible]此可觀 [列女傳][illegible]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
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
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之[illegible]國而[illegible]必不
得反國矣乃往諫之其母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
止問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閼不得見因以幟見王曰子何
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精無尾[illegible]內崩而王不知王曰不知也對曰大魚失水者王
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精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
且殆也[illegible]內崩而王不覺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善命後
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
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彊〇按張儀相楚不
得為襄王時人楚國復彊史亦不載其事姑著之

[史記]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
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
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
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
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
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
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
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

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四十二年十月宣
太后薨葬芷陽酈山 [戰國策]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九月穰侯出之陶　四十五年悝出之國未至而死

趙廉藺趙奢同位

[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
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
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
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
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
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
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
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
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

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
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
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
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
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
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
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
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
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
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
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

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
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
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
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
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
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
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
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
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
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
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

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
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
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
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
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
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
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
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
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
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
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

相如與璧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
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
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
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
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
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
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
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
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
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

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
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
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
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
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
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
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
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

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
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
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
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
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
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
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
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
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
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

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
軍閼與下　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
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
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
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
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
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
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
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
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
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

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
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
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
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
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戰國策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
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
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
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
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

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
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
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趙惠文王三十
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
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
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
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
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
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
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
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

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竿鐔蒙須
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
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
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
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
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
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
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
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
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
太息曰單不至也　燕封宋人榮蚠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

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
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
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令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
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
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
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國要塞奢習知之百日
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
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
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
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其於奢也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
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

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强爲趙强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强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呂氏春秋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

戰國策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强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繹史卷一百三十八　　戰國第三十八

范雎相秦 蔡澤附

史記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

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閒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

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

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
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
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范雎乃得
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
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
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
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
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
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
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

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
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
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
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
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閒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
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
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
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
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

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
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
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
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
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
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
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
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
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
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
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

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
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
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
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
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
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
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
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
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
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
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

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
之計欲少出師而恐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
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
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
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
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
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
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
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
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
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

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
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
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
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
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
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戰國策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
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彊得寧邑以制弱趙諸侯皆賀吾往賀
而獨不得通此必兵加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
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
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
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三至王廷而使不得
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
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
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
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
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
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
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
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
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
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

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
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
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史記 魏安釐王九年秦拔我懷十一年秦拔我郪丘秦昭王謂
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
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
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
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而
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
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
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

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
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
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
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
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戰國策〕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
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
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
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
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
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

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
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説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
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
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
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
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
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
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
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
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
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

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籍其
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
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
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
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
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
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
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
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爲王恐恐
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
其輔外布而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爲非今太后

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
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內之利分移華
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
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范雎曰
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
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
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
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
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
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
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國敝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史記]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

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

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

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

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
在列侯王稽之官尙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
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
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阨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
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讎乃詳爲好書
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
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飮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
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飮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
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
父也范君之讎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
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
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讎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
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
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
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
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
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
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
卿三見卒授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
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

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
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魏王
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
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
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
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
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
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
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

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
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
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
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
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
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
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
又不攻衞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
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
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
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

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强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

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為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韓非子】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　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應侯謂秦王曰

將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蝨也王拱手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已必弛易之矣〔戰國策〕應侯與賈午十世聞其鼓聲之將應侯曰今日之聚一州之也得天子曰夫粱餘讓下攻從人非悉從皆良材也臣下皆得學也取夫良材而學者之多能無不幸應侯曰善哉

〔史記〕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稾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

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illegible]

〔戰國策〕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羇旅之中使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於天下而爲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勿殺而善遇之

〔史記〕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旣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

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

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存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

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
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
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絶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
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
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
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
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
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
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
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

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
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
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
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慴伏不敢攻秦者白起
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
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
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
越北幷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
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
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
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

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
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
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
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
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
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
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
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
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

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
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
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
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
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
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
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
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
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
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

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illegible]】

【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衍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國策】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illegible]】[illegible]

繹史卷一百三十九

秦白起長平破趙　　戰國第三十九

【史記】趙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

【戰國策】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

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史趙世家有

史記二年惠文后卒　秦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戰國策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言可得也○張儀死已久並不在韓此策舛誤　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絶之　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絶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絶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

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孝成王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

戰國策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缾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

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絶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

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辭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奉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illegible]）

（孝成王發馬服子王曰[illegible]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illegible]者乎對曰[illegible]曾臣[illegible]武安[illegible]戰小而劍鋒[illegible]分明覩[illegible]與行久[illegible]與爭[illegible]人[illegible]知與之野戰固不如持久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為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

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媾

史記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閒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閒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

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illegible]）

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
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
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
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
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
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
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
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
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

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
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
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
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
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戰國策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
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齊王
曰不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
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
釜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卻強秦兵不務

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
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
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
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
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
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
魏王曰善
史記 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
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
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
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

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
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
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
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
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
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
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
之由是與應侯有隙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
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
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
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

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

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眘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

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戰國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illegible]

[illegible]

〔戰國策〕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

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陳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

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强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閒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

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為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史記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絶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

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

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

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

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說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

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

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附〕[illegible]〔孔叢子〕[illegible]安[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世[illegible]人[illegible]可以為[illegible]其[illegible]王曰[illegible]連[illegible]作之[illegible]）

（自魯連[illegible]人皆作之[illegible]之不止乃[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作[illegible]而[illegible]昔我先君[illegible]作[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自[illegible]）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

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
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
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
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
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
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
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
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
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
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
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

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
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
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
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
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
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
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
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
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

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
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
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
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
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
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
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
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
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
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
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

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
辟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
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
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
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
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
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
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
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
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

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

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戰國策】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

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妒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怨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

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
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譏乎微之爲著者强察乎息
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
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
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
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
疆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
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後破楚威魏以南伐楚
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殽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
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
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

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敝魏
不可知之趙欲以疆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
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
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
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
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
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
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
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
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兵二十
九年不相攻

平原君相趙 公孫龍魏牟竝附

史記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
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
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
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
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
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
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
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
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

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
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
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
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
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
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
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
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
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
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戰國策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

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鬭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相國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

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公之熟計之也

孔叢子　子高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麤翣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益其勸厲奨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所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敎矣今龍爲無以敎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

學不逮也今敎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敎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敎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鬭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鬭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鬭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鬭爲辱必以敢鬭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

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
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
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
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
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
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
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
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
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
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
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翛然欲

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
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
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
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與謂之白馬名實
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
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玄武此類甚
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
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
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說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
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
人忘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

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
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
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
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
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
辭則有焉理則否矣（漢書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

公孫龍子（錄附）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財之
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
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
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
白馬於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白馬也不可以

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
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
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耳請去此術則
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
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
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
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
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
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
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
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

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
孔穿無以應焉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
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爲有
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
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
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
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
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
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
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

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白與馬復名白馬是相與
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有馬
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
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
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
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
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
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
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
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
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通變

論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
曰二無左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
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
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
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
雞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
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
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
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
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
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

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
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
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
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
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
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
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
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
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與其碧
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
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

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堅白論 堅白石三
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
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
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
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
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
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
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
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
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
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

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
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
與離見與不見相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
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
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
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
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
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
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
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
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

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
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
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
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
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以有
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
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
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
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
非指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 名實論 天地

與其所產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
實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
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
實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
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
不當而當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
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
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
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
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
實愼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法言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

然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

【呂氏春秋】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

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也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

【孔叢子】公孫龍又與子高氾論於平原君所辯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

【史記】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史注引

【淮南子】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

【列子】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

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逄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

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莊子]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漢書]道家公子牟四篇

[史記]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虞卿既以魏齊之

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書]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戰國策]中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鮑彪見無於羅中左右 [illegible] 以寵與虎前

援親之符然環其眼王曰可晉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恐適此人此木不當
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孔叢子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若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旣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戰國策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一本作服子作君子〉　馮忌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王以虞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史記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魏信陵君之賢 孔順相魏附

史記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戰國策 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彊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illegible]

[illegible]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史記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

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

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

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生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欲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同上】漢志兵形勢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

【戰國策】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請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也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

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illegible]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

四歲竟病酒而卒[illegible]

孔叢子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慶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之於聖賢殊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命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說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

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爽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子順相

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歎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魏王遣使人其館謝曰寡人眛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於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自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與昔伊

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之世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

史記子順生子愼年五十七嘗爲魏相

趙建信君之亂

戰國策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

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

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
禍在於所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
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
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竝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
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
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
而重責之葺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
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
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
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
不如商賈建信君勃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

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
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玉門
卒斬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
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魀謂建
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
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
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
此此名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群臣而
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翟章從梁來甚
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柱國韓向曰臣

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
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建信君輕韓熙趙攻為謂建信君曰國形有之而存無之而亡
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秦
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橫則韓重
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鄗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
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釁

荀子著書上

[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二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

[荀子]（非十二子）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

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

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姦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

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爲俗離蹤而跂訾者也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嵬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詢是學者之嵬也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僈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勸學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

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

其所立乎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

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

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

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

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修身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偍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

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駑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照之以禍災愿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

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餞桀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違
而不慤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
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
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
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
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
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
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
君子不辯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
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

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
致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
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
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
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
倀倀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
溫溫然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
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
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
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
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

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端慤順弟則可
謂善少者矣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偷
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順
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
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
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
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
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勧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
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
惰柬理也勞勧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
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

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榮辱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偋五六也
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
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
履者也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快
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
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
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
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也鬭者忘其身
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
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爲之
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忘其

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也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

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為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鯈鉢者浮陽之魚也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愨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修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陶誕突盜惕悍憍暴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閒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

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

俗之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僾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

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嗛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

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多畜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

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流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非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耶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

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解蔽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妒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豈不蔽於一

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

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大道者經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由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

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
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
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
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
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
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
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
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
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

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
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
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
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
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靜則
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
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
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
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
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
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上也出令而

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
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
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
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
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
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
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
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
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
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
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

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
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
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
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
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
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
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
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
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
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
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

我歌矣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寅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寅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寅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

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哅哅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而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辰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

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統其類類以務象效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

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以爲辯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

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
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
遠矣詩曰墨以爲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
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
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正名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
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
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
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爲之動
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爲謂之事正義
而爲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

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
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故王者之制名名
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
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
罪也故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
則公其民莫敢爲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
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
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
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
新名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
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

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爲之分別制名
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
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爲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
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
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
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
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
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
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
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
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

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
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
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
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
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
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
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
爲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
同所者可別也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
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
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

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
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
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
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
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
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
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故明君臨之以
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
如神辯勢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
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實不喻然後知命不喻然後期期不
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

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
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
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
之用也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
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
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正道而辯姦猶
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
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
行則曰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
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
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

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
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
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
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君子之言涉
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
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
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
而愚者拾以爲己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諮諮
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
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
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

是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此之謂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
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
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
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
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
難類所受乎天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
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
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
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
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

之其所已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

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

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已爲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稾蓐尙机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

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　荀子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

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

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

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

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

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

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然
則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
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
不可以相為事也然則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
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
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
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
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
唯賢者為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
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
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

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謟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
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不
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
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
意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
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
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
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
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
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
不能自正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

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
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
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
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
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
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
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
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
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靡而已矣

繹史卷一百四十三

荀子著書下

荀子禮論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笫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

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韅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

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鐘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一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

俗之屬入焉而隊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成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

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按上史記禮書采用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

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

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

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謠謸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經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檖貌

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非順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

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術矣設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甕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抗折

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一段已見禮記三年問篇今不錄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被之者也

三年畢乎哉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
危情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
之耳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
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措
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
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
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
矣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唈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
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
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
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
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
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故
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為
愅詭其所喜樂之文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
之所以為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
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愅詭其所敦惡之文也卜筮視日齋戒修
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
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
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
文 正論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

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
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
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
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
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公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
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
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
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
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
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
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

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
玄之耳哉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
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邪
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
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
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
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
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
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
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
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
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
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
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
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
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曷爲楚越獨不受
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
齊哉故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
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蠻夷戎狄之國同
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

祀時享歲貢終王夫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
獻是王者之至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
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溝中之瘠也則
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坎
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堯
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
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
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
惡擅天下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
能而授官皆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
飾性則兼以爲民聖王以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

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
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
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
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有矣唯其徙朝改制爲難故天子生則
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
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
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
是又畏事者之議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
所詘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閒色重文繡加飾
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曼而饋代睪而食
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

侯趨走乎堂下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乘大路越
席以養安側載睪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步中
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三公奉軛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大
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夾道庶人隱竄莫
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
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
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
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未可與及
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
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
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

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餧羸瘠於下於是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

之口而求利矣哉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扣也安得葬埋哉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淖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厲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則畏贏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

之威成乎滅亡　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勢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勢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勢亶有之矣然則胡不敺此勝人之勢赴勝人之道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則

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鰌吾後勁魏鉤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兩者孰足爲之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勢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

武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然則是棄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視可司閒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爲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東在楚者乃界於齊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在魏者乃據圉津卽去大梁百

有二十里耳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

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諰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當[illegible]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

衆未懸也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佗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佗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

揜必時臧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

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
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
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淫泰也固
以為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
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
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
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
救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
飾之以養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
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
所利焉誠多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

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
之而後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
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
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
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
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
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
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
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此之謂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刺草殖穀
多糞肥田是農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

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
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
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
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
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
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
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剸車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
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
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
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
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

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
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
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
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
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
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
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
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
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
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

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彊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

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鬭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冬日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麮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傮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徙壞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

之至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此之謂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敎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邪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其候徼支繚其竟關之政盡察是亂國已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愨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國已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

其信者慤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
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賢齊則
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
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觀國之彊弱貧
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
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
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
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
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
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
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

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
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
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
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
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
愚主之極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
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
覺矣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
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
信期文理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
與之爭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
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
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彼
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
不攻也將修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
碩貨賂將甚厚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
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
否為忿者否則國安于盤石壽于旗翼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
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按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
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持國之難易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
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

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
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
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
遇中山之盜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
免之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
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
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
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彊
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
與焦僥搏也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
也

議兵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

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

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又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

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強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強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不齊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

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

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
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
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
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
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
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
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
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
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
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尚

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
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
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其巧拙彊弱則未有
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
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
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
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
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

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
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
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
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
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
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
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
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
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

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
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
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
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
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
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
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
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
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　大略　君人者

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聘人以珪問人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

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　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

天府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無留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　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雨小漢故潛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

死焉　成相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群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孼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彊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

申道綴基畢輸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
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
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愼墨季惠百
家之說誠不詳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
夫棄之形是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埶直而
用抴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
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愼罰國
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勢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
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
而不二爲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
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蹷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

其殃孽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
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
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
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
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
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
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契爲司徒民知孝
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江河通十二
渚疏三江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
成爲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
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願

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
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
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
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
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不知戒
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
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上壅蔽
失輔埶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周幽厲
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
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觀往事
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請成相言治方君

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
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
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
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爲莫
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刑稱陳守其銀下
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主
好論議必善謀五聽修領莫理績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參伍
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信誕
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
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
將之無鈹滑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

思愈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駮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太宇而不究入郄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

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

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横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

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衡按漢志荀卿賦十篇

[戰國策]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

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韓子]衡按見存篇多作一鼎大如五石鳧未穀古從史去

春申君相楚

史記　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

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

戰國策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

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史記　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

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 十二年

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

戰國策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

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史記 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 越絕書 白石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為白石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里 [illegible]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 今少府為倉 [illegible] 春申君所造以為夏宮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 [illegible] 以東至大田 [illegible] 以為貴人冢次 [illegible] 春申君客衛公子冢也 [illegible] 韓非子 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

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當二主之勢不如賜死君前 [illegible] 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 [illegible] 其事亦未聞

戰國策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以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知

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

乎春申君曰可加曰與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史記〕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

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

〔國策〕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

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薨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薨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剄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

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越絶書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

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說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産子男君即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之烈王說取之十月産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〇敘事奇異其[illegible]

[illegible]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君爲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爲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幷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

[illegible]

列國遺事

〔戰國策〕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說苑〕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夫！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君弗能用也。君弗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說苑作宋燕，新序作燕相，語皆略同。

〔新序〕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藝文類聚引

〔說苑〕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知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鋭，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勿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為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呂氏春秋〕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日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

〔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吾以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子起□□[illegible]○藝文類聚引

〔戰國策〕腹擊為室而鉅，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韓詩外傳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夫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揵揵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呂氏春秋 趙急求李欸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衞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衞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

說苑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

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驂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梁貞王陳誠久矣此時未詳

戰國策 衞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衞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衞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

王趨見衞客

新序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襲謂主君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新序 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

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因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
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
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
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
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說因以聞楚王楚
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

[新序]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
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
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
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
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

以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
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方八千里之
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
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藝文類聚引作魏襄王

[說苑]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
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
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
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
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
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
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愨然而起默然不謝
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
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為遺
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此東芒卯在昭王時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
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
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
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
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
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
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
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

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纂
繁也完矣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
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
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說苑]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於遊水之上
大夫擁鍾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
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
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
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蔮芘張翠蓋而檢
犀尾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
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

秦踰滲提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尹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琴錄 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於秦不得歸因撫琴歌曰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草衰去千里之家因作咸陽之布衣

呂氏春秋 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夫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意者爲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又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新序作儒衣

荆桓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有脫誤

新序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之仁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說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家語與此略同孔子者爲[illegible]

呂氏春秋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

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

說苑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

於人乎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傾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子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宋康王偃謹案此不以郭氏乃不知何將事疑誤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伐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呂氏春秋　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

韓詩外傳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道其功哉○[illegible]作牙鼓琴鍾子期聽　琴苑要錄　水仙操伯牙之所作也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未能得也成連曰吾之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有方子春在東海中乃齎糧從之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汨沒崩澌之聲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曰繄洞庭兮流斯護舟楫逝兮仙不還移形素兮蓬萊山欽欽傷宮仙不還

琴清英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黼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列女傳　陶嬰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眾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

琴操　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而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為樂章焉

風土記　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

呂氏春秋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　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呂不韋相秦上

史記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

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毋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

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

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眞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戰國策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䣊城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

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閒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

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晩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史記 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絰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年王

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藝文志 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呂氏春秋 本生 始生之者天地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

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

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則此論
之不可不察也重己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
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
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
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
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
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
之於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
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
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

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
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
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
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
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
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
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
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燀熱則理塞
理塞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
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
形而已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爲輿馬衣

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
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
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當染墨子見染素絲
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
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
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
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
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羊辛岐
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
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
僇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

晉文公染於咎犯郄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
染於伍員文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
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
染於黃藉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
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椻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此
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
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
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
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
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
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

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
王亦然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
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
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
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
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
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
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
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
也　功名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形若呼之與響善
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

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
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
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彊令之笑不樂彊
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黃
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
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
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
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
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
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令民猶無走民
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

亦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
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惡之不可移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
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
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
其理
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
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
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
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
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
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
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

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
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敻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
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
螻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
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挶爲聾處目則爲䁾爲盲處鼻則爲鼽爲
窒處腹則爲張爲府處足則爲痿爲蹷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
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
水所多尪與傴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
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
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
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

不中反修於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陰主人）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

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爲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此不肖王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圜道）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

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一不欲間間道爲敗圜道也一也齊至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於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復歸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無所壅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

分定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故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尊師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

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

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潔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

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用衆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

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
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
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
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
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
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
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
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
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
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
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

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
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
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
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凍以形形體有
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
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其必節嗜慾嗜
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
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
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
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
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

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
於天也人不得與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
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說也懽欣生於平平
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
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
形不可為名彊為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
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
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
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
適風雨時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
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

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
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
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
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
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
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
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
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
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
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

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飢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

適音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不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

夫樂之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明理

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

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爍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穀敗不成其以爲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其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月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

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斷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蛇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雞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民多疾癘道多褓襁盲禿傴尪萬怪皆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illegible]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

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

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鬬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

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是時秦方用兵故[illegible]）禁塞　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肺費神傷魂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下稱五霸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則必鬬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

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别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壯佼老幼胎殰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

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懷寵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據傲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

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論威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

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兵令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慴之也敵慴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兔起鳧舉死殙之地

矣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幷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劒至而已矣吳王豈成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決勝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霣墜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鬭衆與不能鬭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鬭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

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鬭雖廝輿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柢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精通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

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鄭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

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節喪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抇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

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玩好貨寶鍾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

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繹史卷一百四十六

呂不韋相秦下

呂氏春秋 聽言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欲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瘠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閒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

不可不獨論 謹聽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
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
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也因之主
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
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故殷
周以亡比干以死誖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
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
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
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
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
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

繹史　卷一百四十六下　二

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
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
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
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
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
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
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
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
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
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太公
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

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
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
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
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務本 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
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
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
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
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
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
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
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

繹史　卷一百四十六下　三

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
持諫將眾則罷怯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
會計則可恥臨財物資盡則為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
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
功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
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患用
己於國惡得無患乎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誖
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
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
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
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

衡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論人— 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燕雀爭

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　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首時— 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衆林皆羸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饑馬盈廄嘆然未見芻也饑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

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察今—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欲異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

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
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
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
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
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荊人欲襲宋
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
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
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
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

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
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
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
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
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
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
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夫成功名者此先王
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鍥其舟曰是
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鍥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
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
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

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
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荊國之為政有似於此（〇遁篇快利）
（審分）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惡
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
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
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為善難任善易奚
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
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
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騖矣人
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

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
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
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
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
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
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
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
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
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
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
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

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與以高賢而充
以卑下賞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
敢而堪以能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
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
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故至治之
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
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
止因形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肯爲使清淨以公神通乎六合德
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
曰無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
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大明

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
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
矣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
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性雖不
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舊本自爲一行文有剝蝕之錯）君守得道者必靜靜者無
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
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
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
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
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
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

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
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
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
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
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
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
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
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
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
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鄭
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

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
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
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君
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
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
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
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
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
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
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
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勿躬

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故李子曰非狗則不得兔兔化
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
之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被纂日用
而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
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
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
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
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
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
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
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

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
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
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
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故善為
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

知度

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
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
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
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
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其行情不雕其素蒙厚
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

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
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
惡之心用虛無為本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凡朝也者相與召
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
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故治天下
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
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
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
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
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
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

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
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
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
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堯
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
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
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
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
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
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
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

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
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
用駃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
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
況俗主乎 愼勢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
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
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
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
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
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

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
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
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
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
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
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
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
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
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
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
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

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
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
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
不能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
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
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
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
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
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
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愼子曰今一兔走百人
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

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
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宋九月康王
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
以宋攻楚奚時止矣 不二 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
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
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有金
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
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
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
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
貫習不足以成也 具備 今有羿蠭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

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
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郼薄矣武王嘗
窮於畢裎矣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
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
成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
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
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
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鬬也說
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
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
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闔廬之用兵也不

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尚
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
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
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
熟劒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
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
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
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
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
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
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

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
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劒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
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
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爲勇者與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
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
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
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
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
二以信爲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又復取
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
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

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
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
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
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
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
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
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爲欲 使民無欲上雖賢
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爲天子也與爲輿隸同其視有天下
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天子至貴也
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
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

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
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卻也晨寤興務耕疾庸𥞩
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
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
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
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
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
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
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
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
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

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
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
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
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
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
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
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
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　恃君　凡人之性爪
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
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
溼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

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
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
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
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
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
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
利而物利章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
大人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
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
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
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

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
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
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
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
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
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
死人臣之義也　觀表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
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
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
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
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

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別類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

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牣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爲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

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廣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大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驁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比物纏類今宜合前職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

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

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郼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

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於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眾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為異事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

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任地

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泠風乎子能使槀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

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
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
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
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
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
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
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
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
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
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
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不不爲稑種重不不

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
後枯必厚其靹爲其唯厚而及餘者莛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
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
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
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
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
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畮也高而危則澤奪
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脩一時而五六死故
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
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
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

也故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
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
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
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畮廣以平則不喪本
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冷風苗其
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
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
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
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
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

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
農事得 審時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
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
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
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
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
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秕而
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
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
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
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

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庭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秱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翭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

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𣨛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此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呂子述之〉

[戰國策]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

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國策]甘羅者甘茂孫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史記]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　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

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
芷陽故夏太后獨别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
當有萬家邑　八年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
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
太原郡更為毐國
【戰國策】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
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
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
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
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
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

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
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卑體以尊
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毐勝矣王以國贊嫪毐太后
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
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
嫪氏天下必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illegible]
【史記】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
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
攻蘄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
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
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
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
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　有
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
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
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
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
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
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　齊人茅焦說秦王
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
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說苑】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

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鬭
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
鬭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
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於
萯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
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
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
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
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
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
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沈者

入自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煑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

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史記　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爲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

韓非刑名之學上

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漢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

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悟辭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

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韓非子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

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卽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

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

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
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
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
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
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
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
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
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
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
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
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

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
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
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
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
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
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
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
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
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
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
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

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
不亡者不可得也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
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說之使王天下
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
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
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
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
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
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
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
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

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
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
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
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
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
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
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
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
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
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

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
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
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客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
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
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
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
適於事古者太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
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
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
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
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

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
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
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
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
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
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
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
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
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
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
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

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
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
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
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
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
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
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
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
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
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
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

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
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
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
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
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
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
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
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
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
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

民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

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劒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

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

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

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重內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僥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

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而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

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
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
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
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
夫明主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民卑以寡趣本務
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
卑也矣姦貨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
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
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
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
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

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
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
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
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
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
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
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
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
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
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
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

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
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
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
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
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
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
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
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
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
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
以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

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
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彊曰人君者以羣
臣百姓爲威彊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
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
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
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
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
爲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
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
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
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

行其爲不使私請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爲辭其於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爲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令臣以外爲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爲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

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飾邪）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絶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衞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

者亡人之性也治彊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荊而宋滅曹荊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荊許恃荊而不聽魏荊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荊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荊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荊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彊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彊人主

又以過于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偸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則相愛起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彊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彊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

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彊慢法者弱彊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

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來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強諫有辭夫上稱賢

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

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
兵彊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
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
先王知之矣　飾邪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
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
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
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
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衆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
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
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
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

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
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
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彊大之救而侮
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羇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
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
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
舉錯羇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
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
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彊無
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彊敵以
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

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
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
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
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彊內黨外援以爭事
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
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
好以智撟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
固城郭惡無蓄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
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羇旅以爲黨數割地
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彊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
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

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
相妒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
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
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
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
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
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
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
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彊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
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

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
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
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
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
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
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
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
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
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
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
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

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有度國無
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幷國
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齊桓公幷國
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
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
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
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
荆軍老而走蔡名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
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
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
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

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
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
度之制者加于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
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
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
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
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
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
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
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
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

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
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
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
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
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
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
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
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
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
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

人鍛錬俾體不敢不摶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慼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

者爲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卽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

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揚權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

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謹修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

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內扃從室視庭參咫

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將腓大於股難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爲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眞欲爲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讎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

圍數披其木毋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衆宗室憂唫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淸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韓非揚權篇附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

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
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彊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
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
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
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
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
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
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
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絶其
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絶其

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
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
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
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
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
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擅行
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
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
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
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
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

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
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
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
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
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
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
驕也
八經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
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
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
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
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

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
一行而不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
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
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
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情○主 力不敵衆智
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
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
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
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
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
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

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不因君而主道畢矣○主道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任吏責臣主母不放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權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門大臣不擬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

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失小不除則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曰易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倖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

道臣僭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起亂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多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誅罰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鬬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衷漸更以離通比下

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立道 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參言 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

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
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
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
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
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
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
於已變之後以得毁譽公私之徵衆諫以効智使君自取一以
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
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
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聽法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
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

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賢
於官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
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
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
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
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
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
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
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
禁則國治矣○類柄　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毁民以制
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

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
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
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
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
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
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
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主威　說疑　凡
治之大者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
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
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

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
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
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
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
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
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
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
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
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
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
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

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雖上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饑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逄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彊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其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

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其為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

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主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

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緤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而以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爵祿以相勸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

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托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鎭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人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

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尙皆賢主也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

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飮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飮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罼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

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孼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孼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

國矣 詭使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
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
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
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
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
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
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
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
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
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
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

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
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
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愨純信用
心壹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
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
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
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
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
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汎愛天下謂之聖言
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
謂之傑下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

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上所治
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
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
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
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
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饑餓乞
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
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蠱為順辭於
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
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
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

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
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
數夫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原野者
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
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
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
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
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
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
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為重也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
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

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邪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

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〇言之雖快故多而不勝其禮

韓非刑名之學

韓非子定法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

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

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
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彊
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
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
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
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
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
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
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
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
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

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
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申商不死亦當畏韓
言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
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
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
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
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
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
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
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

之者愚也非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
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
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者
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
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
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
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
設不鬭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
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
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
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

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
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
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
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
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
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
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
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
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
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
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

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劒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

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說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彊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

而不可謂富彊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

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

歲之舉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

以上爲貪境內敎戰陳閱士卒并力疾鬭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說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標榜壁壘由其所論定故略言之而不編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敎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

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
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
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
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
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
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
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
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
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
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

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
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
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絶
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
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
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
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
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
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
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
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之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

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
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
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
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
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
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
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
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
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備內　人主之患
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
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

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爲人主而大信
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
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
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
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爲太子者或
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
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
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
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爲
上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爲后而子爲主
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

此酖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爲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

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鬵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

道得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右主威人主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

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惛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

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衆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變齊郭偃毋變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

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費而亡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轉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說林

聰積珠醉縣而亡其衆宋君曰醉足以亡哀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眯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眯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眯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衞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

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陪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荊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刖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

金而埋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
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妒之因曰臣能撽鹿見
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妒之○三
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
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
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
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宮有堊器
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有與悍者鄰
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
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內儲說上七術　主之所
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

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
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
門戶則臣壅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
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
江乙之說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
之類而察一市之患○參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
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
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而公孫
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
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
買胥靡○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

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
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勾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
厚賞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索鄭與吹竽其
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故公子氾議割河東而應侯
謀弛上黨○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鬻
私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讙詔視輼車周主亡玉簪商太宰
論牛矢○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
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周主索曲杖而羣
臣懼卜皮事庶子西門豹詳遺轄○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
姦情得故陽山謾樛豎淖齒爲秦使齊人欲爲亂子之以白馬

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倒言七右經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
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
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
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
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
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
人竊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
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
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
之天下不爲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
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

爽者爲愛之也而倘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　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

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陽山君相衞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樛豎以知之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右經○諸事已見內儲說剟養者不錄下同下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事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外舉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衞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衞君書白圭教暴譴○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愼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衞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豭而鄶傑盡○廢置六　參疑廢

置之事明主絶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
廟攻參伍旣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
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已廟攻七右經　勢重者
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
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
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
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
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
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
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

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
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
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
浴以蘭湯　衞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
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荊公欲宦諸公子於四
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
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使　呂倉魏王之臣
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
石魏將也衞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衞君書曰
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
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

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也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
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
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
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
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
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
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
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
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
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

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
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
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
故曰太子未生也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
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已右傳外儲說左上　明
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
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
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
主之以獨知也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
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
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

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筴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
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
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
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
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
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
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
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自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
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
卜子妻爲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
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

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
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
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
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
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
坐晉國之辭仕託慕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
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遂功
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
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
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
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

衣紫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
而以躬親位下且爲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
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戮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
聽也　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
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故吳起須故人而食文
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厲王擊警鼓
與李悝謾兩和也右經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
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
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
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

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
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
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一曰好微巧衛人有能以棘刺之
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
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
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
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諸微物
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王試觀
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刺之端以
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夫新砥礪殺矢彀
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

不能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待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

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

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愨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彊者秦也然而秦彊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壯盛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人主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

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其妻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者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則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

餘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之言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之言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鄭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鄭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涖民也韓已右外儲說左下

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跀危生子皐以功受賞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蹻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卽臣將爲失少室周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　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夫爲門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王不聽譽者而明察照

羣臣則鉅不費金錢孱不用玉璧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子綽左右畫去蟻驅蠅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王之患臞馬也　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敎國也　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誣者齊之居士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

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
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
失袴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
以魚驅蠅蠅愈至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
語汝（韓非○右外儲說右上）君所以治臣者有三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
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
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
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
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
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馬　人主者利
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

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
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
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
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
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
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
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韓非○右）賞之
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　國羊重於
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
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

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
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
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
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
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
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
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右外儲說右下）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於期
子罕爲出彘田恒爲圃池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
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治彊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
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

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
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明
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人主鑒於上
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
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
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郤衛侯也　人
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
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
引網之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
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
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

枏鍜干夷楊榮孺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
主父也　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蹊轅而欲以上高
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諫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
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
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注○右　造父
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
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
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
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
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
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

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
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
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
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
効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簡主取道
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
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
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
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
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簡公在
上位罰重而誅嚴厚斂賦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

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一
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効駕齊王
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
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
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
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
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拊而發之彘逃出於竇中
馬退而卻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止也一曰司城子
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
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
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

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恒爲圃
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
不至也今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
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
人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
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搖木者一一攝其
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
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
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
不治民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

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
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
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
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
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
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
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
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
之爲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
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

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
輕而臣擅名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
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
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之故也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馬欲進則鉤
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之而爲之泣涕曰
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
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
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錣進則引之退
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
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

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
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
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右儲○[illegible]
[illegible]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
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
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
而樂盡情謂之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
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
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
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
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

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
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
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
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
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
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
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
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
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
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
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

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
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
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
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
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
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
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
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
長於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
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於賁育之情不以
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
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
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
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
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
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
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
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
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
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
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

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
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
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
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
此則怒積於上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人主
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
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
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
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
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
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

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
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
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
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
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趨而自勸
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
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
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
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
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
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

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

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

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六反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

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

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掇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利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

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

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默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

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
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
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
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
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
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
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
誣之行不飾矣八說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
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
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
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

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
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
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
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博習辯智如孔
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
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
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
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
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
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登降周旋不
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

敵古人極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
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
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
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
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
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
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
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眾死傷者軍之乘
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
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
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

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
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
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
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
者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
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書約而弟子辯
法省而民頌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
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
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
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
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

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資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史記】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

【韓非子】初見秦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言不忠為人臣不忠

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強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鬭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伏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

弱齊燕中以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

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
信地形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
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
拔邯鄲筦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
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
代上黨不戰而畢反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
山呼沱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亡
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荊
東以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
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

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
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
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
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負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
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克
之也又不能反軍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
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內者吾
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
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
萬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

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
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
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示利害何國可降
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反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
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
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
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
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
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
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
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戰國策以此為張儀說秦王　存韓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

為扞蔽入則為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
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
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
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
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
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
積築城池以固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
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為原如此則
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
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於野戰
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

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斯甚

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㤄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

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

能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

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非說入秦事見史而斯之非韓斯所[illegible]不宜在韓非書中

戰國策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爲之柰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絶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絶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己用故可以存社

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史記　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法言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繹史卷一百四十八　　戰國第四

秦并天下

史記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
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
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
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遊士欲以并天
下李斯為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初接位委國
事大臣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
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
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

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
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
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
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
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
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
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
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
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
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
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

諸侯復獨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荀子】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君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拑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戰國策】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築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采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太公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請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劒掫委南聽罪西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於是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史記】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

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三年蒙驁伐韓取十三城王齮死

【戰國策】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

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不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今之秦强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

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强矣大勝以千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爲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蹙烈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烈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烈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烈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强國將有帝

王之舋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强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强國强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illegible]韓與魏有[illegible]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illegible]敵[illegible]之國[illegible]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illegible]而計失也與[illegible]而動[illegible]已之[illegible]不能支二[illegible]故[illegible]心以相從[illegible]已以求存也申不害[illegible]而言忠臣也[illegible]而行之事[illegible]也今[illegible]於始之[illegible]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一[illegible]居[illegible]之間非[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侍[illegible]而至[illegible]近而求[illegible]以虛名自[illegible]敵之國者也爲王計者莫如[illegible]小忿全大計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illegible]同也今不[illegible]所同之[illegible]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此[illegible]說則[illegible]設主尊秦此主除[illegible]好其[illegible]爲長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强秦乎强魏乎

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史記】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

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幷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幷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

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刃竹書秦始皇一年歲大丁巳拔北取燕一紀曰宣太）　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饑　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蒙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　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

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
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
馬東就食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寒凍有死
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相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　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
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
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
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
就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
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通鑑載於元年[illegible]

以秦紀考之以宜在是年　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
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
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
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
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
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
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
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
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
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

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
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
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
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廏江南金錫
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
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
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
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
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

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
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
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
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
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
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
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
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
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
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

計謀官至廷尉（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

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游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游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史記]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陽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閼與破之拔九城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　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陽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

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國策]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　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饑民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

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戰國策】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閒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戰國策】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

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悉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强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閒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强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吏未嘗爲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

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㮰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

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諔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嗞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司空馬說趙之亡是失策半賂秦兵計策

【史記】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木之謳聞者莫不殞涕【列女傳】倡后既淫嬖王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之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取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既入爲姬生子遷倡后陰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乃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

及亂敗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　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
與燕合兵軍上谷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
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　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
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
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
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
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
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
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
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
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

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
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
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
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
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
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
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illegible]
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
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
而橋不發夜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眾雞悉鳴遂歸[風俗通]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
頭白馬生角廐人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

此事者司稱生前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燕丹子]太子丹質於秦不得去從秦
王求歸秦王欲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
當此之時天地佑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
秦王以為聖乃歸之秦王為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驅馳過而橋不發　其後秦日出
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
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
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
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
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
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燕丹子]太子丹質於秦亡歸怨秦欲報之與其傅鞠武書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嘗
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覽之丹聞丈夫之所恥恥受辱以生也貞女所羞羞見劫
以虧其節故有刎喉不顧據鑊不憚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
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眾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
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
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
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為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書[illegible]

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
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
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
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
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
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
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
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
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
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
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

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

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燕丹子]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列士傳]燕丹使田光往候荊軻值其醉隱其耳中軻覺因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燕丹子]荊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

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燕丹子]太子自喜荊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　太子常與荊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　夏扶謂荊軻曰何以報太子軻曰高欲令二國王下欲令五六節於君何如也　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　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

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

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燕丹子〕太子丹送荆軻刺秦王祖道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爲壯聲士髮皆衝冠爲哀聲士皆流涕〔列士傳〕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白虹貫日荆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

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

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燕丹子〕荆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揕其袖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矣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軻不解音故及於難　荆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論衡〕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　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

哉其不講於刺劒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文選注引秦零陵令上書曰荆軻挾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長劒以自救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擊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　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　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　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韓詩外傳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戰國策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說苑作[illegible]者

史記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　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

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李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

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

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　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illegible]〕王負芻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謠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illegible]史注稱[illegible]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戰國策〕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

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具〔[illegible]〕齊王后[illegible]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爲社稷邪爲王立王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閒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

〔史記〕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千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是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國策】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史記】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

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

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

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水經注]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爲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胸李斯書也[三輔黃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高三丈鍾小者皆千石也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於宮門坐高三丈銘其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度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大五丈足跡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漢志]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風俗通]秦皇謂辠字似皇故改作罪

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留侯世家]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爲報秦　三十一年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

秦始皇無道

[史記]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三秦記]驪山湯舊說以三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病俗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而洗除後人因以爲驗[三輔黃圖]秦始皇作長池引渭水東西一百里南北二十里築土爲蓬萊山刻石爲鯨魚長二百丈[三輔舊事]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雲閣欲與南山齊[漢書]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嶧山碑]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繹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史記刻石諸篇獨遺此篇而文亦不載豈太史公故遺之邪始書作前

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

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漢官儀】始皇二十八年登封太山至半忽大風雨雷電於旁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為五松大夫御覽松上有人言曰無道無仁德而得天下妄受命帝何以封我不答俄聞松聲不樂乃歸○五大夫秦爵非有五株松也　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訛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　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述異記】秦始皇帝至東海海神[illegible]今海畔有[illegible]即海上有[illegible]始皇至此[illegible]至今[illegible]事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今石橋其色猶赤【三齊略記】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求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即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眾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即是也　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　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

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昔三代之

君皆在河洛之閒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

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產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畤上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畤駒四匹木禺龍欒車

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古今樂錄秦始皇祠洛水有黑頭公從河中出呼始皇曰來受天之寶乃與羣臣作歌曰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祭祀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醊禱色連三光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

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列仙傳安期先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

未至蓬萊山輒逆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十洲記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金樓子 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椹 述異記 大翮山小翮山在嬀州昔有王次仲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問學者常見仲披一小木長一尺餘至學舍屢開欲共取之輒尋不見及年弱冠變蒼頡舊書今為隸書始皇聞之遣使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囚之赴國路次化為大鳥出車而飛去至西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翮名其落處為大小翮山 拾遺記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沈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却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為一日俗多陰霾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飛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為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為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於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水經注 周顯王時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鼎見于彭城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曰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諺曰稱樂大早絕鼎系○大早或作太平 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初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

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茅君內傳 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其邑有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曰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 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 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

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水經注]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古今樂錄]雖已出於前載並秦末百姓苦長城之役而歌之[漢書]秦築城[illegible]

不爲起走[鄭敷]反覆父老與之因依為郊川桑[illegible]乃不爾遂名爲邑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淮南子]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　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藁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關中記]秦失金狄重二日人舉

[史記]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

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

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幷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

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三輔黃圖】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堤激立石柱　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

閣不移樹上數采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　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絡樊川以為池作阿房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以木蘭為梁以磁石為門　渭橋秦始皇造渭橋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關中記】始皇三十六年童謠曰阿房阿房亡始皇【[illegible]】翠引者秦始皇所作也秦為無道暴虐不制藏天下美女以充後宮乃使戶[illegible]宮女侍宮千餘人齊門高見宮女動然是故舉而歌之作為翠[illegible]之操由未及終舉猶在[illegible]　二世然也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

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illegible]】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illegible]市吏告始皇云死者啖生人生人走入市門[illegible]秦地市有怨鬼【[illegible]】[illegible]

主藏令韓人白令令下何忽作曰韓曰明府亦作貞若南朝
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犇電飛翮銅爵神鳧
盧生說始皇曰臣
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
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
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
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
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
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
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
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
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
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

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
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
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
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
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
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
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
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
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
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
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

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
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
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
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
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說苑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
驕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
漸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
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
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
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

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
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
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
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
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
襲成山錦繡文采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
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
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
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
耳聞古之明主食足以飽衣足以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
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土

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陵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

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以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慚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史記]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搜神記]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鄭容從關東來將入函關西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疑非人遂住止而待之遂至問鄭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君願託一牘書致鎬池君所子之咸陽道過鎬池見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當有應者即以書與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樹果有人來取書明年祖龍死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

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

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illegible]

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論衡]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illegible]

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illegible]

[illegible]

二世皇帝元年[illegible]

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illegible]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illegible]

秦亡

[史記]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二十餘年竟幷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illegible]子男相秦者卿爲之不食　[illegible]李斯[illegible]一鼎）（[illegible]文曰上[illegible]相[illegible]）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

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新書]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必棄之

[史記]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　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

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

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

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

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

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　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

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俞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　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

為二世皇帝　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

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

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illegible]〕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六國表元年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為兔園〕　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

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嚴法

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

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
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按蒙恬傳先殺蒙毅後賜恬死此云蒙恬已死後殺蒙毅與此異也　四月二世還
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
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
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
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
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
穀用法益刻深　二世立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
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
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

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
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
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
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　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
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
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
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
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說
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
兵會稽郡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
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

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
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
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
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
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
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
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
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
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

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
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
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
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
而殺尉陳勝佐之幷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
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
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
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
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
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
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

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

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

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軍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

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敗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

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
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
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倉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
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
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
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
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
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幷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
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
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
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

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
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已爲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
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
肯爲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
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
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
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
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
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
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
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曰譬類比佳然實不同也其聽周章東敗而無老叔邯遂延兵擊陳王師大敗　博士凡仕六
旬老子陳將汲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
涸秋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
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
博士死於陳下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
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
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
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
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
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　李斯數欲
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
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
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

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
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
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
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
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
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
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
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
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
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

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
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
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
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
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
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
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
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
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
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
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

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
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
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
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
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
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
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
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
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
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

刑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

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

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中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刑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尙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

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緖今朕即位二年之閒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

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
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
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
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
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
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
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
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
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
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
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

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
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
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
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
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
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
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
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
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
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
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

以危易心絜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
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
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
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
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
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
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
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
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
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
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

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
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
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
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
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
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
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
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
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
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

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鬭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

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鹽鐵論〕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斯爲秦丞相卒致五刑〔宋書〕故聞李斯盡忠胡亥極刑思平曰僞以

愚者至作相用任人之言從游大將立樹前之術說秦沙丘之正阿意皆貴爲用也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通鑑殺李斯在二年〕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　章邯軍棘原項

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

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
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
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
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
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
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
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
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
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
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
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

畏高【新語】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邪以鹿為馬也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與史小異又藏文引史記云趙高將為亂先設驗獻鹿以觀群臣二世有言鹿者誅之今史記無是語【風俗通】世俗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以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俗存也　高自知
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
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
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
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
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
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
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
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

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
璽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高前數言關
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
數卻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
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
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
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
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
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

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
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
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
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
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
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
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
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
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
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
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

報趣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史載秦本事較備今並存之[illegible]秦子子嬰立見天下叛中趙高[illegible]

[illegible]

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新書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嬴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

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滅周祀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幷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

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政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

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

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擒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賈誼過秦論新書分上下篇

一篇[illegible]為二篇[illegible]論[illegible]中篇論二世下篇論子嬰也史遷全引用之而置下篇於前[illegible]今乃析秦之勢[illegible]子嬰[illegible]十七年十月十五日[illegible]其位[illegible]以[illegible]十三併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illegible]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illegible]令行於諸侯[illegible]人之威[illegible]始皇[illegible]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illegible]凡[illegible]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危[illegible]先君子為[illegible]

[illegible]之從[illegible]闗中其人[illegible]其[illegible]可決不可復[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司馬遷[illegible]之才[illegible]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之積衰天下[illegible]其理[illegible]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illegible]其志[illegible]死生之義備矣[illegible]圖所作[illegible]後人[illegible]

淮南子　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摲筡奮儋鑁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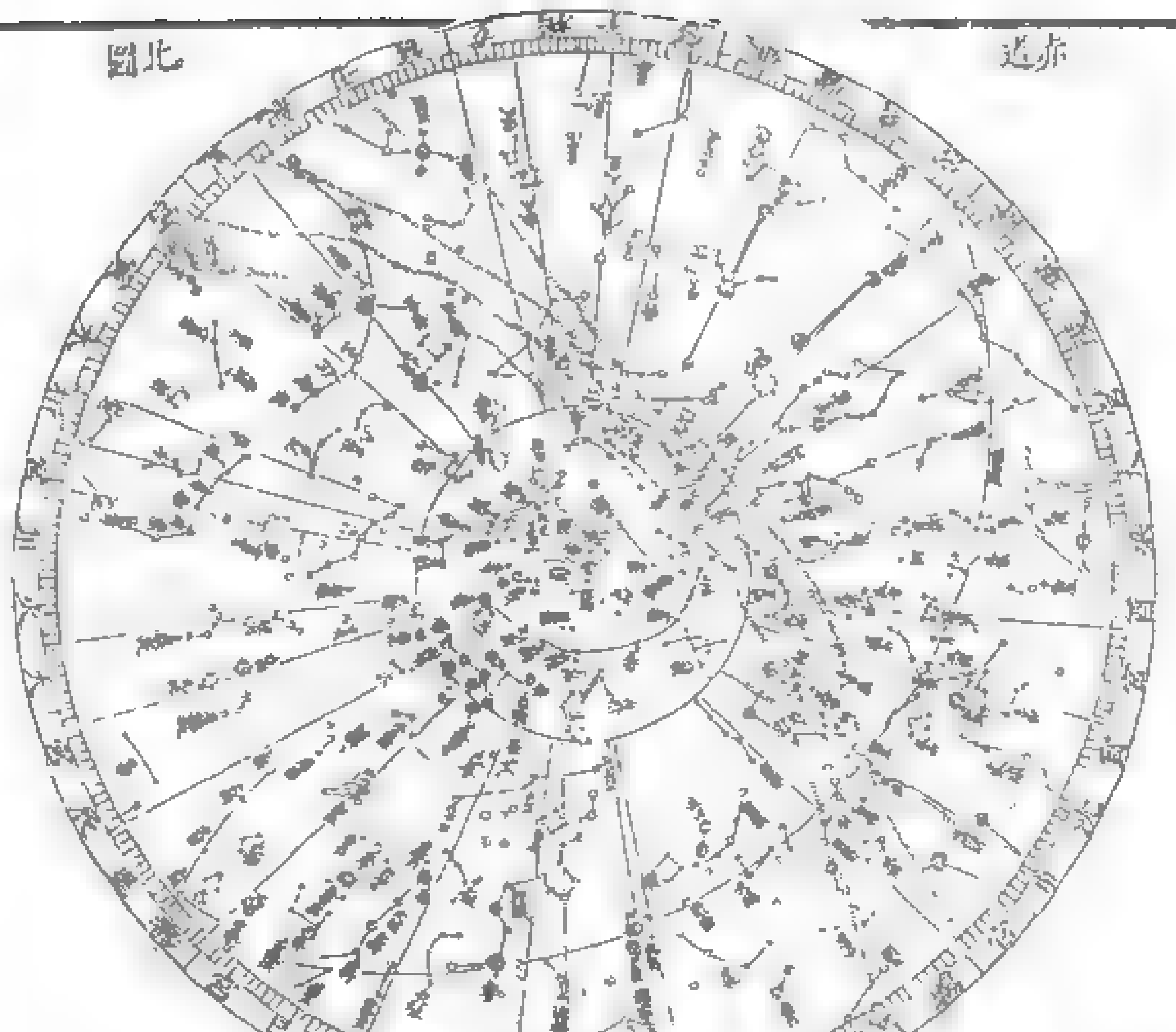
當修戟强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糜沸螘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法言曰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其阻東崤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

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創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人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彊閲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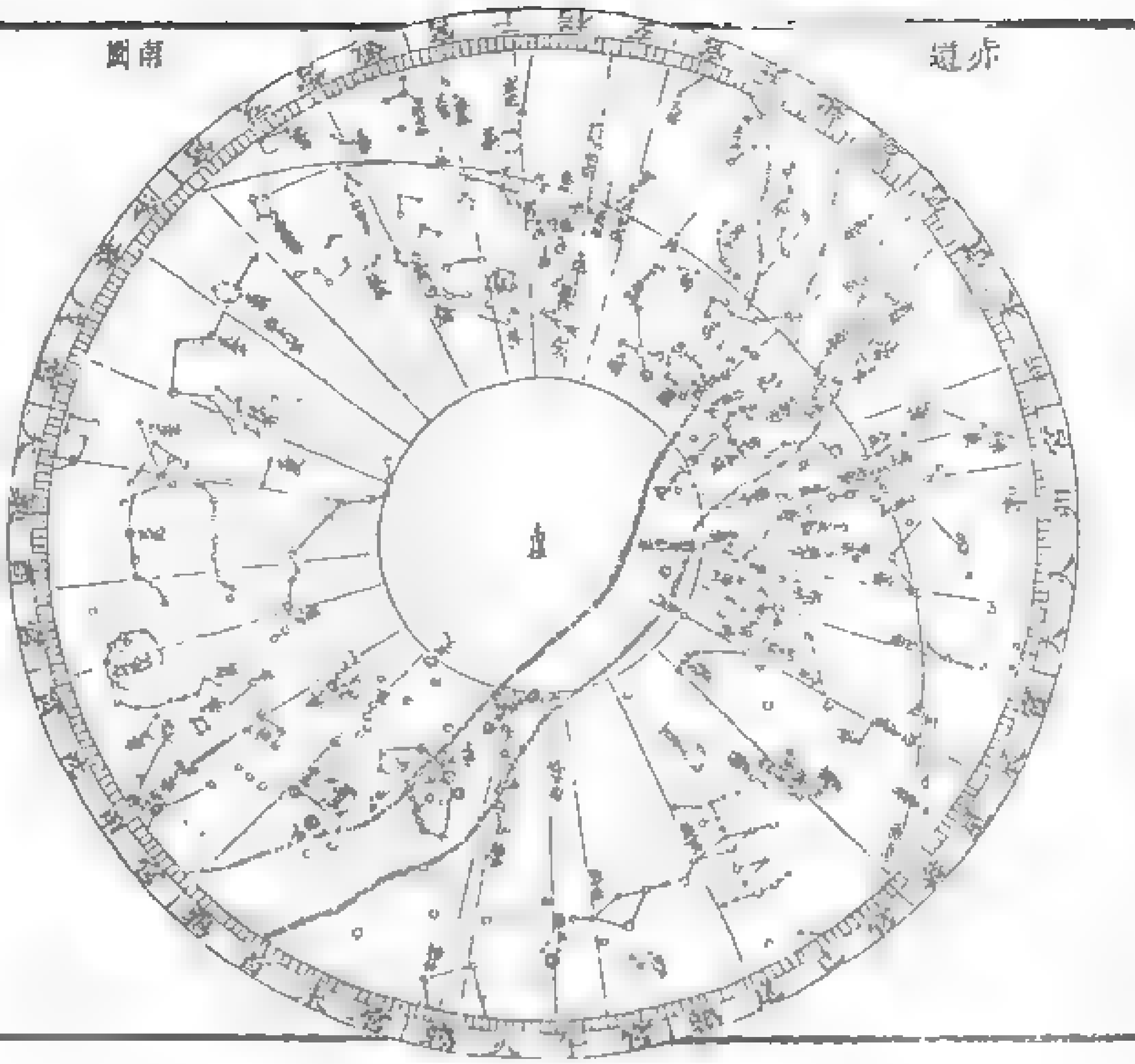
繹史外錄
第五部

天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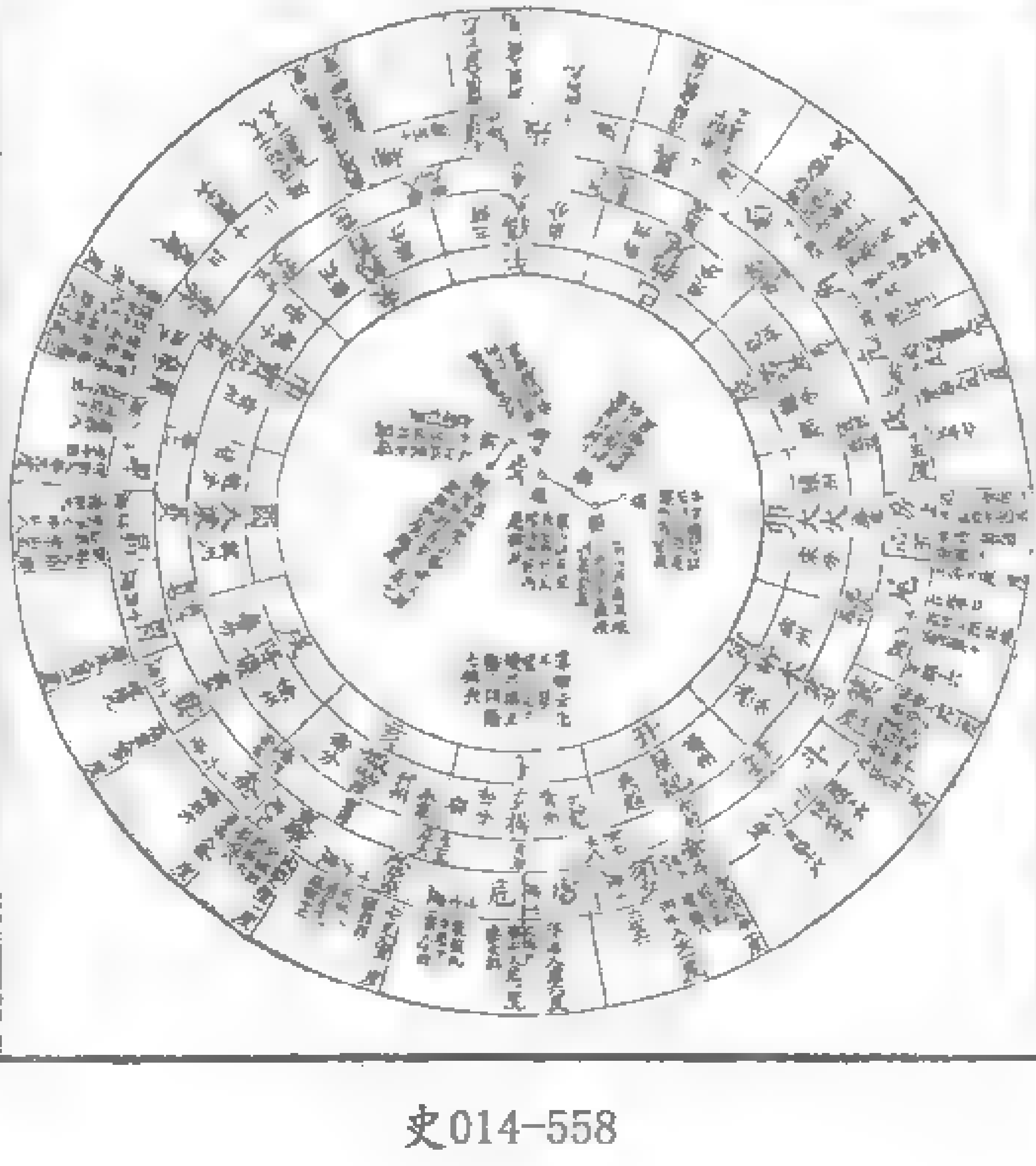
渾天圓體南低北昂北極常見不隱南極常隱不見赤道當二極之中自赤道以南天漸狹舊法合爲一圖而赤道之衆星反闊失其位置矣故分爲二圖其南極圖內之

赤道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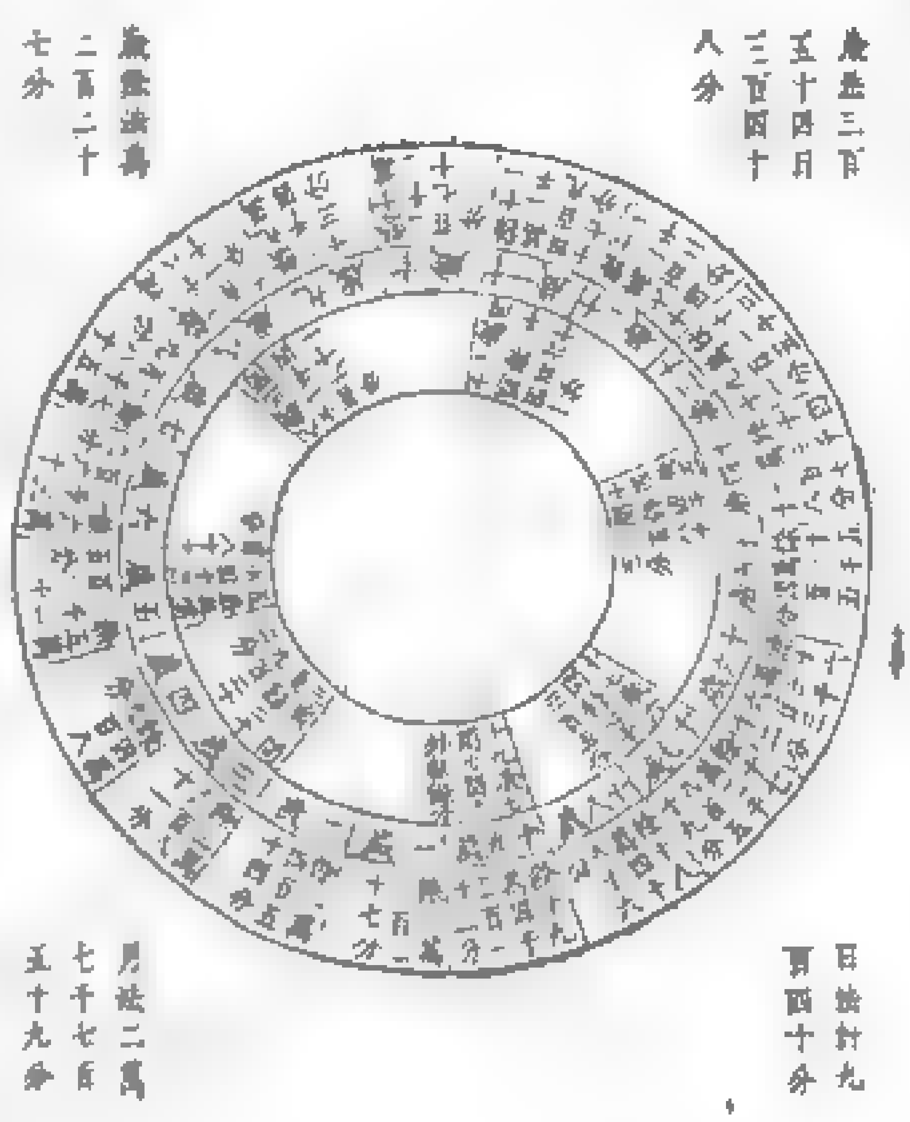
諸星中國所不見始萬曆間利瑪竇至列宿分度今古不同瑪竇修曆理測天頗詳曆數占候自有術家之學非所敢盡也

分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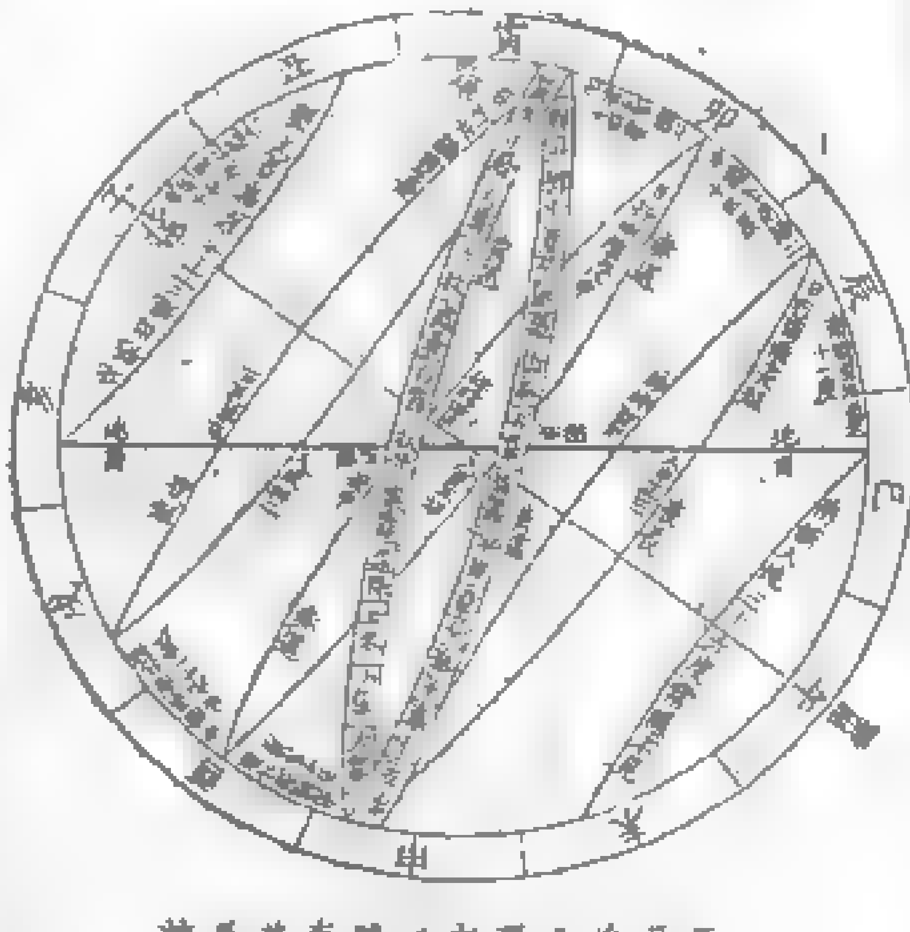
周官保章氏之職其書已亡晉志郡國入度非古數也十二次分星見於史漢世紀與近世之廣續過度不同大約星歟家測驗不相遠也據左氏內外傳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爲周分文公卽位歲實沈故爲晉分歲星棄次旅於鳥帑周楚惡之故鶉尾爲楚分星見大辰故宋將火故大火爲宋分然有可疑者星紀北而吳越南井鬼南而秦居危虛在北齊在東海際豈實西向宅曲阜魯以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說然有絕而復續者前星猶可誘乎況三卿未分晉當何屬秦拔西河魏當何屬周未遷東何故已遠鶉鳥陳滅由楚何自而入韓分且中國幾何或齊當鄭豈星日所不臨哉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然豕韋實衛晉何以吉越得歲而吳伐之然吳越同域吳何以凶衛氣屬水何以知與宋鄭陳同火且顓頊之虛豈在斗其祀是又齊與之分矣若此之類多不可曉是知分野之說似未可執一而論也

閏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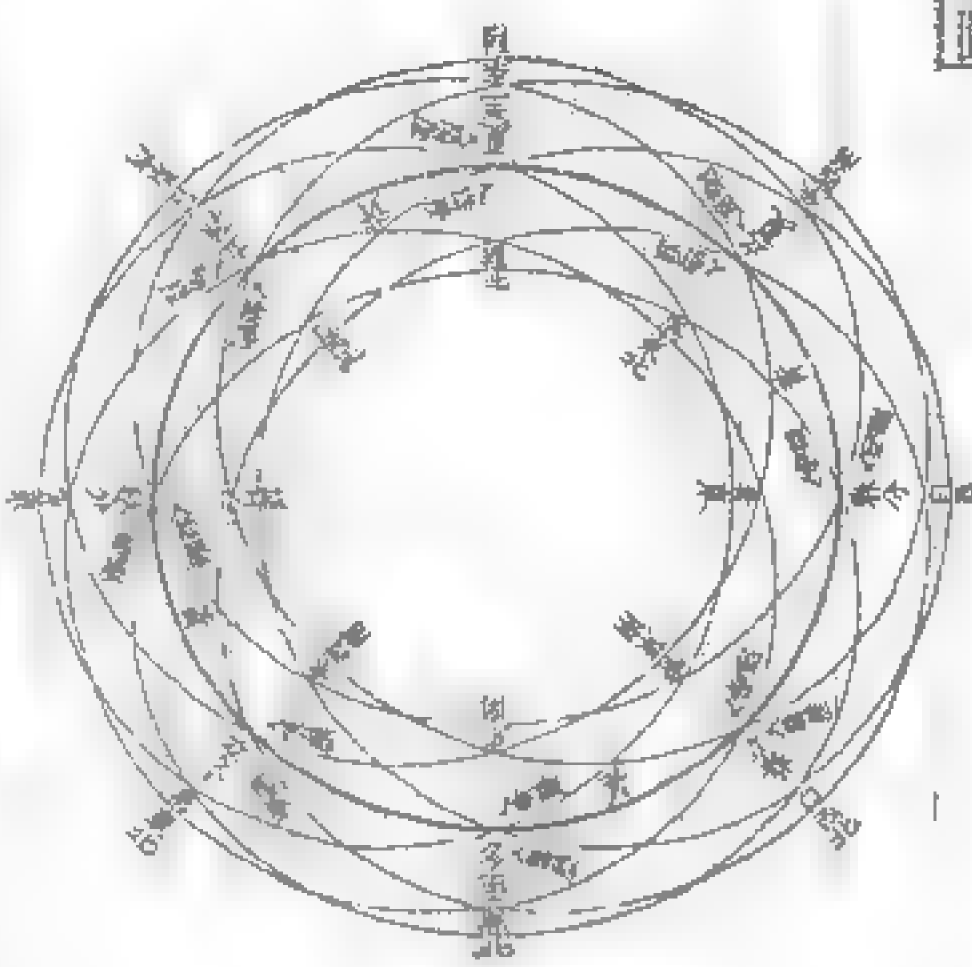
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日一周天爲一歲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二歲一閏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二分爲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十九者天地之數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以此定四時而歲功成矣

日行中道永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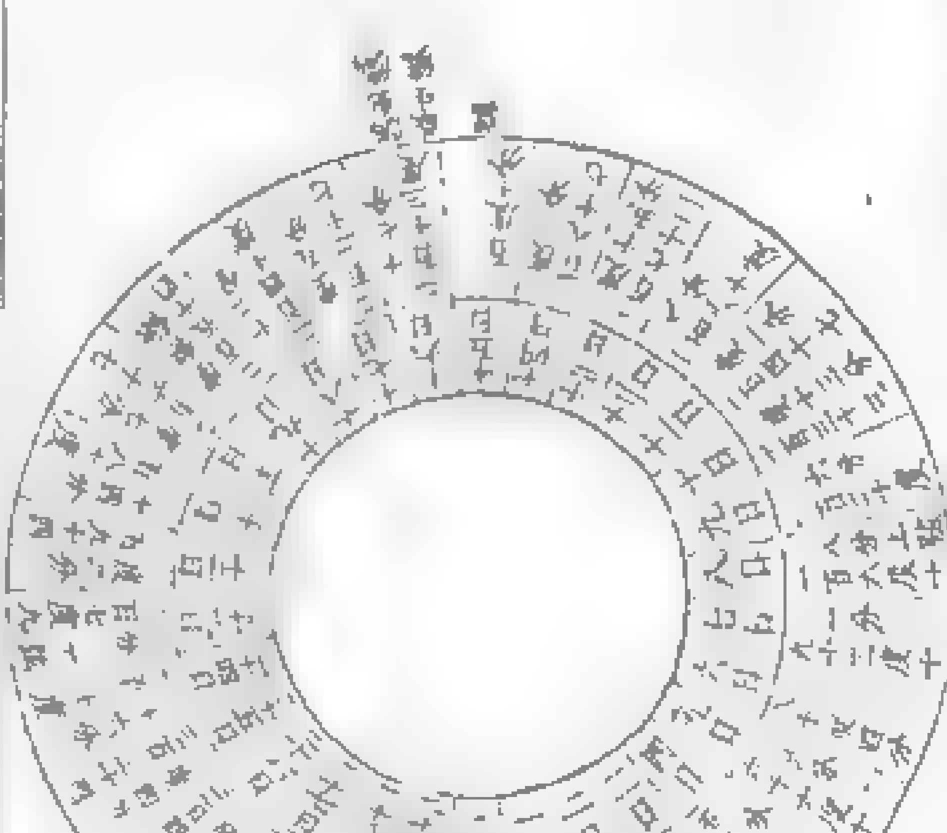
天體陰兩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黃道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從此漸南冬至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之表半在日之裏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相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大略也　日循黃道東行一日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天行東陸謂春南陸夏西陸秋北陸冬以成寒暑之節四陸者四方之宿黃道之所經非圖中之南北陸也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去天之正中五十五度又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春秋二分之日道又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又南去地面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去北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北極九十一度冬至日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而去南極六十七度亦如夏至日之去北極也夏至日之去南極亦如冬至日之去北極也

月行九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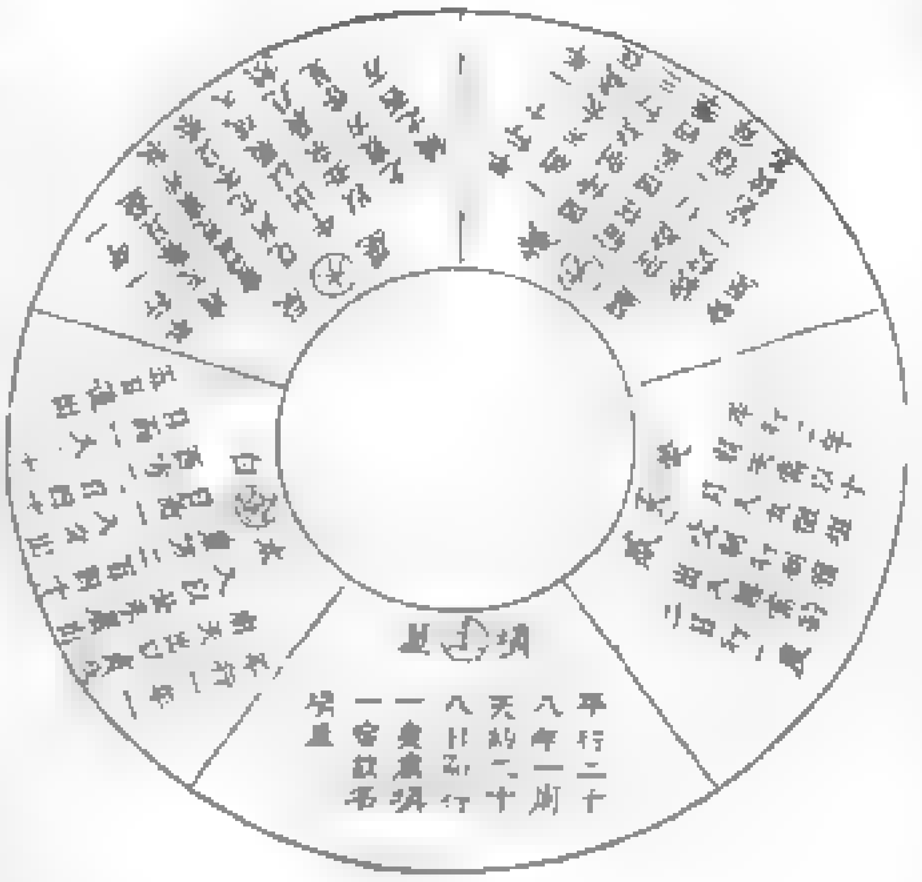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合以陰歷陽歷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為陰歷外為陽歷冬入陰歷夏入陽歷月行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春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冬入陽歷夏入陰歷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入陽歷秋入陰歷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春入陰歷秋入陽歷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　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也

月晦朔弦望圖



天有十二次日每月行一次月每月行周天發過一次故月月相會每月積一次也如正月會於亥亦二月日行過大火月一出又復行至火入故二月會於大火其餘放此月本無光日曜之乃為光光之初生如鉤日在其西去日漸遠光漸增八日為上弦十五日日月相對為望望後去日漸近光漸減二十三日為下弦光之將盡日在其東近會而為晦也是以未望以前魄見於東自望之後生魄於西月遠日以為明知日之曜月以為光也

五星周天圖



凡五星東行爲順西行爲逆遲舍而前爲贏退舍而後爲縮近日則伏遠日則見光明盛不定曰動光明出而生鋩曰芒芒長曰角長而偏出曰彗同舍曰合同宿曰聚其行木星近日則遲遠日則疾火星近日則疾遠日則遲土星平行無太過疾金水星附日而行此大槩也

天官書

【爾雅】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四時】土之氣升爲天【李巡】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

【淮南子】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方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注】東方蒼天東南陽天南方炎天西南朱天西方昊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

【春秋元命包】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

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各承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過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津液也【注】天中之天下之者水爲浮天載地其時達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

【博雅】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注】東西短減四步謂之尤等

【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里

【周髀算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將尺寸而度請

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勾勾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周公曰善哉（周髀算經）

白虎通 天者何也天之爲言鎭也居高理下爲人鎭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爲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君舒臣疾卑者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說文 [illegible]天也天顚也 物理論 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純剛其體回旋羣生之所大仰 春秋說題辭 天之言鎭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鎭之此天之名義也天之爲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屬焉 釋名 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易明之乾健也運行不息也又謂之玄玄懸也如懸物在上也）

淮南子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絃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illegible]）

爾雅 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時和謂之玉燭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春秋元命苞 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

淮南子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於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

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池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萬物蕃息

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景日中而修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黄澤石精出蟬始鳴半夏生蚊䖟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黄口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

【春秋繁露】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出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煖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大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淸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溧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溧孰多者用之必與

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與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溧其者曰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乃於是時出溧下霜出溧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淸溧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實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當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養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

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與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而正道益明

【爾雅】穀不熟爲飢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仍飢爲荐【穀梁】穀不升曰嗛穀不升曰饑二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

【史記】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師曠占】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歲苦樂善惡可知否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歲欲潦潦草先生蓬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 [illegible]以術占多實不[illegible]者來年秋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 常以十月朔日占春夏風風從東來春吉[illegible]以八節占歲[illegible]風從南來西家皆災逆此者貴以正月朔占夏[illegible]風從南來東來者皆時逆此者貴

【白虎通】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物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闔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合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開陽氣也故同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昌闔風至則申象刑飾

閶闔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脩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淮南子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

爾雅 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爲庉迴風爲飄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 [illegible]

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 [illegible] 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爲挈貳 [illegible]

弇日爲蔽雲 [illegible]

疾雷爲霆霓 [illegible]

[illegible]

雨霓爲霄雪 [illegible]

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霡霂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霽 [illegible]

史記 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

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食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開元占經〕凡日食皆於晦朔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主人民有災患也〔[illegible]〕臣下謀日乃蝕〔劉歆論〕日之將蝕則斗第一星變色微而不明七日而日蝕 日蝕既君行無道公輔不修德義狄蠻侵叛事錯〔河圖[illegible]〕日之蝕[illegible]〔[illegible]〕大亂不德日虎不出其年成逆社失射山崩日食日蝕後年山崩地震〔春秋潛潭巴〕日甲子蝕有兵亂[illegible]又其年蓋有亂丁卯蝕有旱有兵庚午蝕從火燒宮丘辛未蝕大水七日中蝕水滅陽潰陰叛臣爭兩蝕陰陽不解[illegible]山[illegible]六甲[illegible]草木不滋[illegible]乙亥蝕東國發兵庚辰蝕其年東至[illegible]心丘[illegible]日蝕[illegible]義不明[illegible]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丁亥蝕匿謀爲王字戊子蝕宮[illegible]內[illegible]入下[illegible]將相誅大水[illegible]辛卯蝕臣代其主[illegible]入[illegible]入下多邪[illegible]內[illegible]戊戌蝕有主[illegible]后[illegible]入[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五[illegible]王[illegible]大[illegible]大臣[illegible]長[illegible]木[illegible]兵[illegible]子[illegible]必[illegible]卯[illegible]雷[illegible]乙[illegible]不行[illegible]人[illegible]巳[illegible]丁[illegible]戊[illegible]不[illegible]女[illegible]天人[illegible]○[illegible]甲乙不具[illegible]

〔[illegible]〕故日食[illegible]以[illegible]

〔漢書〕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奢入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illegible]〕立春春分東從青道二出黃道東交於房一度中立夏夏至南從赤道二出黃道南交於七星四度中立秋秋分西從白道二出黃道西交於胃十二度中立冬冬至北從黑道二出黃道北交於虛二度中四季之月還從黃道○此月行之九道也 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

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

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効也

【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朏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氾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爲朝晝昏夜

【白虎通】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右行

右行者猶臣對君也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月三日成魄也【釋名】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也滿則缺也【□□】朱明盛實東君日也夜光臨之月【□子】□□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靈曜暫而爲明處闇而有光【說文】昕旦明日將出也曭曭日無光也□□□□也歐日晏也晏日在西方時側也晷日景也□日無光也【□□】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曰暇日初出爲旭日昕曰曉日盛曰昫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曰反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日晝□也□日光也□日明也□日白也【釋名】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說文】朏月未成之明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月一日始蘇也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尚書大傳】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易□□】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春秋元命苞】日□□□滿故上□□故明□□故精在外陰精爲月日行十三度常闕在□而明熱在內故含水內景

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言】□歷行也日□爲陰□月運爲道陽道也【淮南】日御謂之羲和月御謂之望舒【□□志】日月揚光日者人君象也人君不假臣下之權則日月揚光明【□□□】□誠故太平月□而□□□升平則月清而明【□□□】正月有偃月必有篡王

【史記】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江淮之閒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郄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

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鬭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

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 [illegible]

爾雅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歲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歲名 [illegible] 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歲名 [illegible]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月陽 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月名 [illegible]

漢書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祅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而禍除福至自然之符也 [illegible]

史記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illegible] 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illegible] 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 [illegible] 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 [illegible] 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illegible] 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 [illegible] 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

諸紀皆繫於斗【晉書】北斗七星一爲樞二爲旋三爲機四爲權五爲衡六爲開陽七爲搖光樞爲雍州旋爲冀州機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春秋運斗樞】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史記索隱】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尚書考靈曜】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尚書大傳】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春秋佐助期】天子法斗諸侯應宿【淮南子】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 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 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春秋運斗樞】[illegible]大樞神[illegible]出杓星高則晝夜[illegible]【春秋運斗樞】[illegible]光明陵出黑芝【春秋[illegible]】斗[illegible]王者[illegible]行[illegible]則見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春秋元命包】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咎司中主佐理司祿賞功進士 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史記正義】天理 理貴人牢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三能即三台【東方朔傳】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坼【晉獨斷】王者得禮之制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草木昆蟲各得其所則三台爲齊明不闕不徙卿其度 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史記索隱】[illegible]中招搖爲盾[illegible]【元命包】更[illegible]爲收斂之星若星不見或進退不定鋒鏑亂起將爲邊境之患也 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史記正義】[illegible]賤人牢[illegible]宋均曰[illegible]也 天之槍棓矛

盾動搖角大兵起 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春秋文耀鉤】東宮蒼帝其精爲龍【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春秋說題辭】心爲天明堂以布政教 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國語】天駟房也【詩紀歷樞】房爲天府主車駕【宋均注】斗曲杓[illegible]成車房爲龍馬華蓋[illegible]天[illegible]入[illegible]不獨居故[illegible]以直動○宋均注房星既體蒼龍又象駕駟馬故[illegible]衡陪乘[illegible]正則房心有德星之應見有親親之思則鈐入房【春秋元命包】鉤鈐兩星以閑防神府開鈐爲主鈐鍵以備非常【[illegible]】鍵閉一星在房東北掌管籥也[illegible]一度不居其所則[illegible]不閑宮門不禁房則反是也 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illegible]】天市[illegible]在房心北主[illegible]衡[illegible]天旗[illegible]左角爲天[illegible]右角爲天門 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春秋元命包】左角理物以起右角將率而動 大角者天王帝廷【春秋內事】[illegible]明以揚 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春秋元命包】攝提之爲言提攜也提攜[illegible]以接於下也 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春秋元命包】亢四星爲廟廷【爾雅】[illegible]南門[illegible] 氐爲天根主疫【國語】天根氐也【[illegible]】氐四星爲露寢 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春秋元命包】尾九星箕四星爲後宮之場[illegible]九星[illegible]其占明大則臣下奉度【春秋合誠圖】氐爲宿宮也 箕爲敖客曰口舌【[illegible]】箕爲天口主出氣尾箕進良賢者【[illegible]】箕[illegible]斗之間[illegible]也 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 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illegible]】[illegible]宮[illegible]【春秋合誠圖】太微爲天庭[illegible]【[illegible]】太微[illegible]之庭也[illegible] 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春秋內事】王者動得天度止得地[illegible]太微五帝[illegible]【河圖】[illegible]帝神名[illegible] 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

〔春秋合誠圖〕少微處士位　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春秋元命包〕軒轅十二星后宮所居〔[illegible]〕軒轅者帝妃之舍也　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春秋元命包〕東井八星主水衡〔[illegible]〕東井謂之鶉首　兩河天闕間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illegible]〕輿鬼謂之天[illegible]　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illegible]〕柳謂之鶉火也　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illegible]〕張謂之鶉尾　翼爲羽翮主遠客〔春秋元命包〕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名之所豐茂[illegible]　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illegible]〕軫謂之[illegible]　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

〔春秋文耀鉤〕西宮白帝其精白虎〔[illegible]〕[illegible]　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illegible]〕[illegible]　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illegible]〕[illegible]　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illegible]〕[illegible]　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illegible]〕[illegible]　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illegible]〕[illegible]　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illegible]〕天宮[illegible]　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

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　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春秋文耀鉤〕北宮黑帝其精玄武〔[illegible]〕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　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illegible]〕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營室謂之[illegible]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春秋元命包〕[illegible]〔春秋合誠圖〕王良主天馬　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春秋元命包〕天潢主河渠所以度神通四方　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illegible〕匏瓜一名天雞[illegible]　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南斗主[illegible]　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

將〔[illegible]〕河鼓謂之牽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illegible]〕織女謂之婺女〔[illegible]〕[illegible]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白虎通　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行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illegible]〕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illegible]〕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

淮南子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觿二參九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illegible]〕[illegible]

史記角亢氐兗州[帝王世紀]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謂之執徐於律為南呂斗建在酉今鄭分野[晉書]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於氐四度
房心豫州[帝王世紀]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謂之單閼於律為無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晉書]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
尾箕幽州[帝王世紀]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謂之攝提格於律為應鍾斗建在亥今燕分野[晉書]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於斗十一度
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帝王世紀]自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於律為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書]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
虛危青州[帝王世紀]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黿於辰在子謂之困敦於律為大呂斗建在丑今齊分野[晉書]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終於危十五度
營室至東壁并州[帝王世紀]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娵訾於辰在亥謂之大淵獻於律為太蔟斗建在寅今衛分野[晉書]娵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終於奎四度
奎婁胃徐州[帝王世紀]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謂之閹茂於律為夾鍾斗建在卯今魯分野[晉書]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終於胃六度
昴畢冀州[帝王世紀]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謂之作噩於律為姑洗斗建在辰今趙分野[晉書]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終於畢十一度
觜觿參益州[帝王世紀]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謂之涒灘於律為中呂斗建在巳今晉魏分野[晉書]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終於井十五度
東井輿鬼雍州[帝王世紀]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謂之協洽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今秦分野[晉書]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二十一度夏至終於柳八度
柳七星張三河[帝王世紀]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謂之敦牂一名大律於律為林鍾斗建在未今周分野[晉書]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終於張十七度
軫翼荊州[帝王世紀]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謂之大荒落於律為夷則斗建在申今楚分野[晉書]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終於軫十一度[帝王世紀]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百八十二星東方蒼龍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分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陽道左行故太歲右轉

春秋元命苞五星流為兗州兗之言端也言蜺精端故其氣纖殺鈎鈐星別為豫州豫之為言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立為揚山虛危之精流為青州分為齊國立為萊山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并之為言誠也精舍交并其氣勇抗誠信也天弓星流為徐

州別為魯國徐之言舒也言陰牧內安詳也昴畢間為天街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立為常山觜參流為益州益之言隘也謂物類並決其氣急切決列也東井鬼星散為雍州分為秦國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軫星散為荊州分為楚國荊之為言強也陽盛物堅其志急悍也○晉書引此與[illegible]不與此同參考[illegible]

[晉書天文志]元氣無[illegible]

史記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

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
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
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
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
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
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
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
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
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
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
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

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
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
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
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
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
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退而西
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
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
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
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
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

歲星廟也[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索隱]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歲星贏而東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二月迺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二丈贏而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尺縮西南石氏見欃雲如牛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迺生天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餘殃不盡爲旱凶飢暴疾至日行一尺出二十餘日迺入甘氏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又曰祇星不出一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喪[正義]歲星廟之東星或[illegible]之歲星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
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
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
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
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
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鬬光相逮爲害
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

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
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
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
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
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
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索隱]熒惑曰南方[illegible]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太子理也故外誅利刑天子必觀熒惑所在[淮南子]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尚書考靈曜]熒惑順行甘雨時也[洞冥]熒惑爲[illegible]亦謂之執法

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
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
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
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

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嬴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嬴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寅填星在東壁故在營室[illegible]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爲之動[illegible]鎮星一名地侯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

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

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彊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

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閒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

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淮南子注]太白曰西方以金殺也言他殺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見太白凡太白所出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得位者戰勝所直之辰順其色而角者勝其色害者敗[開元占經]明星昬之昬明[開元占經]太白最出東方為啓明皆見西方為長庚[開元占經]太白謂之長庚太白之太白[天官]占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名殷星一名大正一名營星一名宮星一名梁星一名滅星一名大囂一名大衰一名大爽一百星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晚為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

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閒可椷劒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

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淮南子]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也知殺■失冬令傷水氣則見辰星[開元占經]辰星謂之鉤星[開元占經]北方辰星水生物者其精辰星是固佐

太陰也辰星北方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一名細極一名鉤星一名爨星一名伺祠徑一百里亦偏將廷尉象也

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索隱〕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水合爲變謀更事與火合爲旱與金合爲白衣會也金在南不在北爲曰牝牡年穀大熟金在北木在南其年或有或無　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索隱〕凡五星火與水合爲焠用兵舉事大敗與金合爲鑠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卻與土合爲憂主孽卿與木合饑戰敗也　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illegible]〕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illegible]〕[illegible]　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爲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七寸以內必之矣〔索隱〕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四星若合是謂大蕩五星若合是謂易行　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illegible]〕五星順軌四時行序

〔漢書〕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建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

地動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卽有喪龜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杓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戍西北積水在北戍東北〔索隱〕天淵[illegible]之[illegible]蓋天淵謂之三淵

〔史記〕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〇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爲也五星之精散爲六十四變記不盡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illegible]〕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〇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　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〇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也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〇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〇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兩角熒惑之精也　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〇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亦填星之精　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〇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〇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〇孟康曰熒惑之精也　旬始出

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　枉矢類大流星虵行
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史記〕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於晦朔助月爲明〔晉書天文志〕
星隊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
隊星〔國策注〕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
國皆少則凶　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
旱其大經也〔爾雅注〕水精爲天漢也〔爾雅〕天河謂之天漢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
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爾雅〕奔星爲彴約 [illegible]
〔博雅〕昌光握登可措持格祓子〔辯〕　格擇旬始倍謫天狗枉矢

氣祲冠珥〔歡〕　赤宵濛須朝霞正陽淪陰沆瀣列缺倒景〔同上〕
山神謂之离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神謂之鬼土神
謂之羵羊水神謂之罔兩木神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
謂之淸明〔同上〕
〔史記〕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
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
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
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
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
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
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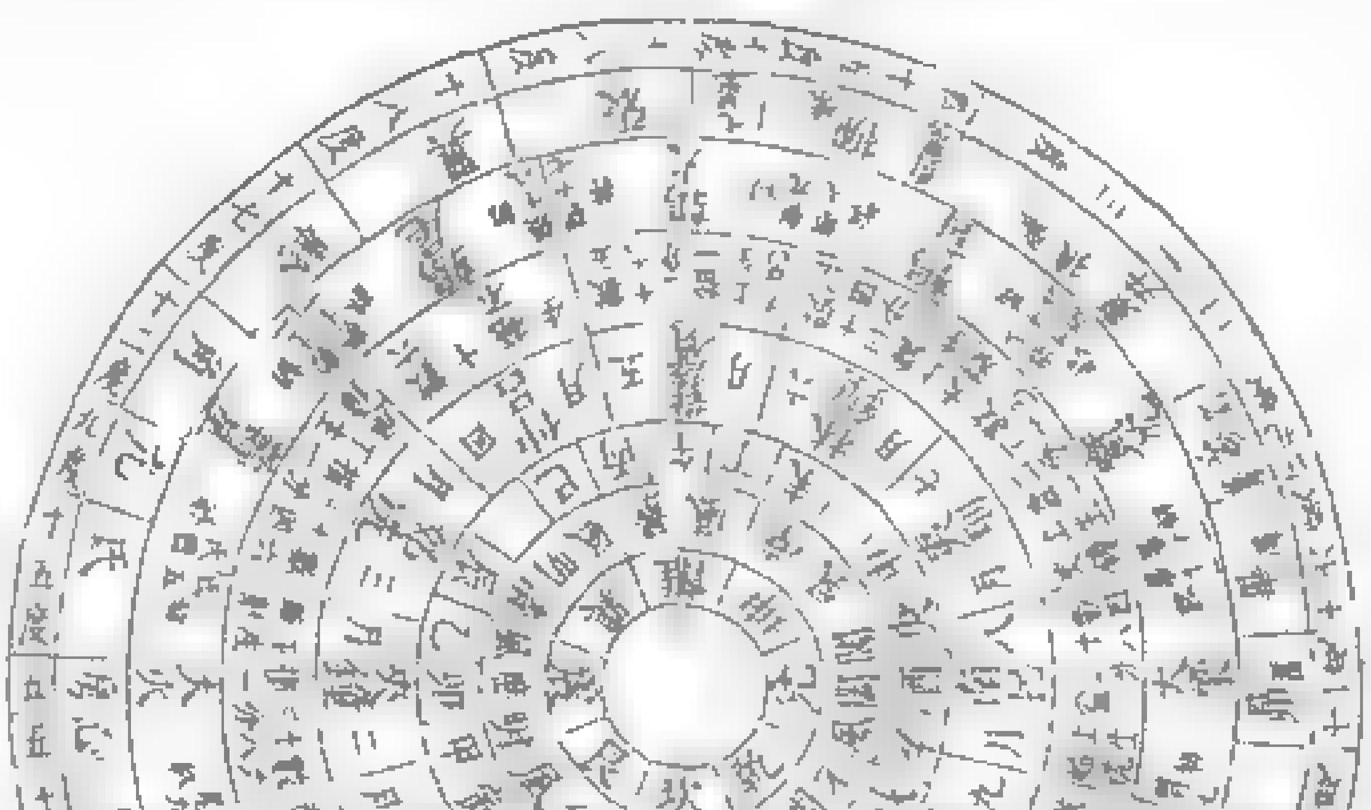
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
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皐
魏石申〔索隱〕[illegible]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
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
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
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
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

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
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
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
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
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彊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彊候
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彊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彊候
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彊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
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
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
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
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

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災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幷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按漢紀災變靡詳皆以爲可知星官之書全而不謬）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塡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

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　黃帝行德天夭爲之起　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律呂圖



五音相生圖

五音長短之序則曰宮商角徵羽五音相生之序則曰宮徵商羽角長短高下清濁相間成音以三分損益之法定之氣不和矣樂律志宮爲至濁羽爲次濁商爲中濁角爲中清徵爲至清宮喉音商齒音角牙音徵舌音羽唇音然羽與宮其清濁同而亦微有異惟黃鐘宮羽同音其聲至濁至大呂應鐘則專爲羽清而又少窮於宮然其爲唇音亦可謂之清不可謂之濁也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五音五音和矣然音止於五猶不足以盡變故截竹爲管十二律呂以應十二月亦以三分損益之法正之也

律呂通考

【爾雅】律謂之分○郭璞注云律管可以分氣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郭璞注云此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

【史記】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索隱】十月謂之應鐘何 [illegible] 【索隱】[illegible]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鐘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正義】十一月律謂之黃鐘何 [illegible] 【索隱】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爲揆度 [illegible] 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

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史闕文不說大呂【白虎通】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說文】丑紐也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白虎通】大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北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離起歸根復離暖孫蛤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萬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白虎通】正月律謂之太蔟何太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說文】寅髕也正月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彊象宀不達髕寅於下也

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白虎通】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說文】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 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從木戴孚甲之形一曰人頭宜爲甲甲象人頭 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乙承甲象人頸

南至於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白虎通】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從乙匕象芒達厂聲也辰房星天時也從二二古文上字【白虎通】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蔟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爲春春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其音角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其精青龍龍之言萌也陰中陽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

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白虎通】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說文】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

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

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白虎通】五月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說文】午啎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 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從一入冂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 丁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

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

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白虎通】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多【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白虎通】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强也時爲夏夏之爲言大也位在南方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鳥離爲鸞【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 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白虎通】土爲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神后土

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白虎通】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說文】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從臼自持也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

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白虎通】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

[illegible]文酉之形　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臍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从一从辛辛辠也辛承庚象人股　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白虎通]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說文]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土生於戊盛於戌从戊含一[白虎通]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見於酉酉者老也萬物收斂律中南呂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彊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

[漢書]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㠯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㠯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閒而吹之㠯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㠯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㠯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㠯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㠯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㠯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周禮注]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　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周禮注]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　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周禮注]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　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周禮注]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　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周禮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周禮注]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　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周禮注]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　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周禮注]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　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周禮注]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　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周禮注]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　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周禮注]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　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周禮注]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illegible]辰謂日月所會之次建謂斗之所建也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㠯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㠯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

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族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宓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迺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鍾爲宮則太族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

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應六十四卦太族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饋之象也三

統相雜故黃鍾林鍾太族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呂和矣（臣紀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　宮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族長七寸七分二　角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　羽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　徵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　林鍾長五寸十分四　角夷則長五寸四分二分一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　〕[illegible]蔡氏律呂新書改正黃鍾八寸十分一大呂七寸五分三分二[illegible]）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

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臣紀黃鍾分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

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鐘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注〕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黃鐘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族之九二太族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淮南子〕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為

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高誘注〕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illegible]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史記〕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

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精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爲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漢書】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說苑】王者有學立法物度數同書[illegible]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也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鐘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鐘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鐘之長其數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

易俗也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風俗通】所以名之爲角者觸也陽氣蠢動萬物觸地而生也所以名之爲商者章也物[illegible]熟章也[illegible]羽者宇也[illegible]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淮南子】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小爾雅】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匹有謂之束【[illegible]】半步爲跬【孔叢子】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illegible]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

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於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illegible]】龠二爲合合十爲升升四曰豆豆四曰區區四曰釜釜十曰鍾鍾十曰[illegible]十曰秉秉十曰筥筥十曰稯稯十曰秅【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

其在天也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

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淮南子】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成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illegible]

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

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大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臧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大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揫也物揫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

生者圜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乃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嗇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史記]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

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幷國於秦　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

辟無由入也

[漢書]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周禮注]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illegible]依流抉持下以雲門六莖五英大章韶夏濩大武何以備代帝王樂名　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旣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

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

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為設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廷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衛

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餽魯而孔子行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為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衛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　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娀姜原禼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

白虎通　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

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illegible]天子樂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儛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此言以人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儛也以武得之持干戚儛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誰制夷狄之樂以為先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

中國於是作樂樂之【白虎通】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 [illegible] 僸四夷之樂 [illegible]

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時食舉樂王者所以四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禮一坐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饑即食飽即作故無數

【漢書】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illegible]】八音者 [illegible]

[illegible]

【爾雅】大塤謂之嘂【[illegible]】[illegible]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illegible]】[illegible]

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白虎通】[illegible]

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大篪謂之沂【白虎通】[illegible]

大琴謂之離【白虎通】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illegible]

大磬謂之毊【白虎通】[illegible]

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illegible]】[illegible]

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illegible]】[illegible]

木謂之虡 [illegible]

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徒擊鼓謂之咢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寋 [illegible]

和樂謂之節 [illegible]

【周公鑄鐘銘】惟正月王春吉日丁亥既望分名純蠶擇乃吉金

自欣和其安以樂娛奉喜而賓客其怡鼓之夙莫不忘身余子
孫萬葉無疆用之協相○字橅古闕作鬯彝歐鳴之形故名鍼篆

周遲父鐘銘 遲父作姬齊姜龢林夾鐘用昭乃穆穆不顯龍光
乃用蘄丏多福侯父洎齊萬年眉壽子子孫孫亡疆寶

周聘鐘銘 宮令宰僕錫聘鐘十有二聘敢拜稽首

虘寶龢鐘銘 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
寶用享

齊侯鎛鐘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陲公曰汝及余經乃
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宦執而政事余弘
厭乃心余命汝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
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憼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軍徒旟雩乃行

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鬲公家汝恐恪朕行師
汝肇敏于戎攻余錫汝釐都胤爵其縣三百余命汝治辭釐造
國徒三千爲汝敵寮乃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
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厚乃命汝
及毋曰予小子汝敷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
織差𤔲爲大事繼命于外内之事中敷盟刑汝以敷戒公家應
卹余于盟卹汝以卹余朕身余錫汝車馬戎兵釐僕二百有五
十家汝以戒戎作及用或敢再拜稽首應受君公之錫光余弗
敢廢乃命及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虩虩成唐又敢在帝所敷受天
命刻伐履司敗乃靈師凡少臣惟輔咸有九州處禹之都不顯
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餀公之女雩生叔及是辟于齊侯
之所是忘龏齊靈力若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公所穀擇吉金
鈇鎬鏷鋁用作鑄其寶鎛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
眉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龢協而有
事俾若鐘鼓外內開闢都都俞俞造而朋劓毋或承類汝考壽
萬年永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埶斯字肅義政齊侯左右毋央毋
已至于桀曰武靈成子子孫孫永保用享○齊侯鐘四器分列鐘之銘一自惟王至穆和三軍一自鎛徒旟至余于止一自余命汝至吉金止一自鈇鎬至永保止其間亦語略不同

秦盄和鐘銘 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
不家在上嚴龏寅天命保業乃秦虩事蠻夏曰余雖小子穆師
秉明德叡尃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和萬民呼夙夕□起
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楚楚文武鎮靜不廷柔燮百邦于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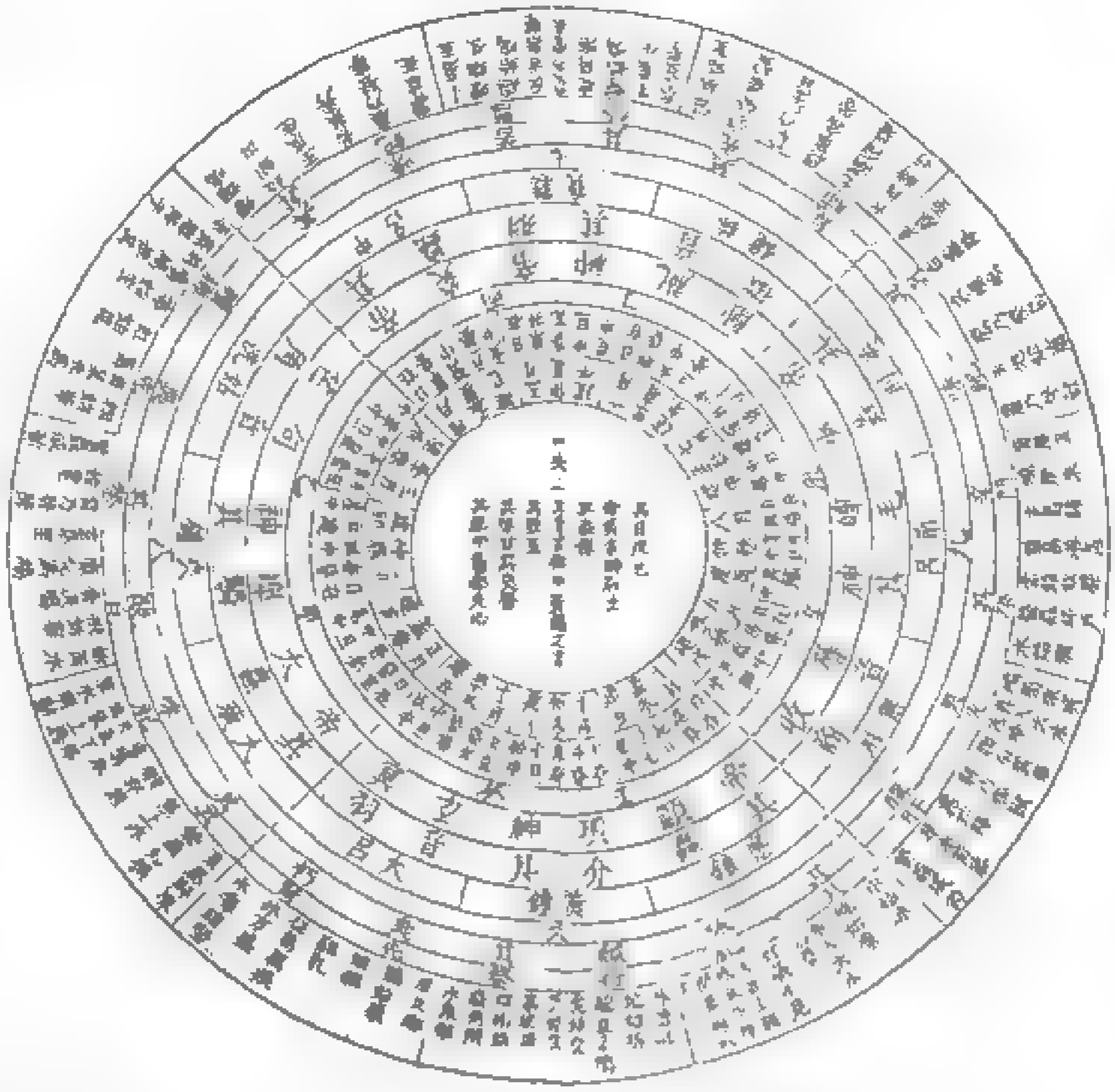
執事作昭和鐘乃名曰晉邦其音鍼鍼雝雝孔皇以昭格孝享
以受純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位高弦有慶敷有四方永寶
宜○右圖半下闕全爾疑作西夏

楚邛仲嬭鐘銘 惟正月初吉丁亥楚王賸邛仲嬭南和鐘其眉
壽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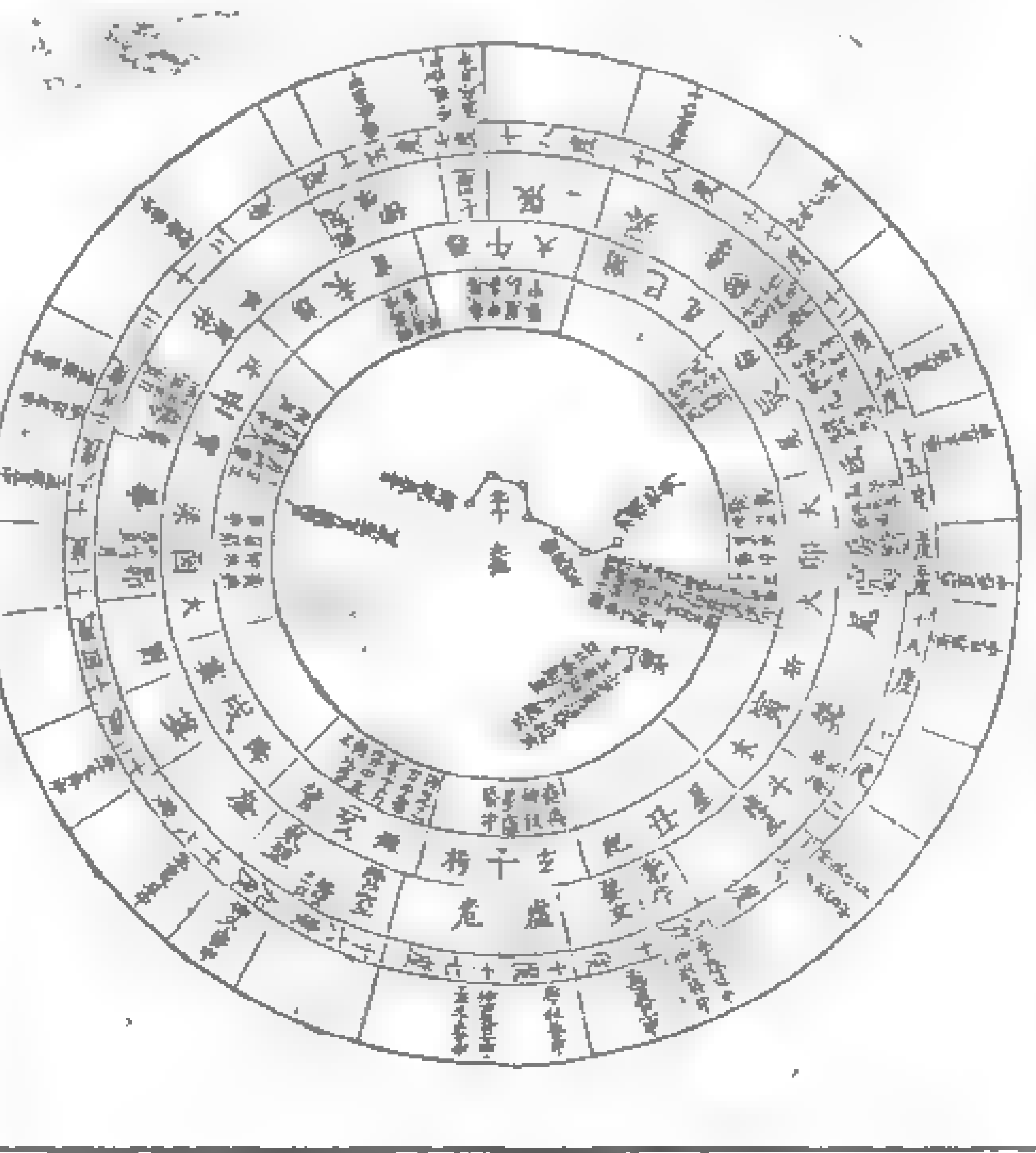
鄦子鐘銘 惟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將以擇其吉金自作鈴鐘中
翰且揚元鳴孔皇穆和鐘用宴以喜用樂嘉賓大夫及我朋友
𤼈𤼈鍚鍚萬年無期眉壽無已子子孫孫永保鼓之○鄦與許同

遊鐘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月令圖



中星圖



堯典仲春星鳥鶉火也月令昏弧中爲鶉首矣堯典仲夏星火大火也月令昏亢中爲壽星矣堯典仲秋星虛玄枵也月令昏牽牛中爲星紀矣堯典仲冬星昴大梁也月令昏東壁中爲娵訾矣月令之作未詳在尚在秦上下多不過二千年中星四已不同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所謂歲差者也夏小正略舉昏旦中星斗柄織女之所向參昴大火南門之伏見詩稱七月流火定之方中左傳之龍見水昆國語之火覿本見古人授時典事仰觀天星其來久矣并著於圖參驗時序至月令所記昏旦之星亦唯舉列宿以識節候而已未如歷家測度分杪之精審也

月令

夏小正

正月 啓蟄 言始發蟄也 鴈北鄉 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雉震呴 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 魚陟負冰 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農緯厥耒 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 □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 囿有見韭 囿也者園之燕者也 時有俊風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寒日滌凍塗 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田鼠出 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 農率均田 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獺獻魚 獺祭魚其必與之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 鷹則爲鳩 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農及雪澤 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初服於公田 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采芸 爲廟采也 鞠則見 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初昏參中 蓋記時也 斗柄縣在下 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柳稊 稊也者發孚也 梅杏杝桃則華 杝桃山桃也 緹縞 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 雞桴粥 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

二月往耰黍禪 禪單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 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憂者有憂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羔腹時也 綏多女士 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丁亥萬用入學 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祭鮪 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榮堇 采也 采蘩由胡 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 昆小蟲抵蚳 昆者衆也由魂魂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來降燕乃睇 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 剝鱓 以爲鼓也 有鳴倉庚 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

三月參則伏 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攝桑 桑攝而記之急桑也 委楊 楊則苑而後記之 䍧羊 羊有相還之時其類䍧䍧然記變爾或曰䍧羝也 螜則鳴 螜天螻也 頒冰 頒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采識 識草也 妾子始蠶 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 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 祈麥實 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越有小旱 越于也記是時恆有小旱 田鼠化爲鴽 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拂桐芭 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鳴鳩 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 初昏南門正 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鳴札 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囿有見杏 囿者山之燕者也 鳴蜮 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王萯秀 取荼 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 秀幽 越有大旱 記時爾 執陟攻駒 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 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 浮游有殷 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 鴃則鳴 鴃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時有養日 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 乃瓜 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良蜩鳴 良蜩也者五采具 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啓灌藍蓼 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鳩爲鷹 唐蜩鳴 唐蜩者匽也 初昏大火中 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煮梅 爲豆實也 蓄蘭 爲沐浴也 菽糜 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 頒馬 分夫婦之駒也 將閒諸則 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 煮桃 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 鷹始摯 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

七月秀雚葦 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 狸子肇肆 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 湟潦生苹 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爽死 爽也者猶疏也 荓秀 荓也者馬帚也 漢案戶 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寒蟬鳴 蟬也者蝭蠑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 時有霖雨 灌荼 灌聚也荼雚葦之秀爲蔣褚之也雚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 畜瓜之時也 玄校 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剝棗 剝也者取也 栗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丹鳥羞白鳥 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辰則伏 辰也者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鹿人從 □者從也鹿之養也離群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

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鴽為鼠參中則旦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貊貉鼶鼬則穴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王始裘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於日雀入于海為蛤蓋有矣非常入也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也歲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玄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嗇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也故記之也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螘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小正一篇載大戴記以存其僞或謂子夏所作或云鄭氏所作也[illegible]可致正

周書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

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於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共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

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何休曰正朔有三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也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姦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雷不發聲諸侯□民不

始電君臣威震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姦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戈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

夏不生民多厲疾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日凉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凉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農不登穀暖氣爲災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

淫佚蟄蟲不培戶□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人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之日鶡鳥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鶡鳥不鳴□□虎不始交□□□□荔挺不生卿士專權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鴈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篇亡 黃云前 [illegible] [illegible]

禮記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

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髊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竝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淮南時則訓同言不舞舞其[illegible]故此[illegible]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孟春之月招搖指寅[illegible]盛德在木其蟲鱗[illegible]解凍蟄蟲始振蘇魚上負冰獺祭魚候雁北[illegible]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illegible]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東郊[illegible]先祭脾[illegible]正月官司空其樹楊[illegible]王者明堂[illegible][illegible]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乃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illegible]仲春之月招搖指卯[illegible]二月[illegible]其季始華蟄蟲咸動蘇二月[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服丁丑子[illegible]天材[illegible]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

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
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
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
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
[illegible]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
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
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
觕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

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
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
禮樂命大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
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
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
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
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
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
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
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
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

來格秀草不實 [illegible]
[illegible] 仲夏之月日在
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
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
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騮載
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命樂師修
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竾簧飭鍾磬柷敔命
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
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
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

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是
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
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
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
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
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illegible]
[illegible]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

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
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赤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
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
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
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
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
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
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
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
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

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
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
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
保 [圖前十] 季夏之月招搖指未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大雨時行 黃鍾八風水最爲盛大中宮四女黃色衣黃乘黃其兵劍其畜牛鬬於中宮命婦人入婦宮之 令毋殺罰赦有罪親長老行惠養厚廟廟以從萬物歸也六月官少司其樹梓○按此鍾土至之 文而缺 中央令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
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
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
其器圜以閎 [圖前十]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 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
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

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
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
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
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
反賞軍帥武人於廟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
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
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
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
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
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

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
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圖前十] 西方金也其帝少皡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 虎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盛德在金服八風水最爲盛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乘白騏其兵戈 其畜狗鬬於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行是月令涼風至 三旬七月官庫其樹楝 [圖前十] 月也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 罰盡收斂以備天災以佐秋殺 [圖] [illegible]在堂氣次西也 候也 [圖] 立秋[illegible]寒蟬鳴 [圖] [illegible]望虛爲秋 [illegible] 立秋促織鳴女工令促之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
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
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
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
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

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淮南子〕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入月官尉其樹柘〔[illegible]〕仲秋九月[illegible]以待陰氣為生殺度 仲秋農隙民盡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 仲秋乃命國醵〔[illegible]〕八月白露降寶雞高鳴揃離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淮南子〕季秋之月招搖指戌九月官候其樹槐〔王居明堂禮〕季秋除道故是以執殺〔[illegible]〕天霜樹落葉而收[illegible]震〔[illegible]〕霜殺伐之表季秋霜降萬物以成萬殺之成其政令肅殺霜降樹傷不行鳥獸霜不殺草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

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

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書傳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illegible]孟冬之月招搖指亥[illegible]在木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群禁[illegible]閉門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十月官司馬其樹檀[illegible]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illegible]）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

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

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淮南子仲冬之月招搖指子十一月官都尉[illegible]其樹棗[illegible]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illegible]冬至日[illegible]冬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illegible]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為不臣地為不[illegible]冬至日月五星俱起于牽牛[illegible]冬至日月在牽牛[illegible]仲冬昴星中[illegible]）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

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

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illegible]季冬之月[illegible]則十二月宮獄其繫僕[illegible]以合[illegible]八人象[illegible]中可以[illegible]主西以當[illegible]中可以權家主秋者[illegible]中可以聽事字冬者[illegible]中則入[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其時味之[illegible]中者而與民之[illegible]則不[illegible]月令一[illegible]宮以爲國令[illegible]凡春秋十二紀之[illegible]後人[illegible]紀[illegible]氏曰紀五月[illegible]十二月紀之首章也言爲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

管子 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爲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　東方曰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其德喜嬴而發出節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宗正陽治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修溝瀆甃屋行水解怨赦罪通四方然則柔風甘雨乃至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者掌發爲風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行秋政則霜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

四政曰端險阻修封疆正千伯五政曰無殺麑夭毋蹇華絕芋五政苟時春雨乃來　五行 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總別列爵論賢不肖士吏賦祕賜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數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贖蟄蟲卵菱春辟勿時苗足本不癘雛鷇不夭毋傅速亡傷繈褓時則不凋七十二日而畢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而大斬伐傷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illegible]）

管子 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修樂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掌賞賞爲暑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三政曰令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曰令禁罝設禽獸毋殺飛鳥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　五行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

丙御令掘溝瀆津舊塗發臧任君賜賞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然則天無疾風艸木發奮鬱氣息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厲七十二日而畢

[illegible]

四時 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長養

秋聚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歲掌和和爲雨 五行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御不誅不貞農事爲敬大揚惠言寬刑死緩罪人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爲粵宛艸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宮室築臺榭外築城郭臣死七十二日而畢

[illegible]

[illegible]

四時 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聚彼羣材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所惡其察所欲必得我信則克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陰秋行春政則榮行夏政則水行冬政則耗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圉小辯鬬譯跪二政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皆入 五行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五穀之先熟者而薦之祖廟與五祀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合什爲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

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斂也然則晝炙陽夕下露地競環五穀鄰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七十二日而畢

[illegible]

四時 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地乃不泄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大寒乃至

甲兵乃彊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為寒冬行春政則泄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　五行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而止其氣不足則發撊瀆盜賊數剽竹箭伐檀柘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然則羽卵者不段毛胎者不牘䏁婦不銷棄草木根本美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牘䏁婦銷棄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淮南子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壬子用制木用事火用事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illegible]外徙壬子氣青黑甲子王壬子冬乃不藏內于千壬子星墜戊子于壬子[illegible]于壬子冬雷其鄉　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困大罰已決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illegible]不用事其氣寒而與[illegible]水當不藏至陰也[illegible][illegible]四時之祭祠祈禱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客[illegible][illegible]非無寒及於水則雨[illegible]及介蟲則[illegible]大高[illegible]出如人君[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逆天時則民病[illegible]不過[illegible]及於木[illegible]其[illegible]有大水木為民害[illegible]及介蟲[illegible]內 [illegible]不敢不失少[illegible]不失[illegible]日月光明

四時 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遬至賊氣遬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彊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人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為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輕重己 精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絻青搢玉總帶玉監朝

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耟耒耨懷鉊鈶又橿權渠繉緤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

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入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

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惢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絻白搢玉揔帶錫監吹塤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木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絻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雚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脅軻蓑笠當㯟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淮南子　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

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illegible]正月不溫七月不涼二月不雷八月雷不藏三月風不[illegible]九月無降霜四月[illegible]雷不見[illegible]行五月陽氣不[illegible]十月不合凍六月降雷不行十一月草不衰七月白露不降[illegible]霜八月[illegible]不降二月雷不行九月[illegible]不藏三月草木傷十月[illegible]不定四月[illegible]蟄不[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五月雨雷十二月[illegible]不見六月五穀不實○[illegible]）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

不積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
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
不垸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
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
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斂收陽陽唯德是行養
長化育萬民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
之為度也嚴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
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
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
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
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

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
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洪範五行傳上

〔漢書〕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

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

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

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悊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壄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休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

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　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　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諡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

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國皆災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災榭者所以臧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宮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爲成

君喪亡衰戚心數與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于道不能奉
宗廟也 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 襄公九年春宋
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
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
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
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愼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
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
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
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
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
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

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
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
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
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
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
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
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
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火而
象之不火何爲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

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
明爲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
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
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
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
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
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
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産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
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
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
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

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
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
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
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
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
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
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
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
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
陳 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
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

於欒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罪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卽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辠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

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漢五行志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禍流二世奢淫之患也漢五行志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

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 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信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劉歆以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漢五行志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

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菽　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

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防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駡萬萬殺公之應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

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貜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敗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　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大水飢穀不成其災甚也【已上漢書五行志】〇經曰羞用五事五事

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悊聰作謀容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悊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舒恆燠若急恆寒若霿恆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水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蒞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

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

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奧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併唯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旤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云

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馭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以告楚子使賴人追之[illegible]公[illegible]歸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敖縊死

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

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爲十七年郤氏亡　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旤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　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

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㠯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亡辭亦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㠯爲己心將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禍 三十年爲世子般所殺 襄公三十一年公薨

季武子將立公子裯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爲昭公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於外 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㠯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㠯在民上不可㠯終 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㠯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㠯道容貌也言㠯命之容貌㠯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

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㠯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㠯令非誼也大事奸誼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 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于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贛觀焉曰㠯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

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㠯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此上貌不恭 此下恆雨 庶徵之恆雨劉歆㠯爲春秋大雨也劉向㠯爲大水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㠯爲三月癸酉於曆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閒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㠯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㠯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㠯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

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禍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illegible]　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以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弗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

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

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　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illegible]　左氏傳曰周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為近雞旤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田于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子鼂奔楚而敗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　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illegible]　宣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旤也不敬而備霧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于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

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罪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俠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

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　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illegible]　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釐公左

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
國之大事于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於閔公上逆祀
也釐雖閔之庶兄嘗爲閔臣臣子一例不得在閔上又未三年
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
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
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
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
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
先禰而後祖也 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誖厥妖城門壞 傳
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

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詩云如
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
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
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
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
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
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
有犬旤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
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
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

毛蟲之孽說以爲天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 史記周單
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
郤其當之虖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
高位實疾顚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
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
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
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虖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齊殺
國佐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 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
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
子也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
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虖及仇嗣立是爲文侯文侯卒
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
克復立昭侯之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
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三矣閒一歲鄭人殺之 襄公
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賓出汝齊
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
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
矣其語偸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

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與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　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夭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

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冬趙孟卒　昭五年秦景公卒　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設服離衛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退會子羽告人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以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　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

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子贛曰君其不殁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遂死於越已上左傳　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莊公二十　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

執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略
同說　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襄公五年秋
大雩先是宋魚石犇楚楚伐宋取彭城呂封魚石鄭畔于中國
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呂禦楚是歲鄭伯使公
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
衆之應　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　二十八年八月
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
炕陽自大之應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年
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
莒牟夷以二邑來奔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
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　十六年九

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慼又大蒐于比蒲晉叔
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慼容不顧
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　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
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
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是春乃歸之　二十五
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與季氏
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
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之為微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
出犇齊　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
城二大夫帥師圍鄆　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
築臺奢侈不恤民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
君國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僖公即位南敗邾東敗莒
獲其大夫有炕陽之應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
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
僖公大夫始顓事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
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襚有炕陽之應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晉伯杞伯滕子來朝郕
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
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
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

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呂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
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詩妖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
中成軍虢公其奔是時虢為小國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亢
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
濟乎偃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
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奔周周十二
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
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
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國人不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
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

絶之更立其兄齗耳是爲文公遂伯諸侯　左氏傳文成之世
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
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
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鸜鵒來巢公攻季氏
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
宋立是爲定公[illegible]　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爲毛蟲之孽
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
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
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
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
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illegible]○[illegible]　左氏傳嚴公十七年十一

月甲午宋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遂奔
陳先是臣兄閱爲宋卿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
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
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公迺止華臣抗暴失義內
不自安故犬禍至以奔亡也　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
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大婦不嚴厥妖
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illegible]　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
癸酉王子朝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幾以獲神助甲戌津人得
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爲石是時王子朝篡天子位萬民
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
之驗云玉化爲石貴將爲賤也後二年子朝奔楚而死　史記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
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爲我遺
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
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鼂同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
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
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金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
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
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　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
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
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
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逝天雨毛[illegible]　史

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
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
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
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
三世周致德祚於秦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
金失衆甚[illegible]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奧
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
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知也詩
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
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
殺百官廢亂失則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

緩故其罰常奧也奧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
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
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
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溫奧生蟲故有蠃蟲之孽
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
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
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 一曰暑歲羊
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
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
之其福曰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旤說以爲於天文南
方喙爲鳥星故爲羽蟲旤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

是　庶徵之恒奧劉向以爲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亡冰然後
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奧雨雪四
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奧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
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奧而與
六日也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
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罰鄭伯
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
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亡冰董仲舒以爲
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作丘甲劉向以爲時
公幼弱政舒緩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亡冰劉向以爲先是公
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

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懼而弛緩不敢行誅
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之應董仲舒指略同一
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
兄弒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
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襄公
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
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奧年
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
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
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
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

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
朝將爲虛之應也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
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
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爲羽蟲之孽易有鼎
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
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
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
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
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
若是共御五福乃降用章於下者也一曰金沴木一曰木不曲
直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歆以爲草妖也劉

向曰爲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易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曰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顓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

不藏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蠃蟲孽也李梅實屬草妖　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枯木復生人君亡子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惡之君不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illegible]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　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鬭於國專征劫殺厥妖烏鵲鬭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於國中人君暴虐鳥焚其舍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illegible]○從劉向說傳　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近羊旤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中土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illegible]　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

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弱奔魯華臣奔陳華合比奔衛劉向以爲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　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有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僇天雨血

繹史卷一百五十四

洪範五行傳下

漢書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

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　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奧煖而已故籍秦以爲驗　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毐封毐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毐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見陽不禁閉以涉危害舒奧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毐懼誅作亂始皇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奧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奧而寒盡六月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蜚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妒媢之心夫人將殺其象見也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　釐公十年冬大雨雹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

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傲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　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爲亂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從菽以菽重殺殺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強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

先犬雷風冬先雨迺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
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
霜反在草下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盛陽雨水
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
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
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
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
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
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
不為災說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書大言為災也凡雹皆冬之愆
陽夏之伏陰也　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

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illegible]　左傳曰釐公三十二年十
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
以為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
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還晉大夫先軫謂襄
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遂要崤阨以敗秦師匹馬觭輪無
反者操之急矣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彊國四被秦寇禍流
數世凶惡之效也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
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
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
為雷為貌不恭也　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毋故自
動若有音[illegible]　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孼

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
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
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
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
上　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illegible]　桓公五年
秋螽劉歆以為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孼也與魚同占劉向以
為介蟲之孼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
城諸蟲略皆從董仲舒說云　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
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孼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
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
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

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
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　釐公十五年八
月螽劉向以為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為
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　文
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為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
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
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穀災卒遇
賊陰墜而死也　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郚　宣公
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　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
數有軍旅　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滕

子鄭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劉歆以為蝝蚍蠹之有翼者食穀為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為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蝝生屬蠃蟲之孽[illegible]　左氏傳曰莊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喪屨劉向以為近豕禍也

先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桓公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絀之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於田所襄匿其戶閒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　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人居室

[illegible]　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鬭將毀王宮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竇澤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防王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瀆比諸侯穀洛其次卿大夫之象也為卿大夫相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儋括將有篡殺之謀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簡嫚大異任其私心塞埤擁下以逆水勢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儋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猛或立子朝王室大亂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鬭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繆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illegible]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

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霧也雨陽寒奧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水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竝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為於易巽為風

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為內事為女孽也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既一曰牛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臝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之恆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　僖公十六年正月六鶂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為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鶂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記退蜚傳以實

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鶂之數云京房易傳曰潛龍勿用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緯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恆地變赤而殺人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為晦暝也震

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晝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為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為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為春秋及朔言朔即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皆月晦云　隱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為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霿以生臝蟲之孽也　八年九月螟

時鄭伯以邴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　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劉向以為近牛既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霿昏亂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　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為近牛既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致危亡秦遂不改至於離宮

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以力爲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後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已上漢志 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將鑄無射鐘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小者不窕大者不槬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劉向以爲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思心霿亂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痾凶短之極者也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昭子聘于宋元公與燕飲酒樂語相泣也樂祁佐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十月叔孫昭子死十一月宋元公卒已上漢志 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

生以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光不散如火然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絶道故災異至絶世也經曰良馬逐逐進也言大臣得賢者謀當顯進其人否則爲下相攘善茲謂盜明厥咎亦不嗣至於身僇家絶已上漢志 史記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劉向以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大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劉向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勢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一曰其在天文水爲辰星辰星爲蠻夷月食辰星國以女亡幽王之敗女亂其內夷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木絶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正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肯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侯略皆從董仲舒說也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

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 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哀公二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 離

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曰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微弱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于高梁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同

雍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湨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甯出衎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爲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欒書中行偃殺厲公而立悼公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彊力者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必有篡弒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

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　皇極之常陰劉向以爲春秋亡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劉歆以爲自屬常陰　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妻不壹順黑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夫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揚解而溫內取茲謂禽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茲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迺除夜星見而赤女不變始茲謂乘夫蜺白在日側黑蜺果之氣正直妻不順正茲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專夫妻不嚴茲謂媟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頃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適不答茲謂不次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於不專

兹謂危嗣蜺抱日兩未及君淫外兹謂亡蜺氣左日交於外取不達兹謂不知蜺白奪明而大溫溫而雨尊卑不別兹謂娛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則日出且雨臣私祿及親兹謂罔辟厥異蒙其蒙先大溫已蒙起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兹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兹謂不見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解立嗣子疑兹謂動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兹謂不聽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兹謂主窳臣天蒙起而白君樂逸人兹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兹謂怙祿蒙三日又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兹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兹謂蔽下蒙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大雲蔽日祿生於下兹謂誣君蒙

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兹謂盜明蒙黃濁下陳功求於上兹謂不知蒙微而赤風鳴條解復蒙下專刑兹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厭小臣兹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兹謂蔽蒙尊卦用事三日而起日不見漏言亡喜兹謂下厝用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廢忠惑佞兹謂亡蒙天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兹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兹謂不細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雨忠臣進善君不試兹謂遏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衆惑在位兹謂覆國蒙微而日不明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兹謂庳蒙甚而溫君臣故弼兹謂悖厥災風雨霧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霧庶正蔽惡兹謂生孽災厥異霧此皆陰雲之類云

嚴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生淫惑篡弒之禍嚴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　史記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劉向以爲隼近黑祥貪暴

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於廷國亡表也象陳眊亂不服事周而行貪暴將致遠夷之禍爲所滅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爲强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陳乘而侵之卒爲楚所滅

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匵去之其後夏亡傳匵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譟之漦化爲玄黿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謠曰檿弧萁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

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褒姒
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威之劉向以爲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誖亂逆天故
有龍黿之怪近龍蛇孽也漦血也一曰沫也檿弧箕服也其服
蓋以萁草爲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謡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
亡也　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闘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
爲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彊吳鄭當其衝不
能修德將闘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
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衆心
不安厥妖龍闘　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
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左氏傳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闘

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爲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
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
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
而厲公立嚴公聞之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
炎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京
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闘　左氏傳文公十六年
夏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劉向以爲近蛇孽也泉
宮在囿中公母姜后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
虺維蛇女子之祥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
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
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而作非禮以重其過

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公夫人大歸
于齊[illegible]　左氏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駟公嬖向魋
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
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
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不聽辰曰是我廷吾
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于蕭
以叛大爲宋患近馬旤也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
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旤也孝公始用商
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
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天
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

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
亡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
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illegible]　文公
十一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
者之魯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責者也
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國皆有
篡弒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屬
羸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伐
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
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　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

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
勿大爲夷狄之行將受其旤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
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燔詩書阬儒士奢
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塹山填谷西
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于臨洮明旤亂之起後
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　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
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
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
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
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爲私厥妖人
死復生一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

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
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
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
下媟嬻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
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
妖人生角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亡人司馬死已上天災以上人妖　隱公
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也公羊傳
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
戴衞魯宋咸殺君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
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
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

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魯曆不正置
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
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京房易傳曰亡
師茲謂不御厥異日食其食也既竝食不一處誅衆失理茲謂
生叛厥食既光散縱畔茲謂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
寒即食專祿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燭君
臣不通茲謂亡厥食三既同姓上侵茲謂誣君厥食四方有雲
中央無雲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茲謂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
赤食已地震諸侯相侵茲謂不承厥食三毀三復君疾善下謀
上茲謂亂厥食既先雨雹殺走獸弑君獲位茲謂逆厥食既先
風雨折木日赤內臣外鄉茲謂背厥食食且雨地中鳴冢宰專

政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日居雲中四方亡雲伯正越職茲
謂分威厥食日中分諸侯爭美於上茲謂泰厥食日傷月食半
天營而鳴賦不得茲謂竭厥食星隨而下受命之臣專征云試
厥食雖侵光猶明若文王臣獨誅紂矣小人順受命者征其君
云殺厥食五色至大寒隕霜若紂臣順武王而誅紂矣諸侯更
制茲謂叛厥食三復三食食已而風地動適讓庶茲謂生欲厥
食日失位光晻晻月形見酒亡節茲謂荒厥食乍青乍黑乍赤
明日大雨發霧而寒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
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
上下竟而黑臣弑從中成之形也後衞州吁弑君而立　桓公
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

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齊宋弑君晉又成宋亂易許田亡事
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距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
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後晉大亂滅其
宗國京房易傳曰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
不卒之形也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
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劉向以爲是時衛侯朔有
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
遂壞魯夫人淫失於齊卒殺桓公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惡
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劉歆以爲楚鄭分　莊公十
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史推合朔
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爲夜食劉向以爲夜食者陰因

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威專會諸侯
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天子使世子會之此其效也公羊
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
通於夫人以弑公劉歆以爲晦魯衛分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
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
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
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
若綫之象也劉向以爲時戎侵曹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將以
弑君故比年再食以見戒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　三十
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魯二君弑夫人
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劉歆以爲八月秦

周分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
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彊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
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
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劉
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
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爲三月齊衛
分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
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
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亡明王桓文能行
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
也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劉向以爲

二月朔齊越分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
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
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
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　十五年六
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
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　宣公八
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商臣弑父
而立至於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
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
戎觀兵周室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邲流血色
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劉歆以爲十月二日楚鄭分　十年

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陳夏徵舒弒其君楚
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邾支解鄫子
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鞌劉歆以爲三月晦朓魯衛分　成
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敗楚
鄭于鄢陵執魯侯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　十七年十二
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楚滅舒庸晉弒其君
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
周楚分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
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二
日宋燕分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

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
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斿不得舉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
分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陳慶虎慶寅
蔽君之明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劉
歆以爲八月秦周分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
舒以爲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
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劉歆以爲八月秦周
分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後衛侯入
陳儀甯喜弒其君剽劉歆以爲前年十二月宋燕分　二十四
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爲五月魯趙分　八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
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
中國伐吳討慶封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二十七年十二月
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
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閽戕吳
子蔡世子般弒其父莒人亦弒君而庶子爭劉向以爲自二十
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戒也後齊
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指略
如董仲舒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
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會諸侯執徐
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弒

死劉歆以爲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
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
是有災其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
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
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顇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
曰詩所謂此日而食於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
政不用善則自取適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
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於三經於易在

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藩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物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爲二月魯衞分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爲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

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慝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爲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爲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

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衞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二日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劉歆以爲二日宋燕分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衞逐世子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獲麟後劉歆以爲三月二日齊衞分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

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爲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　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　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彊爲陰所乘則月並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爲朓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顓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侯王縮朒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食二日仄慝者十八食晦日朓者

一此其效也此皆謂日月亂行者也　京房易傳曰美不上人茲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温順亡所制茲謂弱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有任茲謂不亡日白不温明不動辟讙公行茲謂不伸厥異日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晻不難上政茲謂見過日黑居仄大如彈丸辛不聞道茲謂亡厥異日赤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赤其中黑聞善不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天功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耀亡主有主則爲異應行而變也色不虛改形不虛毁觀日之五變足以監矣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謂也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董仲舒以爲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內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鞌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

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左氏傳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氐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鼂子鼂楚出也

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于雞父殺獲其君臣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此皆孛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其星爲大水

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爲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昊虛虙羲木德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爲火所舍衛顓頊虛星爲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及爲王室亂皆同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

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　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獲麟後劉歆以爲不言所在官失之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視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

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衛之國滅宿遷於宋蔡獲於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星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是歲歲在玄枵齊分壄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壄也先是衛侯朔奔

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魯公子溺顓政會齊以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逐天王所立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京房易傳曰君不任賢厥妖天雨星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靑靑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

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桓死適庶亂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壄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齊分壄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後陰陽衝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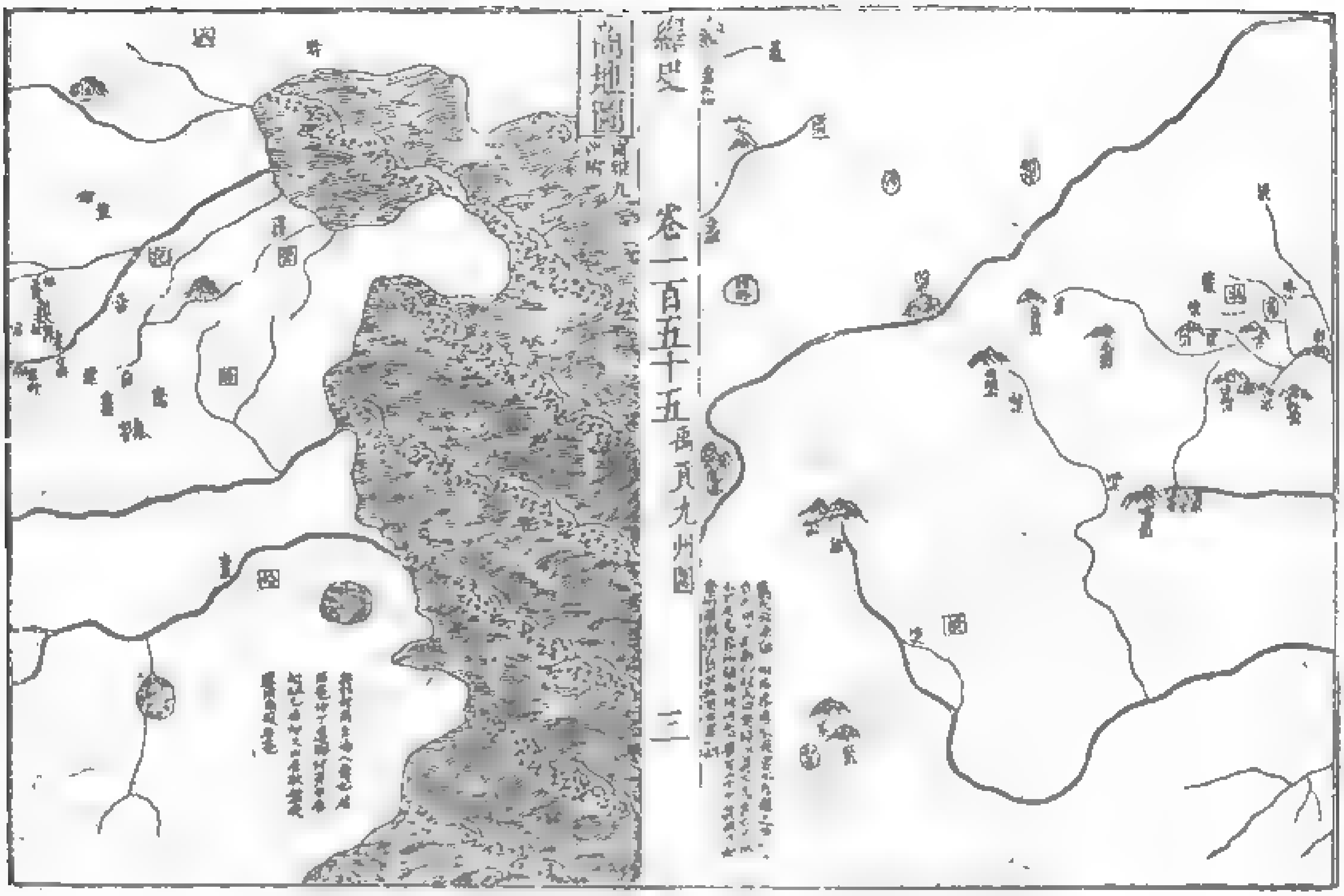
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郤行厥異鷁退飛適當黜則鷁俱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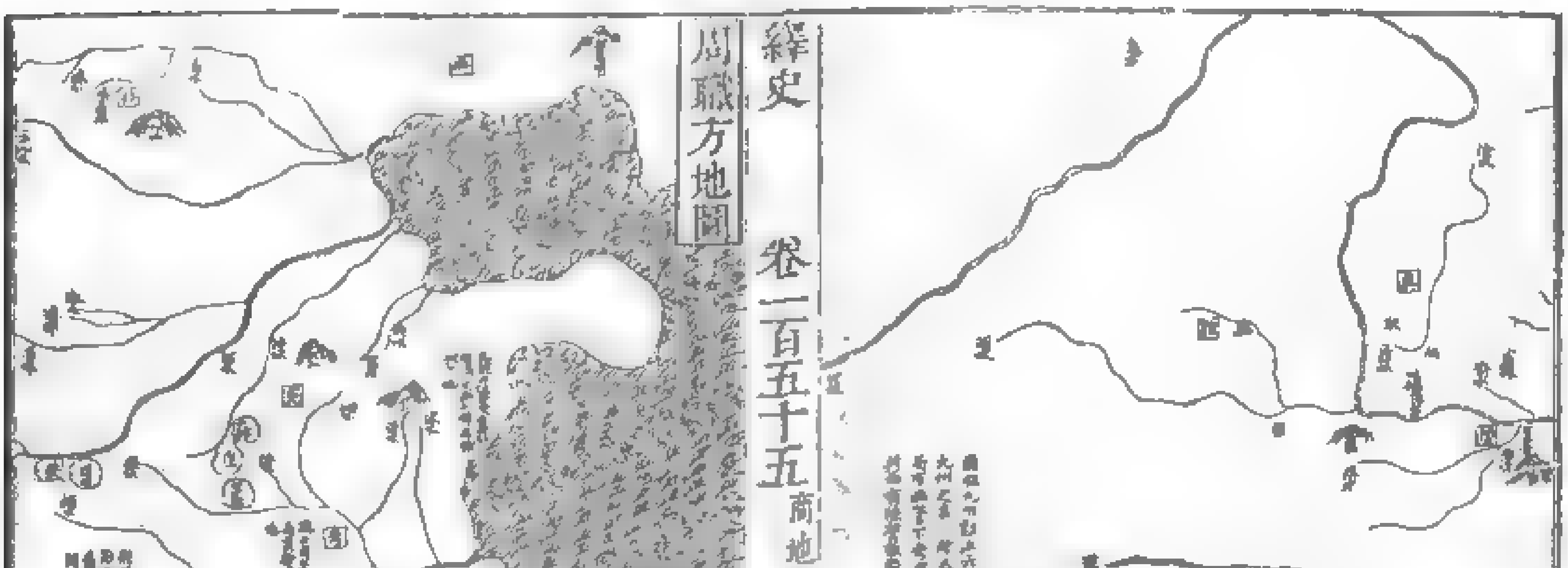
繹史卷一百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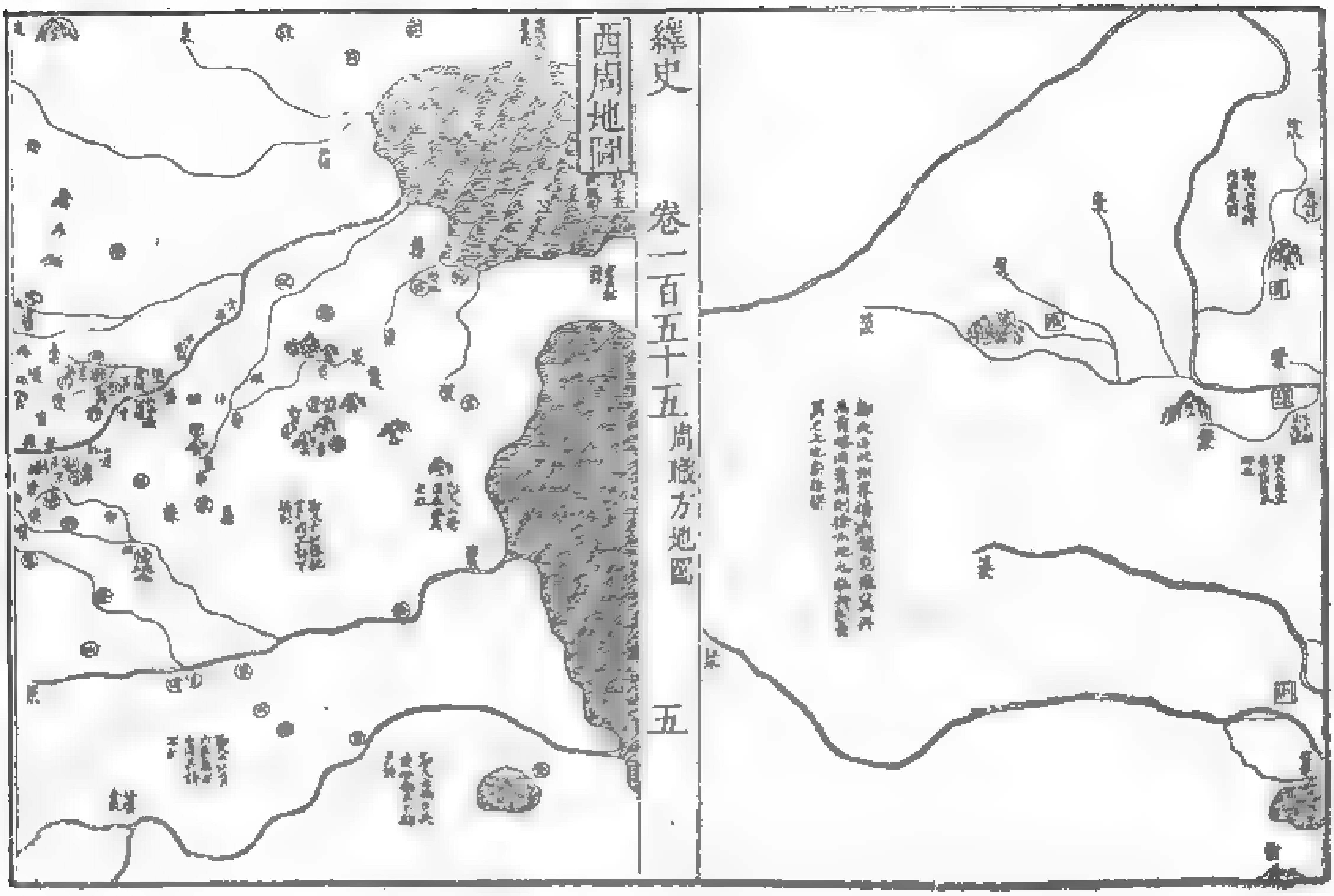
志稱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方制萬里土域之廣爰自茲始或言神農以上有大九州黃帝德不及遠乃於神州之內畫而爲九是妄說也唐虞十有二牧水土既平復爲九州唯是雍梁徐兗廣狹不侔曾任土作貢田賦是資不限道里之修短乎殷周因革與制然合梁於雍參邠亢甚意西南一隅或不在成周體國經野內也東遷牧伯廢矣五霸迭興七雄力政暴秦罷侯置守近遠湯闢遠追禹跡二世而殄傳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失之斯之謂與域以世殊名以時易河渠變移疆索離合今昔之不同者勢也由太皞以迄無道秦列爲八圖用俾觀者如視諸掌

古初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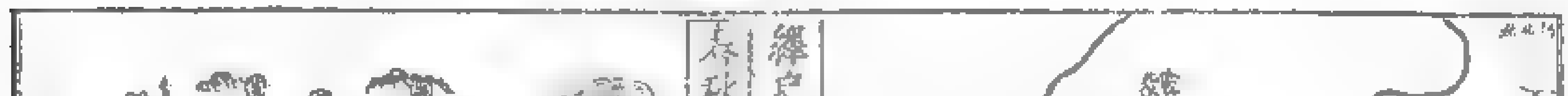
禹貢九州圖


繹史　卷一百五十五　禹貢九州圖　三
商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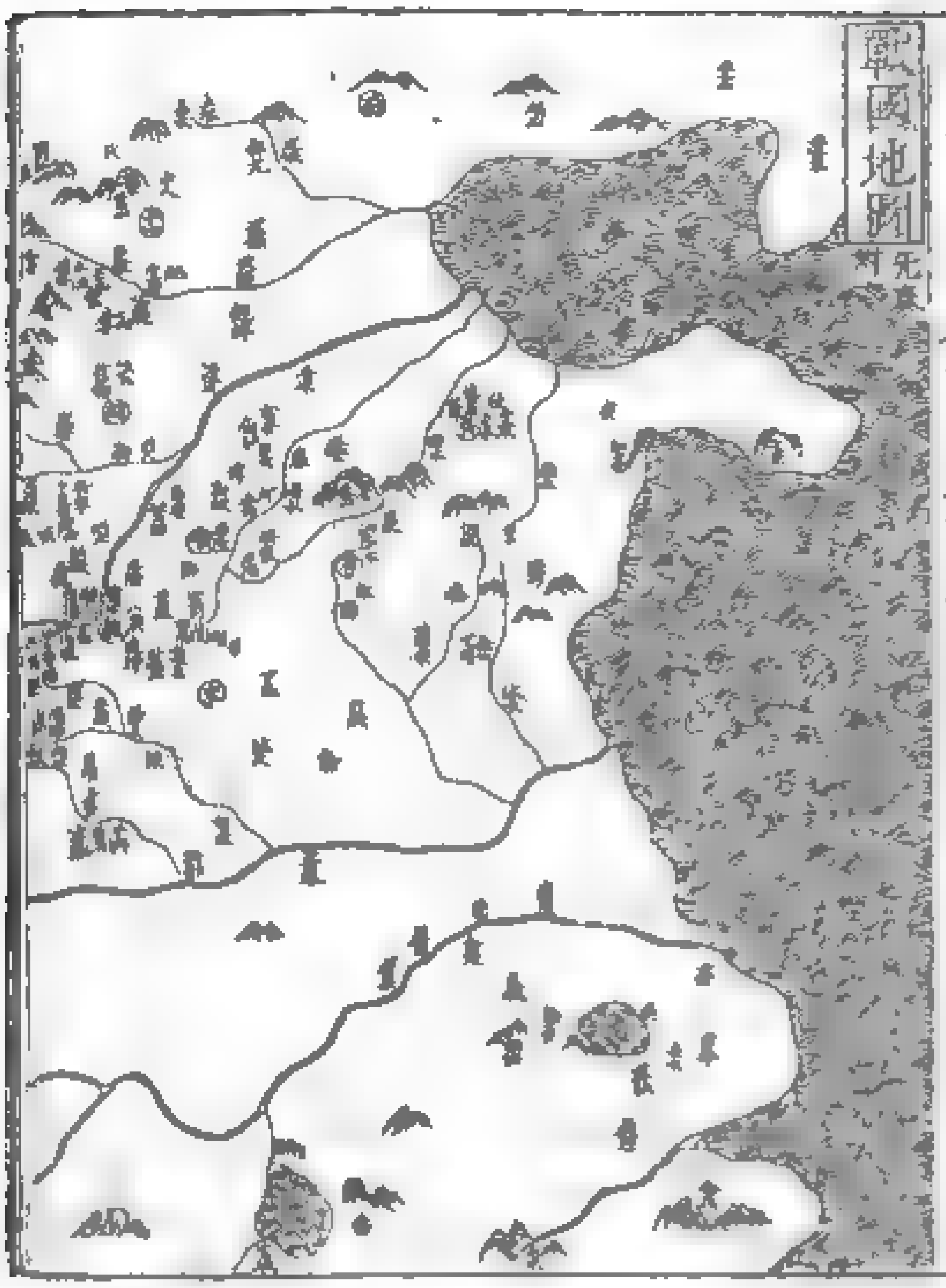

繹史　卷一百五十五　商地圖　四
周職方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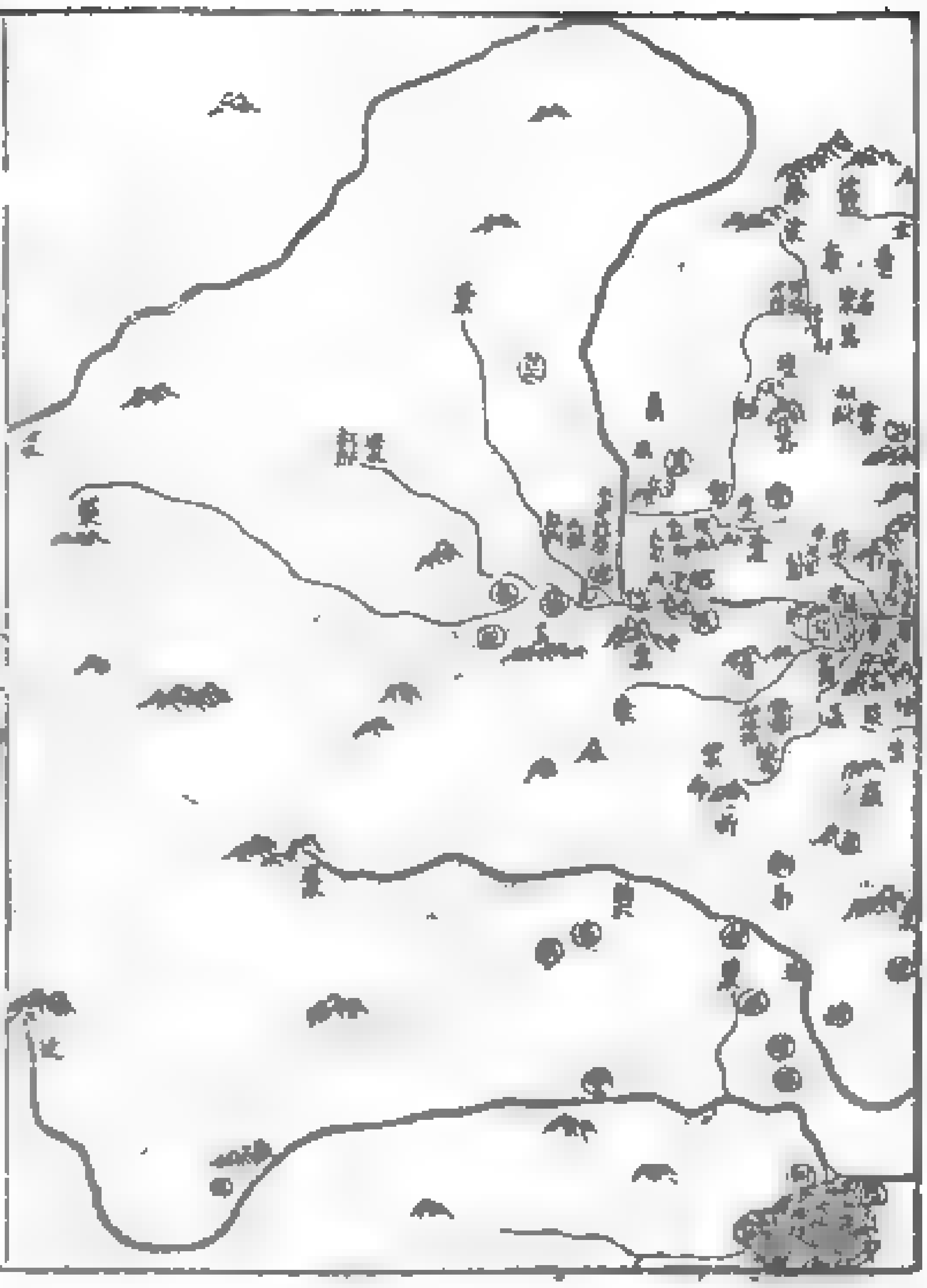
繹史　卷一百五十五　周職方地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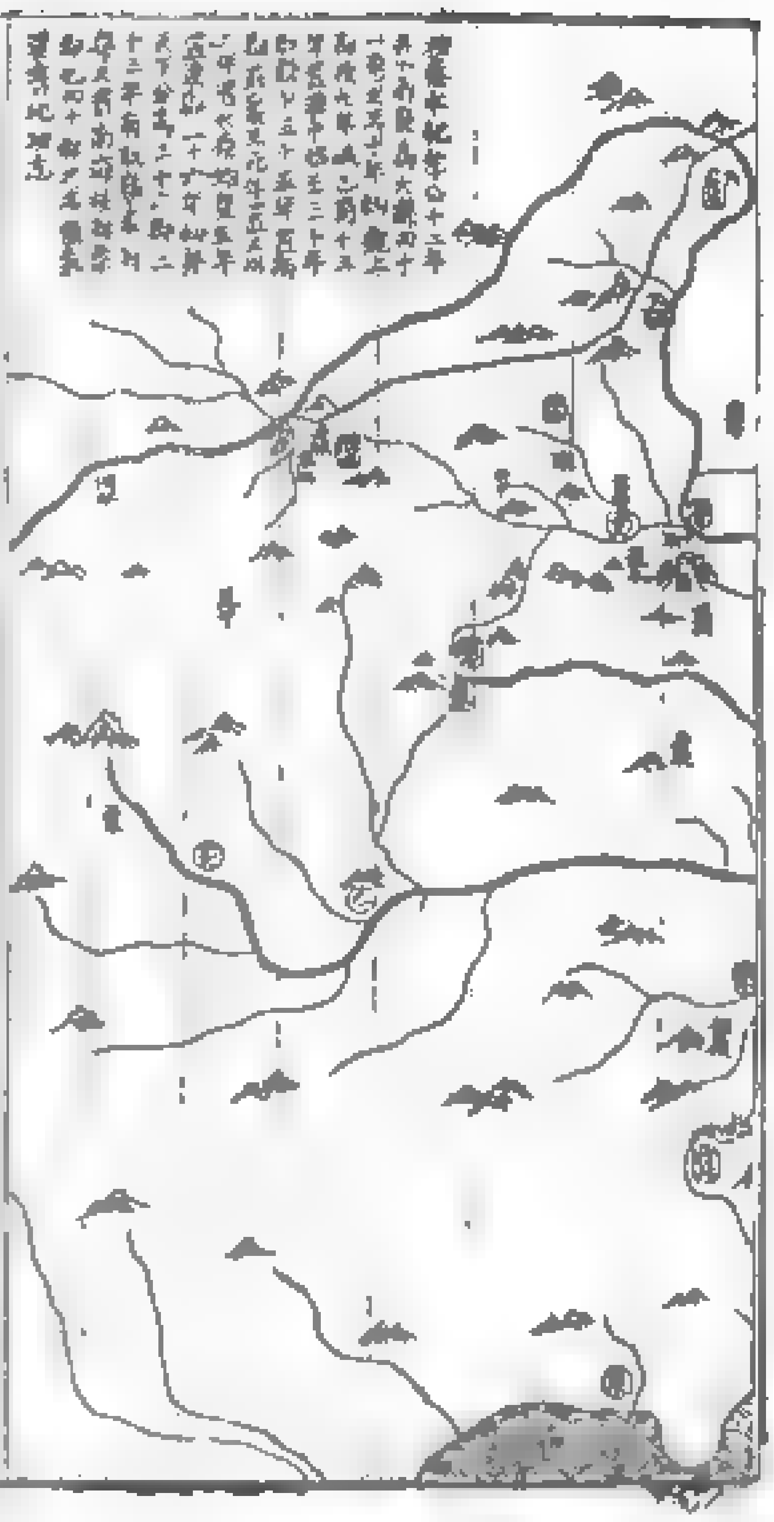
繹史　卷一百五十五　西周地圖　六



繹史 卷一百五十五 春秋地圖 七



繹史 卷一百五十五 戰國地圖 八



隴西郡 北地郡 南郡 漢中 黔中 長沙

薛郡 泗水 九江 鄣郡 會稽 潁川 上黨

齊郡 琅邪 遼西 遼東 北地 巴郡 邯鄲

蜀郡 已上始皇帝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

閩中 南海 桂林 象郡

已上後置四郡共為四十郡

三代州域表

陶唐氏九州 禹貢

虞分夏復殷九州 爾雅

周九州 職方氏

十二州

九州

山川澤地

冀州 冀州 冀州 兩河 河內

分為并州 分為幽州

兩河閒冀 燕幽州 西河 北

正北并州 東北幽州 冀州

嶽 霍山

川 漳

浸 汾潞

海岱青州 青州 分為營州 齊營州 正東青州

海岱及淮徐州 徐州 徐州 濟東徐州

濟河惟兗州 兗州 兗州 濟河閒兗 河東兗州

州 東南據濟 …… 州 濟河

荊河惟豫州 …… 豫州 豫州 河南 …… 豫州 河南 …… 豫州 河南

淮海惟揚州 …… 揚州 揚州 江南 …… 揚州 東南 …… 揚州

荊及衡陽惟荊州 …… 荊州 荊州 漢南 …… 荊州 正南 …… 荊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 雍州 雍州 河西 …… 雍州 正西 …… 雍州

華陽黑水惟梁州 …… 梁州 梁州

金仁山曰按李氏心傳辯周禮五嶽謂馬鄭賈編則華山乃
中嶽嵩高不得為中嶽據嵩在河南華在河東當江南
衛河北恆則嶽山乃西嶽華山乃中嶽嵩高之為中嶽
蓋東遷之後並今以此說推之禹貢冀州自有太嶽今周之
冀大山則見都與州蓋以太嶽為中嶽爾雅河南嶽周禮冀
州其山鎮曰霍山即禹貢嶽山又名吳嶽然則居虞當以明山
為西嶽霍為太山為中嶽而東岱南衡北恆西華山最遠帝山
以岳霍為山之明然則泰以東岱為西嶽北漢武徙衡山之黃於
霍山堅弋加封嵗山多以西嶽為言有自來矣書獨東嶽稱
岱宗而二嶽不名蓋當時巡狩四嶽取肆覲羣后通曰之宜
然不必拘於嵩華之為嶽也敢因李氏之言以傳其疑

地理志

[爾雅]釋地　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〇九州〇[疏]曰此蓋殷制禹貢有青梁而無幽營周制也此無梁青而有徐營故疑是殷制[釋名]冀州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也　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　雝州在四山之內雝翳也　荊州取名於荊山也必取荊爲名者荊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彊常警備之也　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　兗州取兗水以爲名也　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　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　營州[illegible]取其名也　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　[illegible]所在[illegible]也　[illegible]州[illegible]故[illegible]八爲子也　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

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閒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〇十藪[淮南]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

東陵阠南陵息愼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鴈門是也

陵莫大於加陵梁莫大於湨梁墳莫大於河墳〇八陵　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〇九府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軹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〇五方[博物]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鳥尾其名曰[illegible]南方有鳥焉六首六足三翼其名曰[illegible]西方有獸焉如[illegible]四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illegible]虹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之異

物也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溼〇野[爾雅注]高平謂之太原[釋名]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高平曰陸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下平曰衍言漫衍也下溼曰隰隰蟄也蟄溼意也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〇四極[淮南]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閒九州八極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〇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乃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痹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溼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眥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冰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illegible]人生若萌若

䵷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䵷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日馮生陽閼，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黃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青海。壯土之氣御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赤海。弱土之氣御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白海。牝土之氣御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玄海。[illegible]

釋丘

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崑崙丘。如乘者乘丘，如陼者陼丘。水潦所止泥丘。方丘胡丘。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丘。水潦所還埒丘。上正章丘。澤中有丘都丘。當途梧丘。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途出其前戴丘。途出其後昌丘。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如覆敦者敦丘。邐迤沙丘。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丘。宛中宛丘。丘背有丘為負丘。左澤定丘。右陵泰丘。如畝畝丘。如陵陵丘。丘上有丘為宛丘。陳有宛丘，晉有潛丘，淮南有州黎丘。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丘　[說文][illegible]　[風俗通]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

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不漘。隩隈。厓內為隩，外為隈。畢堂牆。重厓岸。岸上滸。墳大防。涘為厓。窮瀆汜。谷者溦。○厓岸　[illegible]

釋山

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坯。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銳而高嶠。卑而大扈。小而眾巋。小山岌大山峘。屬者嶧。獨者蜀。上正章。宛中隆。山脊岡。未及上翠微。山頂冢。崒者厜㕒。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巒山墮。重甗隒。左右有岸厒。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山絕陘。多小石磝。多大石礐。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山上有水埒。夏有水冬無水㵄。山豅無所通谿。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砠。山夾水澗。陵夾水澞。山有穴為岫。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梁山晉望也。[illegible]

釋水

泉一見一否為瀸。井一有水一無水為瀱汋。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湀闢流川。過辨回川。灉反入。潬沙出。汧出不流。歸異出同流肥。瀵大出尾下。水醮曰厬。水自河出為灉，濟為濋，汶為瀾，洛為波，漢為潛，淮為滸，江為

沱過爲洵頳爲沙汝爲濆水決之澤爲汧決復入爲氾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滸水厓水草交爲湄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正絕流曰亂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水泉 [疏名]水從河出曰灉濟在河岸[illegible] 來出則有曲也 [傳注]水自有出爲灉水自汝出爲

[illegible]四瀆[illegible]所出[illegible]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栢 [疏注]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也江公也八水流入其中公共也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濟齊也齊出河北濟州而南也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 [傳攝]江首也而何也淮均也濟齊也海[illegible]江河淮濟四水入東海二水入南海 [傳[illegible]]八瀆可出[illegible]泉書江醫家所出[illegible]出[illegible]出[illegible]泉[illegible]出[illegible]出月[illegible]山太山[illegible]五色[illegible]有濟[illegible]有黃水[illegible]山有[illegible]水[illegible]以[illegible]合不[illegible]以爾 [傳注]四瀆[illegible]也[illegible]天下之大[illegible]海之[illegible]爲水[illegible]之而不已[illegible]山名也在東海南方 萬里 [illegible]

經史　卷一百五十五　五

六大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附[illegible]]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無所睹也 [疏[illegible]]天水者非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理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弱而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說苑]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谿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眾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智之所以樂水也 [尸子]水有四德沐浴群生流通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潏○水中 [傳注]洲居也 陼止也[illegible]處也潏至也

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 [傳注]崑崙虛言水出其東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 [河圖]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東流千里至規期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鄰南千里入龍首山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龍門上爲王良星爲天橋神馬河躍漸流千里抵龍首至於華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離宮名地神上爲紀星東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 [孝經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春秋考異郵]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 [關尹子] [易乾鑿度]帝王將興河水清 [illegible]河[illegible]赤[illegible]

名二日 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九河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

[帝王世紀]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尚矣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而他說稱日月所照二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爲虛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矣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顓頊于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踰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屬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

經史　卷一百五十五　六

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乃復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

七民離毒政將亦如之殷因於夏六百餘載其間損益書策不存無以考之又遭紂亂至周尅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矣民衆之損將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周之極盛也其後七十餘歲天下無事民彌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厲之亂平王東遷三十餘載至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子九嬪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其後諸侯相并當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

橫短長之說相奪於時殘民詐力之兵動以萬計故蛸有匹馬之禍宋有易子之慼晉陽之圍懸釜而炊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有燕衛秦楚而已齊及三晉皆以篡亂南面稱王衛雖得存不絕若綫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存五百餘萬推民口數尚當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猶以餘力行參夷之刑收太半之賦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餘萬十餘年間百姓死沒相踵於路陳項又肆其餘烈故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至漢祖定天下民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五損其二

[漢書]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後受禪於虞為夏后氏殷因於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故周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辯九州之國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者矣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閒孝王曰昔柏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為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為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酆之地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仟

傳東帶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幷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舃沃野千里民以富饒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駟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幷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

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風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觜觿參之分埜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

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旣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

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於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壄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

已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
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
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
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
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
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
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壄也韓分晉得
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
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
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
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

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
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
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
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
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
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於諸姬代相
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
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
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
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洛左沛食溱
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

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
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
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
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
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
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
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
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
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
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

難制御也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
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爲失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
次鄭之分壄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壄趙分晉得趙國北
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
鹿清河河間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
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
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
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
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
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
弦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

河之閒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埶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埜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

趙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埜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

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

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甾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

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
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閒
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
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
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
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
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壄今去聖久
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
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
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　宋地房心之分壄也今之沛梁

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
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
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
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
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
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
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
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
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壄
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
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
秋經曰衛遷于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
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
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
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
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
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
力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
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
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
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閒內滅陳魯

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於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
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
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
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
別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
都會也　吳地斗分壄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
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邠梁之地長
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大王欲傳國焉大
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
故孔子美而稱曰大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
而稱焉謂虞仲與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大伯初奔荆蠻

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
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
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
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大伯壽夢稱王六世
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興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
誅子胥用宰嚭爲粤王句踐所滅吳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
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粤既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
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
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
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本吳粤與楚接比數相
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菫菫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
費江南卑溼丈夫多夭　粤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
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
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
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
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
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
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
佐諸侯平

[博物志]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隴蜀西通
流沙險阻之國也　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
西門限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周在中區西阻
崤谷東望荆山南面少室北背太嶽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
之國也　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
池之漸　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瀑之流飛壺井陘之險
至於頳陽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
於遼長蛇帶塞險固之國也　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
向洙泗之流入鄒廣土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迮淮淵有
孟諸之澤碭山之塞也　衛南跨於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
通魯澤右指黎山　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
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　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
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也　東越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

江流入南海通東治嵩海深險絕之國也　南越之國與楚爲
鄰五嶺已前至於南海負海之邦交阯之土謂之南裔

繹史卷一百五十六

外錄第六

鄭氏詩譜

詩譜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明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太平制禮作

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絶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化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

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謚曰文公召公封燕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

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

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王譜 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后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畴歷莘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

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鄉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立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

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然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其孫穆公又徙於絳云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射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陳譜 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檜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閒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曹譜 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

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閒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部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大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王之所爲太師大

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
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
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
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
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
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
此而已矣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
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
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
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或下

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
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
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
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
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
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
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
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
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
焉既移又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周頌譜）周頌者周
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
之言形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
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
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
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
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
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
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
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
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
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魯頌譜）魯者少皡摯
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於茲乎在周公歸

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
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惠襄王時而遵
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養士脩泮宮崇禮教十
六年會諸侯于淮上東略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
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
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二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
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
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
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
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
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商頌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

女名簡狄者吞乙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

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三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按鄭康成詩譜曰上下傳省旁行而觀其有圖而今亡矣茲擬補於左方雖未必合鄭氏之舊聊以備考助云

商詩五篇

成湯　商頌　那　祀成湯也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宗　稱中　烈祖　祀中宗也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宗　稱高　玄鳥　祀高宗也　殷武　祀高宗也　長發　大禘也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受辛

周詩三百六篇内小雅六篇有義而亡其辭實詩三百篇

文王　小雅　大雅

召南　周南

召公　周公

武王

成王

頌

邶　鄘　衛　康叔　初封七世至頃侯始有詩

齊　太公　初封十一世至哀公始有詩

魏

唐　唐叔　初封七世至僖侯始有詩

陳　胡公　初封五世至幽公始有詩

檜

曹　曹叔　初封十一世至昭公始有詩

魯頌　伯禽　初封十九世至僖公有頌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illegible] 十月之交 [illegible]
康伯	考伯	嗣伯	疌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illegible] 言仁而不殺也	僖侯
丁公		乙公	癸公	哀公 [illegible]	胡公	獻公	武公
晉侯		武侯		成侯		厲侯	靖侯
					秦 非子 初封自 [illegible] 伯益有 [illegible]	秦侯	公伯
申公		相公		孝公	慎公		幽公 [illegible]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illegible]	夷伯
	考公	煬公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共和	宣王
[illegible] 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illegible] 伯和厲王也	[illegible] 宣王也 [illegible]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僖侯 [illegible] 晉僖公也	獻侯 穆侯 殤叔
	秦仲 [illegible] 秦伯也
	僖公 [illegible] 僖公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周道也	鄭 桓公 [illegible] 初封子 [illegible] 武公 有功
幽伯	戴伯
頃公	武公 懿公 伯御

【無羊】宣王考牧也

幽王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小弁】刺幽王也 【巧言】刺幽王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巷伯】刺幽王也 【谷風】刺幽王也 【蓼莪】刺幽王也 【大東】刺亂也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莊公

文侯

莊公 惠公

平公

惠伯

孝公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 【楚茨】刺幽王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 【甫田】刺幽王也 【大田】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桑扈】刺幽王也 【鴛鴦】刺幽王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魚藻】刺幽王也

平王

王　始[illegible]莫晉公載詩在昭侯襄公文公武公石甫惠公

[illegible]刺也　[illegible]王也　[illegible]刺　人刺幽　后也　[illegible]王也　[illegible]王也　[illegible]也　[illegible]人刺　衣服　常也　[illegible]人　[illegible]王也　[illegible]刺　毛也　[illegible]刺　[illegible]父　[illegible]王也　[illegible]刺

也　[illegible]大夫　大夫刺　子也　[illegible]之　[illegible]大夫　刺幽王　也　[illegible]之　大夫閔　[illegible]也　[illegible]人　[illegible]國　刺幽王　也

平桓之[illegible]刺晉昭公也　[illegible]刺公也　[illegible]之水襄公也

武公　桓公

莊公

[illegible]孝侯文公桓公[illegible]莊公惠公

桓公

刺莊公也　刺莊公　公也　刺襄公也　刺[illegible]襄公也

不用賢也「泉水」衛女思歸也「北門」刺仕不得志也「北風」刺虐也「靜女」刺時也「新臺」刺衛宣公也「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氓」刺時也「竹竿」衛女思歸也「伯兮」刺時也「有狐」刺時也

惠公「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桑中」刺奔也「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芄蘭」刺惠公也

黔牟

惠公

莊王

「丘中有麻」思賢

襄公「南山」刺

侯

鄫

武公

莊公

昭公

復立

莊公

也

復立

襄公也「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盧令」刺荒也「敝笱」刺文姜也「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猗嗟」刺魯莊公也

僖王

桓公

武公「無衣」美晉武公也「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獻公

厲公復立「出其東門」閔亂也「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溱洧」刺亂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蘀兮」刺忽也「狡童」刺忽也「丰」刺亂也「東門之墠」刺亂也「風雨」思君子也「子衿」刺學校廢也「揚之水」閔無臣也

子亹

子儀

惠王

懿公

戴公「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文公「木瓜」美齊桓公也「定之方中」美衛

獻公「葛生」刺晉獻公也「采苓」刺晉獻公也

成公

宣公

文公「清人」刺文公也「羔裘」刺朝也

昭公

閔公

僖公

襄王

文公也 [illegible] 齊也 [illegible] 無禮也 [illegible] 好善也

[illegible] 求無虧　懿公 孝公　昭公 [illegible] 懿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成公

[illegible] 惠公 懷公 文公 襄公　[illegible] 康公 [illegible] 共公

共公 [illegible] 僖公 [illegible]

頃王

靈公

靈公 穆公 文公 文公

匡王

共公

惠公 [illegible]

定王

穆公 昭公

成公 桓公

景公 [illegible] 襄公

宣公

食貨志

爾雅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說文 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路東西爲陌南北爲阡　疇耕治之田也 甿民田也　畹田二十畝也五十畝曰畦　畛田界道也 畛井田閒陌也 畷兩陌閒道也廣六尺　畎水小流也廣尺深尺謂之畎倍畎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澮 [illegible]

爾雅 畇畇田也畟畟耜也郝郝耕也繹繹生也穟穟苗也緜緜穮也挃挃穫也栗栗衆也 [illegible]

漢書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吕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煣木爲耒耒耜之利吕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吕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吕敬授民時舜命后稷吕黎民祖飢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吕守位曰仁何吕

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㠯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
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亾
貧和亾寡安亾傾是㠯聖王域民築城郭㠯居之制廬井㠯均
之開市肆㠯通之設庠序㠯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㠯居
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
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亾廢官邑亾敖民地亾曠土理民
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畮
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
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㠯爲廬
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㠯和睦而教化齊同力
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

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
家衆男爲餘夫亦㠯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
夫一人此謂平土可㠯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
各㠯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
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
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
六十歸田七十㠯上上所養也十歲㠯下上所長也十一㠯上
上所強也種穀必雜五種㠯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
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
於疆易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㠯衣帛七十

可㠯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
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
士自此㠯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
㠯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
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畮又曰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㠯順陰陽備寇賊習禮
文也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
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
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㠯省
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相與歌詠各
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
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
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
能偶則別之㠯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
木鐸徇於路㠯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㠯聞於天子故曰王
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㠯時故民
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
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

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佰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王應麟曰百乃爲具里一尹貫錢如盈人在官者亡禮兒薛引制向利錢 王應麟曰叙與守

王時孝子見粵所貢也

爾雅 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餅謂之鈑錫謂之鈏絕澤謂之銑

說文 金五色黃爲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生於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銅赤金也銀白金也鉛青金也鐵黑金也錫銀鉛之閒也　璗金之美者與玉同色

史記 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鄭漁仲曰與民交幣與世易貴高辛氏以玄貝紺人以紫石 爾雅曰貴者貝也 貝貨也

漢書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臧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澹

焉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臧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管子輕重以歷山之金鑄幣禹以莊山之金鑄幣史記云帝辛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又楚王聞越之將伐楚乃起之公貨人王錢爲貴又言越王使人數曰恐燕本以自爲金錢居庶皆散之趙王見欲人下廉以之貨與鐵百兩誤去之

史記 秦惠文王二年行錢 ○見六國表

說文 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

爾雅 貝居陸贆在水者蜬大者魧小者鰿玄貝貽貝餘貾黃白

文飾泉白黃文蚆博而頯蜠大而險蟦小而橢

相貝經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觀秦穆公以遺燕鼂可以明目察遠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唇黑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䁾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

絡是也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唇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案仲受經於琴高[illegible]陳[illegible]有書[illegible]上公有[illegible]蟹相酉赤有牛[illegible]馬[illegible]下至龜魚有龜[illegible]傳所[illegible]貝[illegible]

韓詩外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驅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漢書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㠯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具育之㠯時而用之有節屮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櫱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所㠯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㠯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㠯財成輔相天地之宜㠯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㠯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

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壄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是㠯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㠯德齊之㠯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㠯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隳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治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㠯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

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爲雄桀禮誼
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
肉粟而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
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
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
無限也
史記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
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
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
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
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
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
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
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
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
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
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
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
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

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
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
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
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
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
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
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
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
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
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

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
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
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
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
公徙櫟邑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
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
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
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
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
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
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
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
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
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
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
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
陳掾其閒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
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
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
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

之閒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
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
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
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
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
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
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
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
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
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
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

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
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
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
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
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
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
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
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
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
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
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於越

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
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
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
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
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
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
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
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
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
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
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

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陳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

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

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

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邪

○太史公有激而爲文處我非得已皆爲貧賤所迫畢竟困厄以復加焉史遷因爲貨殖志以主宗刑被之恥傷悲而有所激也故爲有之無餘矣

考工記

周禮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粤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

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

搏埴之工陶旊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　輪

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

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榦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甗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内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

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

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

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
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
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
以象弧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
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
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
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
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之
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

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
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兩
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
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
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
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
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
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
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
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
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甬之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

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
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
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
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
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
深而圜之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
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
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
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
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
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

然後可鑄也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
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
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
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
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
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
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
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
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

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
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
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
發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韗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
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
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
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
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韋氏闕　裘氏闕　畫
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
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黄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
黄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黄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
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
事後素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
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
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
湅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
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
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
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

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
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
好三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
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
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
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駔琮五寸
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鎭宗后守之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
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

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
致稍餼　楖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
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
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矢人爲矢鍭
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
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
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
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
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
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
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

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膞豆中縣膞崇四尺方四寸　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

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躬居一為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廬人為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為

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閒必

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

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旣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

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𦚔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𦚔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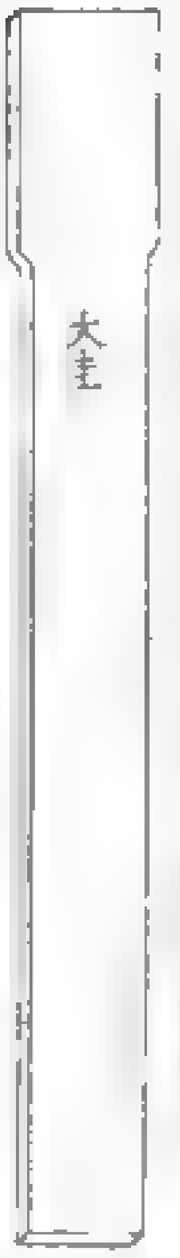
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强强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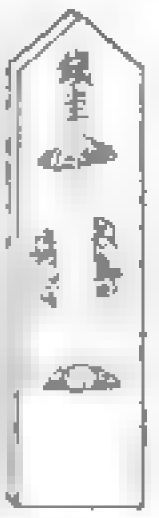
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橈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橈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閷弓而羽閷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强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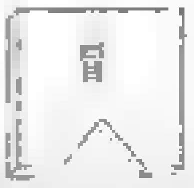
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和弓毄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漢志周官經六篇○師古曰即今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備之

瑞玉圖

圭璋璧琮琥璜是謂六瑞形制不同其用亦異舊有圖考不分尺度短長譌繆相沿殊失古人制器尚象之意茲依鄭註賈疏又三代遺器所有存者參稽考證繪為新圖大抵古者取象渾樸所稱蒲穀龍首必不如舊圖之穿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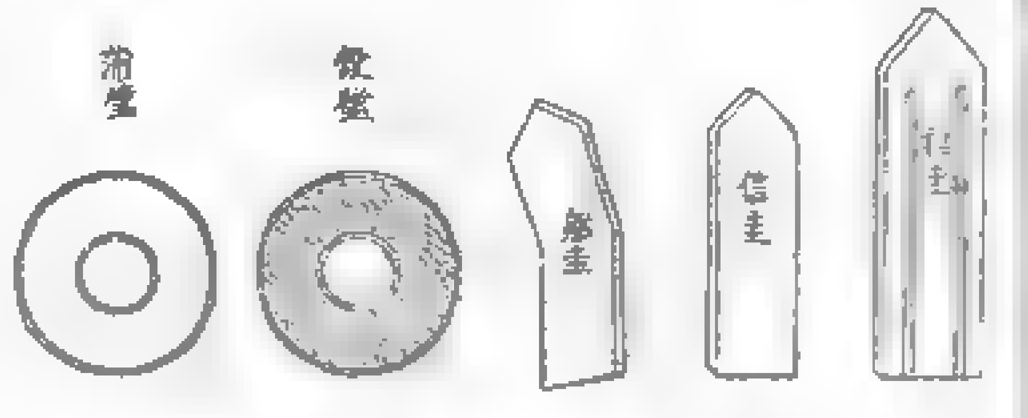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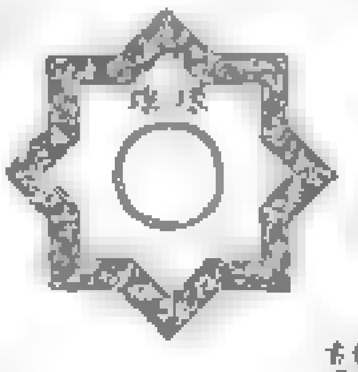
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注云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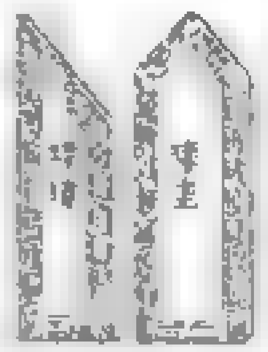
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注云大圭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殺也 玉藻云珽以球玉為之 大宗伯云王執鎮圭 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圭長尺有二寸 繅藉以韋衣木畫五采文所以薦玉 鎮者若四鎮之山若會稽霍山是也



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考工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大宗伯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 注又云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 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以穀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按舊圖所畫五瑞惟鎮圭五玉為鎮郎此三圭一璧以別五等之爵耳則守之者也其九寸七寸五寸之等見於大行人與其瑑飾無正文可考鄭氏以意釋之而已余謂信之為身說近於注人形躬義與則其身爾乎並信字古只申通用信躬二圭各七寸與肖之其制一細一中耳為圜較蒲以為穀蒲草之形無據尤其在見皆已依氏說一穀一蒲相似設其實宜自未定證獻三自穀如栗粒此穀璧也蒲璧瑑未詳 今定璧為方中圓外兩相肉倍好為璧不言方孔者亦因穀璧圓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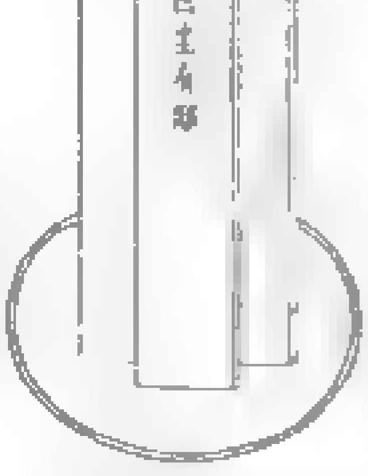


考工記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疏云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此據上公九命者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

考工記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疏云諸侯相朝用璧享君用琮享夫人此據上公若侯伯當六寸子男當用瑑璧琮及瑑鄭圖可謂不合琮璧以享君夫人常用禮也

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 考工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 注云瑑有圻鄂瑑起 疏云璧琮之不得執君也故圭璋為瑞以聘之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夫人以下然上公之臣執以聘其侯伯之臣當六寸子男之臣當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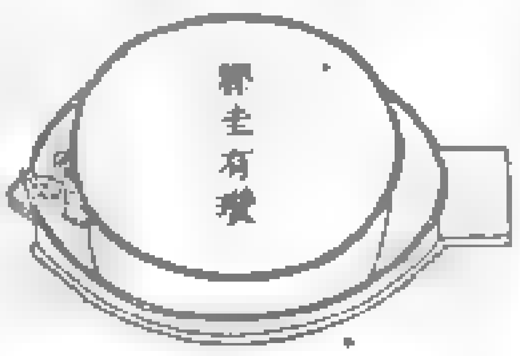
按瑞五皆不言瑑惟於聘言之以瑑文別其異於諸瑞以紀好交與國也諸侯朝覲天子各執其瑞玉之至主璧琮亦如其度玉璧所執而聘之至諸侯相朝則降瑞一等而用瑑璧亦如之非玉之所執也瑑主於男退用璧琮然則子男之臣亦用瑑璧琮郁文琮似車釭白虎通琮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方而內圓象聚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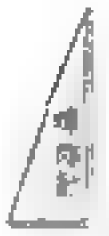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考工記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注云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郭本也或謂四圭有邸不同角也蓋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當六寸總二尺寸或大圭又尋其說有四角邸即丸璧按四圭有邸之說皆非禮之舊中而圭四出每圭尺二寸則太長合璧計之則圭太短意必以璧為邸而植四圭於其上也兩圭有邸與圭璧其制相同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考工記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按此邸用琮方以象地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考工記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註云圭邸為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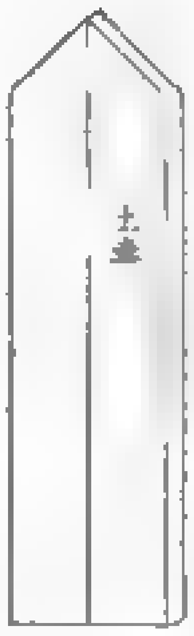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考工記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註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 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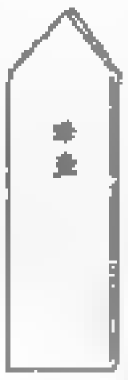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注不剡邸而射　考工記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注云邸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瑑飾也璋云璋首斜却之今從下向上總斜却之爲剡而出

按二注意不同愚謂邸射者自邸而上斜殺前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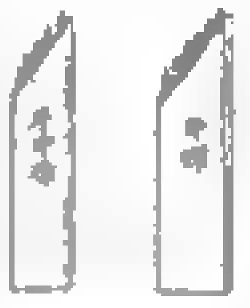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考工記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按土圭之法見大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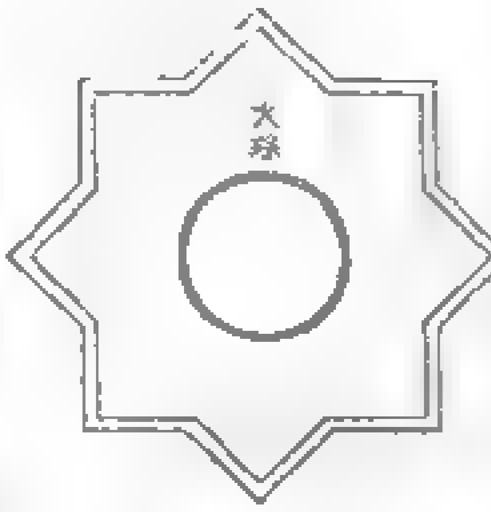


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注云珍圭王使之瑞節其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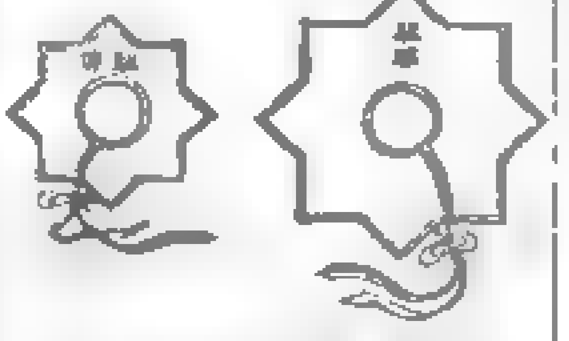


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考工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注云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　鄭云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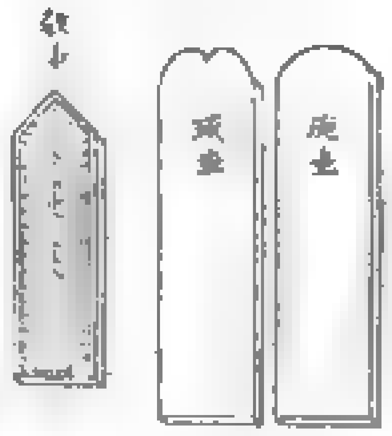
典瑞璧羨以起度　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鄭云璧羨圓九寸今減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



考工記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注云如王之鎮圭也



考工記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注云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以爲權故有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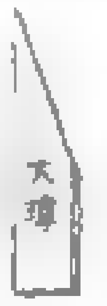
典瑞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注云琬圭無鋒芒琰圭有鋒芒　考工記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注云琬猶圜也凡圭琰上寸半琰圭判半以上又半爲瑑飾

按鄭說琬圭未安琬圭者當規其首以爲圓琰圭則於琰之上剡其首爲二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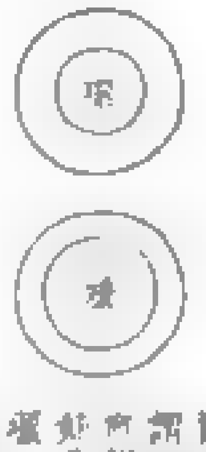
典瑞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考工記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注云其飾若粟文納徵加於束帛

按穀圭之瑑亦當如穀璧飾斷皆粟文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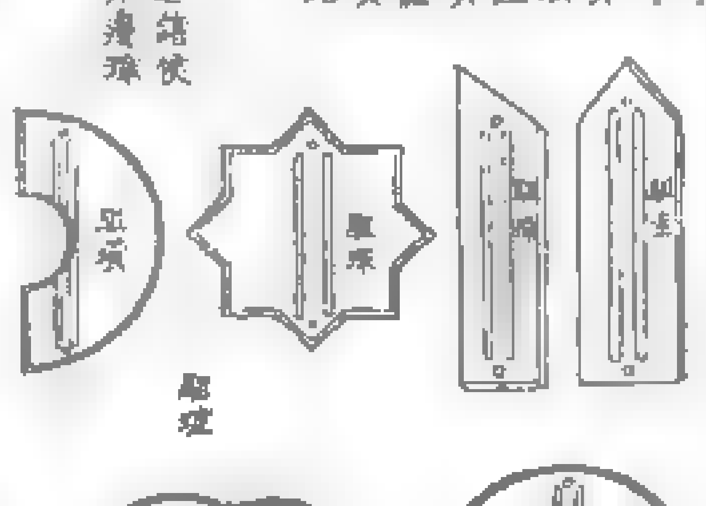
考工記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衡勺徑也瓚云圭瓚口徑八寸盤徑一尺此徑倍殺但形狀似耳



考工記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注云亦如邊璋七寸射四寸



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注云肉邊也好孔也



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以斂尸　注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疏云此六玉兩頭皆有孔於兩孔之間爲溝瑑於溝之兩畔稍高爲眉故穿聯之以斂尸

繹史卷一百五十九　　外錄第九

名物訓詁上

瑞贄

【爾雅】璲瑞也玉十謂之區【說文】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一玉相合爲珏　璆琳玉也　珪大尺二寸謂之玠　璋大八寸謂之琡　璧大六寸謂之宣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　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剡上爲圭半圭爲璋　璧瑞玉圜也　琮瑞玉大八寸似車釭　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　瓚三玉二石也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

【白虎通】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詩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皆道

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五玉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兌上象物皆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位在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於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

【說苑】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春秋繁露】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於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做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乃有類其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

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清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

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白虎通】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惻惕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為贄庶人之贄疋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疋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為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婦人之制以棗栗腶脩者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腶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腶脩者脯也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己之意故有贄也

質文

【春秋繁露】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於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

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故親夏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爵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為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黑統正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

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然則其略說奈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於阼昏禮逆於庭喪禮殯於東階之上祭牲黑牲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者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於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於堂昏禮逆於堂喪禮殯於楹柱之間祭牲白牡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

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晨鳴晨鳴朝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綬幘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牲角栗冠於房昏禮逆於戶喪禮殯於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臣近遠祖禰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紕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綏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以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

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帝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皇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

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絀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壽無窮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儛儛溢員先毛血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多諱

封壇於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節義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喪祭先亨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汙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纖施儛儛溢方先亨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於下位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先嘉疏夫別葬祭禮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橢其屋如倚廩員橢祭器橢玉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籥儛儛溢橢先用

玉聲而後亨正刑多隱親戚多赦封壇於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秬也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其衡祭器衡同作秩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衣長後衽首服習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儛儛溢衡先亨而後用樂正刑文公公封壇於左位四法條於所故祖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受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

姓爲姒氏至於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肵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胸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爲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種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皋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故殷改文尚始以男周王以女尚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天人感觀推而措密其文則繁[illegible]殘缺不可盡覈）

五行

白虎通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
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
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
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濡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
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
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
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
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
言吐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
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
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

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
濁爲萬物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
陽自偶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
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火相何以知爲囚土所以死者子
爲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
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
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
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
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
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盈之土以應之欲

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
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强難消
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
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
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
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
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
時起丑說義相生傳曰五行竝起赴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
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
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
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

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爲殺故不可食火水所以
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
木氣微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
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
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
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
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
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作亡何水太陰也刑者
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
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
於仁也木自生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

金所以沈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沈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沈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內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銜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

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

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白虎通五行者五氣也以其方各施行也金[illegible]無物也木自也華[illegible]也水準也[illegible]物也火化也[illegible]化物也[illegible]生物入中[illegible]土吐也[illegible]生萬物也

祥應

白虎通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也以自效放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正以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

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於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於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於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

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以萐莆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連累相承故在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蓂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一莢故莢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於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也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

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爲一穟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穟天下當合爲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孝經緯」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

「說文」麒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麐牝麒也「爾雅」麐麕身牛尾一角 [illegible] 曰麟不刳胎剖卵則至麕身而牛尾狼額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鍾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不入坑穽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 [illegible] 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廣雅」麒麟狼題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步行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居不旅行不入陷阱不罹罘罔文章斌斌「孫氏瑞應圖」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

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爾雅」鶠鳳其雌皇 [illegible] 鳥也 [illegible]

鳳至於 [illegible] 所止 [illegible] 所至 [illegible]

「宋符瑞志」鳳凰者仁鳥也不刳胎剖卵則至或翔或集雄曰鳳雌曰凰蛇頭燕頷龜背鼈腹鶴頸雞喙鴻前魚尾青首駢翼鷺立而鴛思首戴德而背負仁項荷義而膺抱信足履正而尾繫武小音中鍾大音中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興八風降時雨食有節飲有儀往有文來有嘉遊必擇地飲不妄下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休長其樂也徘徘徊徊雍雍喈喈唯鳳凰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備文武正下國故

得鳳之象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終身居之[illegible]

【爾雅】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illegible]

【說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illegible]

【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illegible]

【說苑】神龍昭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illegible]

[illegible]

龜策

【白虎通】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

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於廟門外筮晝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爲於西方東面蓍之處也卜時西向已卜退東向問蓍於東方而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不見吉凶於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

龜以荆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白虎通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史記】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

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年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旁人家常畜龜飲食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以上史記龜策傳）

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籍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

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幷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

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嘗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　○褚少孫補傳

書契

說文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

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爲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畮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

典大發隷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隷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自聖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李斯云太昊時有文字書聖爲古文又云庖犧氏作龍書炎帝作穗書黄帝時倉頡因鳥跡作鳥跡篆少昊作鸞書高陽作科斗書○古文之見於法帖者錄於左以備考）

蒼頡書 [illegible]

夏禹書 [illegible]

史籀書 [illegible]（○此爲大篆）

孔子書 [illegible]

李斯書 [illegible]（○此爲小篆）

程邈書 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兵无以淸將恐歇（○此爲隷書）

釋名 三墳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鎭也制法所以鎭定上下其等有五也八索索素也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區也區別九州土地敎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古羲皇時書也今皆亡惟堯典存也（尚書序 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爾雅 簡謂之畢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點（釋名 簡略也版般也般般平廣也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策簡之長三尺者也槧漸也言其槧漸然長也牘睦也手執之以進見所以爲恭睦也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戶口也簿言可以簿疏物也 爾雅 [illegible] 之篇書如也簡記也著者也）

兵戎

史記 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時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

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敎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執非寡也及其威盡執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漢書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

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吕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吕崇敬作刑吕明威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吕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吕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吕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吕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

有甘扈之戰殷周吕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吕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吕足食賦吕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吕搜夏拔舍吕苗秋治兵吕獮冬大閱吕狩皆於農隙吕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吕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吕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吕安

諸夏齊威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吕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寖吕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吕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吕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吕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埶輔時作爲權詐吕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爲雌雄齊愍吕技擊彊魏惠吕武卒奮秦昭吕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吕孫武爲宗時唯孫卿明於王

道而非之曰彼孫武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卬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詐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

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桀

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猶六國以幷天下竊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說文刀兵也象形　戟有枝兵也　戈平頭戟也　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　鉞斧也戚鉞也　矛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　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

小爾雅棘戟也戈句孑戟也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琫珌鞞之飾也

釋名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鋒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其室曰削削峭也其形峭殺裹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illegible]　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illegible]　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鐏鐏入地也松櫝長三尺其矜宜輕以松作之也櫝速櫝也前刺之言也[illegible]　殳矛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illegible]　盾遯也跪其後避以隱遯也[illegible]　方言[illegible]

爾雅 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

[illegible]

小爾雅 矢服謂之弢 [illegible]

[illegible]

方言 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所以藏箭弩謂之箙弓謂之鞬或謂之皾

刑法

漢書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㩌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

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媮薄之政自是滋矣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爾雅 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辜辟戾辠也

小爾雅 幾蔡模臬法也犯肆突也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辟除也謫責也俘罰也奸犯也 [illegible]

容止

說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韓詩外傳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和和物類相感同聲

繹史　卷一百五十九上　兲

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新書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淸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愁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懰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沂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沂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屛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胕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丘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

繹史　卷一百五十九上　卆

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趮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欬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同客肩也合棄宜之用也立赫也如林木森然各豎其所也中握也骨節性居也權是也黎是弄也磬靜也蒂然後所當其也兩肘進川行行旋也旋足而前也後可曰步步揗也如有所向儔務安詳也未行曰遲遲走也走趴下也疾趨曰走走奔也促有所奏至也齊變也有意變疾走之走作踏也踵為而業也跪危也兩膝著地體危貌也懇慮也見肘敏色也致自安也拜於丈夫爲頭跌然屈折下至地也於婦人爲扶自抱扶而上下也

繹史卷一百五十九

名物訓詁下

冠服

〔後漢書〕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顛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以為首飾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天子備章

公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也委貌以皁繒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

　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

法冠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武冠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貢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

〔小爾雅〕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大巾謂之糈 冠具也所以冠髮也纚頸也已上而繫於頸也弁繫也所繫冠使不墮也　舉服下冕冕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旒有文飾也有袞冕袞卷也畫卷龍於衣也有黼黻黼斧之形也書山雉是兆性急懲不可生服必自殺書其形象衣以象人物取介之節也鷩冕鷩雉也畫華蟲文於衣其象水草之有文其鷩冕毳也書衣文玄衣也此皆龍衣而名之也所垂前後珠轉減耳　章甫殷冠名也前丈夫也服之以表貴又夫也章追夏冠也言其形周髮進追然也收夏后氏冠名也言收斂髮也委貌冠所又委貌之衣上小下大也　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為之謂之韋弁也　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　編編髮為之亦謂假也　髮鬊也髮少者以被助其髮也　瑱鎮也縣當耳男不使人無聽自纓事也黈纊充耳也塞耳亦所以止聽也故里語曰不瘖不聾不成姑公

〔白虎通〕所以有冠者𢃇也所以𢃇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

王共皮弁素積裳也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蒽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蒽也冕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見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

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貌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后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爵弁者周人宗廟之冠也所以爵何爲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

〔後漢書〕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

漢興續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

〔說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

〔說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釋名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下曰裳）

[illegible]袞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

〔爾雅〕衣統謂之視黼領謂之襮緣謂之純袕謂之褮衣眥謂之襟衱謂之裾衿謂之袸佩衿謂之褑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衣蔽前謂之襜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裳削幅謂之纀

〔小爾雅〕襜褕謂之童容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

〔白虎通〕衣者隱也裳者鄣也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繒爲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所以必有佩者天子佩白玉諸侯佩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瓀珉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曰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說苑〕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

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春秋繁露〕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以明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謂之服制（○亦見管子）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

爲容服體之所爲與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象在右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起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胄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符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弑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偃兵而措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illegible]

小爾雅 在足謂之履履尊者曰達履謂之舍屐而舍履也 [illegible]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繡綵也繡之細者曰纖纖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素之精者曰[illegible]者曰絡

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赭絀朱也

爾雅 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青謂之蔥黑謂之黝斧謂之黼 [illegible]

舟車

說文 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象形 [illegible]

[illegible]

爾雅 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

小爾雅 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

方言 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艖艖謂之艒䑿小艒䑿謂之艇艇長而薄者謂之艜短而深者謂之艄小而深者謂之𦪇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艖爲欚泭謂之𥴩𥴩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𥴩中謂之薦方舟謂之䑽艁舟謂之浮梁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隱櫂謂之䡴所以縣櫂謂之緝所以刺船謂之篙維之謂之鼎首謂之閤閭或謂之艗艏後曰舳舳制水也僞謂之仡仡不安也

說文 車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 [illegible]

[illegible]

爾雅 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環謂之捐鑣謂之钀載轡謂之轙轡首謂之革

小爾雅 車較上者謂之輢輢謂之軨軨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

方言 大車謂之綦車軛齊謂之𨊧車枸簍宋魏陳楚之間謂之

筱或謂之鑵籠其上約謂之箹或謂之𥳔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簍西隴謂之㩲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輪韓楚之間謂之軑或謂之軝關西謂之𨏥輨謂之軑䡟楚衛之間謂之輨箱謂之𨌊軫謂之枕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緻或謂之曲綯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謂之紂輨軑鍊鏅關之東西曰輨南楚曰軑趙魏之間曰鍊鏅車釭齊燕海岱之間謂之鍋或謂之錕自關而西謂之釭盛膏者乃謂之鍋

【後漢書】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爲之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天下獲其利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爲帝車於是酒曲輈以作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能

有上之者也自是以來世加其飾至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周室大備官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一器而羣工致巧者車最多是故具物以時六材皆良與方法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斿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龜旐四斿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天子五路以玉爲飾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夾王以下周室衰弱諸侯大路秦幷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所謂孔子乘殷之路者也【荀子注】金根車秦制也秦幷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　[illegible]

恭敬也禁凡[illegible]所以敵禦不祥也　[illegible]所以致行後也周禮賜而不[illegible]素例出警入蹕謂出稱警者皆蹕也入國者皆蹕止也【釋名】天子所乘曰玉輅以玉飾車也輅亦車也謂之輅者言行於道路也象輅金輅木輅各隨所以爲飾名之也　鉤車以行爲陳鉤股曲直有正夏所制也　胡奴車則以罪沒入爲官奴者引之殷所制也　元戎車在軍前啓發敵陳周所制也　輦車人所輦也　墨車漆之正黑無文飾大夫所乘也　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　役車給役之車也　棧車棧靖也麻靖物之車也皆庶人所乘也　[illegible]車載者所乘也　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　軺車軺遙也遙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　輜車載輜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輜廁也所載衣物雜廁其中也　軿車軿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馬也　[illegible]之形所有[illegible]曰[illegible]　臥息中上[illegible]以擊征戰之車也

【爾雅】素錦綢杠纁帛縿素陞龍于縿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錯革鳥曰旟因章曰旃

宮室

【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閒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序【釋名】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隆然也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屋奧也其中溫奧也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illegible]　也大屋爲之[illegible]也房旁也在室兩旁也夾室在堂兩旁故曰夾也

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釋名】室中西南隅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　西北隅曰屋漏[illegible]以名之也　東北隅曰宧宧養也東北陽氣始出布養物也　東南隅曰窔窔幽也亦取幽冥也　[illegible]中央曰中霤古者複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illegible]水從屋上流下也【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窗　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閞謂之槉栭謂之楶棟謂之桴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閱直不受檐謂之交檐謂之樀【陶注】[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謂之[illegible]　連謂之㮰屋上薄謂之筄　兩階閒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閒謂之宁屏謂之樹　容謂之防　垝謂之坫牆謂之墉　瓴甋謂之甓【陶注】[illegible]　【方言】[illegible]　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　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釋名】[illegible]

…也…各持也

[博雅]廟天子五諸侯四卿大夫三士二天子諸侯廟[illegible]墓卿大夫咎士壝 [方言]壝[illegible]也

[爾雅]柣謂之閾棖謂之楔楣謂之梁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戹 植謂之傳傳謂之突 閍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觀謂之闕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衖門謂之閎門側之堂謂之塾橛謂之闑闑謂之𣫄所以止扉謂之閎 [illegible] 樴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楎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 [illegible] 竿謂之箷 [illegible] 鏝謂之杇椹謂之榩地謂之黝牆謂之堊 [illegible] 大版謂之業 繩之謂之縮之 [illegible] 簀謂之笫蓐謂之茲

[方言]床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或謂之笫其杠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間謂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樺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或曰牑 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籧篨自關而西謂之簟或謂之銌其麤者謂之籧篨自關而東或謂之篕棪

[爾雅]宮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路旅途也路場猷行道也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 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 [illegible] 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 [illegible]

器用

[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 盎謂之缶甌瓿謂之瓵康瓠謂之甈

[說文]豆古食肉器也木豆謂之梪 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 [illegible]

[爾雅]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卣中尊也 [illegible]

[小爾雅]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 [illegible]

[說文]觚飲酒之器也一曰觴受三升謂之觚 觶鄉飲酒角也觶受四升觶實曰觴虛曰觶 壺昆吾圜器也 巵圜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象人卪在其下也 [illegible]

[商父丁彝銘]乙酉商貝王曰不□□乙亥曾不戎備亢生差乙四日惟王六祀四日惟內役敢商盟亢用作父丁尊彝示子

[兄癸彝銘]丁子王錫爵丙申貝在寒立用作兄癸彝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正

[兄癸卣銘]丁子王錫爵丙申貝在寒用作兄癸彝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口

[母乙卣銘]丙寅王錫貝朋用作母乙彝

周召公尊銘王大名公族于庚辰於王錫中馬自貫侯四騁南
宮括王曰用先中執王休用作父乙寶尊彝
師艅尊銘王汝上侯師艅從王夜功錫師艅金艅則對揚乃德
用作乃文考寶尊彝孫孫子子寶
太師望彝銘太師小子師望作寶彝
太公簋銘太公作寶簋子孫永寶用享
召仲簋銘唯□年六月初吉丁亥召仲丁父自作寶簋用祀用饗多
福無疆用勺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是尚
尹卣銘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唯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
宮僖咸釐尹錫臣唯爽陽尹休高對作父丙寶尊彝尹其亙萬
年受乃永爵無競在□服祀長侯其子子孫孫寶用

淮父卣銘穆從師淮父戍于古𠂤蔑曆錫貝山穆拜稽首對
揚師淮父休用作文考日乙寶尊彝其子孫永福
粱司徒卣銘粱大司徒子象之子洪作旅卣其眉壽子子孫孫
永寶用
高克尊銘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伯太師錫伯克僕卅
人伯克敢對揚天祐王伯友用作朕穆考後仲尊高克用匄眉
壽無疆克克其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齊豆銘姬宗母作太公郭公志公齊中監伯孝公胡公豆用祈
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爾雅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
之鬲鼒謂之䰝鬵鍑也

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
析木以炊也　鼐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　鬲鼎屬實五觳斗
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　鬵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
曰鬵　甗甑也一曰穿也
方言鍑北燕朝鮮冽水之間或謂之錪或謂之鉼江淮陳楚之
間謂之錡或謂之鏤吳揚之間謂之鬲　釜自關而西或謂之
釜或謂之鍑　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
尚父乙鼎銘庚午王命寢廟辰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冊友史
錫賴貝用作父乙尊廿鬲
周邠鼎銘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
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乙邠古陝字

仲山甫鼎銘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南宮中鼎銘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寒師王命太史括褱土王
曰中茲褱人內史錫于珷王作臣今括里汝褱土作乃采中對
王休命鬵父乙尊惟臣尚中臣赫赫○右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
方之年王刑中先相南國貫行執王居在社國貞山中呼歸生
原刑王執命寶彝○右二器文同
仲偁父鼎銘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伯邊及仲偁父伐南淮節
孚金用作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雝公緘鼎銘唯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保雝公緘作尊鼎用
追享孝于皇祖考用乞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叔液鼎銘惟五月庚申叔液自作饙鼎用祈眉壽萬年無疆永

壽用之
王子吳飤鼎銘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飤鼾
其眉壽無期子子孫孫永保用之。飤餘同
孝頻鼎銘正月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命小臣夌先見楚居王
至于徙居無遣小臣夌錫貝錫馬兩夌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
季頻寶尊彝
伯碩父鼎銘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
仲王母泉母尊鼎用祈匃百祿眉壽綰綽永命萬年無疆子子
孫孫永寶用享
史頌鼎銘史頌作朕皇考釐仲王母泉母尊鼎用追享孝用祈
匃眉壽永命令終頌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晉姜鼎銘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叚妄寧經雝明德宣邲我猷用紹所辝辟委揚乃光烈虔不隊
譖覃享吕孽我萬民嘉遣我錫鹵賚千兩勿廢文侯顯命畀貫
通弘征綏湯原取乃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顧妥懷遠廷君子
晉姜用祈綽綰眉壽作惠為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孫
子三壽是利
垂鼎銘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永寶用一。其　垂作尊鼎萬壽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二。其
父己鼎銘癸亥王徙刊作冊裁新宗王賜作冊豐貝太子賜練
大貝用作父己寶鼒
亯肇鼎銘其永寶用享亯肇作尊鼎

孔文父飲鼎銘惟三月孔文父作此飲鼎子孫寶用。此器僅見之鼎而漫漶乃類其器之首
孔父鬲銘孔父作尊鬲子子孫孫永寶用
京姜鬲銘京姜庚仲作尊鬲其永寶用
張仲簠銘張仲作寶簠羙之金鈇鈗鈇鐈其熏其玄其黃用盛
諸受糕米用饗大正音王賓饎具名飼張仲受無疆福必友饎
飼鼎賓張仲其壽
叔邦父簠銘叔邦父作簠用征用行用從君王子子孫孫其萬
年無疆
寅簋銘有進後雩邦人正之師氏人有辠有故西殿服卽汝迺
繇宥衆役虐逐乃君乃師乃作予一人服王曰寅敬明乃心用

辟我一人善效乃友內辟勿事虐從獄受雝且行道乃非正
命乃故疾嬖人則惟輔天降喪不亡惟死錫汝秬鬯一卣乃芾
芾赤舄偶軒朱鞹鞃虎冟練裏畫轉畫轄金甬馬四
匹鋚勒敬夙夕勿廢朕命寅拜稽首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
寶簋叔邦父叔故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故一作姞中間子有缺解
京叔簋銘京叔作饔簋其萬壽永寶用
叔高父簋銘叔高父作旅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劉公鋪銘劉公作杜嬀尊鋪永寶用
史信父甗銘雖六月初吉史信父作甗期萬年子子孫孫永
寶用
伯玉盉銘伯玉般子作寶盉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㝬仲盨銘 㝬仲諸友用其吉金自作盨子子孫孫其永用之

鄭敦銘 隹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內門立中庭右祝鄭王呼內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繼五邑祝今余隹䌛商乃命錫女赤市同冕齊黃鑾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龏伯尊敦鄭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博古錄作[illegible]

敔敦銘 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龢父若曰師𤸫乃祖考有婚于我家汝右隹小子余命汝死我家䌛司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裁內外毋敢不善錫汝戈琱胾緱必彤沙十五鍚鐘一將五金敬乃夙夜用事𤸫拜稽首敢對揚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𪃽敦𤸫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illegible]

敔敦銘 隹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遹及內伐㴨昴參泉裕敏陰陽洛王命敔追御于上洛𢦚谷至于伊班長榜截首百執訊曰雜孚人四百鄗于艾伯之斷于𢦚衣諭復付乃君隹王十有一月王格于成周大廟武公入右敔告禽馘百訊曰王蔑敔曆事尹氏受釐敔圭瓚貝五十朋錫田于敜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對揚天子休用作尊敦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illegible]

[illegible]

宰辟父敦銘 隹四月初吉王在辟宮宰辟父佑周位王冊命周曰錫女華朱芾玄衣束帶旂鑾錫戈琱胾彤矢用𤞷乃祖考事官嗣節僕小射底魚周稽首對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其孫孫子子永寶用

散季敦銘 隹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𡚬敦銘 𡚬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龏伯𪃽彝𡚬其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周姜敦銘 伯𣪘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蘄萬壽 ○博古圖作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敦銘 [illegible]姜作寶尊敦用禪追孝于皇考惠仲蘄匃康勵純右通祿永命[illegible]姜其萬年眉壽受福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荊公敦銘 伯[illegible]作皇考荊公尊敦用享用孝萬年眉壽畯臣天子子孫孫永寶

伯戔饋盦銘 申仲之孫伯戔自作饋盦永保用之 ○[illegible] 惟八

月初吉庚午仰仲之孫伯戔自作饋盦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illegible]

文姬匜銘 丙寅子錫𩰫貝用作文姬己寶彝十一月有三

司寇匜銘 作司寇匜用建用歸維之百寮雩之四方永之祜福

[illegible]

[illegible] 斫斲謂之定斫謂之鐯斸謂之𨬍 [illegible]

小爾雅 截穎謂之銍

[illegible] 鋸規裁也梁楹之間裁木爲器曰鋸裂帛爲衣曰規鋸又[illegible]也[illegible]之開謂之鍼鍼 [illegible]

爾雅 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鍛鍒也雕謂之琢　革中絶謂之辨革中辨謂之韏 [illegible] 縷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嫠婦之笱謂之罶罺謂之汕箌謂之罩槮謂之涔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彘罟謂之羉魚罟謂之罛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

飲食

爾雅 肉曰脫之魚曰斮之　冰脂也　肉謂之羹魚謂之鮨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　康謂之蠱澱謂之垽　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樝梨曰鑽之　菜謂之蔌 [illegible] 餗謂之

鬻食饐謂之餲摶者謂之糷米者謂之糪肉謂之敗魚謂之餒

方言 餥飵食也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饘謂之餥楚曰飵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飧或曰飵或曰鉆秦晉之際河陰之間曰隱皚此秦語也　䭅飪亨爛糦酋酷熟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郊曰䭅徐揚之間曰飪嵩嶽以南陳潁之間曰亨自河以南趙魏之間火熟曰爛氣熟曰糦久熟曰酋穀熟曰酷熟其通語也羞厲熟也　脨膱乾物也揚楚通語也脨膱䏲槃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僁為膱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藏謂之膊暴五穀之類秦晉之間謂之曬東齊北燕海岱之郊謂之晞　噬食也餘餽飽也　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草木

爾雅 粢稷　衆秫　戎叔謂之荏叔 (爾雅注 大豆也小豆荅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 [illegible]) 虋赤苗　芑白苗　秬黑黍　秠一稃二米

說文 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　秉象其穗　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 (廣雅 大麥麰也小麥麳也)

春秋說題辭 粟助陽扶性粟之為言續也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為苗二變而秀為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

五變而蒸飯可食陽以一立為法故粟積太一分穗長一尺文以七列精以五六立故其字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為粟

小爾雅 粟謂之秆稃謂之芻生曰穀穀謂之粒禾穗謂之穎 [illegible] 拔心曰揠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四曰稯

爾雅 藿山韭　茖山蔥　葝山䪥　蒚山蒜 [illegible]　椴木槿　櫬木槿　蘩皤蒿　蒿菣　蔚牡菣　蘩由胡　蘩之醜秋為蒿　果臝之實栝樓　荼苦菜　萑蓷 [illegible]　芔草 (說文 [illegible]) (方言) 芔 [illegible]　葖蘆萉　須葑蓯 (方言 [illegible]) [illegible]　筍竹萌　簜竹　篡數節　桃枝四寸有節　粼堅

中簢篸中仲無笐篙筍萌簝箭［竹譜］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小異空實大同節目或茂沙水或挺巖陸［illegible］

白華野菅（［爾雅注］菅茅也）　茨蒺藜

蔨鹿蘿其實莥　蕭侯莎其實媞　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的薂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蒙玉女　芨堇草（［illegible］）　中馗菌小者菌　菤耳苓耳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　長楚銚芅　莿刺（［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或謂之壯自關而東或謂之梗或謂之劌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　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　芙薊其實荂　蔈荂荼　猋藨芀　葦醜芀　葭華　蒹薕　葭蘆　菼薍其萌虇　荄根　華荂也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illegible］）

［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

［爾雅］杜甘棠杜赤棠白者棠　檉河柳　旄澤柳　楊蒲柳　無姑

其實夷　櫟其實梂　楔荊桃　旄冬桃　榹桃山桃（［illegible］）　休無實李　痤接慮李　駁赤李　棗壺棗　邊要棗　櫅白棗　樲酸棗　楊徹齊棗　遵羊棗　洗大棗　煮填棗　蹶泄苦棗　晳無實棗　還味稔棗（［illegible］）　櫬梧（［illegible］）　榮桐木　謂櫬采薪采薪即薪（［illegible］）　櫰槐大葉而黑　守宮槐葉晝聶宵炕　槐小葉曰榎　大而皵楸　小而皵榎　栲山樗（［illegible］）　桑辨有葚梔　女桑桋桑（［illegible］）　檿桑山桑　唐棣栘　常棣棣　樅松葉柏身　檜柏葉松身　灌木叢木　族生為灌（［illegible］）　棧木干木　木自獘柛　立死椔　蔽者翳　木相磨槸　棤皵　梢梢擢　句如羽喬　下句曰朻　上句曰喬　如木楸曰喬　如竹箭曰苞　如松柏曰茂　如槐曰茂　小枝上繚為喬　無枝為檄　槐棘醜喬　桑柳醜條　椒榝醜菉　桃李醜核

鳥獸

［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隹鳥之短尾總名也

［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禽經］鳳雄凰雌亦曰瑞鶠亦曰鸑鷟羽族之君長也鸞瑞鳥一曰雞趣首翼亦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鳳者羽蟲百羽從之鳳靡鸞吪百鳥瘞之慈烏反哺白脰烏不祥瓦噪烏善驚哀鳥吟夜鶻鳥之善搏者曰鶻鷂玄曰鷹鶻曰鴞骨曰鶻驚曰鸐鷂曰鷂奪曰鶉王雎鵙鴂負爵也亦曰鵖亦曰白鵖雉介鳥也亦曰鵕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亦曰鷂雉朱黃曰鷩雉白曰鵫雉玄曰海雉首有采毛曰山雞頸有采囊曰避株背有采羽曰翡翠腹有采文曰錦雞鴈鳩戴勝布穀

也亦曰鵲鶵亦曰獲穀春耕候也倉庚黧黃黃鳥也亦曰楚雀
亦曰商庚夏蠶候也雉鷹惡其類鷙鷙玄鳥愛其類鶡以水言
自北而南鵠以山言自南而北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
白鶂相眡而孕鵁鶄睛交而孕鸛鵴鳥子規也啼必北嚮江介
曰子規蜀右曰杜宇甌越雉鷓鴣也飛必南嚮晉安曰懷南
江右曰逐隱鷊穀鳥也穀不知死鷦信鳥也信不知用鶺有文
而貪蔑不擊而貪鶺志在水翠志在木鳩拙而安鷦巧而危鳧
鶩之雜鶩之潔題鳩鳴而草衰澤雉啼而麥齊鳳翔則風雨
舞則雨霜黃則雨露鶴則露林鳥朝嘲水鳥夜㖃山鳥巖棲原
鳥地處靈鵲兆喜怪鴟塞耳鶏鶏野則義參則補水為澤則群
擾則逐鷊鴉摩背而鴿鷸剔舌而語扶老强力鵪鶉友傍家

飛雌雖鴉伎鶺序鷄雀鶵鶵下齊眾燕鷰鶺雄鶺雌卑鶵鴉雛
前雄後殺將生子呼母應雛既生母呼子應鵝鵝瓣鷩鷩害
母舒鴈前鳴後和翠棲獨鶺殺卵則鶹入水鵜鵝腿月宿鳥司夜
行鴞司晝雄翼掩左雌翼掩右物食長喙鷙食短咮搏則利觜
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羽物變化轉於時令乾道終始
以成物性以世傳此種種鳥雀作此說也或以為張華所作[illegible]不同附載於後

[illegible]

一名曰雉二名曰鵪三名曰鴳四名曰鶉五名曰鶡六名曰鷃七名曰鴳八名曰鷽九名曰鳴十名曰鵨　雉者其飢鵪巧有其飢鵪　鴟見蛇則銜而食之見蛇蛇死而蹯　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修水禽之尾多促　雷動者應為鳶火為鶡元為鸛　鸛生二子一為鶴鴟生三子一為鴞　[illegible]　鶴在前坐鵝不能相尾相立鶴人勝之也鶴人夜而聚鳥入而鵜天勝之也　[illegible]鳥以武生青小雪封布聚鳥以文見者多　鶉安不一　雉安不再　雞鳥性警[illegible]　[illegible]飛則搏沈鴨鳴則蛇結　鵲鳥不登山鴆鳥不踏土

説文　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鶾雉肥鶾音者也魯郊以丹雞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魯侯之咎
鸑鷟鳥黑色多子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鷞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爾雅　隹其鳺鴀鶌鳩鶻鵃鳲鳩鴶鵴鷑鳩鵧鷎鴡鳩王鵙鷹鶆鳩
鷂雉鷮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鸐山雉雗雉鵫雉
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南方曰𠾏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　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桑鳸竊脂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老鳸鷃　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　[illegible]醜其飛也翪鳶烏醜其飛也翔鷹隼醜其飛也翬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烏鵲醜其掌縮亢鳥嚨其粻嗉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illegible]　雞大者蜀蜀子雓未成雞僆絕有力奮雞棲於弋為桀鑿垣而棲為塒[illegible]
燕白脰烏小爾雅[illegible]　生哺𪄻生
蝙蝠服翼[illegible]　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
[illegible]雀[illegible]　倉庚商庚
[illegible]　鶉子鳼駕子鸋雉之暮子為鷚

相鶴經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而毛落而黑點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七年小變而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而晝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汙或節純黑而緇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精不轉則有孕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胎化而產與鸞鳳同羣爲仙人之騏驥矣夫聲聞于天故頂赤食于水故喙長軒于前故後指短棲于陸故足高而尾彫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疎且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于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潔者也其相瘦頭朱頂

則沖霄露眼黑睛則視遠隆鼻短喙則少眠鵲頰猴耳則知時長頸竦身則能鳴鴻翅鵠膺則體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則伏產軒前垂後則會舞高脛麄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其經本浮丘伯授王子晉崔文子學道于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八公采藥得之遂傳于世

爾雅騊駼馬野馬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騉蹄趼善陞甗騉駼枝蹄趼善陞甗　小領盜驪絕有力駥　駥牝驪牡玄駒褭驂牡曰騭牝曰騇　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啟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駵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馰顙白顛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　駵白駁黃白騜駵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騽青驪駽青驪驎驒青驪繁鬣騥驪白雜毛駂黃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魚　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在背闋廣遊毛居馻　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爾雅白馬黑脣駩白馬黑喙騧騋騵馬五尺已上爲騋牝金喙腰長在[illegible]驢騾馬[illegible]鳴野馬[illegible]丹驥騏驃驥騄汗血駿[illegible]黃白雜色相馬經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強腹爲城郭欲得張四下爲令欲得長脇欲得高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膝骨欲圓而長耳欲得相近而竪小而厚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頸大蹄三羸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髂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此殺人爲之丞相將軍非當將者也

相牛經牛岐胡壽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頭骨長且大駛壁當欲得闊脩欲得如絆馬膺庭欲得廣天關欲得成俉背欲得垂尾株欲得大豐岳欲得大種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垂星欲得有怒肉力柱欲得大而成懸蹄欲得

如八字陰虹屬頸陽鹽欲得廣常有似鳴者有黃也潤胡無壽珠淵無毛上池有亂毛妨主人凶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大膁疏肋難飼龍頭突目好跳鼻鏡欲得成就毛欲得短密若疏長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堅角欲得細身如鏡則難牽口方易飼豉府方易駒木牛肚大尾青拔有力○世傳此經甯戚所以援百里奚

爾雅摩牛犦牛犤牛犩牛犣牛犝牛犑牛角一俯一仰觭皆踊犚黑脣犉黑眥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角犈其子犢體長牬絕有力欣犌[illegible]說文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illegible]　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角不齊觤角三觠羷羳羊黃腹未成羊羜絕有力奮[illegible]

[illegible]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絕有力狣尨狗也 [illegible]

[說文]犬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illegible]

豕子豬豶豮幺幼奏者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橧四豴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䝐牝豝 [illegible]

馬八尺為駥牛七尺為犉羊六尺為羬彘五尺為豟狗四尺為獒雞三尺為鶤 牛曰

齝羊曰齥麋鹿曰齸鳥曰嗉寓鼠曰嗛 獸曰釁人曰撟魚曰須鳥曰狊 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其跡躔絕有力狄 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麉 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豜 [說文][illegible] 兔子嬎其跡迒絕有力欣 [illegible] 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 [說文][illegible] 虎竊毛謂之虦貓 貘白豹 甝白虎 虪黑虎 貀無前足 [illegible] 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 [說文][illegible] 貔白狐其子豰 [illegible] 豺狗足 貍子隸 貈子貆 貒子貗 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厹 [illegible] 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 猶如麂善登木 [illegible] 兕似牛犀似豕 [說文][illegible] 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蒙頌猱狀 猱蝯善援 貜父善顧 威夷長脊而泥 蜼卬鼻而長尾時善乘領 猩猩小而好啼 闕洩多狃 鼫鼠 鼸鼠 鼷鼠 鼶鼠 鼤鼠 鼣鼠 鼬鼠 鼩鼠 鼳鼠 豹文鼮鼠 鼰鼠 [說文][illegible]

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 [illegible]

旄謂之藣 [illegible]

蟲魚

[說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為象

[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螽醜奮強醜捋蠭醜螸蠅醜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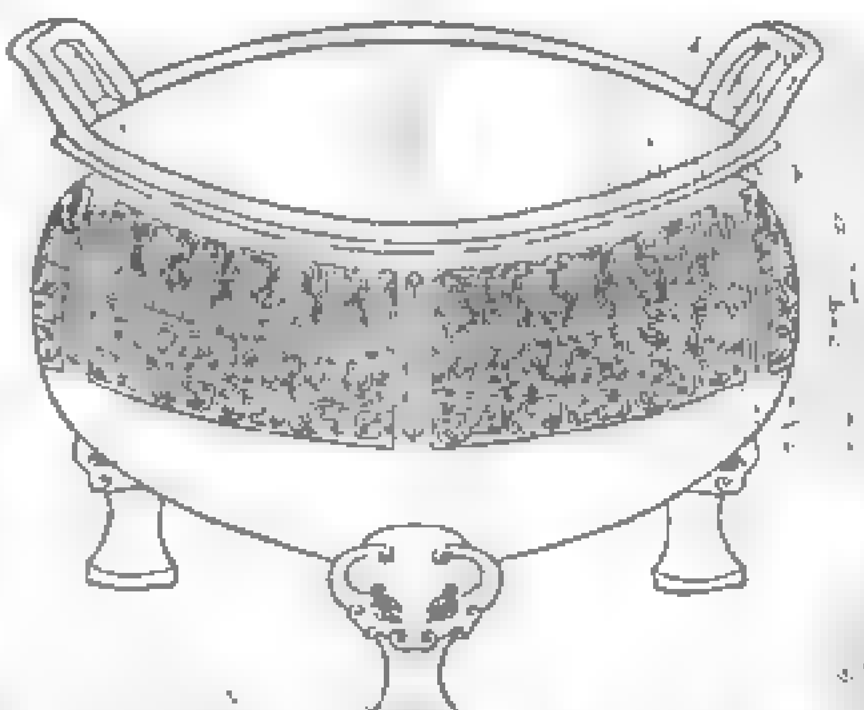
[方言]蛥蚗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秦謂之蛥蚗自關而東謂之虭蟧 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蝭其大者謂之蟧或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雌蜻謂之疋大而黑者謂之䗂黑而赤者謂之蜺蜩蟧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 蜉蝣秦晉之間謂之渠略 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間謂之蚟孫 螳螂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蝆蝆 蚍蜉齊魯之間謂之蚼蟓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蚼燕謂之蛾蛘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 鼅鼄鼄蝥也自關而西秦

晉之間謂之䖤蝥自關而東趙魏之郊謂之鼅鼄或謂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語之轉也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之蝳蜍　蠭燕趙之間謂之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或謂之蚴蛻其大而蜜謂之壺蠭　蠅東齊謂之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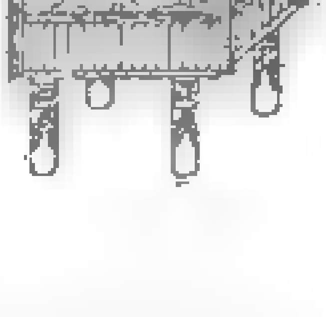
爾雅　蒺藜蝍蛆（[illegible]）　蝗蠜草螽負蠜蜇螽蜙蝑蠜螽蟿螇蚸土螽蠰谿　莫貈蟷蜋蛑不過蟷蠰其子蜱蛸　蚍蜉大螘小者螘蟼打螘蠪飛螘其子蚳　蟰蛸長踦　蟠鼠負蟠　蛜威委黍螢火即炤　蝝蝮蜪蚍由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

說文　蛟龍之屬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即蛟去

爾雅　鯤魚子鱦小魚　魚有力者徽　科斗活東蚵蛇蠹[illegible]蠃在水者蜬　魁陸蟦蜃蚌含漿鼈小者鱉　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方言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蠦蝘或謂之蜥易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齊海岱謂之螔蝾北燕謂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　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鼈三足能龜三足賁（[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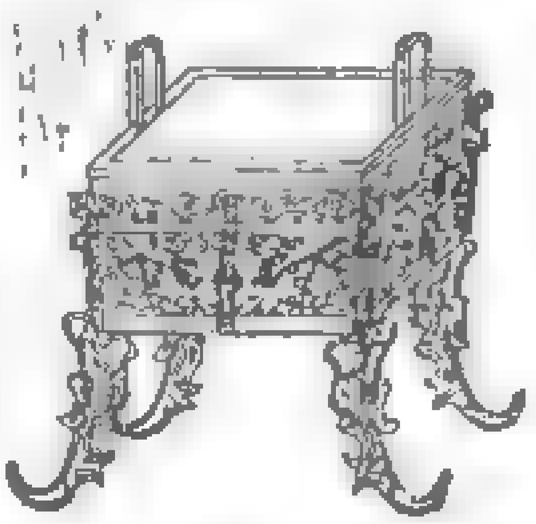


博古圖牛鼎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容一斛無銘按博古圖所載牛羊豕鼎各以其首飾其足此鼎之足以牛首為飾蓋牛鼎也按此鼎純大當為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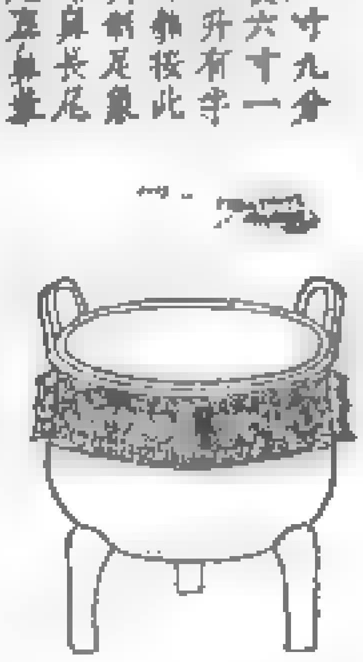


博古圖花足鼎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八分容二升二合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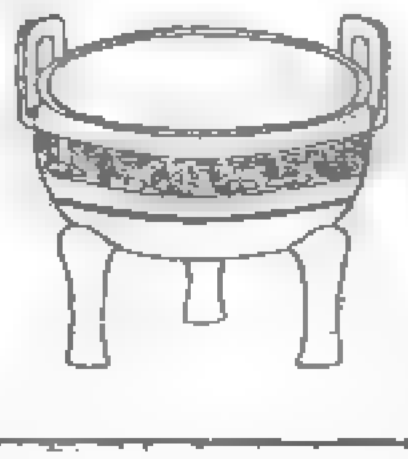
爲似鼎銘是博古圖甕孝角鬲四寸三分口徑四寸二分銘曰尊孝作



博古圖文王鼎高八寸九分深三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銘曰魯公作文王尊彝按此周公為文王之器其制足象蛟形鼎耳兩旁復有尾象尾有兩岐蓋以足象彝尾其有蛟闕身騰蛇蛟面飛雲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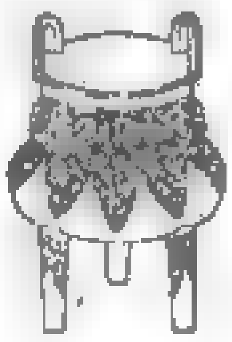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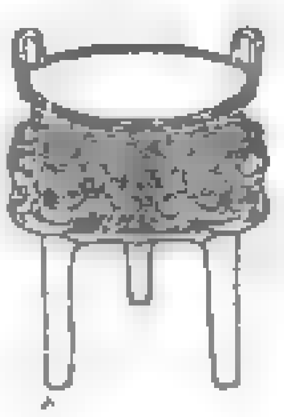
博古圖鬲鼎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八寸一分容四升七合無銘按此器耳兩外當為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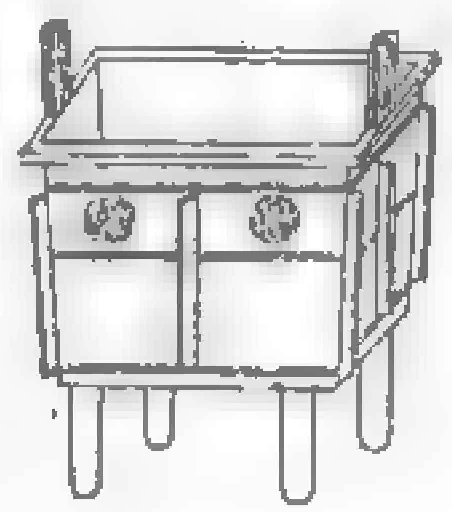
博古圖龍鼎高七寸一分深四寸四分口徑六寸二分容五升一合無銘鼎之烹飪可以享上帝養聖賢其用大矣所以取象於龍蓋求配其類也

考古圖乙鼎高五寸八分深三寸七分徑五寸二分容二升銘二字曰乙下一字不可識得於鄴之亶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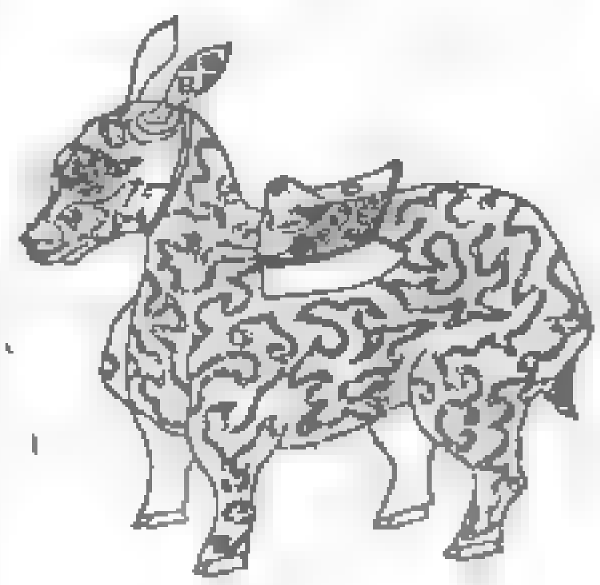
博古圖商宮中鼎高八寸五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四分容七升五合銘五十七字文見本卷



考古圖父乙鼎高七寸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銘曰庚午王令寢廟辰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冊友史錫贏貝用作父乙尊彝按乙之號在商為有容

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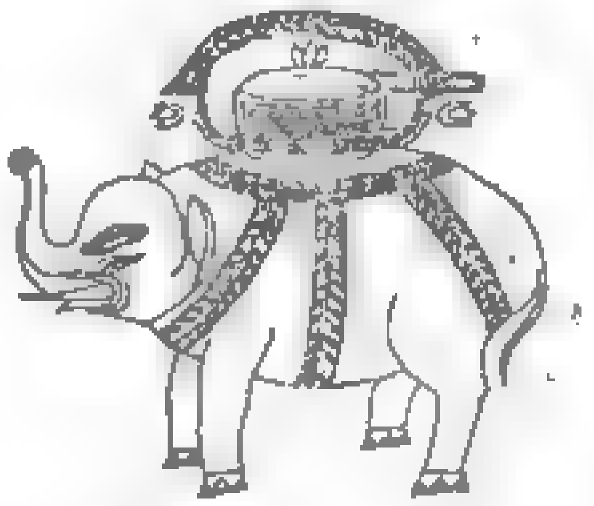
犧尊



鄭注犧尊以沙為犧飾以翡翠王肅註以為犧象二尊如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

博古圖犧尊通蓋高七寸七分深三寸四分通長一尺一寸七分闊五寸容四升以口為流而尾鼻太和中得尊於青州其制正與此同王肅持說其說蓋有自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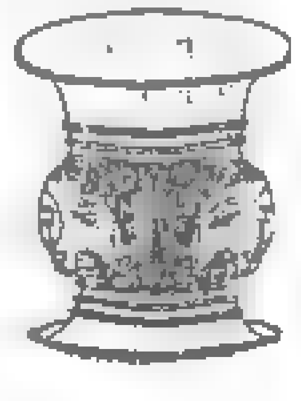
象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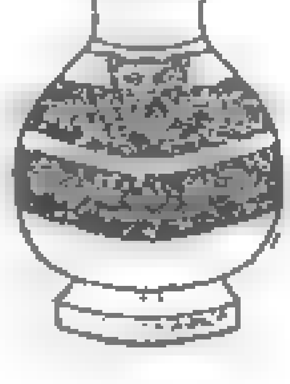


鄭注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阮氏云以畫象飾尊

博古圖象尊通蓋高九寸八分深四寸五分通長一尺一寸七分闊三寸八分容三升二合四足有蓋全作象形而鑿背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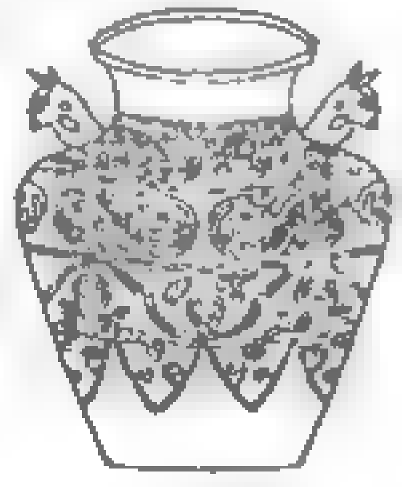
考古圖師艅象尊高六寸七分銘三十二字按此器皆為古者所尊尚之器以象說者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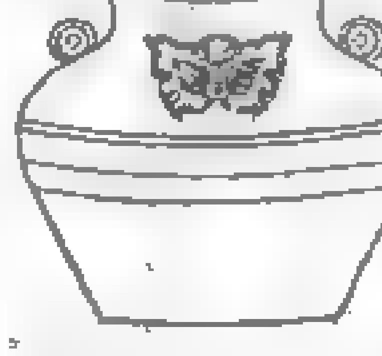
考古圖象尊高一尺一寸無銘象尊其制雖不同然立象於蓋又與先儒之說不同

著尊



博古圖著尊高一尺四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容一斗七升四合明堂位曰著殷尊也著者著地無足此器底著地故謂著尊也

考古圖此器有壺著地無足鑄有腹則可名壺尊壺底則可名著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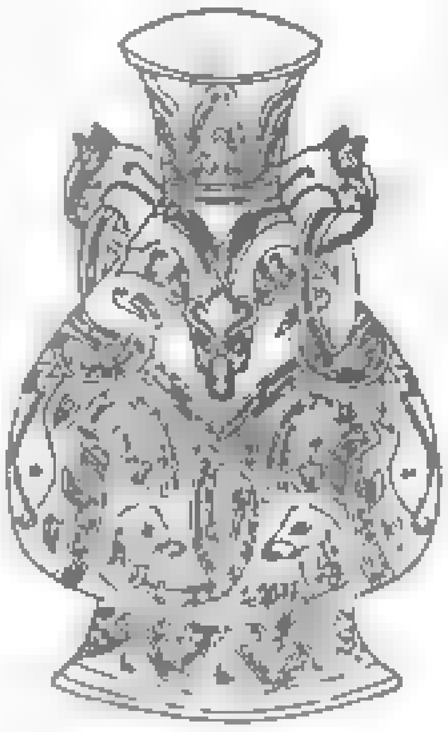


壺尊

博古圖壺尊高一尺二寸八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三斗二升三合其形制類壺其為壺尊乎

考古圖銅尊中尊高一尺六寸徑九寸有半容一斗三升銘五十七字博古圖作商兄癸彝五十八字按此器頸飾以山文意者其山尊乎然山尊用以彝彝非彝也銘文中亦有兄癸字疑從缺辨識未與耳

山尊



大尊

博古圖大尊高二尺三寸口徑一尺九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寸九分足徑一尺一寸二分容七斗四升半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古以瓦此名則用銅其原之變製乎

司尊彝六彝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註謂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彝以罍諸臣之所獻也尊有六則罍亦當有六以副之矣但三代遺器鮮能備存焉

博古圖犧首罍高一尺四寸深一尺二寸三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徑一尺五寸容二斗八升六合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註云刻畫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以木為之今以金而飾以雷文知先儒之失考也此器以犧首為飾亦當是犧彝之制

犧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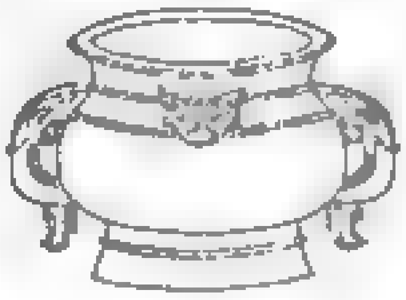
象罍

博古圖象節罍高二尺四寸五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一尺六寸八分足徑一尺一寸五分容一石二斗七升

考古圖作二耳大壺按其飾飾以雷文寶象首耳用象首蓋為象尊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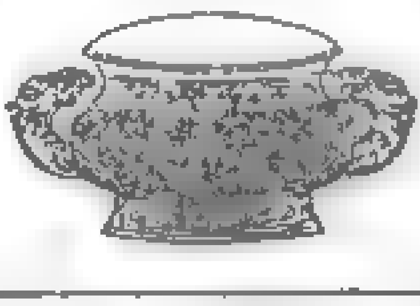
司尊彝六彝祼者以為雞彝虎盛明水為黃蜼盛鬱也彝皆有舟舟尊下臺若承槃焉殊不知彝之有舟乃相須之器猶尊之與壺罍之與壺也先儒之說然乎否耶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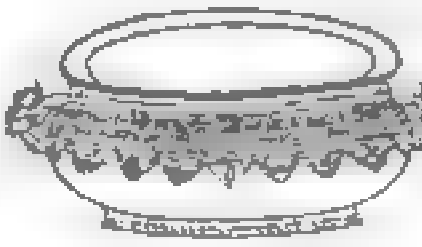
博古圖父丁彝高五寸四分腹徑七寸容五升兩耳有珥銘曰古作父丁寶尊彝

虎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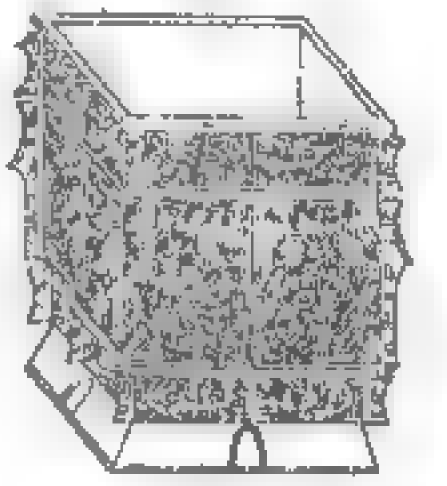
考古圖虎彝高四寸四分徑六寸容二升六合銘曰作寶彝此器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也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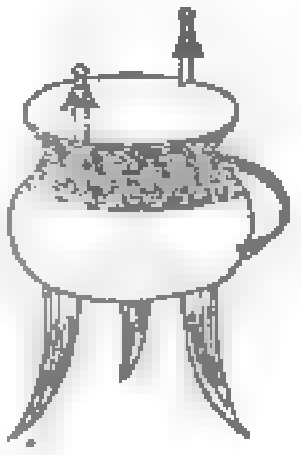
博古圖雲花舟高三寸七分口徑八寸五分容五升七合以斗有二耳其制近彝其飾花紋有相承相續之義蓋漢人為之亦足徵舟之若承槃矣

方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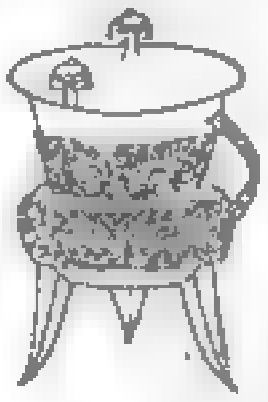
博古圖方彝高七寸九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五寸二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五寸二分容六升七合銘曰己酉戍命僔宜于招讀貝□九□□百貝用方□用皇國宗彝在九月惟王一祀世昌五惟□□石銘鉄六字此器銘宗彝周官六彝之類也其構祀尚朝用翦如洪範十有二祀書貫尚器也因方顯號其制特與商彝不同

斝



博古圖山斝高一尺口徑五寸五分容二升六合

司尊彝曰斝彝莊云斝猶爲稼盡不稼也不知其何所本夫爵以爵名爵象安知斝不以象斝名斝彝乎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斝殷以斝周以黃目眞曰是斝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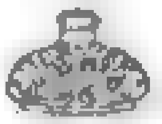


雷紋斝高七寸八分口徑五寸一分容一升

博古圖犧尊高六寸二分口徑二寸二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一升一合銘曰周作父乙寶彝嘗作犧尊蓋鉏犧彝也宗彝之設虎蜼自唐虞焉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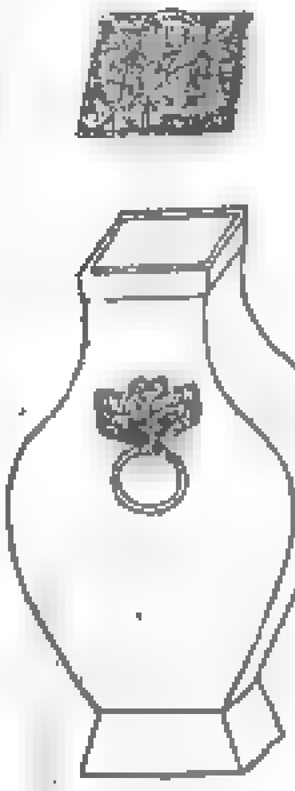
犧尊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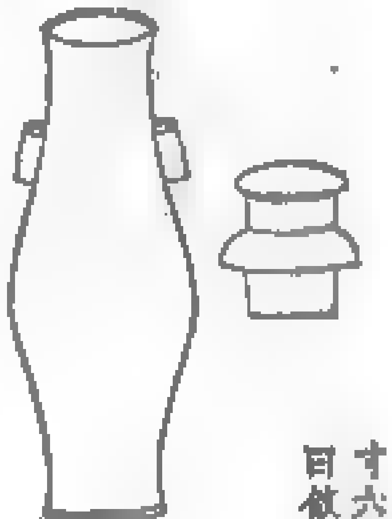
禮器曾饋獻用兩壺大於尊彝用於門內燕禮與大射鄉大夫用方士旅食用圜壺諸侯在北面八壺南陳棜在西面六壺東陳詩稱韓侯入覲清酒百壺壺爲酒器宗廟燕射鄉飲無不用爲先儒云刻木爲漆其說出於聶崇見惟範金之器後世猶存

方壺



考古圖方壺按儀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博古圖周漢壺高一尺二寸五分容一斗二合

依姬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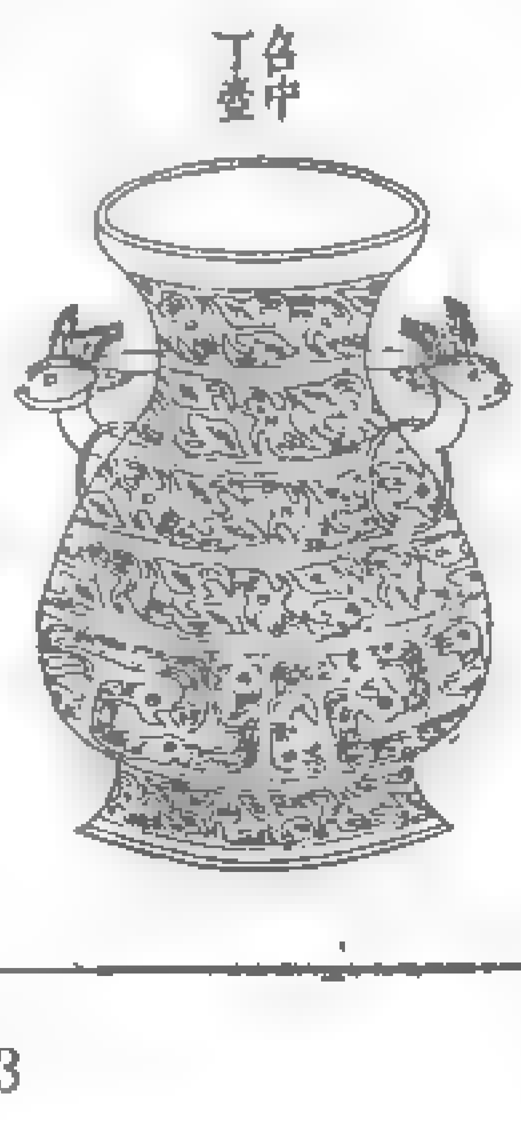


博古圖依姬壺高一尺四寸六分容五升四合銘曰依姬作寶彝

李氏錄云周王燕晉士文伯尊以魯壺用壺也用官燕饋獻用兩壺尊用覲也公食大夫用兩圜壺坊記曰醴醆用祭器並設醴兼用之

考古圖名中丁父壺高尺有四寸半徑七寸六分容二斗七升銘三十五字博古圖腹徑一尺一寸一分銘三十七字信見本卷實三十七字于釋畫文

名中丁壺



爾雅卣中尊也夏商之世總謂之彝周則鬱鬯之尊獨謂之卣卣與尊皆盛酒之器用有所宜則名有不同賈氏疏云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

祖乙卣

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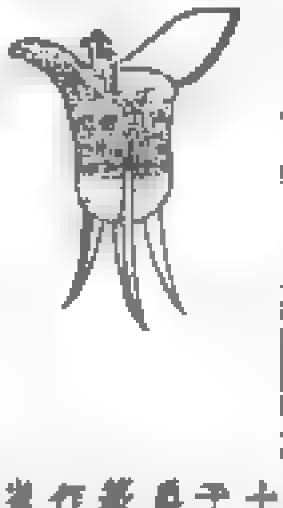
博古圖祖乙卣高一尺二寸四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六分腹徑長八寸六分闊七寸二分容二升銘器與蓋皆七字曰孫作祖乙寶尊彝

父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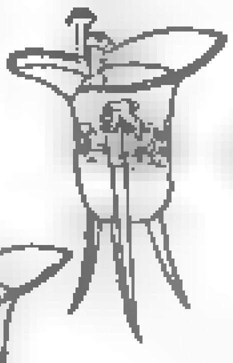
是器向得於青州高可九寸容可二升有作銘作寶尊父辛其製撮類博古圖所載祖辛父丁卣但銘不同耳制作甚精自然無蓋然則卣固不盡有蓋博古圖以爲闕蓋殆非也

爵爲器甚小而在禮實大祭祀賓客饗祀冠昏鄉射燕無
不用之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
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皆飲酒之器也釋雅斝琖爵在
夏爲琖在殷爲斝在周爲爵是則實同而名異耳圖志所載
其制度不同而大小亦不合於書說俟稽古者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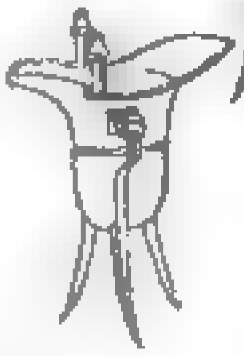
爵



繶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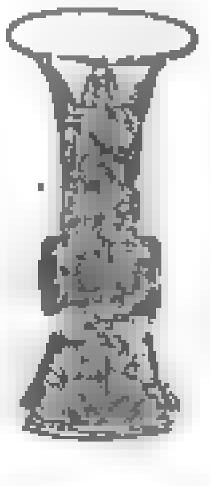


足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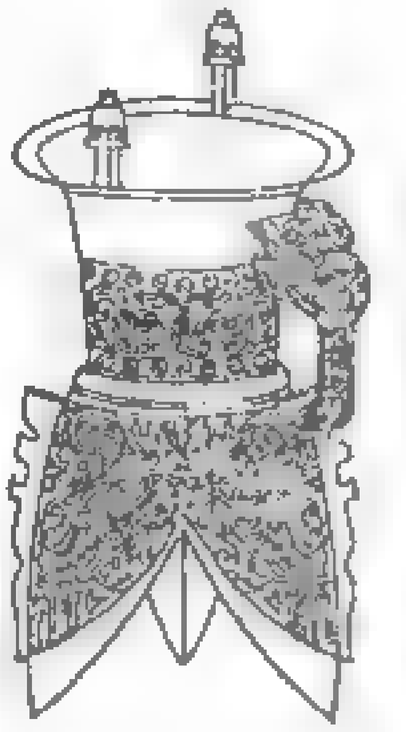
士虞禮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賓長洗繶爵三獻注云廢爵無足足爵有足繶爵飾也繶口足間有篆又彌飾也　考古圖鄉飲酒記凡祭爵三作而不親舉如獻必舉爵此禮圖所載爵於雀背負盞經傳所不見是器前者爲咮後者爲尾其全體有象於雀

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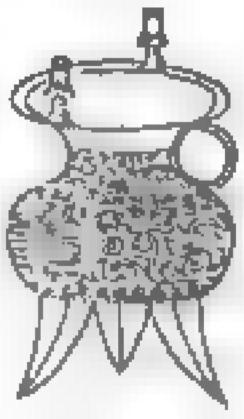
博古圖女乙觚高九寸口徑四寸九分容六合銘曰[illegible]乙

虎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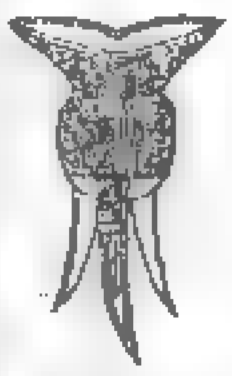


博古圖虎斝高一尺五寸六分口徑七寸三分容六升鋬着有虎首之狀三足若鋒　饕餮斝高八寸五分口徑四寸七分容一升一合雖文飾古不加精巧而樸之冶工不能及按酒器有斝所以戒其喧也斝已見前此二器形製複異

饕餮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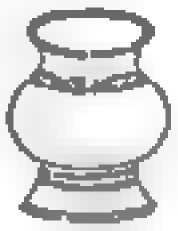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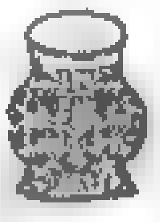


博古圖角高八寸三分容七合銘兩爵饕弓祖乙亞形中倒戈

素觶



饕餮觶



博古圖素觶高三寸九分容六合銘立戈形父辛二字　饕餮觶高三寸五分容九合

敦上古以瓦中古以金或以玉爲飾或以木爲之設蓋者以
會無耳足者謂之廢敦顏珠槃或似簠簋其名則或以爲士
盤或以爲玉敦其用則或以盛血尸盥執之或以盛黍稷內
宰贊之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小宰職云主婦執一金敦
黍敦爲器不同因時制作異代變本加厲故不可得而定其
形製也

宰辟父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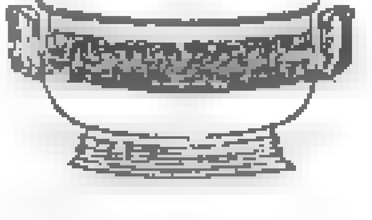
博古圖周宰辟父敦有三第一器通蓋高八寸三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八寸五分容七升二合器與蓋各銘七十五字文見本卷第二器高七寸三分第三器高六寸一分形製銘文悉同考古圖云徑八寸四分銘七十四字

兒敦

博古圖兒敦有三第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深四寸四分腹徑八寸二分足方七寸六分高三寸九分器蓋各銘曰兒次器高一尺一寸九分三器高八寸六分銘皆銘兒字

巳丁敦

博古圖巳丁敦通蓋高七寸一分深四寸六分腹徑六寸六分蓋銘曰孫巳丁器銘曰巳孫丁其蓋足純緣周以藻飾兩耳遍飾饕餮比之他敦尤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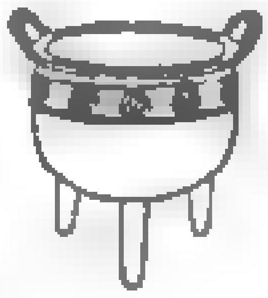


考古圖伯百父敦集古錄作四足敦耳闕足與此敦不同銘見本卷

鼎所以烹飪祭祀宗廟燕享賓客爾雅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按鼎之形制方圓大小高卑文質最為多端博古圖載其制度銘識分別商周亦隨度乎茲存數器于左

考古圖蟠龍鼎仿傚形疑人名今在其之類伊方閎尚九寸六分深六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容一斗四升銘識簡古為商器

博古圖父舉鼎高一尺一寸四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二分銘曰子父舉按此鼎形制似商器取子孫與人用之於文意為敦事不敢盡與其先者也



博古圖飛龍鼎高五寸五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三合銘作月鼎尺形蓋商周之器

古今人表

［漢書］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虖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未知焉得仁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為善則行鮌讙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張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師不在第一[illegible]文伯之母達于禮典動為聖人[illegible]）

上上	聖人	太昊帝宓羲氏
上中	仁人	女媧氏
上下	智人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愚人	

共工氏

容成氏

大庭氏

柏皇氏

中央氏

栗陸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渾沌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亡懷氏 [illegible]

東扈氏

帝鴻氏 [illegible]

炎帝神農氏 [illegible]

悉諸 [illegible]

少典 [illegible]

列山氏

歸藏氏 [illegible]

黃帝軒轅氏

方雷氏 [illegible]

倉頡 [illegible]

絫祖 [illegible]

彤魚氏 [illegible]

嫫母 [illegible]

封鉅 [illegible]

大填 [illegible]

大山稽

蚩尤

少昊帝 金天氏

五鳥 [illegible]

五鳩 [illegible]

冷淪氏

岐伯

孔甲

封胡

鬼臾區

風后

力牧

顓頊帝 高陽氏

女祿 [illegible]

昌僕 [illegible]

嬌極 [illegible]

吳回

后土

蓐收

九黎

玄冥

熙

柱

師昧

允格

[illegible]

窮蟬 [illegible]

大款 [illegible]

柏夷

亮父 [illegible]

縣閣 [illegible]

僑極 [illegible]

帝嚳高辛氏

陳鋒 [illegible]

[illegible]

祝融
陸終
女潰
廖叔安
舟人
蘇松子
柏招

帝堯陶唐氏
句望
帝摯
女皇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倉舒
隤敳

朱
明伯
實沈
女志
共工
讙兜
三苗
鯀

檮戭
大臨
尨降
咎繇
仲容
叔達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柏虎

仲熊
叔豹
季貍
尹壽
被衣
方回
王倪
齧缺
許繇
巢父
子州支父

鼓叟

帝舜有虞氏
父
娥皇　女罃　羿　姑人　禹　垂　朱斨　伯譽　伯益　龍
敤手　黃叉　石戶之農　北人亡擇　雒陶　續身　柏陽　東不訾
象
商均

帝禹夏后氏
女趫　啓
秦不虛　昭明　奚仲　相土　六卿　不窋
胤
昌若　根國　有扔君　武羅　伯因　熊髡
中康　相　后緡
后夔玄妻　羿
太康　逢門子　寒浞
有扈氏

少康
二姚　女艾
杼　槐
公劉
芬　芒　泄　不降　劉累　關龍逢
扃　廑　孔甲　皋　發　桀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有鬲氏
斟尋氏

帝湯殷有娀氏仲虺
太丁　伊尹　咎單　太甲
老彭　義伯　中伯　卞隨　務光
庚公　逢公柏　陵　費昌　終古　外丙　中壬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皋僕　羌弗　毀險
庶公　逢殿伯
鼓　昆吾
韋　推移　葛伯　尹諧

太戊 伊陟 巫咸 臣扈 孟獻 中衍
外壬 中丁 河亶甲 祖乙
巫賢 祖辛 沃甲 大彭 祖丁 豕韋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公非 辟方 高圉 亞圉 夷竢

武丁 小乙 劉姓豕韋 傅說 祖己 甘盤 孝己 祖庚 太王亶父 祖甲
姜女 太伯 中雍 太師摯 微中 王季 亞飯干 商容 太任 三飯繚 師涓
雲都 公祖 甲 馮辛 庚丁 膠鬲
武乙 太丁

文王
微子 鼓方叔 邢侯 四飯缺 梅伯
箕子 播鞀武 鬼侯
比干 少師陽
伯夷 擊磬襄 伯達
叔齊 伯适
文王周太姒 號仲 中突 伯邑考
太顛 號叔 中曶
閎夭 弱旅 叔夜 楚熊繹
散宜生 辛甲 叔夏
南宮适 周任 季隨
辛甲 妲己 費中 飛廉 惡來 左强
乙

史佚 季騧 虞侯
祭公 尚父 成叔武 南侯
武王 師尚父 邑姜
畢公 太姒 霍叔處 吳周章 芮伯
曹叔振 巢伯
太師疵 檀伯達 杜伯
少師强 毛叔鄭 蘇忿生 楚熊狂
滕叔繡
虞閼父 箕中 季勝
陳胡公 原公 杞東樓
滿 郜 部 公 秦女防

周公
成王誦
衛康叔封 邘侯
封 鄧侯 韓侯
聃季載 郇侯 齊丁公 楚子繹
召公 曹叔振鐸
史佚 君陳 魯公伯禽
芮伯 應侯 侌
師伯 凡伯 蔡中胡
左史戎夫 蔣侯
毛公 夫 邢侯
師氏 覲難 茅侯
龍臣 邗叔 胙侯
滕父
管叔鮮
蔡叔度

中桓 商子 祭侯 衛康伯
南宮髦 晉侯燮 陳申公
蔡旁單 蔡伯
康王釗 楚熊艾 楚熊䵣
宋微中 宋公稽
魯公 衛孝伯
蔡宮侯 辛餘靡 祭公 昭王瑕
房后

齊乙公 陳相公 衛父
晉武公 陳孝公 宋丁公
穆王滿 秦大几 造父
呂侯 魯煬公 徐偃王
君牙 齊癸公
伯臩 祭公謀父 鄐陵卓 共王伊
秦大駱 子 尼 齊哀公
魯幽公
密母
楚熊盤 楚熊錫 晉成侯 密康公
衛嗣伯 宋愍公 陳慎侯
衛建伯 衛靖伯 蔡厲侯 懿王堅 齊胡公
蔡非子 楚熊渠 魯厲公 孝王辟方 魯魏公
蔡戚 晉厲侯 方 宋煬公
蔡伯 衛貞伯 衛頃侯 夷王燮 楚熊摯

宋弗父　何　正考父
芮良夫

共伯和　宋父　史伯

魯獻公　楚熊延　燕惠公　蔡武侯　宋釐公　衛釐公　曹夷伯　楚熊勇　魯愼公　晉靖侯　齊文公

杞題公　齊獻公　宋厲公　齊武公　厲王胡　陳幽公　衛巫　曹幽伯　楚熊嚴　齊厲公

宣王靖
召虎　方叔
南仲
中山父
申伯

伯陽父　宋世子
史伯
師服
嘉父
譚大夫
寺人孟
子

蔡厲公　鄭桓　楚熊霜　晉釐侯　夏父
晉穆侯　燕釐侯
衛武公　陳釐公
宋惠公　晉獻侯
燕釐侯　晉穆侯
楚熊霜　楚熊雪　楚熊咢　叔術　伯御

晉鼓公　蔡夷侯
衛共伯

尹吉父　韓侯　蹶父　張仲　程伯休父　虢文公

奄父　鄭桓公　友

宋戴公　齊成公　魯孝公　陳武公　蔡釐侯　燕頃公

晉殤公　幽王宮　曹戴伯　褒姒　虢石父　皇父卿士　司徒皮
曹惠伯

秦襄公　文子　宰有
楚若敖　晉文侯　仇　虢叔帶
齊嚴侯　陳夷公　陳平公　曹惠公　秦文公　晉昭侯　楚霄敖坎

太宰家　伯　膳夫中術　內史掫　子　趣馬蹶　師氏鴯　申侯　平王宜臼

宋正考父

宋孔父

臧哀伯

宋武公　曹桓公　曹穆公
鄭武公
衛嚴公　燕哀侯　曲沃桓叔
陳文公　燕鄭侯　晉孝侯
宋宣公　蔡共侯　蔡戴侯　曲沃嚴伯
楚蚡冒
宋大金　齊莊公　蔡宣侯
宋繆公
和　燕繆侯　鄭嚴公　魯隱公
臧僖伯　蔡桓侯
封人　陳桓侯　叔段　寤生　公子呂
邾儀父　晉鄂侯　衛桓公
石碏　穎考叔　展亡駭　充
鄭公子宋　司徒　公子州
楚武王　吕　皐父　宋殤公　夷伯
曹嚴公　司空牟
鄭曼姜　亦姑　父　華督　齊桓公
公子般
晉施父　生　夫人文

衛太子　伋　公子壽

隨季良

蔡戴公　彭班　蔡哀侯　姜
桓王林　彭生
宋嚴公　晉哀侯　陳厲公
鬭伯比　馮　衛宣公　晉小子
熊率且　燕宣公　晉
比　虞公　侯
觀丁父　虞叔　秦出公
鄭祭足　遂　楚屈瑕　曼
嚴王佗　隨少師　鄭厲公
楚文王　魯嚴公　長狄僑
申　繻
鄭邢侯　同　夫人哀如

楚保申　鬭伯　衛惠公　鄭昭公　姜　齊襄公
鬭伯　忽　周公黑肩
養甥　公子黔　高渠彌　君
謝丘章　牟　鄭子亹　連稱
辛甲　左公子　管至父　公子也
齊寺人石之紛如　右公子　班人廩知
潘和　職
賈　如
秦武公　紀侯　鄭里乙
王青　紀季　宋愍公
燕桓侯　王子克　捷
友　陳嚴公　躬完薦

管仲
鮑叔牙 高傒 齊桓公 齊公子 子游
召忽 小白 齊伯氏 孫猗
隰朋 王子成 糾 魯公孫 寺人貂 南宮牛
寗戚 父 隱 易牙 鄭子嬰
宋仇牧 賓須亡 蕭叔大心 孫 常之巫 齊
魯曹劌 婁丘人 心 曹莊公 衛公子 傳瑕
輪邊 石祁子 夷 鬭方 許悼侯
楚鬻拳 宋桓公 禦王
平陵老 原繁 鄭說 齊 曲沃武
蠻公 秦德公 陳宣公 公
作門 王子頹

陳公子息媯 蔡宣公 息侯 蔡國
完 惠王 毋逵柏
虢史囂 虢叔 燕莊侯 深 楚社敖
周內史 鄭高克
遇 魯翟孫 鄭文公 公孫素 陳太子
宰孔 接 陳懷 瀉鄭寇
彊鉏 塗 魯公子
魯公子 召伯廖 秦成公 楚申侯 牙
季友 楚屈桓 齊仲孫 魯公子 圍人犖
魯公子 湫 曹昭公 般 公子慶
奚斯 班 魯閔公 父

啓 卜齮
衛弘演 許夫人 衛戴公 史華 衛懿公
先丹木 龍滑
上偃 羊舌大夫 晉獻公
辛廖 夫 畢萬
荀息 梁餘子 史蘇 士蔿 奚齊 優施
宋公子 魯僖公 臣狐足 卓子 梁五
目夷 罕夷 井伯 東關五
宮之奇 申生 楚逢伯 衛文公 燬 虞公
狐突 衛甯殿
秦穆公子 宋襄公 蔡穆侯
晉驪姬

百里奚 宮辰 虢公
秦穆夫 晉莊 芮 蔡莊侯 許僖公 鄭子華
入 慶鄭
公孫枝 韓簡 燕襄公 曹共公
舟息 蘇余 鄭叔詹 秦王 鄭
申行 蹇叔 皇武子 惠后
鍼虎 瑕之武 輸鶴 晉惠公 王子帶
內史叔 鶴妻 梁卜招 梁伯
丙 曹賢侯父 里克
卜徒父 獵 虢射 晉懷公 楚成王
令尹子餘息 楚子玉 衛元晅 宋成公 惲

文　王廖　周宣申叔武　衛成公鄭
胥武子狐偃　晉文公成大心鍼嚴子　曹共公
趙衰　夫人姜晉季隗叔隗　欒枝子
衰妻　氏　寺人披　舟公子
介子推魏犨　鄭穆公齊孝公無虧
推母　顛頡　曹文公閼　
　晉臣　石癸　鄭子臧
郤縠　賈佗　燕桓公
舟之僑竇固　陳穆公　齊昭公
豎頭須秦康公　周王王
荀林父狐射姑　陳共公臣
先軫　子　夏父不
狼瞫　周內史叔服　襄公晉文公忌
陽處父叔服
甯戚　孟明視　邾文公
臾駢　西乞術　宋子哀臣王班宋昭公
　士會
鄭弦高　鄭子　郯子瑕齊君舍晉甲父
　石癸　且　狐射姑
叔仲惠伯公孫歸父　魯宣公
楚穆王　商臣

伯　莊叔　叔孫得臣
宋方叔公冉務人公臣　郈歜　齊懿公
壽子　大　秦共公　閻職　商人
欒盾　卜楚丘　晉靈公
趙盾　靈輒　晉成公　趙穿　夷皐
鉏麑　祁彌明　黑臀
宋伯夏　秦桓公
叔子　鄭子良　定王　榆鄭靈公　陳靈公
鬭伯比士貞子　衛穆公　宋文公　公子　歸夏姬
楚莊王　沈尹巫臣　逢大夫　熊　生　孔寧
　孔達　丁　孔甯儀行父　舒子公
王孫滿王子伯廖　召伯　晉先穀
楚薳賈箴尹克黃　歸生　毛伯　楚子越
申叔時　晉解揚申舟　少師慶
魏顆　荀尹　齊惠公士匡
孫叔敖五參　鄭襄公
陳應　公子雍　陳成公堅
申公子　秦景公　衛穆公
培　燕宣公
樂伯　楚郢公　儋王夷
優孟　鍾儀　魯宣公

鄭公子 楚共王審 晉成公
弃疾 吳壽夢 穀陽豎
子反 晉郤克 齊頃公
逢丑父 辟司徒 鄭悼公
鄭人妻 衛定公
荀罃 申公巫臣 鄭公子
范文子 鄭賈人 孫良夫
曹郤時 伯宗 王孫關中叔子 曹成公
臧宣叔 伯宗妻 燕昭公奚 負芻
秦醫緩 宋共公
韓獻子 桑田巫 趙朔 瑕 屠岸賈

厥 呂相 郤犨 晉共公
程嬰 郤至 郤錡
公孫杵臼 中行偃 宋平公 宋蕩子
姚句耳 晉童 晉厲公
羊舌 欒書 叔孫僑如
劉康公 呂錡 羊魚 如
單襄公 養由基 鮑莊子 公子偃
伯宗皇 叔山冉 長魚矯
叔嬰齊 向于
宋華元 匠句須 鄭成公 羊斟 宋魚石
孟獻子 輪

樂王鮒 鮑國 燕武公 慶克
牧中 晉解狐 國佐
晉悼公 祁午 鄭僖 楚公子
周 韓無忌 靈王泄申
鄭唐 銅鞮伯子服它心 公子壬
楚工尹 叔梁紇 齊襄公夫
襄 魯匠慶 秦堇父 鄭僖公
祁奚 衛柳莊 狄斯彌 齊靈公 程鄭
羊舌職 士鞅 瓊 子駟
魏絳 尹公佗 衛獻公 西鉏吾
張老 吳諸樊 庾公差 衍 孫蒯

鍾儀 公孫丁 朱庶其
汝齊 齊晏桓子 衛殤公 鄭尉止
宋子罕 嘉父
向戌 楚子 養戎駒 孫文子 衛甯喜
范宣子 鄭師慧 支
衛大叔 楚令尹 陽子
晉邢蒯 儀 子南
齊殖綽 公子鱄 觀起 楚屈建
鄭游販 曹武公 臧堅
齊季文 齊杞梁 滕 燕文公 宋華臣 巢牛臣
殖妻 鄭簡公
范武子子

葉州犂 國歸父
欒王鮒 祝佗父 晉陽罕 鄭公孫 晉叔魚
申蒯 行人子夏
晉叔向 陳不占 臧紇 公齊崔杼 宋伊戾
向母 楚申叔 上鞅 丁朱 慶封
稷 衛右宰 楚洩舉 楚康王 麇嗣 吳餘祭
遽伯玉 殺臣 還奄 吳過
齊太史 厚成子 趙武 晉平公
吳季札 三人 衛公子鱄
鄭子產 南史氏 弱 晉亥 屠蒯 景王貴
晏平仲 陳文子 絳老人 鄭子皮 陳桓子 齊景公

太子晉 卜嚴子 史趙 秦醫和 衛襄公 魯昭公光
仲尼 左丘明 臧文仲 士文伯 晉船人 惡 鉤
鄭卑湛 圉來 曹平公 晉昭公 楚夾敖
顏淵 宰我 舟人清 夾 燕惠公 蔡景侯
子貢 行人子 涓 北燕伯 蔡靈侯
閔子騫 冉有 羽 魯謝息 欵 陳公子 陳哀公
季路 馮簡子 陳惠公 招
冉伯牛 子游 子大叔 劉定公
子夏 衛北宮 鄭定公 周儋桓 吳餘眛
仲弓 曾子 文子 公孫楚 伯
子張 魯叔孫 公孫黑 燕悼公 魯南蒯

曾皙 豹 鄭孔張 莒子庚 宋寺人
子賤 狐丘子 輿 柳
南容 林 韓宣子 周原伯 晉頃公 魯豎牛
公冶長 晉知文子 遽瑗 蒲胥 楚靈王
公西華子 魯叔孫 中子壁 宋元公 閒
有若 孟僖子 昭子 左史倚 佐 晉邢侯
漆雕開 孟懿子 楚薳罷 相 蔡平侯 廬子
澹臺滅明 南宮敬叔 申巳 宋 楚公子
明 叔 吳厥由 申亥 樊頃子 比
樊遲 鄭子 晉籍談 司徒醜 觀從
巫馬期 老子 衛史鰌 子蠹

司馬牛 南榮 疇 師曠 子鉏商 獲猛 悼王猛
子羔 居蒯 周史大 蔡悼侯
原憲 公伯寮 子服惠伯
顏路 公冶子伯 蚡子
商瞿 子石 晉荀吳 孝成子 齊景公 梁丘據
季次 隰成子 齊虞人 柞臼 曹悼公
公良 琴牢 穆寵 越石父 齊款
顏刻 單析 相常 南宮極 敬王丐
梓慎 許男 頓子
申須 燕子干 胡子髡
林既 沈子逞 楚平王

北郭騷 魏獻子 陳夏齧 弃疾
逆於何 燕共公 季平子 費亡極
司馬穰 司馬彌 宋樂大 曹聲公
苴 牟 心
司馬烏 楚太子 季公烏
楚伍奢 魏戊 建 公叔務 吳僚
伍尚 智徐吾 燕平公 人
胥師己 孟丙 寺人 僚 曹隱公
成鱄 專諸 祖 通
子家羈 閔沒 秦哀公 臧昭伯
汝寬 厚昭伯

楚子西 吳孫武 楚司馬 楚昭王 吳王闔 吳夫槩
公子閭 申包胥 子期 盧 徐子章
五子胥 沈尹戌 鍾建 楚鄖宛 禹
江上丈 蔡墨 衛彪傒 越王允 衛靈公
人 楚史皇 常 元
史魚 王孫由 萇弘 鄭獻公 蠆 南子
公叔文于 貝公辛 禹 魯定公 蒯聵
子 鑑金 宋景公 宋朝
中叔圉 屠羊說 王孫賈 兜樂 宋昭公 彌子瑕
祝鮀 莫敖大 楚石奢 宋仲幾 邾隱公 雍渠
王孫賈 心 劉文公 齊高張 夷射姑

公父文歜 悊 榮駕鵝 楚薳瓦
伯母 陳逆 滑 唐成公 季桓子
衛公子 司馬狗 季康子 秦惠公 蔡昭侯
鄖 顏讎由 公父文 晉定公
觀射父 大夫選伯 曹靖公
陳司城 東野畢
貞子 鄭聲公 陳懷公 路
顏燭雛 勝 滕悼公
鄭亡恤 周舍 趙簡子 許男 范吉射
王良 莒郊公 中行寅

鳴犢 柏楚 田果 韓悼子 郳悼公 杞隱公
竇犨 陽城胥 行人燭 頓子
巢 過 齊國夏 胡子 杞釐公
越句踐 扁鵲 燕簡公 桑掩胥 薛襄公
董安于 曹伯陽
范蠡 大夫種 田饒 嚴先生 小邾子
后庸 仇池 魯哀公 公孫彊
諸稽郢 榮聲期 秦悼公
苦成 齊晏孺 齊悼公
皋如 楚芊尹 燕獻公 子荼 陽生 田乞
計然 文 高昭子 鮑牧 齊簡公

蔡公子 髡斯彌 楚白公 楚惠王 田衡 壬
高 市南熊勝 章 諸御鞅 子我
宜僚 屈固 申鳴 衛大叔子行
大陸子 遺
方 檀弓 孔文子 衛出公
嚴善 公儀中 太叔疾 輒
儀封人 魯太師子 陳轅頗 渾良夫
達巷黨長沮 公明賈 皐魚 蔡成公 孔悝
人 桀溺 陳亢 顏匹父 石乞
丈人 子服景 顏涿 齊平公 孤熈
朱張
少連 何貴 伯 顏夷 衛簡公

楚狂接輿 林放 厥黨童子 蒯聵
異 陳司敗 陳棄疾子
陳子禽 工尹商陽 子成 原壤
孟之反 師襄子 陽 叔孫武
陽膚 齊 叔孫 赤叔 衛侯起
屈生高 公孫朝 石圃
申振 微者 晉出公 屈生 陽虎
大連
師己 師冕 互鄉童
賓牟賈 鄭駟勝 陳子亢 公之魚子 陳愍公
顏丁 公肩假之 宋桓魋 桓
顏柳 南郭惠子 匠人 公山不

周豐 子 陳舒已 狃
姑布子
衛彪奚卿 宋子韋 秦厲共 杞愍公
來桑羽 史留 公輸般 貞定王
樂正子 離朱
春 豫讓 陳太宰 鄭共公 吳王夫
背挍子喜 吳行人丑 杞釐公差
石雌 趙襄子儀 晉定公 太宰嚭
子服子 鄭鄒魁

智過 鄭哀公
燕考公 田襄子 晉哀公 易
鮑焦 忌 蔡聲侯
魏桓子 晉悼公 智伯 產
惠子 罕 齊宣公 蔡侯齊
公房皮 魯 韓康子 燕成公
蔡元侯 杞簡公
我子 高赫 秦躁公 春
田依子 原過 衛悼公 思王叔
薛巢子 任章 趙獻侯
胡非子 中山武 衛敬公 考哲王

公 趙桓子 湛
韓武子 西周桓 秦懷公
段干木 魏文侯 楚簡王公
田子方 公季成 魯元公 衛懷公
甯越 李克 司馬庚 燕愍公
太史屠 魏成子 司馬喜 周威公 威烈王
黍 司馬期 樂陽
翟黃 躬吾君 趙公中 東周惠 鄭幽公
任座 逵 趙烈侯 公
李悝 牛畜 田太公 秦靈公 宋昭公
趙倉堂 荀訢 和 燕簡公

子思

屈斜侯 徐越 秦簡公 晉烈公 晉幽公
西門豹 秦惠公
公儀休 魯穆公 韓景侯 宋悼公 衛愼公
泄柳 虔 趙武侯
申詳 孫子 楚悼王 楚聲王
費惠公 南宮邊 韓列侯
顏敢 列子 元安王
王慎 魏武侯 吳起 韓相俠 駹
長息 韓文侯 烝
公明高 宋休公 鄭繻公
嚴仲子 陽成君 趙敬侯 駘
鄭相駟

孟子

聶政 大監突 晉孝公 子陽
聶政姊 魏惠王 韓哀侯 齊康公
孟勝 徐弱 秦出公 鄭康公
徐弱 齊桓侯 乙
白圭 楚肅王
郭忌 齊威王 趙成侯 韓懿侯 晉靖公
孫臏 燕桓公 任伯
章子 魯共公
田忌 秦獻公 東烈王 龐涓 喜

太史儋 大成午 趙肅侯 宋辟公
趙良 商鞅 秦孝公 衛聲公
甘龍
申子 杜摯 韓昭侯 楚唐蔑
子桑 子燕 文公 衛成公
屈宜咎 被雍 楚宣王 熊商 顯聖王
鐸椒 昭奚恤 安陵纏 宋剔成
鄭敖子 江乙 蘇秦 魯康公
華 沈尹華 張儀 嚴瘠

史舉　齊宣王
馮郝　碎驪子　魯景公
閭丘光　淳于髡　靖郭君
閭丘卬　兒辯　於陵子　唐尚
顏歜　中
王斗　秦惠王　楚威王
尹文子　司馬錯
犀首　魏襄王　衛平公
番君　公中朋
史起　韓宣王　衛嗣君　慎靚王
蕩疑

屈原　漁父
昭延
唐易子　燕易王　魯平公　越王無彊
魏哀王　周昭文　燕王噲
如耳　韓襄王　君
赧王　延子之
西周武　蘇代　楚懷王　夫人鄭袖
公　蘇厲　馬犯
陳軫　宋遺　周最　靳尚
占尹　上官大夫　令尹子
應豎　夫　椒　魏昭王
烏獲　子蘭　趙武靈

肥義
秦武王　乾子　孟說　王
樗里子　恐子　成子　魯愍公　李兌
任鄙　沈子　根牟子　田不禮
甘茂　公羊子　北宮子　申子　楚頃襄　代君章
穀梁子　魯子　慎子　王
萬章　公扈子　嚴周　衛懷君　齊愍王
告子　尸子　惠施
薛居州　捷子　公孫龍　齊襄王　淖齒
滕文公　樂正子　鄒衍　魏公子　宋君偃
高子　田駢　牟
公孫丑　仲梁子　惠盎　狐爰

樂毅
孔穿　王孫賈　唐勒
王歜　宋玉　景差
燕昭王　劇辛　燕惠王　騎劫
范雎　秦昭襄
郭隗　蘇不韋　王　韓釐王
白起　葉陽君　穰侯
田單　涇陽君　趙惠文
趙奢　安陵君　王　魏安釐
縮高　唐雎　陳筮　王
公孫弘　孟嘗君　雍門周　燕武成
廉頗
侯嬴　魏公子　范痤　王

無忌　左師觸　趙孝成　趙括
魯仲連　虞卿　平原君　朱亥　龍　王　韓王安
藺相如　毛遂　春申君　龐煖　燕孝王
朱英　秦孝文　趙王遷
蒙恬　王　楚考烈　李園
華陽夫　王　魯頃公
人　韓桓惠　楚幽王
孫卿　秦莊襄王　魏景愍　楚王負
王翦　王　衛元君　燕栗腹
韓非　呂不韋　趙悼襄　燕王喜
燕將渠　淳于越　秦始皇　王　劇辛

李牧　嫪毐　代王嘉　魏王假
樂閒　燕太子　李斯
高漸離　丹　齊王建
鞠武　秦武陽　秦二世
荊軻　項梁　衛君角　胡亥　趙高
樊於期　秦子嬰　閻樂
項羽　董翳
孔鮒　陳勝　司馬欣
孔襄　吳廣

班氏古今人表後人議其妄作一曰甲乙紛錯二曰記載不悉三曰前代人物無關漢事也余獨取爲繹史終篇何曰上自庖羲下逮秦亡所紀之世繹史之世也所錄之人繹史之人也故人表若爲繹史作也陳列詩書及諸子百氏之所稱述旣罔羅舊文不遺餘力而時復差違抑亦屬稾未定輒遭禍難不然夫豈不知七十子之載前史而伯魚展禽灼然於傳記夫豈不知求玉與受璧咸一虞公得罪與爭國皆此蒯聵哉如張晏所譏魯連藺生今在第二田單寺人孟子今在第四而嫪毐今本無有則與所言不同疑旁行比耦後人轉爲舛譌至若殷之先公多第五周之先公多第六夏商中葉之主行事不少概見而倏上倏下東京去古未遠或別有証據未可盡爲班氏厚誣也兵食五行悉援古以迄今藝文一

志亦備三代之典籍矣表古人而不及今果其書未畢邪而繹史之人與世畢矣故人表若爲繹史作也以終篇焉

繹史卷一百六十　外錄第十